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内陆亚洲史上世求索

（续）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王颋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钟　静　施援平
封面题字／李恒滨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013-0
9 787311 040130 >
定价：86.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王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王颋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12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013-0

Ⅰ.①内… Ⅱ.①王… Ⅲ.①古代史—研究—亚洲 Ⅳ.①K30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928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王颋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398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013-0
定　　价	86.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颋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目录

1 禹诞石纽
——夏禹出生地考辨 / 1
2 蒙恬分弦
——筝的起源及早年传播情况 / 16
3 国沿丘兹
——龟兹、曲鲜名称考辨 / 31
4 傅玄序器
——琵琶起源和中世前的传播 / 46
5 木杯渡河
——杯渡的行迹与唐、宋士人 / 61
6 香出炎州
——中国本土所产零陵香考辨 / 76
7 慧来林邑
——隋迄明所贡白鹦鹉考 / 91
8 婆利膏柔
——婆律膏、婆利国考释 / 106

9　枣历千年

——海枣与中国典籍所见波斯枣 / 121

10　南鸟秦声

——中世纪南方珍禽秦吉了考 / 136

11　一陉川近

——辽、金的凉陉和金莲川 / 152

12　弁禁金刹

——普恩寺记与朱弁西京羁留 / 168

13　襟带二水

——玉理伯里钦察新考 / 183

14　绵延五城

——别失八里及相关五城 / 198

15　领镇逆臣

——红袄军将帅益都李全本末考述 / 213

16　行台福人

——蒙古国东平行台严实史事考辨 / 231

17　卅泉路遥

——元代的官山和三不剌 / 249

18　雁足系帛
——元国信使郝经被羁事件考论 / 264
19　椒经六月
——地椒、小椒及相关植物勘对 / 281
20　牛头通牌
——元两京道路及凉亭述证 / 296
21　瘿裂得婴
——高王祠与元高昌王世系 / 313
22　昂夫超吾
——元曲家马昂夫史事考辨 / 328
23　兆验走石
——元末禅僧知及行迹考 / 343
24　牍争丘温
——明洪武末广西与安南的交涉 / 358
25　西兽夏号
——明代麒麟的海外进献 / 373

1　禹诞石纽

——夏禹出生地考辨

夏禹生于“石纽”之说，早在两汉之际，即已广为人知晓。自兹至唐，又成为脍炙人口之成典。宋人缘“蜀之西徼”尚鬼而无庙祀感到遗憾，明人更“以室家自随荒裔之地”产生怀疑，犹如元人所涉，可以反过来证明其“为蜀人”乃是“历史事实”。至于“石纽”之所在，当以“汶川县西一百四十里”亦今理县东北为是，而“汶山县西八十里，江之南”即“蚕陵县”亦今黑水县东南，以及位于“石泉县”亦今北川县西北之诸说，皆是时人不同程度“曲解”后的指认。从“广柔”到“汶川”，再附会而成“汶山”、“茂州”、“石泉”，也就是该名称地望解释的演变轨迹。而从记载的相关文字来看，宋人对其所主张，并不十分确定。

1.1

禹生于“石纽”之说，当西汉、东汉、三国，即已广为人知晓，更无论“蜀”人、“越”人。《汉书》卷87上《扬雄传》：“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1] 李昉《太平御览》卷82：“扬雄《蜀王本纪》曰：禹本没（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细（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拆堛而生于县。涂山妻生子启。”[2] 袁宏《后汉纪》卷12《孝章皇帝纪下》：“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举孝廉，稍迁尚书仆射。上问弘，欲三河三辅选尚书、御史、孝廉、茂才，余郡不得选。弘对曰：虞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3513。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381上。

舜出于姚墟,夏禹生于石纽。二圣岂复出于三辅乎?陛下但当明敕有司,使得人尔。上善其言"。[1]《三国志》卷38《秦宓传》:"秦宓,字子敕,广汉绵竹人也"。"曰:愿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2]

《史记》卷15《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3] 可惜"宋本"《孟子》并无所引文字,难免使人产生疑惑。王应麟《困学记闻》卷8《孟子》:"《史记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今无此语。"[4]陈士元《孟子杂记》卷2《逸文》:"元按:《离娄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无禹生石纽之说。《华阳[国]志》云:禹生于石纽村。《[太平]寰宇记》云:石纽,在茂州汶川县北。《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纽。岂别有据邪?"[5]又,陈耀文《天中记》卷9:"《山海经》:大禹生于石纽,江渎神生于汶川。"[6]可是,今本《山海经》并无所引文字,唯云禹生于鲧被杀"羽山之郊"以后;其卷18《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晋郭璞注:"羽山之郊。《开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7]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8下、9上。
[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页971、975。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页686。
[4]北京,商务印书馆句逗本,1959年,页711。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上。
[6]扬州,广陵书社影印光绪刊本,2007年,页300上。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校注本,1980年,页472、473。

当南北朝前后，相关“故事”却由道家的增添情节而变得更为离奇。《太平御览》卷4：“《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1]同书卷82：“《帝王世纪》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鼻参镂，首戴钩，当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而夷人也。初，禹未登用之时，父既降在匹庶，有圣德，梦自洗于河，观于河，始受图，括地象也。图言治水之意，四岳举之，舜进之尧，尧命为司空，继鲧治水。乃劳身勤苦，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手足胼胝。”[2]《竹书纪年》卷上：“沈约注：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当尧之世，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3]

自兹至唐，“石纽”之成典，人所皆知，其借用频繁，几乎可说是脍炙人口。《释文纪》卷22萧绎《简文帝法宝联璧序》：“粤乃书称《汤诰》，篇陈梦说，昔则王畿居亳，今则帝业维扬，功施天下，我之自出。岂与姚墟、石纽、谯城、温县、御龙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4]《古诗镜》卷14鲍照《从过旧宫》：“肃装属云旅，奉鞅承末涂。严恭履桑梓，加敬览枌榆。灵命蕴川渎，帝宝伏篇图。虎变由石纽，龙翔自鼎湖。功冠生民始，道妙神器初。宫陛留前制，歌思溢今衢。”[5]庾信《庾子山集》卷14《周车骑大将军贺娄公（慈）神道碑》：“游魂通梦，言返旧茔。紫泥赐册，黄肠赠行。途登石纽，路入金城。寒关树直，秋塞云平。剑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22下。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380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天一阁刊本，页10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12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

埋合柱,书藏凿楹。武侯为庙,栾公为社。云盖低临,霓裳纷下。碑枕金龟,松横石马。永矣身世,留名华夏。"[1]王勃《王子安集》卷11《干元殿颂,并序》:"高祖太武皇帝虹星湛色,开宝胄于金壶;蛟电凝阴,发皇明于石纽。白蛇宵断,行移海岳之符;苍兕晨驱,坐遘云雷之业。"[2]杨炯《杨盈川集》卷4《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并序》:"君王异表,仪石纽而法丹陵;辅相宏资,状皋陶而图子产。岂止凿执玄象,摛光芒于北斗之宫?括成地形,腾瑞气于东山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3]

1.2

禹所"生"之"石纽村",以两汉建置言,或隶"汶山郡",或属"广柔县"。"汶山郡",历代管辖单位,颇不相同。《汉书》卷28上《地理志》:"蜀郡,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县十五:成都,郫,繁,广都,临邛,青衣,江原,严道,绵虒,旄牛,徙,湔氐道,汶江,广柔,蚕陵。"[4]《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5]《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6]《晋书》卷14《地理志》:"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汶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一万六千。汶山,升迁,都安,广阳,兴乐,平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3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2上、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下、2上。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1598。
[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页2997。
[6]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页2857、2858。

康，蚕陵，广柔”。[1]《南齐书》卷15《州郡志》：“汶山郡：都安，齐基，晏官。”[2]《隋书》卷29《地理志》：“汶山郡，统县十一，户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九。汶山，北川，汶川，交川，通化，左封，平康，翼水，翼针，江源，通轨。”[3]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2：“汶川县，中下。北至[茂]州一百里。本汉绵虒县地。梁于此置汶川县。县西汶水，因以为名，仍于县置汶山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汶州。六年，又属会州。武德中，改隶茂州”。“广柔故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4]“汶川县”故治，在今汶川县治威州镇东。明中叶后，始迁治今汶川县南绵虒镇。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1《同知枢密院赵公神道碑铭》：“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赵瞻）以威、茂杂夷獠，险甚而难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条着其详，为《西山别录》。及熙宁中，朝廷经略西南，就公取其书考焉。”[5]《雍正四川通志》卷27：“明宣德中，威州数罹番害，遂迁治于汶川县，而迁汶川县治于寒水驿北。今古城在威州城山腰平处，基址尚存。”[6]《大清一统志》卷314：“寒水驿，在汶川县南门外。旧置于县西北四十里苏村寨；明隆庆中，移于江东。上至茂州安远驿七十二里，下至灌县永康驿一百六十里。又，太平驿，在县东南八十里。”[7]“广柔县”故城，在“汶川县”故城“西七十二里”，当在今理县东北通化乡附近。《元和郡县志》卷32：“通化县。中下。东北至[茂]州一百六十里。本汉广柔县地。”[8]

“石纽”一名，似乎又可以写作“石夷”、“石细”。焦延寿《易林注》

---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438、439。

[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页299。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页823。

[4]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812。

[5]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2004年，页406上、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4上。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

[8]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从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813。

卷1:“中孚: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诣王庭,拜治水土。”[1]同书卷2:“小畜: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诣王阙,拜治水土。”[2]杨慎《升庵集》卷53《易林》:“《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证禹生石纽村之事。此皆有裨于经史,又不但为修辞之助而已”。[3]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1:“尧封为崇伯鲧,生禹于石细,长于西羌,长九尺二寸。”[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8:“纽村,在[汶川]县西一百四十里。《郡国志》云:细村,禹生于石纽。按《十道录》云:纽是秦州地名。未详孰是?”[5]不过,根据他书的相关引文,“纽”、“细”、“石细”,或皆是“石纽”的错讹。《大清一统志》卷314:“《[太平]寰宇记》:石纽村,在汶川县西一百四十里。”[6]“汶川县一百四十里”,又当在明“杂谷安抚司”,亦今理县治杂谷脑镇附近。《明史》卷331《董卜韩胡宣慰司传》:“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县僻处极边。永乐五年,特设杂谷安抚司,令抚辑旧维州诸处蛮塞。后与董卜构兵,维州诸地,俱为侵夺,贡道阻绝。今杂谷恢复故疆,将遣使来贡。”[7]

《旧唐书》卷147《杜悰传》:“大中初,[杜悰]出镇西州,降先没吐蕃维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天宝后,河、陇继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险要,二十年间,设计得之,遂据其城,因号曰无忧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镇西州,维州吐蕃首领悉怛谋以城来降,德裕奏之,执政者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至是,复收之,亦不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8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39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19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
[5]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1575。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7]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8595。

因兵刃，乃人情所归也。”[1]“维州”，正是“威州”的前身；[2]其所在，与“杂谷安抚司”在同一区域。于谦《忠肃集》卷3《兵部为求讨等事，准礼部咨礼科抄出巡抚四川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李匡题》：“正统十四年，栋巴以追还日卜珠等寨给还保县为名，抢占杂谷安抚司地方，就将杂谷原占保县、旧维州，亦行拨人守把”。“考之于古：唐司徒、中书令韦皋尝与吐番大战于维州，则是吐番非因雅州、维州之险而不来也。今阻其行维州之路，则保县一方固美矣，又令其从灵关而来，则雅州一方何罪焉？况且又有一路从草坡出汶川县，一路从僚择坝出灌县，一路从清溪口出崇庆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并出，竟将何术制驭”？[3]

1.3

以“石纽”在“石泉县”境，始作俑者，乃南宋士人。《全蜀艺文志》卷37计有功《大禹庙记》：“然而自汶山西，山拑江口，巫钤庙绝，箫鼓鱼菽，犹为俚人之社。汶以东，至于石泉，虽缙绅，未尝言之。尝求其故，大抵山川复邈，代远时移，郡邑名号，废置离合，而石纽故处，莫适主名。秦、汉而下，为国曰冉駹，为道曰绵虒，为邑曰广柔，其实一也。汉灵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后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山。唐贞观八年，又析而县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谯周、陈寿、皇甫谧皆指石纽为汶山之地。周曰：禹生于汶山广柔之石纽，其地为刳儿坪。寿曰：禹生汶山石纽，夷人不敢牧其地。自石泉之名，其后，唐《地理志》、国朝《职方书》、先儒《舆地记》，皆以石纽归石泉，虽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铁豹，冱水出焉；汶山之山曰玉垒，湔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合之则一，离之则散处于三邑之近，无可疑者。石泉始隶于茂，国朝熙宁，割隶于绵。政和抚戎，又升而军之。礼乐文物，日浸月长，且

---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页3985。

〔2〕《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4《井鬼秦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刊本，页165下：“宋乾德三年，平蜀，复以京东路潍州误至维州，因改口威州，谓唐置此州，以威制西羌故也，领保宁、通化二县。”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1上，92上、下。

谓石纽夷地,置而弗论。"[1]吴泳《鹤林集》卷26《贺史石泉启》:"某袜线亡长,锦机谬制。虽已拜光尘于紫岩之下,而未亲棨戟于石纽之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已视险夷而一辙;子贡治信阳,子贱治单父,今方托庇覆之万间。"[2]

"谯周、陈寿、皇甫谧皆指石纽为汶山之地"之"汶山",乃包含诸"县"之汉"郡",非后周"邑"。"广柔"、"绵虒",以"县"名各属于"蜀郡",何以"其实一也"?中者之文,已见前引;前、后者之文,则《三国志》卷38《秦宓传》注:"[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上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胸拆,而生禹于石纽。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3]"唐《地理志》"、"先儒《舆地记》",分别指欧阳修、欧阳忞所撰,前者不言"禹之所生",而后者强调"石泉"盖"本汉广柔县地"。《新唐书》卷42《地理志》:"石泉。贞观八年置。永徽二年,省北川县入焉。有石纽山。"[4]祝穆《舆地广记》卷29:"石泉县。本汉广柔县地,属蜀郡。隋为汶山县地,属汶山郡。唐贞观八年,析置石泉县,属茂州。皇朝熙宁九年,来属。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华阳国志》云:"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畏禹神灵也。"[5]可是,如前所析:"广柔"在"汶川县"西,今理县东北通化乡附近;而"石泉"在"汶山县"东,亦"汶江县"东北,今北川县治城亦禹里乡,二者不在同一个方向。

前引"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等文字,也不见于晋常璩之作。关于"治水"之禹,常璩《华阳国志》卷1唯云:"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6]相似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下,20上。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2004年,页531下。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页975。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页1084。

[5]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宋元地理志丛刊》,李勇先、王小红校注本,2003年,页843。

[6]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58年,页1-2。

文字，倒得见于北魏郦道元之作。《水经注》卷36："沬水，出广柔徼外，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嶲灵道县，出蒙山南。灵道县，一名灵关道。汉制：夷狄曰道"。"沬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南，流冲一高山，山上合下开，水径其间，山即蒙山也。东北与青衣水合"。[1] "沬水"，今岷江支流大渡河。《太平寰宇记》卷74："大渡河，一名沬水，在[罗目]县南一百八十步。源出嶲州界来，经县东，入龙游县界。"[2]洪适《盘洲集》卷28《唐筹边楼记》："唐以兵革治天下，而四夷莫不臣妾。中叶抢攘，吐蕃、南诏侵犯疆场。自韦皋帅蜀，始生厉阶，至杜元颢时，遂长驱深入，蹂剔千里，继以郭钊病失事事。南失姚、协，西亡维、松，由清溪下沬水而左，鞠为盗区。斯民惕惕，日有左衽椎结之虞。"[3]

在宋人的著述中，尚有以"禹生"之地"石纽"在"汶山县"亦"茂州"治的认定。李新《跨鳌集》卷6《出茂州》、卷24《茂州到任谢启》："日落城空鸟少知，战场依旧昔人非。雪花笼石商皓首，枫叶满山秦赭衣。月入空罍人自耻，尘蒙西榻客元稀。穷荒石纽那生禹？料得当时殛鲧归。""郡守承宣，虽资辅佐；雪山轻重，不系去来。越岷峨，深入于不毛；古松会，强名之曰郡。矧石纽，大禹之所宅；本冉骁，西汉而后通。贡赋无三品之金，羁縻仅十州之獠。虎狼充路，桥阁缘云。陨石飞空，冒险岂千金之子？凌霄置戍，当关宜一夫之雄"。[4] "岷峨"，盖"江源"亦"泯江"之源头的"岷山"。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6《岷峨叹，并序》："凭高一以眺，忽觉岷峨惨。岷峨山色千古同，非烟非雾愁溟蒙"。"南金东箭输不竭，岷峨之产何独穷？沉思夜继日，叹息复叹息。忽梦神官自天下，手持山灵一尺檄。鸿蒙昔剖分，帝命作镇主坤文。石纽之禹为帝平水土，周家创业系我彭濮人"。[5] 魏了翁《鹤山集》卷94《虞

〔1〕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句逗本，1958年，页43。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1512。

〔3〕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光绪刊本，2004年，页217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6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永康刚简所筑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成,唐涪州赋水调歌[头],即席次韵》:"江水自石纽,灌口怒腾辉。便如黑水北出,迤逦到三危。百尺长虹天矫,两岸苍龙偃蹇,翠碧互因依。古树百尺长,修竹万竿旗。"[1]

1.4

禹生地"石纽"之所在的各种说法,明人几乎全部承袭。或以为今汶川县西之"茂州"领"汶川县",或以为今北川县西北之"龙安府"领"石泉县"。《明一统志》卷67、卷70:"石纽村,在汶川县境。《帝王世记》曰:禹生石纽邑。又,《元和[郡县]志》:禹所生处,其地今名刳儿畔。《华阳国志》: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2]同书卷70:"石纽山,在石泉县治南。"[3]《升庵集》卷78《禹生石纽》:"《易林》:大禹生石夷之野。《后汉[书]》《戴叔鸾传》云:大禹生西羌。《水经注》: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今之石泉县也。石纽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又有大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载,闻之土人云。"[4]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大禹,史称生于西羌。《方舆志》谓:今石泉县之石纽村,是其发祥地也,山石纽结,题有禹穴二字,传为李太白所书。"[5]甚至是今茂县之"茂州",也有人兼持观点。《升庵集》卷16《送陈德润还茂州》:"井络当坤维,岷山出其腹。神禹生兹乡,石纽何葱郁!采药遗古亭,读书留往谷。灵峰隐秘文,名山藏仙箓。薤尾翔飘鸾,穗书昂立鹄。瑞协宛委图,辉映岣嵝曲。"[6]

然而,表示疑惑的针对意见未尝没有。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18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书丹铅总录》:“太史公自序:上会稽,探禹穴。升庵训云:上会稽,总吴、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又曰:禹穴在蜀之石泉县,禹生之地。近刘巡抚搜古碑刻,有禹穴二字,李白所书,始知会稽禹穴之误。余尝游绵石泉,实属邑,因令人之石泉,塌禹穴二字,字方丈楷,壮奇伟然,未着姓名,安知出李白?又考太史公称:禹,黄帝之玄孙,父鲧,封崇,不曰在蜀,蜀安有禹生之地?独《史记》注引《蜀王本记》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又考广柔自隋时改汶川,取汶山导江之义。《括地志》又云:禹生在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其地去石泉数百里。若是,则凡言禹之生蜀者,亦无定在,又安知果在石泉否也?”[1]归有光《震川集》卷别2下《应制,浙省策问、对》:“大抵上古久远,故作者不经之论多托之。而学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渊之龙纪其父,石纽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着其配,观河伯而受括地,见六子而获玉匮,得黑书于临朐,睹绿字于浊水,桐柏有鬼神之书,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薮着阳行之迹,应龙有尾画之诡。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犹勤其问,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范锡禹九畴,禹乃取其阴阳之数,自一至九之序耳,岂实有神人为之手授乎?”[2]

更有人以“舆地尚未拓”和“几于巫觋之谈”来否定禹生“石纽”之说。陆深《俨山外集》卷30《蜀都杂抄》:“成都学宫前绰楔题曰:神禹乡邦。予始至视学,见而疑之。昔尧、舜、禹嗣兴,冀为中州两河之间,声教暨焉,而舆地尚未拓也。后千余年,而周始有江、汉之化;至秦盛强,蜀始通焉。彼所谓蚕丛、鱼凫、鳖灵、望帝者,文物未备,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鲧实四岳,封为崇伯,崇,今之鄠县,其地辽絶,何得禹生于此乎”?“问之人士,皆曰:禹生于汶川之石纽村,禹穴在焉。检旧志称:唐《元和[郡县]志》:广柔县有石纽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为降诞云。是盖几于巫觋之谈。至宋,计有功作《禹庙碑》,始大书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得天下,而禹生于此。其言颇为无据,有莘氏于鲧,亦不经见。按莘,今之陈留,与崇近,鲧娶当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15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7下、8上。

或有之。鲧为诸侯,厥有封守,九载弗绩,多在河北,今诸处之鲧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随荒裔之地如石纽者乎"?"按扬雄《蜀都赋》止云:禹治其江"。"至宋,王腾不平左[思《三都赋》]词,作赋致辨,颇极辞锋,亦云:岷山导江,历经营于禹迹。其后云:鲧为父而禹子。此概人伦之辨尔,亦不言禹所生也"。[1]

当时,似有人实地考察过"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支流的"分水岭";这个地方,应该在今黑水(芦花镇)、红原(哈拉玛镇)二县的交界处。《全蜀艺文志》卷48彭韶《山川形胜述》:"按岷山在茂州,直西北最后,蕃曰列鹅村。其村有岷山,山之右有岭,曰铁豹,则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其一西南入大渡河,其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纽过汶川,则禹之所导江也。铁豹一名羊膊,盖夷语不同耳。任豫《益州记》言:江出羊膊岭,经甘松至灌千余里,是也。大抵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谓之岷山,峰连岗属,千里不绝。今俗谓青城为岷山者,以此。"[2]"石纽"在"江源",大概也是采纳前人之说。《天中记》卷7《龙冢》:"禹生于石纽,起于龙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庙,填许山上,庙平八十亩,每朔望,池自漏,继有水给千口禹所遗弓。《青城记》。"[3]《全蜀艺文志》卷39高惟几《扬子云宅辨碑记》:"李膺《益州记》曰:岷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岷(汶)山县,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纽,禹所生处。而班氏谓:岷山之阳,曰郫,采摭之误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都四十里,则郫不在岷山之阳,明矣。"[4]无奈《益州记》原书,今已散佚,无从考校。

1.5

于舜在位时建有治水之功的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据有非常重要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下,11上、下,1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下、41上。

[3]扬州,广陵书局影印光绪刊本,2007年,页226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的地位。《全蜀艺文志》卷29《上蜀帅书》:“及舜有天下,若尧之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知滔天之害,虽尧、舜之圣,必待禹而治之。苟当时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后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为鱼鳖,则九州岛万国,沦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谓开辟以来,群圣之功,唯禹为大,由乎此也。”[1]由于年代邈远,加上后世宗教信仰的影响、神仙故事的滥觞,相关的文字也就变得“荒诞”和“浮夸”。苏籀《双溪集》卷11《功德疏》:“石纽发祥,天命丕显;猗兰钟庆,邦祚有开。凡亭育之范围,赞延鸿之睿算。恭缘愿力,祗叩佛乘。仰十力之觉兹,从万方之恳愿。”[2]《全蜀艺文志》卷29杨天惠《上吴大尹书》:“盖秦宓之论天帝会昌之祥,神禹石纽之生,三皇柢车之出,颇谲诞不经。而左思之赋兼六合之交会,总八区之丰蔚,跨诸夏之富有,复浮夸少实。惟是风俗文顺,自古以然,传记所录者,是可观也。”[3]甚至将乃为地名的“石纽”,解作形似“纽”的“岩石”。曾慥《类说》卷25《炙毂子》《九贤千岁一出》:“启生于石纽,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九贤,千岁一出。”[4]

明人缘“以室家自随荒裔之地”怀疑禹之生于“石纽”,而宋人缘“蜀之西徼”尚鬼而无禹之庙祀遗憾。此种情况,犹如元人所涉,可以反过来证明“禹为蜀人”乃是“历史事实”。《全蜀艺文志》卷29张俞《上蜀帅书》:“江出蜀之西徼,禹乃生于西羌石纽。其地也,今淫鬼无名饕,蜀民之祀者,迨将千百,郡县犹能有之。而神禹为蜀人,江、汉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泽施万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阙礼之甚者,俞尝恨焉。”[5]同书卷47贾元《涂山古碑》:“又古《巴郡志》云:山在县东五千二百步岷江东,城高七里,周围二十里。郦道元《水经注》云:江州涂山,有夏禹庙、涂山祠。九江当涂,亦有之。杜预所谓巴国江州,乃今重庆巴县,则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汉史、蜀志可稽。至今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后曰启母”。“禹乃汶山郡广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异,生禹于石纽。广柔,隋改广柔为汶川,石纽在茂州域,隶石泉军。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营之,不敢居牧,灵异可畏。禹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远,道江之役,往来必经过门,不顾,为可凭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为黄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帝,帝之娶于蜀,又有自来。”[1]当然,相关地名的方位勘同,尚存问题。

禹生“石纽”之所在,根据宋人所引“先前”的记载:其一,“汶川县西一百四十里”,在今理县东北;其二,“汶山县西八十里,江之南”,在今黑水县东南。当两汉之际,该“村”隶于“广柔县”。由此看来,当以前者为是,而后者则位于今茂、松潘二县之间的故“蜀郡”或“汶山郡”领“蚕陵县”辖。《元和郡县志》卷32:“今州,即汉蜀郡蚕陵县之地也。梁太清中,武陵王萧纪于蚕陵旧县置铁州;寻废。周武帝天和元年,讨蚕陵羌,又于七顷山下置翼州,以翼计水为名”。“南至茂州一百二十里,北至松州一百八十里”。[2] 至于宋“石泉县”之“石纽”,实系宋人因同名又本单位自“汶山县”亦“茂州”、故“汶山郡”治“汶江县”所作“曲解”后的附会。由此而言,认“茂州”为禹诞处,正是“石泉县”说的“过渡”之说。从“广柔”到“汶川”,再附会而成“汶山”、“茂州”、“石泉”,也就是“石纽”地望解释的演变轨迹。明人之以“雪山”为区域“特征”,倒是很有见地。《全蜀艺文志》卷8周洪谟《雪山天下高》:“自昔蚕丛始开国,千岩万谷积寒雪。疑有五城十二楼,玉色珑玲界天白。光连银汉霏素虹,六月大暑飘寒风。俯见五岳在平地,遥窥三岛皆冥蒙。此去石纽无几许,昔钟灵秀生大禹。当时自此导江流,至今名垂千万古。”[3]

说来,宋人对“石纽”的所在并不十分确定。曾经作“江源”、“石泉”勘对的程公许、吴泳,却也有“石泉县”、“汶川县”的认同。《沧州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813。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

尘缶编》卷7《雪峰道院，并序》："寺评刘侯分竹石纽，创此院，赋诗落成。左绵（绵州）劝学从事某，借韵寄题。琅函真筌何所云？丈人嵯峨五岳尊。裔云昼护耀魄宝，玉绳夜低天市垣。"[1]《鹤林集》卷26《谢运使启》："矧玉峰之为县，当石纽之要冲。上接鸡栖，控扼氐羌之道；下连鹿栅，蔽遮绵洛之区。不惟知紫塞之风烟，亦可通绮川之血脉。"[2]"玉峰"，指"玉垒山"。《太平寰宇记》卷78："玉垒山，在[汶川]县北三里。又有玉垒坂，其下，汶水所经焉，蜀谓之玉轮江。"[3]除此之外，明人还有隶于"叙州"领"僰道县"（治今宜宾市）的说法。陈士元《名疑》卷1："禹生于僰道之石纽乡刳儿坪，世传修己坼胸生禹，世本《淮南子》，俱云禹生而母化为石。"[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21《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家大人姓顾，讳学，字文博，南野其别号也。顾之先，为僰道之石纽乡人。至宋而将仕郎百七者，迁邑（常州府无锡县）之上舍里。十余传而为处士公夔，娶于朱，寔生家大人。"[5]这当然也是偶然相同地名的随意模拟罢了。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2004年，页529下。

〔3〕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1575。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

2 蒙恬分弦

——筝的起源及早年传播情况

前溯中国“传统”乐器筝的源流,大概以起于秦人蒙恬更为可靠。无论后夔、师旷、伯牙,皆是非严格的“典故”借用;核对“原始”文字,或琴或瑟。筝由分拆琴或瑟的弦数而成,也没有理由反对,而其在声音上的激越高亢,到了后世,又增添了“五十弦”的“悲哀”至极。筝的早年传播,由秦而晋、赵、燕,由秦而周、吴,又分别由燕或吴向百济、高丽、新罗、倭,由秦向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骠国、扶南。而“出口”在域外经过“改造”者,又转而通过秦之凉、益再“进口”返回中国。至于有“距今二千六百年”之筝之断言,不能不令人怀疑。

2.1

关于前古时代乐器“筝”的起源,可以说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同样是晋人所作之“赋”,却有很不一样的结论。或上溯于“后夔、子野”,或前引于“钟子、伯牙”,或直以为“蒙恬所造”而又云“非也”。《历代赋汇》卷94陈氏(陶融妻)、贾彬《筝赋》:“伊夫筝之为体,惟高亮而殊。特应六律之修和,与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众器之表式。后夔创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阵,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奋手,钟期倾耳以静听。奏清角之要妙,咏驺虞与鹿鸣。兽连轩而率舞,凤踉跄而集庭。泛滥浮沉,逸响发挥,翕然若绝,皦如复回。尔乃秘辞艳曲,卓砾殊异,周旋去留,千变万态”。“温颜既缓,和志向悦。宾主交欢,鼓铎品列。钟子授筝,伯牙击节。唱葛天之高韵,赞幽兰与白雪。其始奏也,寒澄疏雅,若将畅而未越;其渐成也,抑按铿锵,犹沉郁之舒彻。何以尽美?请征其喻。剖状同形,两象著也。设弦十二,太蔟数也;列柱

参差，招摇布也。分位允谐，六龙御也”。[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39傅玄《筝赋序》：“筝，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圆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存，鼓之则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也，岂亡国之臣所能开思运巧哉？或以为蒙恬所造，非也。”[2]

“后夔”，盖舜、禹之“乐官”，而当时所奏乐器，并无“筝”。程公说《春秋分记》卷18《名谱二》：“后夔氏，乐正，名夔，舜乐官。”[3]陈悦道《书义断法》卷1：“后夔奏堂上之乐，则以鸣球、琴、瑟之轻清，协于人声，此其所以格祖考而正群臣也；奏堂下之乐，则以管、鼗鼓、柷敔之备具，间以笙、镛，此所以感鸟兽而舞跄跄也。”[4]“子野”即“师旷”，所奏则“琴”。张华注师旷撰《禽经》：“露禽，鹤也。古今注：鹤千载变苍，又千载变黑，所谓玄鹤也。子野鼓琴，玄鹤来舞露下，则鹤鸣也，鹤之驯养于家庭者，饮露则飞去。”[5]王充《论衡》卷5《感虚篇》：“审如传书之言，师旷学清角时，风雨当至也。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于天。”[6]“伯牙”所鼓，亦同。韩婴《韩诗外传》卷9：“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非独琴，如此贤者，亦有之。苟非其时，则贤者将奚由得遂其功哉？”[7]

“筝”在春秋之时，尚未创制，故而“伯牙”虽“能琴”，却也“于兹为朦”；此乃同样为晋人的阮瑀作品中所表达的“信息”。《汉、魏、六朝百

---

〔1〕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光绪刊本，2004年，页392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20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百子全书》本，1998年，页973下。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3上。

三家集》卷30《筝赋》:“惟夫筝之奇妙,极五音之幽微,苞群声以作主,冠众乐而为师,禀清和于律吕,笼丝木以成资。身长六尺,应律数也,故能清者感天,浊者合地,五声并用,动静简易,大兴小附,重发轻随,折而复扶,循覆逆开,浮沈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不识其为平调,足均不疾,不徐迟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砾盘纡,壮士之节也。曲高和寡,妙伎虽工,伯牙能琴,于兹为朦,皦绎翕纯,庶配其踪,延年新声,岂比能同?陈惠李文,曷能是逢?”[1]《古文集成》卷15李斯《上秦皇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象武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论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2]上文写作时间,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卷87云:“始始皇十年。”[3]此是该乐器已知“系时”最早的“确凿”记载。

《史记》卷88《蒙恬列传》:“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4] 蒙恬既与李斯同时,“造筝”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565、2566、2567。

未必没有可能。音乐与政治更无一定瓜葛，又怎可以“斯乃仁智之器也，岂亡国之臣所能开思运巧”为理由，而予以“想当然”的否定？以此后世有信此说。《隋书》卷15《音乐志》：“丝之属四：一曰琴，神农制，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1]

2.2

《史记》卷28《封禅书》：“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2]“瑟”有“五十弦”、“二十五弦”、“二十三弦”、“十五弦”、“五弦”之分别，宋人陈旸曾追溯其来历。《乐书》卷56：“庖牺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尧使瞽瞍拌二十五弦之瑟为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父之节、臣子之义，固足以絜齐人情，使之淳一于行也。”[3]元人许谦也有相似的叙述，并将之划分为“大”、“中”、“小”三类。《诗集传名物钞》卷1：“瑟，或谓伏羲作，或谓神农晏龙作。或谓朱襄氏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瞽瞍判为十五弦。或谓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不能禁，因破为二十五弦。盖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有颂瑟，长七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盖即中瑟也。”[4]既有“颂瑟”，亦有“雅瑟”。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5：“旧图云：雅瑟长八尺一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余四弦谓之番番羸也。颂瑟长七尺二寸，广尺八寸，二十五弦尽用。”[5]

《新唐书》卷21《礼乐志》：“五曰丝：为琴，为瑟，为颂瑟，颂瑟，筝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75。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396。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也,为阮咸,为筑。"[1]不过,"颂瑟"为"二十五弦",必须再减少一半弦,才能成为"十二弦"或"十三弦"的"筝"。《说郛》卷40下孙宗鉴《东皋杂录》:"[《史记》]《封禅书》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声悲,帝禁不止,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按《集韵》释筝字曰:秦人薄义,子、父争瑟而分之,因以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弦而为之也。"[2]熊朋来《瑟谱》卷6:"《唐大乐令壁记》亦云:筝与瑟正同而弦少。秦人有一瑟而争,蒙恬中分之,令各取半,因名秦筝。然今之筝,仅得瑟之半,秦又仅得筝之半也。"[3]较"破瑟为筝"更早的类似说法,是"破琴为筝"。《楚辞》卷16《忧苦》:"挟人筝而弹纬。[王逸章句]:挟,持也;筝,小瑟也;纬,张弦也。言乃破伯牙号钟所鼓之鸣琴,反持凡人小筝,急张其弦而弹之也。以言世憎恶大贤之言,亲信小人之语也。"[4]应劭《风俗通义》卷6:"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琴,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5]《太平御览》卷576:"《风俗通》曰:谨按《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州筝,形如瑟,不知谁作也?"[6]但"五弦",则须"十二弦"再分其半而减。

无论"破瑟",还是"破琴",都揭示了宋、元人的"共识":"筝"系相关乐器"破拆减弦"而"创制"。《东坡集》卷34《观宋复古画叙》:"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苏轼)自杭还朝,宿吴松江,梦长老仲殊挟琴过余,弹之有异声,熟视琴颇损,而有十三弦。余叹息不已,殊曰:虽损尚可修。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诵诗曰: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余梦中了然识其所谓,既觉而忘之。明日,昼卧,复梦殊来理前言,再诵其诗。方惊觉,而殊适至,意其非梦也,问之,殊盖不知。是岁六月,见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师,求得其画,乃作诗并书所梦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诗及行、草书,复古名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464。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1988年,页1854下、1855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翻宋刊本,页27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大德刊本,页9上。

[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2601上。

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绝一时。仲殊本书生，弃家学佛，通脱无所著，皆奇士也。诗曰：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新弦虽高张，丝声不附木。宛然七弦筝，动与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1]《元音遗响》卷3胡布《听筝堂，送朱启文归虎林省亲》："秦人破瑟促瑶柱，翻作清商去声谱。唳鹤群高咽素云，雏莺语滑烘春树。故家王谢挹风流，罢笛徐将玉拨挡。桓伊双手金縢曲，风绕鹍弦璧月秋。欲鼓阳春和弥寡，调高谁是知音者？改拨骊歌慰壮游，白云冉冉吴山下。"[2]

李昉《太平御览》卷576："按京房制五音，唯加瑟十二弦，此乃筝也。今雅乐筝十二弦，他乐十三弦，如筝稍小，曰云和，乐府不用。"[3]"云和"，唐人以为"非筝"；而"十二弦"、"十三弦"中，唐人尤其认可后者"是筝"。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53《云和》："非琴非瑟亦非筝，拨柱推弦调未成。欲散白头千万恨，只消红袖两三声。"[4]同书卷67《戏答思黯》："[思黯有能筝者，以此戏之]。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5]《万首唐人绝句》卷48薛能《京中客舍闻筝》："十二三弦共五音，每声如截远人心。当时向秀闻邻笛，不是离家岁月深。"[6]刘禹锡《刘梦得集》卷外8《夜闻商人船中筝》："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7]至于宋人，甚至将前代京房所作"准器"，也因"十三弦"而归于"筝"。《乐书》卷146："东汉京房性好钟律，知音声，作准器。其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应黄钟之律，九寸，其中一弦，下有画分寸，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实乃筝也。汉史官侯部用之。唐元和以后，律家莫能为者。后魏陈仲儒颇闲乐事，诸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下、29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2601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24。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6上、下。

〔6〕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嘉靖刊本，1955年，页1494、1495。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宋刊本，页11下。

是不知京氏之术,得诸小黄门(县)令焦延寿(赣)而已,非圣王之制也。"[1]

2.3

"筝"肇于"秦人",靡于亦"京兆府"以及"新丰"的"秦地",故曰"秦筝"。而其演奏者,也多"秦女"。此种情况,历汉迄于唐依旧。《李义山集》诗3《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昨夜玉轮明,传闻近太清。凉波冲碧瓦,晓晕落金茎。露索秦宫井,风弦汉殿筝。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2]王维《王摩诘集》卷6《与卢象集朱家》:"主人能爱客,终日有逢迎。贳得新丰酒,复闻秦女筝。柳条疏客舍,槐叶下秋城。语笑且为乐,吾将达此生。"[3]韦应物《韦江州集》卷10《听莺曲》:"东方欲曙花冥冥,啼莺相唤亦可听。乍去乍来时近远,才闻南陌又东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绵绵蛮蛮如有情。欲啭不啭意自娇,羌儿吹笛曲未调。前声后声不相及,秦女学筝指犹涩。须臾风暖朝日暾,流音变作百鸟喧。"[4]吴融《唐英歌诗》卷上《和韩致光侍郎无题》:"月明无睡夜,花落断肠春。解舞何须楚?能筝可在秦?怯探同海底,稀遇极天津。绿捺攀宫艳,青梅弄岭珍。管纤银字咽,梭密锦书匀。厌胜还随俗,无疑不避人。可怜三五夕,妩媚善为邻。"[5]储光羲《储光羲集》卷4《新丰主人》:"新丰主人新酒熟,旧客还归旧堂宿。满酌香含北砌花,盈樽色泛南轩竹。云散天高秋月明,东家少女解秦筝。"[6]

早在魏、晋之际,"筝"的演奏即盛行于乃为"周地"的"河南府";入唐,又及"虢州"和"晋地"的"河中府"。曹植《曹子建集》卷5《赠丁廙》:"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本,页199。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上、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气，齐瑟扬东讴。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1]同书卷6《箜篌引》：“署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2]庾信《庾子山集》卷2《对酒歌》：“山简接䍦倒，王戎如意舞。筝鸣金谷园，笛韵平阳坞。人生一百年，欢笑惟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3]《刘梦得集》卷外4《同[东都]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林疏时见影，花密但闻声。营中缘催短笛，楼上来定哀筝。千门万户垂杨里，百啭如簧烟景晴。”[4]同书卷23《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筝歌送酒》：“朗朗鹍鸡弦，华堂夜多思。帘外雪已深，坐中人半醉。翠蛾发清响，曲尽有余意。”[5]元稹《元氏长庆集》卷9《哭女樊四十韵，虢州长史时作》：“骑竹痴犹子，牵车小外甥。等闲迷过影，遥戏误啼声。涴纸伤余画，扶床念试行。独留呵面镜，谁弄倚墙筝？忆昨工言语，怜初妙长成”。“迢遰离荒服，持携到近京。未容夸伎俩，唯恨枉聪明”。[6]

《说郛》卷12上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陌上桑歌，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氏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之。罗敷行弹筝，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7]朱胜非《绀珠集》卷8《陌上桑》：“邯郸女子姓秦，名罗敷，为王仁妻。仁事赵王为家令。罗敷采桑陌上，赵王见而悦之，置酒将夺焉，罗敷善筝，作此曲自明不从。”[8]其后，与“燕地”、“齐地”毗接之“赵地”，果皆有演奏者。鲍照《鲍明远集》卷3《代少年时至衰老行》：“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绮罗艳华风，车马自扬尘。歌唱青琴女，弹筝燕赵人。好酒多芳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9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4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4上。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6下、7上。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三十弓本，1988年，页557下、558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气,肴味厌时新。"[1]释皎然《杼山集》卷7《观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轧筝歌》:"美人矜名曲不误,蹙响时时如迸泉。赵琴素所嘉,齐讴世称绝。筝歌一动凡音辍,凝弦且莫停金罍。淫声已阕雅声来,游鱼噞喁鹤徘徊,主人高情始为开。"[2]无独有偶,就是那个"邯郸",数百年后,仍有人在"筝"的伴奏中唱歌。李白《李太白集》卷18《邯郸南亭观妓》:"歌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月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清筝何缭绕!度曲绿云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3]

自南渡起,南朝首都颇能听到"秦筝"的清响。谢朓《谢宣城集》卷1《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弱腕纤腰,迁延妙舞。秦筝赵瑟,殷勤促柱。降席连缓,称觞接武。稽首万年,献兹多祜。"[4]入唐,同样属"吴地"的"淮海"、"维扬"亦"扬州","钱塘"亦"杭州",以及"江州"、"苏州",都能听到这种乐器的和声。李绅《追昔游集》卷中《数人》:"严城画角三声闭,清宴金樽一夕同。银烛座隅听子夜,宝筝弦上起春风。酒征旧对惭衰质,曲换新词感上宫。淮海一从云雨散,杳然俱是梦魂中。"[5]《白氏长庆集》卷66《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筝,筝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如能会一面,何啻直双金?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6]同书卷19《听夜筝有感》:"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况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7]同书卷51《霓裳羽衣歌,和徽之》:"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8]"陆龟蒙《甫里集》卷4《江南(苏州)秋怀,寄华阳山人》:"地与膏腴错,人多富寿并。相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本,页423。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13下。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25上、下。
[8]《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8上。

欢时帖泰，独坐岁峥嵘。唧啧蛩吟壁，连轩鹤舞楹。戍风飘迭鼓，邻月动哀筝。”[1]

2.4

人因事徙，“筝”随人行。事实上，由于弹奏者的辗转迁移，“筝”也就不胫而走。甚至在属于“楚地”边缘的“容州”、“贺州”、“柳州”，也能听到类似的“鼓音”。《刘梦得集》卷10《伤秦姝行，并引》：“河南房开士前为虞部郎中，为余话曰：我得善筝人于长安怀远里。其后，开士为赤县牧容州，求国工而诲之，艺工而夭。”[2]柳宗元《柳先生集》卷外上《筝郭师墓志》：“郭师名无名，无字。父爽，云中大将。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挛，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知自。去乳不近荤肉，以是慕浮图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缁，入代清凉山。又南来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无抚弄。吴王宙刺复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号知声音，抃蹈以为神奇。会宙贬贺州，遂以来。性爱酒，不能已，因纵发为黄老术，薛道州伯高抵宙以书，必致之，至与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处，辄自为击节，教阍管谨视出入，饵仄柏，不食谷。三年，变服遁逃九疑丛祠中，披取之，益善亲遇，终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嵝山求道箓。会欧阳师死，不果受。张诚副岭南，又强与偕，诚死，至是，抵余（柳州），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居数日，益笃。既病，自为歌。”[3]

不仅“国内”，甚至“海外”，尤其是“东夷”的“高丽”、“百济”。《隋书》卷15《音乐志》：“高丽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6下、7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宋刊本，页7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6上、下。

部。"[1]同书卷81《高丽传》、《百济传》、《倭国传》:"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朱蒙死,子闾达嗣,至其孙莫来兴兵,遂并夫余"。"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于浿水之上,王乘腰舆,列羽仪以观之"。"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乐有五弦、琴、笛"。[2] 而"新罗"之"伽倻琴",盖为依据东传的"筝"改制。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2《乐志》:"伽倻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罗古记》云:伽倻国嘉实王见唐之乐器而造之,王以谓诸国方言各异,声音岂可一哉?乃命乐师省热县人于勒造十二曲。后于勒以其国将乱,携乐器投新罗真兴王。"[3]其传入的路线,既有可能自"燕地"由陆上,也有可能自"吴地"经海上。

《新唐书》卷222下《骠传》:"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前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则独舞一曲。乐用龟兹,鼓、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筝、五弦、琵琶、长笛、短笛、方响各四"。"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筝二:其一形如鼍,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鼍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尺余,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傅以虺皮为别"。[4] 盖入"南蛮"之"骠国"之"筝",当与"龟兹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80。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813、1814、1818、1825、1826、1827。

[3]首尔大学校藏朝鲜奎章阁刊本,页7上、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308、6311、6312。

鼓”、“琵琶”、“觱篥”等乐器一起，从“西戎”之“龟兹”由陆上迤逦传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6：“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具皆一，铜钹二。”[1]

却是“秦地”周边的“陇西”、“敦煌”等“郡”，当南、北朝分立之时，就曾出过卓越的“筝”艺术家。《十六国春秋》卷75《前凉录索丞》：“索丞，字伯夷，敦煌人。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当时之人，号曰雍门调。”[2]《太平御览》卷576：“《襄沔记》曰：辛居士，名宣仲，陇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阳县西六里，多植松竹，栖迟其下，默不交尘俗，林中起一草庐，容膝而已。善弹筝，与淮南胡陶、京兆骆惠度同志为友，常共燕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响答林木，弦管遒韵。时人谓之三公乐。”[3]非常有趣的是：地方中心的“凉州”，曾经有过一次兹种乐器“出口”又“进口”的经历。《隋书》卷15《音乐志》：“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挡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竖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4]《说郛》卷100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有夷部乐，即有扶南、高丽、高昌、骠、[龟]兹、康国、疏勒、西凉、安国乐，即有单龟头鼓及筝、蛇皮琵琶。”[5]

2.5

前溯中国“传统”乐器“筝”的源流，大概以起于“秦人蒙恬”更为可靠。“后夔”、“师旷”、“伯牙”，皆是非严格的“典故”借用；核对“原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1281中。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3601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78。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1988年，页4609下。

始”文字,或“琴”或“瑟”。暨,《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1]“赵”,“赵王”;“相如”,“蔺相如”;而所称“筝”,也应是“瑟”。《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悦,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2]后世也每以“赵瑟”与“秦筝”并列。《鲍明远集》卷3《代白纻舞歌词》:“象床瑶席镇犀渠,雕屏合匝组帷舒。秦筝赵瑟挟笙竽,垂珰散佩盈玉除,停觞不御欲谁须?”[3]

“筝”由“琴”或“瑟”破拆而成,而其在听觉上却有着悬殊的差别。嵇康《嵇中散集》卷5《声无哀乐论》:“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4]《历代赋汇》卷94汉侯瑾《筝赋》:“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缛,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续。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音,美武荡平,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余音。”[5]值得注意:这种激越高亢的音感,到了后世,又“增添”了“五十弦”时“悲哀”至极的内容。张九龄《曲江先生集》卷5《听筝》:“端居正无绪,那复发秦筝?纤指传新意,繁弦起怨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页70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442。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8下、9上。
[5]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光绪刊本,2004年,页392上。

情。悠扬思欲绝,掩抑态还生。"[1]《白氏长庆集》卷68《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苦调吟还出,深情咽不传。"[2]李商隐《李义山集》卷诗3《哀筝》:"延颈全同鹤,柔肠素怯猿。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轻幰长无道,哀筝不出门。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3]"增添",莫非因"新"入的"龟兹"之"筝"?

"筝"的早年传播,在"中国"者,根据地理形势推测,自然是由秦而晋、赵、燕,由秦而周、吴;入"外国"者,分别由燕或吴向百济、高丽、新罗、倭,由秦向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骠国、扶南。而"出口"在域外经过"改造"的"筝",又转而通过"秦"之"凉"、"益"再"进口"返回中国,成为拓跋氏"国伎"的组成部分。从文献资料来看,"楚"之"襄"、"潭"、"柳"等有"筝"之"秦声",似乎都在李氏唐君临时期。《全唐诗》卷283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弦,湘灵沈怨不知年。感君拂拭遗音在,更奏新声明月天。"[4]同书卷119崔国辅《襄阳曲》:"少年襄阳地,来往襄阳城。城中轻薄子,知妾解秦筝。"[5]至于陈音先生在《古筝文化及其在贵州的流传》一文中所列举今贵州"黔西"、"兴仁"、"仁怀"等县出土的"抚筝俑"、"托筝俑"[6],并不一定是当地流行"筝"的象征,更有可能仅仅是内地的工艺品输入,或朝廷对"夜郎"等地方首领的"赏赐"。《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7]

黄成元先生于《公元前五百年的古筝,贵溪崖墓出土乐器考》一文云:"一九七九年,江西贵溪县仙水岩墓群的M2、M3墓中发掘出两件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5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页5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2上。
[4]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60年,页3227。
[5]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60年,页1202。
[6]载《贵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页70。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2580、2581。

乐器”。“可以认为:贵溪十三弦乐器就是十三弦筝。它产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越国”。“对贵溪岩墓所出土的木材进行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测定(B.P)二千五百九十五加减七十五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二千六百五十加减一百二十五年。那么,贵溪十三弦筝就是公元前五百年以前的筝的实物”。[1] 今贵溪县,正是春秋越之南界“写干”。袁康《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吴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践服为臣。三年,吴王复还封句践于越,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觐乡北有武原,武原今海盐。姑末,今大末。写干,今属豫章。”[2]不过,碳十四测试之误差率,远不止100年;而“吴地”、“越地”不见以“筝”著称。更何况如前所证,“筝”名之“真正”出现,皆在秦始皇登基以后,因此,断言有“距今二千六百年”之“筝”,不能不令人怀疑。相反,对于蒙恬所做的说法,唐人相沿无疑。《全唐诗》卷59李峤《筝》:“蒙恬芳轨设,游楚妙弹开。新曲帐中发,清音指下来。钿装模六律,柱列配三才。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3]

---

〔1〕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页39、40。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2上、下。

〔3〕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60年,页709。

3 国沿丘兹

——龟兹、曲鲜名称考辨

追溯今库车县之“库车”一名的起源，史学工作者每将其与“龟兹”一名分割开来。本文将空间与时间结合，从而指出：该词由“龟兹”、“归兹”至“丘兹”、“丘慈”，继至“曲先”、“曲鲜”，再至“苦叉”、“库车”，可以分作前、后三个阶段。其“原始”语源应该非常悠久，或可上溯至于“塞种”的“龟兹人”和其所操的“龟兹语”，或与之有瓜葛的“吐火罗语”、“帕尔西语”。就后二者而言，既然能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词典中同时见到“Küzən”、“Kuqa”，且又以前者为“别名”，其意味着后者为迁来不久的“回鹘人”之“今称”，而前者乃唐代原住民的相对“古名”。至于“塔林”，亦“塔里木”，似乎是先有“地名”后有“河名”。

3.1

有元《法书考》作者盛熙明，其籍贯，同书的不同作者文中，既作“曲鲜”，又作“龟兹”。该书卷首2《法书考序》分别作：“小学废，书学几绝，声音之道，尤泯如也。周、秦而下，体制迭盛。西晋以来，华、梵兼隆。唐人以书取士。宋人临拓，价逾千金，刻之秘阁，法书兴矣。然而循流道源，士有憾焉。此龟兹盛熙明《法书考》之所由作欤！熙明刻意工书，而能研究宗源，作为是书，至于运笔之妙、评书之精，则甘苦疾徐之度，非老于斫轮者，畴克如是耶？书成，近臣荐达，以彻上览，清问再三，又能悉所学以对，因获叹赏。给事中兼起居注亦思剌瓦性吉时中，出资锓梓，以广其传，庶俾世之学者有所模楷。其用心，可谓公且仁矣。熙明以书入官，今为夏官属，盖亦不忘其本者云。翰林学士、资善大夫、

知制诰同修国史庐陵欧阳玄序”。“伏羲始画八卦,而文字兴焉,六书之象形,此其端也。中古简牍之事,则史氏掌之。后世有天下者,盖有以书名世者矣。曲鲜盛熙明,得备宿卫,有以知皇上之天纵多能,留心书学,手辑书史之旧闻,参以国朝之成法,作《法书考》八卷上之。燕门之暇,多有取焉。昔唐柳公权尝进言于其君曰:心正则笔正。天下后世谓之笔谏。勖哉!熙明无俾公权专美前世。史臣虞集序”。[1]

在虞集所录欧阳玄相关文字的别一作品中,“曲鲜”被写作读音几乎完全相同的“曲先”。《元音》卷5《题东平王与盛熙明手卷》:“宋宣和手敕一通,卷首题识四字,我朝英宗皇帝御书也。帝尝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五华山,臣有以此书献者。丞相拜珠(住)侍侧,就题以赐之。既归第,曲先盛熙明写金字佛书一帙贽丞相,丞相因以此卷赠之,且语以其故。至顺三年三月八日,熙明属欧阳玄记其事于左方。圣代御题前代敕,小臣叨备史臣书。事业久为人土苴,文章犹作世璠玙。海沦碣石图空在,墓筑祁连计已疏。谁识全燕天所靳?万年形胜帝王居。”[2]暨,《石渠宝笈》卷30:“盛熙明《跋[赵松雪杂书]》云:南谷尊师,道德辉映朝野,松雪翰林,词翰妙绝古今。今为计筹之宝,开卷展玩,令人不厌。古语云:世人那得知?至正十四年三月望日,丘兹盛熙明记。”[3]周德清《中原音韵》卷下:“龟兹,音丘慈,国名。”[4]据此,“龟兹”也可以因读音之相似而被写作“丘兹”、“丘慈”。而以“国”名出现的“龟兹”,正可见于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周致中相关“域外”的“专著”中。《异域志》卷上《龟兹国》:“汉武帝兵曾至其国,每至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繁息,胜者则旺。”[5]

就以上二组名字来说,“曲鲜”、“曲先”属于有元近时所写,而“龟兹”之书,则由来已久。《汉书》卷96下《西域传》:“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下。

[5]北京,中华书局《中西交通史籍丛刊》陆峻岭校注本,1981年,页18。

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1]同书卷28下《地理志》：“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颜]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2]《后汉书》卷47《班超传》：“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龟兹国居居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与且末，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3]《魏书》卷102《西域传》：“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5：“唐十部乐有龟兹乐，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担鼓、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5]

与先代一样，“龟兹”一名，也流通于有元一代。其被使用，往往是在追记“前朝”时，无论“十六国”之“凉”，还是与“金”并存的“西辽”。丁复《桧亭集》卷3《题百马图，为南郭诚之作》：“一马百马等马尔，百马一马势态异。龙眠老李意脱神，代北宛西无不至。楼兰失国龟兹墟，玉门无关但空址。”[6]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2《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天祚骄人上，朝鲜叛海涯。未终三百祀，不免一朝危。鸭绿金朝起，桑干玉玺遗。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7]或者是于提到音乐、舞蹈时“典故”的假借。释大欣《蒲室集》卷5《潜宫》：“御榻当年小殿西，龙光照地起虹霓。蓬莱珠馆珊瑚树，花月瑶台白玉梯。甲帐列营环卫密，龟兹按拍蹋歌齐。代来故事凭谁纪？

---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3911。
[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1617、1618。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页1574。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2266。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页7561。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7]北京，中华书局谢方点校本，1986年，页260。

只有年年杜宇啼。"[1]黄玠《弁山小隐吟录》卷1《王官谷听泉》:"援琴俯寒泉,琅然动幽听。写彼石上流,寄此山中兴。耵聍喧杂空,潺湲清响应。翻将羽衣曲,更作龟兹咏。"[2]贝琼《清江集》卷诗4《丁一鹤以疾止酒诗以诮之》:"浪说北游年少时,结束正似幽并儿。朔风破肉雪埋胫,桃花骏马如星驰。天街下马意气盛,赵女起问郎君谁?凉州葡萄不论价,龟兹觱栗当筵吹。安知反复一秋梦?白发渐满红颜衰。"[3]

3.2

"龟兹"的读音,《汉书》卷28《地理志》:"应劭曰:音丘慈。"[4]《后汉书》卷47《班超传》:"前书(《汉书》)《音义》:龟兹,音丘兹。今龟音丘勿反,兹音沮惟反,盖急言耳。"[5]宋人林駉因而在《古今源流至论》卷前3《方言》中释道:"班史(《汉书》)既曰龟兹而为丘慈,范史(《后汉书》)又曰龟兹而为屈沮,是一字而三音也。龟兹二字,西汉音丘慈,东汉音屈沮。"[6]《宋本广韵》卷1、卷2、卷5、卷3、卷4:"龟,居追切";"龟,居虬切,又居危切"。"兹,子之切"。"丘,去鸠切"。"慈,疾之切"。"屈,九月切";"屈,区勿切"。"沮,七余切";"沮,七也切";"沮,侧鱼切";"沮,慈吕切";"沮,将预切"。[7]"屈"固有音近"丘勿反"者,但"沮"与"沮惟反"者音不类。再则,乃为西汉"外国"名称的"龟兹",既为音译,又何苦要找不同音的字而别注音呢?更何况后世确有读作与"居追切"之"龟"非常相似的"归兹"!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后64《财赋门》:"龟兹国,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归兹回鹘,其实一也。初,回鹘西奔,族种散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初刊本,页13下。

[4]页1618。又,郦道元《水经注》卷2《河水》,北京,商务印书馆句逗本,1958年,页22:"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

[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页1574。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7]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重印宋刊本,1982年,页35、187、43、456、187、48、51、239、343。

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也。”[1]《宋本广韵》卷1：“归，举韦切。”[2]

同为宋人的王观国，别有解释。《学林》卷6《龟兹》：“前汉《地理志》：上郡龟兹县。应劭注曰：龟兹，音丘慈。观国案字书：龟，居逵切；又，居求切。盖居求切者，音鸠，亦收在鸠字韵中。然则龟兹当音鸠慈，而应劭音龟作丘者，于字书居求切误调入丘音也。其余史书，并音龟兹作丘慈者，实应劭倡其误耳。龟兹者，西域之国名，其国不在上郡，而上郡取以为县名者，颜师古以为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为名理，或然也。文士亦或用龟字作鸠音用之，张平子（衡）《西京赋》曰：摭紫贝，搏耆龟，搤水豹，馽潜牛；盖用龟字作鸠音，与牛字协声韵也。”[3]孙奕《示儿编》卷21《字说》则补充云：“《学林新编》云：前《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应劭注曰：龟兹，音丘慈。按字书：龟，居逵反；又，居求切。盖居求者音鸠，亦收在鸠字韵中。然则龟兹当音鸠慈，而应劭音龟作丘者，于字书居求切误调入丘音也。其余史书并音龟兹作丘慈，实应劭唱其误耳。《通鉴释文》云：光武二十二年，龟兹前书丘慈，今龟音勾丘切，兹音沮惟切，盖急言耳。章怀（李贤）说。”[4]据此说，“龟”有本音类“鸠”，所以，无须特别注作“丘”，而将浊辅音之前者混为轻辅音之后者，则是一种以讹传讹。

其实，以中世纪中国汉语的发音体系而言，并无现代拼音字母“j”、“q”的辅音，而今以此为辅音者，当时常以“g”、“k”为辅音。由此，“居虬切”之“龟”和“鸠”，其音素为“giu”；“去鸠切”之“丘”，其音素为“kiu”。因此，二者在元音上没有太大区分，而在辅音上有“浊”、“轻”之别。“兹”、“慈”的差别，也在辅音，前者为“z”，后者为“ts”。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Küzən，Kuqa城的别名。这个城市坐落在回鹘人的边境上。”[5]比较“kü”与“龟（giu）”、“丘（kiu）”，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正德刊本，1992年，页871上。

〔2〕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重印宋刊本，1982年，页46。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下。

〔5〕北京，民族出版社权仲彝等中译本，2002年，页426。

当以后者为最似;这似乎表明,前者是最早的发音,后者是稍晚的发音。而"Küzən"一名,与更晚的分入声字与他韵的有元名称"曲先"尤其吻合。《宋本广韵》卷5、卷2:"曲,丘玉切"。"先,苏前切"。"鲜,相然切"。[1] 据此,可以大概地得出读音变化的轮廓:"龟兹(Güzi)"—"丘慈(Kütsi)"—"曲先(Küzən)"—"苦叉(Kuqa)"。而后者的汉文名称,则见《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若(苦)叉"。[2] 鉴于"龟兹"实为"Küzən"之前的称呼,而"库车"乃"Kuqa"的清代译名,因此,将二者分别直译作"龟兹"、"库车"是很不妥当的。

今库车县及其周围地方纳入清王朝统治,乃在乾隆二十三年。《清文献通考》卷285:"乾隆二十三年,大兵进讨逆回霍集占,至此,逆党阿布都克勒木窜去,霍集占来援,我军败之于乌恰特河,以残兵入库车,旋复遁去。其故伯克阿集等以城降。"[3]可是,出现这一汉字译名,却在数年以前。《平定准噶尔方略编》卷正16:"乾隆二十年八月,此项人众应于今年移往旧游牧哈喇沙尔地方,从库车等回部支给口粮。明年,令在博克达种地,俟秋收后,移往科卜多布延图居住。"[4]此后,大概由于皇帝"御笔"也予采用而得到"重申"。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文集》卷初20《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因命旋师,定回部。于是,克库车,存沙雅尔,定阿克苏,略乌什,收和阗。师之所至,降者望风,直至叶尔奇木城下。"[5]《清文献通考》卷256:"乾隆二十六年,时宪书增列回部及新附外藩昼夜节气时刻。其增列之名二十有六:曰布古尔,曰库车,曰赛哩木,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喀什噶尔,曰鄂什,曰巴尔楚克,曰英阿杂尔,曰叶尔羌,曰和阗[曰]伊里齐,曰玉陇哈什,曰哈喇哈什,曰克里雅,曰色呼库勒,曰喀楚特,曰三珠,曰鄂啰善,曰什克南,曰拔

[1]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重印宋刊本,1982年,页443、112、117。

[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1568。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7351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达克山，曰斡罕，曰博罗尔，曰安集延，曰那木干，曰霍罕，曰塔什罕。”[1]

3.3

“龟兹”一名，竟与铁木真称汗前的漠北枭雄克烈亦惕部首领“汪罕”有关。《元史》卷1《太祖纪》：“汪罕信之，因遣人随二使来，以皮囊盛血与之盟。及至，即以二使为向导，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攻汪罕，败之。尽降克烈部众。汪罕与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叹曰：我为吾儿所误，今日之祸，悔将何及！汪罕出走，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亦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2]这个“龟兹国”，叙述同样内容而更为详细的《说郛》卷55《圣武亲征录》作“曲先城”：“王可汗因遣使亦秃儿干，以煮漆器盛血与之盟。哈柳答儿、抄儿塞二使将亦利（秃）儿干来，上不与语，即送于哈撒儿所。上因以二使为乡导，领兵夜驰主（至）彻彻儿运都山，出其不意，破王可汗军，尽降克烈｛夷｝部众。王可汗仅以子及数骑脱走，顾其左右，谓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亲，其可绝而绝之乎？今由此［辈］缓颊，儿（竟）绝矣。至捏辟乌柳河，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杀。亦剌合走西夏，过亦即纳城，至波黎土蕃部，既讨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众逐之，散走西域曰（曲）先城彻儿哥思蛮之地，为黑邻亦哈剌者杀之。”[3]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王汗之］儿子鲜昆，带了一些人从其［父］被害之处逃出，在蒙古地区边境上有一座城，名为亦撒黑（Aisaq）。［鲜昆］经过那里前往吐蕃地区，并想在那里住下

---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7162上。各名相应今地，依次为：今轮台县、库车县、拜城县东赛里木、阿克苏市、乌什县、喀什市、乌恰县、巴楚县、英吉沙县、莎车县、和田市、洛浦县西南、墨玉县、于田县、塔什库尔干县、罕萨市、皮山县东南桑株、荷罗格市、荷罗格市南、法札巴德市、法札巴德市东瓦罕、吉尔吉特市西、安集延市、纳曼干市、浩罕市、塔什干市。

〔2〕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11、12。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一百弓本，1988年，页846下。

来。吐蕃居民驱逐了他,他的那可儿们四散,于是他从那里逃了出来。在忽炭(Khutan)和可失哈儿(Kasgar)境内有个苦散(Kusan)国(wilayat)。那里有个算端名叫乞里赤合剌(Qilij - qara)。他在该国中一处名为察合儿客赫(Jahar - Kahah)的地方,搜索到鲜昆,杀掉了他,捕获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过了一些时候,[乞里赤合剌把他们]送到了成吉思汗陛下处,并归顺了他。"[1]《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当王汗被抓住杀死时,王汗的儿子鲜昆逃出。他经过蒙古地区(wilayati Mugulistan)无水原野边界上的一个名叫亦失黑—巴剌哈孙(Aishiq blqsun)的村子,逃到了波黎吐蕃(Buri tibbet)地区。他洗劫了那些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大肆蹂躏。吐蕃的部落和居民们集合起来,将他包围在一个地方,要抓住他。但他于战败后安全地从那里突围,从那些部落手中逃脱出来。他逃到了忽炭和可失哈儿境内的一个名叫曲薛居—彻儿哥失蔑(Kusatu Charkashmeh)的地方。当地异密和长官、合剌赤部的异密乞里赤—合剌将他抓住杀死了。"[2]

将兹二者与以上所引比较,"亦撒黑(Aisaq)城"、"亦失黑—巴剌哈孙(Aishiq blqsun)"即"亦即纳城";"苦散(Kusan)"、"曲薛居(Kusatu)"即"[曲]先城","彻儿哥失蔑(Charka - Shmeh)"、"察合儿客赫(Jahar - Kahah)"即"彻儿哥思蛮"。各地方位:曲先,今库车。"亦即纳",今额济纳旗(达兰库布)西南,或作"亦集乃",后为元代甘肃行省所领诸路之一。《元史》卷60《地理志》:"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二十三年,亦集乃总管忽都鲁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计屯田九十余顷。"[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龙湫献灵》:"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龙湫,土人欲有所事,则投之。吉安道士刘学仙尝至其地,

[1]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218。

[2]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184、185。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1451。

见有烹羔桐酪祠焉，数皮而沈之，祝曰：神为我鞣而治之。为期而去，至期，复祠之，则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测也。归语于虞邵庵（集）先生，先生初以为诳，及质诸其土人之在京师者，则始信。”[1]“彻儿哥思蛮”，倒与今且末县城附近“车尔臣（Cherchen）”、“卡墙（Katsiang）”两条河的联称十分接近。

“王罕”之子“亦剌合”亦“鲜昆”之罹难，《元朝秘史》所记尚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其随从偷窃了他的坐骑。该书卷7：“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捏坤水处，王罕行得渴了，将人去饮水，被乃蛮哨望的人豁里速别赤拿住。自说：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将他杀了。桑昆此时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里去了。至川勒，桑昆与伴当阔阔出并其妻一同寻水吃，因见野马被蝇虫咬着，桑昆下马，将马教阔阔出拿了，潜着欲射中间，被阔阔出牵马走了。”[2]“捏坤水”，显然就是前引“至捏辟乌柳河，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杀”之“捏辟乌柳河”。记录蒙古语音的原版旁注“地名”的“川勒”，按理说应该就是“鲜昆”亦“桑昆”被擒杀的“龟兹国”的“彻儿哥思蛮”。然而，有同样旁注的别一处“川勒”，似乎含有别的意义。同书卷续2：“一川勒地面先因无水，止有野兽无人住，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儿台两个去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教穿井者。”[3]据此，名词的含义，似乎只是缺水地区的“泛称”，这也许可与“川中”一词找到联系。《元史》卷16《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发兵塞晃火儿月连地河渠，修城堡，令蒙古戍兵屯田川中以御寇。”[4]

3.4

纵观察合台汗国的所辖幅员，大致可以“马纳思河”亦今玛纳斯河

〔1〕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59年，页295。

〔2〕《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8上。

〔3〕《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51上。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347。

以东、以西,以及“葱岭”今帕米尔山结以东、以西分作四个地区。《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笃来帖木儿:途鲁吉[地],柯耳鲁地,畏兀儿地。”[1]“畏兀儿(Uighur)”、“柯耳鲁”即“合剌鲁(Qarluq)”、“途鲁吉”即“突厥(Turke)”,恰好囊括了这三个地区,最后一个地区也有现成的名字,那就是“粟特(Sut)”;而所称“地”,即“思坦(stan)”。“龟兹”亦“曲先”、“苦叉”,恰好位于“畏兀儿思坦(Uighurstan)”与“途鲁吉思坦(Turkestan)”界上。按照拉施特的说法,“Kuqa”应该“在忽炭(Khutan)和可失哈儿(Kasgar)境内”亦即“途鲁吉思坦(Turkestan)”。不过,当元前朝的宋,“曲先(Kusan)”属于“回鹘”亦“畏兀儿思坦(Uighurstan)”。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6:“其国西至大食国六十日行,东至夏州九十日行。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或称龟兹回鹘。”[2]不过,“龟兹”、“西州”并非一地。庞元英《文昌杂录》卷1:“其五曰龟兹,住居延城,回鹘之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势高人昌盛以为名。正(贞)观中,平其地,为西州。”[3]

《元史》卷133《脱力思官传》:“脱力世官,畏吾人”。“父帖哥朮探花爱忽赤,宪宗命长渴密里及曲先诸宗藩之地。浑都海、阿蓝答儿叛,执帖哥朮械系之,帖哥朮脱走,入觐世祖,赐金符,袭父职,命率所部兵就征之,以功受赐衣服、弓矢、鞍勒”。[4]“渴密里”,亦地方世袭君主以“的斤迭林”为号之“哈迷里”,乃是与地方世袭君主以“易都护”为号之“畏兀儿”并列的单位,而隶属于“大都护府”。[5]《元典章》卷53《刑部诉讼约会》“畏吾儿等公事约会”:“大德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在先易都护为头畏吾儿每,的斤迭林为头哈迷里每,畏吾儿每、汉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1567。

[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2640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3228。

[5]《元史》卷89《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2273:“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儿断事官,秩三品。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秩二品,置官十二员。二十年,改大理寺,秩正三品。二十二年,复为大都护,品秩如旧。延祐三年,升正二品。七年,复从二品。”

儿每、河西每、蛮子每、哈剌张根底回回田地里，不拣那个诸王、公主、驸马每根底，各投下每根底，有的畏吾儿每、哈迷里每军站差役，不拣甚么的对证的、合问的勾当每，他每的若有呵，脱因纳、长寿、答失怗木儿、伯颜、买住、帖童等都护府的官人每管着外头城子里有的畏吾儿每、哈迷里每，和别个的百姓每一处对证的、合问的勾当他每的有呵，委付了的，他每的头目与城子里官人每一处交对证着问了，断者道来。这般宣谕了呵，自意问的人每，他每不怕那甚么？"[1]也属主动归附的"曲先"世袭君主[2]，也该曾有相似的地位。

《元史》卷18《成宗纪》："元贞元年正月壬申，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3]所称"曲先塔林"，自当是个"复合"的地名。《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Tarim，回鹘人边境 kuqa 附近的一个地方的名字。流经此地的一条河，也叫这个名字。"[4]"Tarim"即"塔林"，也就是"塔里木"。"地方的名字"，即今沙雅县南东南、其南濒临塔里木河的塔里木。《皇舆西域图志》卷15："库车属：库车东至第纳尔郭勒，接哈喇沙尔界；西至乌恰特达里雅，接赛喇木界；南至乌恰特达里雅，北至额什克巴什鄂拉，通天山北路伊犁界。沙雅尔，东至托伊博罗多，接哈喇沙尔界；南至塔里木，滨大河；西至塔木根库勒，接阿克苏界；北至乌恰特达里雅。兼辖沙雅尔，亦名鄂根河。"[5]《大清一统志》卷418："库车，兼辖沙雅尔，在哈喇沙尔西八百里。东至第纳尔河，接哈喇沙尔界；西至乌恰特河，接赛喇木界；南至乌恰特河，接沙雅尔界；北至额什克巴什山，接伊犁界。沙雅尔东至托伊博罗多，接哈喇沙尔界；西至托木根库勒，接阿克苏界；南至塔里木，滨

---

〔1〕台北，国立博物院景印元刊本，1976年，页22上、下。

〔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185："据说，后来这个异密将他擒获的鲜昆妻子和儿子送到了成吉思汗处，[他自己也]归顺了成吉思汗。"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390。

〔4〕北京，民族出版社权仲彝等中译本，2002年，页417。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

大河界;北至乌恰特河,接库车界。至京师一万八十里。"[1]

塔里木"河"与塔里木"地"的关系,似乎是先有"地名"后有"河名"。《大清一统志》卷418:"塔里木河,在库车西南,即额尔勾河之上流也。大河西来,三源并会。其会处,在布古斯孔郭尔郭地,为阿克苏之东南境、库车之西南境。东流至塔里木地,名塔里木河。"[2]当唐以前,其河被视为"大河"亦"黄河"的上流,而名"计式水",亦"计戍水"。《魏书》卷102《西域传》:"其(龟兹国)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式水,即黄河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三百里。"[3]《周书》卷50《异域传下》:"其(龟兹国)南三百里,有大水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暨,"城(于阗国)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同会于计戍"。[4] 据此,"树枝水",今和田市东玉龙喀什河,"达利水",今墨玉县东喀拉喀什河;二水交汇之点,才是"计戍"亦"喀提里什"。《大清一统志》卷419:"玉陇哈什河,在和阗东。源出皮什雅南五十里尼蟒依山中,即和阗南山也。东北流六十里,至玉陇哈什城南,又分为二,夹岸流六十里,复合为一。北至喀提里什东,哈喇哈什河自西南众会入于和阗河。"[5]

3.5

位于天山南麓,缘内陆大河塔里木河支流库车河水灌溉发展起来,含今拜城、库车、新和、沙雅4县主要农耕区域的库车绿洲,几乎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以前,就已存在。基此建立的地方王国,兴亡断续,长达数千年之久,演绎着光辉灿烂的文明。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土地肥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2266、2267。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页916。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1上。

沃，物产富庶，极易受到东扩西拓、南来北去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而中国王朝所控的地方行政中心，常常设在绿洲内或附近。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1："乌垒城，在[龟兹]国东三百五十里。汉都护所理城也"。"唐贞观二十年，将军阿史那·社尔伐龟兹，虏其王而归，立其嗣子素稽为王。今安西都护府所理，则龟兹城也"。[1] 而其"都城"所在，黄文弼先生《略述龟兹都城问题》一文论道："根据《水经注》所述，龟兹城称故延城，正可理解为汉延城。其位置当在东川枝水右出处。今库车皮朗旧城，即其遗址"。"杜环随高仙芝使西域，一切皆亲历，所言必不虚，所云延城今名伊罗卢城，是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羊达克沁大城）在沙雅北六十里，而沙雅距库车白山二百二十里，减去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一百六十里"，"《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2]

对于地方名称由"龟兹"、"归兹"至"丘兹"、"丘慈"，继至"曲先"、"曲鲜"，再至"苦叉"、"库车"等阶段性变化而言，乃是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该词的"原始"语源应该非常悠久，或可上溯至于"塞种"的"龟兹人"和其所操的"龟兹语"，或与之有瓜葛的"吐火罗语"、"帕尔西语"。《皇舆西域图志》卷48："回部语言凡三种：自今哈密、辟展以西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大率相同，谓之图尔奇语。外藩拔达克山、博罗尔诸部所习者，名帕尔西语。别有和尔盎语，则惟回回祖国墨克、默德那诸部习之，与图尔奇、帕尔西语音，又复迥异。"[3]《河源纪略》卷9："帕尔西语：库，指此地而言，车，谓眢井也，其地有眢井，故名之"。"回（图尔奇）语：塔里木，谓宜于耕种之地。河旁腴可耕种，故名，即西域大河也"。[4] 既然能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词典中同时见到"Küzən"、"Kuqa"，且又以前者为"别名"，其意味着后者为迁来不

[1]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464。

[2]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1981年，页263、264、266。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8下。

久的“回鹘人”之“今称”,而前者乃唐代原住民的相对“古名”。“西突厥”汗国早在唐高宗在位时就已覆灭,“安史之乱”以后,称霸今天山南、北者盖南方的“吐蕃”王国,这“不古”的“古名”或许是由他们读音的差异而产生的新名?

相对于汉、唐、宋三朝,有元关于今库车的文字显得格外稀罕。就是向西道路曾为西夏阻断的北、南宋,也有多得多的涉及。除了不时的朝贡外,尚有该国公主下嫁唃厮啰后裔的“消息”。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7:“初,王厚、童贯统大军出熙州筛金平,于是,锡罗萨勒率众六十万迎官军。厚等谕以朝廷恩信,招纳之,不从。次湟州,与高永年分三道进师,鼓行直前,至宗哥城下,与贼战,破之,锡罗萨勒单骑遁去,伪□王等以城降。既而胜宗酋领率众来降父安儿城。寻至鄯州,伪龟兹公主及其酋豪率回纥、于阗诸族开门出降。”[1]入元,除在成宗初年曾经在该地建立多半军事性质的“都元帅府”外,其将臣的足迹几乎未曾降临过这片土地。相反,东来“华化”的人群中,甚至有精通东方“书法”史的学者。《法书考》卷首揭傒斯《法书考序》:“至顺二年,盛君熙明作《法书考》,稿未竟,已有言之文皇帝者,有旨趣上进,以备皇朝《经世大典》。事严,未及录上。四年四月五日,今上在延春阁,遂因奎章承制学士沙剌班以书进,上方留神书法,览之彻卷,亲问八法旨要,命藏之禁中,以备亲览。”“惟盛氏之先,曲鲜人,今家豫章(龙兴路)。而熙明清修谨饬,笃学多才,有文章、工书,能通诸国书,而未尝自贤,或为一时名公卿所知。”[2]

作为元代“曲鲜”、“曲先”、“龟兹”、“丘兹”等名称的比照,陈高华先生《曲先学者盛熙明》一文几乎展示了全部的资料;然而,由于该作的主题主要聚焦在“盛熙明”这个人物上,而于地名本身,只是沿用了安部健夫《西畏吾儿国史》中的“模糊”观点:“在十三世纪前半期,曲先大概是畏兀儿政权辖下的一个地区。曲先的居民应是畏兀儿人。”[3]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

[3]载《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刊本,1991年,页444、445。

近期的相关研究，尚有刘迎胜先生《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十二章《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地理研究》、第六章《海都、都哇与元朝的战争》云："苦叉（Kucha），即唐、宋之龟兹，又译作曲先（Küzən），此为苦叉的突厥语地名，今新疆库车。流经其附近的塔里木河，在元代称为塔林，明代则称为他林。苦叉与塔林河流域合在一起，称为曲先塔林，在《元朝秘史》中讹为古先塔里勒"。"笔者曾撰《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讨论曲先塔林的地望，指出曲先塔林指今新疆库车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1] 姑不论其与笔者颇有差异的"断言"是否准确，相当部分"结论"不标明详细出处的情况，不能不令人困惑。即"古先塔里勒"一词，尽管看似符合《元朝秘史》的汉译书写，可是，不知为何，就是在全文输入的电子版中，也搜索不到以上的字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2006年，页608、282。

4 傅玄序器

——琵琶起源和中世前的传播

流行中国数千年乐器之一的“琵琶”,就其起源问题,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排比、分析,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体系”:由“琴、筝、筑、箜篌”改作的“马上之乐”形成了“汉制”类型,亦“曲项琵琶”;由“弦鼗”改作而兼有前类特点的“秦汉两制”类型,亦“直项琵琶”;以及缘“五胡内徙”、“永嘉南渡”等一系列的变故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唐初重新被发现的“晋制”类型,亦“阮咸”。“曲项琵琶”当西汉后,由“乌孙”传入“龟兹”、“康国”和“天竺”;此后,当前凉、后凉和北周三个时期,又通过“龟兹”、“天竺”返传中国。至于乐器“barbat”,出现的时间要远晚于“琵琶”;因此,如果要进行渊源的追溯,不如予以“反方向”的思考。

4.1

流行中国数千年乐器之一的“琵琶”,就其起源问题,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39傅玄《琵琶赋,并序》:“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员柄直,阴阳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素手纷其若飘兮,逸响薄于高梁。弱腕忽以竞骋兮,象惊电之绝光。飞纤指以促柱兮,创发越以哀伤。时旃搦以劫蹇兮,声皦耀以激扬。启飞龙之秘

引，逞奇妙于清商。声哀内结，沈气外澈，舒诞沈浮，徊翔曲折。”[1]即使是作者所倾向的观点，琵琶非“自外”进入者，而是“由内”输出者，只不过为方便马背上演奏而进行过“改制”罢了。遣嫁的“乌孙公主”，前后有数位，最早的一位，在西汉武帝元封中。《汉书》卷96下《西域传》：“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2]

无独有偶，生活在东汉的两位作者，在追溯此种乐器的名称由来时，几乎作出了相同的叙述，而将之分别写作“批把”、“枇杷”。应劭《风俗通义》卷6《声音》：“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3]刘熙《释名》卷7《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4]入唐后，关于“枇杷”、“琵琶”的读音和释义，说者虽然并非“引用”，却也几乎与前所言如同一辙般的吻合。张参《五经文字》卷上：“枇，音毗。杷，皮巴反。”[5]顾野王《玉篇》卷16：“琵，房脂切”，“琶，步巴切”。[6]《新唐书》卷81《李瑀传》：“[李瑀]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云。”[7]前引“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而唐人白居易、宋人孔传所作《白孔六帖》卷62径作：“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上奏琵琶以慰之。”[8]由此可见，该乐器名称所自的“方言”，非“乌孙语”，乃“华语”；其最早制作者的“近世乐家”，非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下，7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903。
[3]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页161。
[4]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页107。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上。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76。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

"胡人",乃"汉人"。

与傅玄大致同一时代的石崇,也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的记录,并将此"例"推广至于西汉元帝时与匈奴"和亲"之王昭君。《玉台新咏》卷2石崇《王昭君辞,并序》:"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故改。匈奴盛请?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女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旍。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璎。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异国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宋人程大昌则以"楚调之器"含"琵琶",推衍未尝不可。《演繁露》卷13《明妃琵琶》:"琵琶所作,为乌孙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姚令威辨以为误,是矣"。"则[石]崇之《明妃诗》,尝以写诸琵琶矣。郭茂倩著为《乐书》,遂载崇此词入之楚调中。楚调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则谓明妃为琵琶辞,亦无不可"。[2]

杜挚关于"琵琶"始于"弦鼗而鼓之"的说法,同样受到了后世的关注;"弦鼗"或作"弦鞉"。郑樵《通志》卷4:"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3]《初学记》卷16:"释智匠《古今乐录》曰:琵琶出于弦鼗,杜挚以为兴之秦末,盖苦长城役,百姓弦鼗而鼓之。"[4]《文苑英华》卷71虞世南《琵琶赋》:"臣以末学闻诸前志,寻斯乐之所始,乃弦鼗之遗事。强秦创其滥觞,盛汉尽其深致。爰有达人,演兹奇器。集古今而定质,拟神明而据思。慰远嫁之羁情,

[1]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刊本,1955年,页15。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3]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民国《十通》本,1987年,页642上。

[4]北京,中华书局司义祖点校本,1962年,页392。

宽绝域之归志。”[1]逮乎隋、唐之际，此种乐器分为二大类：一为“曲项”，一为“直项”。前者“疑”为“汉制”，后者则结合“秦、汉两制”。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外15：“琵琶，号秦汉子。初，隋有琵琶，圆体修颈而小，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秦、汉所作。”[2]《旧唐书》卷29《音乐志》：“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它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3]

4.2

当高氏齐、宇文周并列于北中国之际，有好几位天子、重臣，格外热衷于“胡琵琶”的演奏。《北齐书》卷8《幼主纪》：“盛为无愁之曲，帝（齐幼主）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4]同书卷48《尒朱文畅传》：“[尒朱]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世宗戏之曰：聪明人多不老寿，梁郡其慎之。文略对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怆然曰：此不足虑也。”[5]同书卷50《和士开传》：“世祖封长广王，辟[和]士开开府参军。世祖性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由是遂有斯举，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弹胡琵琶，因此亲狎。尝谓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爱重如此。”[6]同书卷11《高孝珩传》：“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高]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86年，页320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76。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页112。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页667。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页686。

下呜咽,武帝乃止”。[1]《北史》卷92《恩幸传》:“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2]又,《文苑英华》卷751卢思道《北齐兴亡论》:“有和士开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轻薄凡猥,为衣冠所弃。武成在田之日,引为参将,闻好弹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后,便大相爱悦。”[3]

所称“胡琵琶”,显然就是前引“疑”为“汉制”的“曲项琵琶”。《隋书》卷15《音乐志》:“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寘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挌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4]暨,《梁书》卷4《简文帝纪》:“及王伟等进觞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忧愤既久,使臣上寿。帝笑曰:寿酒,不得尽此乎?于是,并赍酒肴、曲项琵琶,与帝饮。帝知不免,乃尽酣,曰:不图为乐一至于斯!既醉寝,王伟、彭儁进土囊,王修纂坐其上,于是,太宗崩于永福省。”[5]《旧唐书》卷29《音乐志》:“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6]被北魏、北周等尊为“国伎”的“西凉乐”,系“变龟兹声为之”,却又曾号“秦汉伎”。其中,不无疑惑,亟须解答。

《汉书》卷96下《乌孙传》:“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页145、14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3055。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86年,页3928下、3929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78。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08。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76。

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1]设使乃为"汉制"的"琵琶"真由"乌孙公主"携入西域，龟兹王所娶盖"乌孙公主女"，其未必不由之引进其国。更何况兹王还是个倾心于"汉衣服制度"者。非常"巧合"，该国正有该乐器"代相传习"的演奏者。《册府元龟》卷568《掌礼部作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祇，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较七声，宜若合符。"[2]"西凉乐"所用乐器，除"琵琶"外，尚有"筝"、"箜篌"、"笙"、"箫"、"鼓"等。因此，其既是"蕃乐"，也是"秦、汉乐"。

"琵琶"四弦，可是，当隋以前，却已有了"五弦琵琶"。《隋书》卷79《萧岿传》："周武帝平齐之后，[萧]岿来贺，帝享之甚欢，亲弹琵琶，令岿起舞。岿曰：陛下亲御五弦，臣敢不同百兽？"[3]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4]《乐府诗集》卷96："《乐苑》曰：五弦，形如琵琶。五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五，隔声二十，柱声一，总二十六声，随调应律。"[5]《新唐书》卷21《礼乐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6]实际上，变动弦数，成为时人形制"创新"尝试的途径。李昉《太平御览》卷584："二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二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916、3917。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6822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792。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57年，页58、59。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0上。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471。

二,隔声八,柱声一,总十一声,随调应律”。“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身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身便也。[七]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1]《乐书》卷145:“北齐李搔、李德忱素善音律,因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弦。时人称其思理。”[2]

4.3

宋人常将“五弦琵琶”之与“五弦”之“阮氏琵琶”亦“阮咸五弦”勘同。王谠《唐语林》卷8:“则周武帝所弹,乃是今之五弦可知,前代凡此类,总号琵琶尔”。“又因此而征之,五弦之号,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抚,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义矣”。[3]《乐书》卷145:“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三柱焉。唐武后时,蒯明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彻,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弹故也。”[4]这种名为“阮咸”的乐器,却是当时“考古”发现的对象。《旧唐书》卷29《音乐志》:“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明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5]《新唐书》卷200《元淡传》:“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元淡)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6]杜佑《通典》卷144:“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2631下、263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年,页274。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076。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691。

《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蒯朗初得铜者，时莫有识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淡）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为之，声甚清雅。”[1]

陈旸既涉及了晋人阮咸之“铜琵琶”、“瓦琵琶”，也提到了同是其所“造”之“月琴”。《乐书》卷134：“昔元行冲为太常卿时，有人于古冢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命工匠易铜以木，其为声虽清而雅然，亦失其故音矣。”[2]同书卷137：“晋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冢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多不识，以琴合调，大抵异器而同音也。”[3]同书卷141：“月琴，形圆，项长，上按四弦，十三品柱，豪琴之徽，转弦应律。晋阮咸造也。唐太宗更加一弦，名其弦曰金、木、水、火、土。自开元中编入雅乐用之，岂得舜之遗制欤？大中间，待诏张隐耸者，其妙绝伦，蜀中亦多能者。”[4]不过，据唐人李匡乂的追述，“月琴”即是“阮咸”。《资暇集》卷下《阮咸》：“乐器有似琵琶而圆者，曰阮咸。大历中，愚之再从叔翁司徒汧公之镇滑也，因与宾客会琴，话及斯乐，曰：往中宗朝，元宾客行中（冲）[淡]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冢获其铜铸成者献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为之，音韵清朗，颇难为名，权以仲容（咸）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号，况阮云昔贤，岂可以名氏而号乐器乎？其形象月，其声合琴，目为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旧名呼，今人以为李崖州（德裕）在相日所号，非也。”[5]

宋、元人多认同“阮咸”即“月琴”的说法。孙奕《示儿编》卷15《因物得名》：“阮咸作铜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因名琵琶作阮咸，又改为月琴。唐《元僧传》。”[6]《说郛》卷102杨维桢《除红谱》：“古之君子，凡有所撰造，必系以姓氏，使后世知所起也。晋阮咸氏尝作月琴，世遂谓

---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753中。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5〕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页24、25。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

之阮咸。"[1]高承《事物纪原》卷2《乐舞声歌部》:"或谓[阮]咸丰肥,创此器以移琴声,四弦、十三柱,倚膝搋之,谓之擘,以代抚琴之艰也。今人但直曰阮也。"[2]"阮咸"可简作"阮",则令人联想也是一位"太宗"所改造的"五弦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至道元年十月乙亥,上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二十七卷,俾太常乐工肄习之,以备登荐。乙酉,出琴、阮示近臣,且谓之曰: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未尽。琴七弦,今增为九弦,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今增为五,曰:金、木、水、火、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以下皆听,由是中外献歌诗颂者数十人。"[3]同书卷80:"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己卯,出太宗?艺集并亲制乐曲九弦琴五弦阮谱付史官及太乐署"[4]。

《元史》卷71《礼乐志宴乐之器》:"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轸,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火不思,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5]"如琵琶"的"火不思",又作"浑不似",并传有字面可解的"典故"。俞琰《席上腐谈》:"琵琶,又名鼙婆。唐诗琶字皆作入声音弼。王昭君琵琶怀肆(坏,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胡拨四。"[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7]明人方以智也曾见过名称为其音转之"琥珀词"、"吴拨四"的乐器,并将之与"秦汉子"相提并论。《通雅》卷30《乐器》:"[以]智见今山陕、中州皆弹琥珀词,其制似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1988年,页4672下。

[2]北京,中华书局,金圆、许沛藻点校本,1989年,页98。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页317上。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页705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1772。

[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页5。

[7]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59年,页349。

之，盖浑不似之转语也。《[文献]通考》(卷197)曰：琵琶修颈而小，曰秦汉子。今京师有吴拨四、土儿密失、叉儿机等。俞琰曰：北地琵琶，昭君笑曰：浑不似；遂讹。"[1]犹如"琵琶"有"铜"制者，"浑不似"也有"镔铁"制者，而其出自"回回国中"。杨瑀《山居新语》卷2："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余每询之铁工，皆不能为也。今归平江巨室曹氏。"[2]

4.4

世传"琵琶"演奏者，除"乌孙公主"刘细君、"匈奴阏氏"王昭君外，系时最早，无论"死"、"活"，都是三国吴、魏管下之人。干宝《搜神记》卷16："吴赤乌三年，句章民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数十曲，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3]《太平御览》卷583："《文士传》曰：孔辉善弹琵琶，吴归命，恒使为乐。"[4]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4："《三辅决录》曰：游楚表乞宿卫，拜驸马都尉。楚不学问，性好游遨音乐，及畜歌者，琵琶、筝、笛每行来，将以自随。"[5]南方的"荆州"、"广州"亦今湖北荆州市、广东广州市，分别在司马氏晋、刘氏宋响起该种乐器的声律。刘敬叔《异苑》卷3："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每教令学人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顾问，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听辄移时。"[6]同书卷6："晋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已久，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下。

[2]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余大钧点校本，2006年，页212。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2628上。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绍楹校注本，1982年，页788。

[6]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传世藏书》本，1996年，页31。

无宜干突。始悟是鬼。"[1]

截至隋末,"琵琶"或"五弦琵琶"还出现在杨氏"本土"以外的地区。其一,"葱岭"迤东,涵盖在今新疆库车县的"龟兹"、在今吐鲁番市的"高昌"、在今喀什市的"疏勒",以及自且末县至青海共和县广阔区域的"党项"等。《隋书》卷15《音乐志》:"开皇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鉴。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监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2] 同书卷83《党项传》:"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3] 《旧唐书》卷29《音乐志》:"龟兹乐,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拔一,贝一。"[4]

其二,"葱岭"迤西,涵盖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康国"、在今布哈拉(Bukhara)的"安国"等。《魏书》卷102《康国传》:"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5] 《隋书》卷15《音乐志》:"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只。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王鼓、和

[1]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传世藏书》本,1996年,页31。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79、380。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845。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71。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281。

鼓、铜拔等十种。”[1]

其三，“南亚”，涵盖今巴基斯坦、印度大部分的“天竺”以及在今印度比哈尔的“西舍利”等。[2]《旧唐书》卷29《音乐志》：“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3]《十六国春秋》卷73：“其（天竺国）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鼓等九种。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4]《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外15《音乐门》：“西舍利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以其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5]

其四，“东南亚”，涵盖在今泰国西南部的“哥罗”、在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在今柬埔寨中部的“扶南”等。《新唐书》卷222下《盘盘传》：“其东南有哥罗，一曰个罗，亦曰哥罗富沙罗。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蠡。”[6]《隋书》卷82《林邑传》：“其国（林邑）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址同。以砖为城，蜃灰涂之，东向户。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丫叶席。”[7]《乐书》卷129：“扶南、高丽、龟兹、疏勒、西凉等国，其乐皆有蛇皮琵琶。以蛇皮为揩，厚一寸余，鳞介具焉。亦以楸木为面，其掉拨以象皮为之，图其国王骑象，象其精妙也。”[8]

其五，“东北亚”，涵盖在今吉林、辽宁中东部和朝鲜的“高丽”、在今韩国东部的“新罗”等。《隋书》卷15《音乐志》：“高丽歌曲有芝栖，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80。

〔2〕《新唐书》卷222下《骠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页6308：“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69。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300。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832。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2《乐志》:"琵琶,与唐制度大同而少异,亦始于新罗,但不知何人所造。其音有三调:一宫调,二七贤调,三凤凰调,共二百一十二曲。"[2]

4.5

根据前文的考述,可知"琵琶"的起源和早期的演化如下:由"琴、筝、筑、箜篌"改作的"马上之乐"形成了"汉制"类型,亦"曲项琵琶";由"弦鼗"改作而兼有前类特点的"秦汉两制"类型,亦"直项琵琶";以及见于晋《竹林七贤图》中的"秦制"类型,亦"阮咸"。由于这末一类"秦制"的命名,多半是因为"猜度",不妨将之称为"晋制"。也就是说:逮至司马氏南渡之时,中国及周边实际上存在着以上同样源自"华夏"本土的三种类型"琵琶"。"曲项琵琶"当西汉后,由"乌孙"传入"龟兹",再传入"康国"和"天竺",而在"河西"以东不甚流行。从地理上分析,"高昌"、"疏勒"、"党项"乃"龟兹"近邻,"安国"乃"康国"近邻,"西舍利"乃"天竺"部分。"直项琵琶"当三国时,由"雍州"传入"扬州",此后,又传入"荆州"、"广州"。"林邑"、"扶南"、"哥罗",便是这一流播过程的继续。而海道经"新罗"向"高丽",或许是其又一输出途径。而"阮咸",却缘"五胡内徙"、"永嘉南渡"等一系列的变故,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唐初重被发现。而"龟兹"的特殊性,满可以从其演奏"名家"辈出中得到更深的领会,甚至在商人的行列中,也有卓越的授业老师。[3]

"曲项琵琶"的回传"中国",或归于"天竺"之向"凉州"政权亦张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380。

[2]首尔大学校藏朝鲜奎章阁刊本,页8下。

[3]《旧唐书》卷29《音乐志》,页1069:"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

氏“前凉”贡献“伎乐”。《隋书》卷15《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1]而“后凉”吕氏政权,又曾兵临远隔大漠的龟兹,从那里获得当地的艺人,当然也包括其日常使用的乐器。《册府元龟》卷570《掌礼部夷乐》:“后梁(秦)吕光既灭龟兹,因得其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觱篥、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溪娄鼓、铜鼓具等十五种。”[2]再后,北周武帝娶突厥公主,缘“来媵”形成又一次引进高潮。《旧唐书》卷29《音乐志》:“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3]由于相隔数个世纪,昔日“汉制琵琶”西去的掌故已经被东土遗忘,所以,追溯其起源,自然只能是“出自胡中”的“胡琵琶”了。至于“浑不似”的传说,既可能是乃为“南人”作者的揶揄编造,也更可能是“色目人”中所有“故事”的记录。如果真是后者,兹乐器也应属于“汉制”之“返”,而非“回制”之“引”。

丘琼荪、隗芾《燕乐探微·琵琶》:“张骞凿空,通西域,带回来的东西有苜蓿、葡萄、安石榴等。关于音乐部门,则止知有横吹曲《摩诃兜勒》一曲(或作二曲),不闻有琵琶。然则,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也许在张骞了”。“经过北朝,复由隋代至唐代,曲项琵琶传入已久,并且大为流行。这种乐器,也称之为琵琶。那些原来称琵琶的直项乐器,反改称为秦汉子或阮咸,把琵琶二字,奉让给后来者,自己一无保留了”。“屈茨一作屈支,见《大唐西域记》,即龟兹的异译,他译名尚多,不备述。陈旸《乐书》、郑樵《通志》都不解屈茨之义,以为为屈茨之形,望文生义,实误”。[4] 以上论断,西汉不曾有“外地来”的“琵琶”,“屈茨琵琶”即“龟兹琵琶”等皆可采信。唯以“直项琵琶”为“阮咸”,可谓大谬不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1988年,页379。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6860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69。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89年,页102、103。

然:前者隋所“仍”有,后者由唐挖掘所得,“莫有识者”,两者何能为一?而赵氏宋太宗更“四弦阮”作“五弦阮”,仅用于宫禁演奏,在民间者仍然依旧。赵与时《宾退录》卷9:“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与时窃闻今禁中女乐别有所谓阮,其制视民间者绝不同,且甚大,须坐而奏之。乡人郭子云(应龙)守南安[军],时大庾令之妇,乃出宫人,能为此。郭盖亲见之。”[1]

赵维平先生于《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一文写道:“在和田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四弦的曲项梨形琵琶”,“这种曲项琵琶实际上在天山北麓的龟兹古国也曾少量出现。据此可以推定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即天山南北两地曾出现过较为分明的两种不同文化现象。也就是说龟兹古都以五弦直项为主,而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则以四弦曲项为中心的不同文化形态”。“六至七世纪的萨桑朝曾出现过一种四弦的琉特琴,叫 barbat,而此词与公元一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希腊的 barbiton 在语言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又认为其语源可追溯到梵语 baharbius,意为强烈地拨弦”。[2] 姑不论作者于地理概念混淆,“龟兹”在天山南麓,“于阗”在昆仑山北麓;“考古”所得实物毕竟有限,如何可以一代万?乐器“barbat”出现的时间,要远晚于“琵琶”一词出现的时间;因此,与其说其在语言上与相隔5个世纪的“希腊”乐器有关,倒不如说与自6个世纪前由中国传至中亚后一直延续的“龟兹”乐器更有关。洪迈《容斋随笔》卷1《司字作入声》:“以琵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忽闻水上琵琶声是也。”[3]以辅音为音节尾音的入声字转音写作“bar”,对照唐或唐以前的“规矩”,都是合适的。

---

[1]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页105。

[2]载《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刊本,2006年,页73、74、75。

[3]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5年,页13。

5　木杯渡河

——杯渡的行迹与唐、宋士人

生活在南北朝之际的“杯渡”，可说是一个行迹十分“怪异”的高僧。其在世时间，如果完全相信现存的记载，则自后秦弘始末的前40年至萧天监初，长达130年之久。无论如何，当其传法之时，“禅宗”东传的“祖师”菩提达摩尚未到达江东、中原，所以，不能将之归于该门派。纵观其人的个性，充分体现游戏人生、嘲噱世俗的精神和没有束缚、没有戒律的自由境界，或许正是这些内容，他获得了中世纪前期中国人的“潜意识”喜爱。唐、宋代众多歌颂、赞美，应该就是这种个人心理与社会要求相悖逆的文化蕴含的反映。而体现对这位高僧的追思缅怀，不仅有属于“文学”类的盖、文，同样也有属于“艺术”类的绘画、雕刻。

5.1

生活在南北朝之际的“杯渡”，可说是一个行迹十分“怪异”的高僧。李昉《太平广记》卷90《杯渡》：“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缕，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或着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圈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步，至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

坐,置圜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圜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圜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噉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圜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1]

"孟津",今孟州市南,"瓜步",今六合县东南瓜埠,分别为"河"、"江"重要津渡。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4《河阳城、三城、中潭城》:"南城在河阳县西,四面临河,即孟津之地,亦谓之富平津。"[2]同书卷13《瓜步、六合》:"真州东行五十里,可至瓜洲,以向镇江;西行六十里,可至瓜步,以向建康。"[3]"广陵",为郡,今扬州市。《晋书》卷15《地理志》:"[汉]景帝改吴为江都,武帝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改江都为广陵。"[4]所称"京师",显然指的是东晋、南朝宋的首都建邺、建康,今南京市。延贤寺,正其城东的"蒋山"亦"钟山",今紫金山。《梁书》卷40《到溉传》:"蒋山有延贤寺者,溉家世创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无所取。"[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0:"蒋山,古曰金陵山,县之名,因此山立。汉《舆地图》名钟山,吴大帝时,有蒋子文发神验于此,封子文为蒋侯,改曰蒋。"[6]当其耽留于"彭城"亦今徐州市时,后秦君主姚兴的臣子、佛籍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尚在世间。《晋书》卷95《鸠摩罗什传》:"杯渡比丘在彭城,闻[鸠摩]罗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

---

[1]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590。又,祖无择《龙学集》卷14《西斋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上:"予读《高僧传》,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时人莫测之,但见以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传因事当指名之,可云师,或云和尚,或以杯渡两字呼之,亦可辨矣,而乃十余处,全只称度,似实单名者,此误为矣。亦犹今之鄙俗,有谈开元、天宝时事指明皇自称宗者,可绝倒矣。"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451。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569。

[6]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12下。

三百余年，相见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9：“[汉]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寻复为楚国。自汉以来，或理彭城，或理下邳。”[2]

“杯渡”之“神奇”处，乃在于数度“死而复生”。《太平广记》卷90《杯渡》：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皆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圈，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圈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熟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贝亲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饿者，渡手弄反复，还投水，游活而去。”[3]

除了真幻难辨的“法术”外，“杯渡”尚有“分身”的本领。《太平广记》卷90《杯渡》：“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乡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502。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223。

[3]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591。

钝,可为磨之。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然”。“[朱灵期]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径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1]“孔宁子”,《南史》卷23《王华传》:“先是,会稽孔宁子为文帝镇西咨议参军,以文义见赏;至是,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元嘉二年,宁子卒”。[2]

5.2

根据具有“系年”的文字,“杯渡”于元嘉三年至五年间屡次与人治疗疾病;其间,这位往往出人意料的比丘,又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太平广记》卷90《杯渡》:“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记。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

[1]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591、592、59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26。

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1]

"齐谐"不详,唯刘氏宋同时有"志怪"类书与之同名。《隋书》卷33《经籍志》:"《齐谐记》,七卷,宋散骑侍郎东阳元疑撰。《续齐谐记》,一卷,吴均撰。"[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5:"《续齐谐记》一卷,陈氏曰:梁奉朝请吴均撰。《齐谐》志怪,本《庄子》语也。[《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志》,今不传,此书殆续之者欤?"[3]李昉《太平御览》卷479《人事报恩》:"东阳元凝《齐谐记》曰:富阳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着一短芦,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绳系此芦着船头,蚁缘绳出。中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不慎堕江,惭君济活。仆是蚁中王,君若急难之日,当见告。后昭遇事系狱,蚁穴狱,昭遂得脱。"[4]"吕道惠",《梁书》卷53《范述曾传》:"范述曾,字子玄,吴郡钱唐人也。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5]"赤山湖","覆舟山",分别在今句容县南、南京市西。《元和郡县图志》卷25:"赤山湖,在[句容]县南三十五里"。"覆舟山,在[上元]县东北十里,钟山西足也,形如覆舟,故名。宋元嘉中,改名玄武山,以为乐游苑"。[6]

"杯渡"的足迹所至,如以唐代地方名称论,至于"河北"、"河南"、"淮南"、"江南"和"岭南"。除前见外,释道世《法苑珠林》卷76《咒术篇》:"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萎者,渡手弄反复,还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嗔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既碎败,不复见牛。渡亦

---

[1]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59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980。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页1756上、中。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3年,页2196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69。

[6]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598、594。

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返京师"。"渡犹停都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1] "吴郡"亦唐"苏州",今苏州市;"剡县"亦宋"嵊县",今嵊州市;"松江",今吴淞江。三者同为自"建康"前往"天台山"即今天台山路途所经。《嘉定剡录》卷1:"宋宣和三年,方腊平,改剡县为嵊县。"[2]李翱《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辛未,济大江,至润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苏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窥剑池,宿望梅楼,观走砌石,将游报恩,水涸舟不通,无马道,不果游。乙酉,济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败。戊子,至杭州。"[3]暨,《元丰九域志》卷6:"桂月峰(太平州当涂县),梁杯渡师经行之地也。"[4]其卷9:"杯渡山(现广州东莞市),世传杯渡禅师渡海,来居此山。"[5]而后者,大概就是其"交、广"之行的所经地点吧?!

"杯渡"曾经挂褡的寺院,似乎尚有唐雍州(今西安市)天中、润州(今镇江市)甘露、潭州(今长沙市)道林等寺。《全唐诗》卷65苏味道《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藩戚三雍暇,禅居二室隈。忽闻从桂苑,移步践花台。敏学推多艺,高谈属辩才。是非宁滞着?空有掠嫌猜。五行幽机畅,三蕃妙键开。味同甘露洒,香似逆风来。砌古留方石,池清辨烧灰。人寻鹤洲返,月逐虎溪回。企躅瞻飞盖,攀游想渡杯。愿陪为善乐,从此去尘埃。"[6]《文苑英华》卷238卢肇《题甘露寺》:"北固岩端寺,佳名自上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曙色烟中灭,潮声日下来。一隅通雉蝶,千仞耸楼台。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福庭增气象,仙磬落昭回。觉路花非染,流年景谩催。隋宫凋绿草,晋室散黄埃。西蜀波湍尽,东溟日月开。如登最高处,应得见蓬莱。"[7]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2]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道光刊本,页7197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2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武英殿聚珍》本,1966年,页1199上。

刘长卿《刘随州集》卷4《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遥从树杪回。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野雪空斋掩,山风古殿开。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惆怅湘江水,何人更渡杯?”[1]李白《李太白集》卷14《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2]

5.3

自从南朝末年出现首例以后,“杯渡”一词成了高僧特别是“云游”中的高僧的代名词。《文苑英华》卷785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是以飞锡遥来,渡杯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3]在唐,无论孟浩然,还是杜甫。《孟浩然集》卷2《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尊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4]《全唐诗》卷227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何年顾虎头?满壁画瀛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钖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5]在宋,无论王禹偁、杨亿。《小畜集》卷11《赠省钦师》:“善八分,太宗召于殿上书数行,赐紫。旧隐何年别翠微?瀑泉声入锁禅扉。御前曾写八分字,天上特宣三事衣。灯照夜庵霜后冷,鼎烹秋菌雨中肥。终归五老峰边去,杯度长江一锡飞。”[6]《武夷新集》卷4《表玄师归缙云,有怀故雄阁黎,成转韵六十四句》:“口占成尺题,手泽着纸尾。亲遣上足师,浮杯渡江水。云朵摇笔精,玉音锵里耳。遗我方石枕,斑文剪霞绮。谕我求菩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武英殿聚珍》本,1966年,页4149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1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
[6]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绍兴刊本,页808下。

提,心坚正如此。怆然悲梦形,汍澜泪盈眦。上足今去归,焚修益勤止。当续祖灯明,无令莲社死。"[1]

宋士人习惯在"方外友"送行的诗、文中借用"杯渡"的典故。林逋《和靖先生集》卷4《送式遵师谒金陵王相国》:"杯渡当过白露滩,石城春气尚微寒。公台谒罢如乘兴,试访南朝事迹看。"[2]余靖《武溪集》卷1《送希昱上人永嘉觐亲》:"阊阖西风高,振锡吴门去。三江碧浸天,惟持一杯渡。败叶梧桐秋,云中永嘉树。借问何言归?亲齿桑榆暮。再怀生育仁,聊为馨洁具。聆师金石词,郑重加钦慕。陆梁原上兽,群居先识母。嗷嗷林中鸟,敛翼受子哺。"[3]宋祁《宋景文集》卷17《送僧游越》:"越绝天长晓雾低,若邪云树蔽春晖。江龙浪稳迎杯度,岩虎蹊空避锡归。晨饭聚香斋品洁,夜盆沈漏睡魔稀。玉珰谁望西来气?五叶花开祖有衣。"[4]沈辽《云巢编》卷1《送智印师还会稽》:"上人远来过,高谈纾所闻。天上曼陀华,吾知悦清芬。至理有神仙,会为贝多文。法力浩无边,谅能抗三军。鼎新布金地,檀施咸欣欣。翩然揖归袂,吾固殊其群。浮杯渡天堑,归路稽山垠。昨夜一尺雪,佳气生锄耘。拥毳可待饱,尚应事修熏。后会复何时?相望此江濆。"[5]王洋《东牟集》卷4《送宝觉禅师》:"夏浅春余宇宙清,溪山千里送君行。今宵柳岸半轮月,何处花村飞锡声?衣挽岭云犹带湿,鹤随杯渡不须惊。江头一线轻帆急,稳压鲸波气自平。"[6]

除了惜别的感情,字里行间透出内心的敬意。韦骧《钱塘集》卷7《送深阇梨之越开讲》:"家世事簪绅,方袍早出尘。盖书捐旧习,戒律悟前身。杯度吴川雪,经翻越峤春。逆知专讲席,着意警迷津。"[7]梅尧臣《宛陵集》卷18《送叔昭上人附施屯田归宣城》:"瓶巾过江去,远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嘉庆刊本,页228上。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页175上。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页54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5]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页459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2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

托故人船。借问风涛势,何如杯度年?"[1]苏轼《东坡集》卷27《和郭功父韵,送芝道人游隐静》:"观音妙智力,应感随缘度。芝师访东坡,宁辞万里步?道义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穷半世间,又欲浮杯渡。我愿焚囊钵,不作陈俗具。会取却归时,只是而今路。"[2]孙觌《鸿庆居士集》卷2《静老容安庵》:"云嘘翠扑肤,山拥青入户。祇树给孤园,桃源武陵路。一从振履还,不复乘杯渡。倚墙扪虱坐,挥麈送鸿去。水涵楼影交,风敛花气度。把茅便有余,不要黄金布。"[3]许纶《涉斋集》卷9《送俊老再住惠因》:"天台自是金仙窟,而况师曾住惠因。祖令全提余作略,旧营重按想精神。绝怜老宿参辰象,何限名蓝甲乙人?若遇毒龙师摄取,经行杯渡熟知津。"[4]张嵲《紫微集》卷6《赠相僧杨懒散》:"邂逅湖傍寺,翻然还语离。春风飞锡远,暮雨渡杯迟。渺渺孤云意,翩翩野鹤姿。百年堪几别?何处重相期?"[5]

与唐人相似,宋人也特别缅怀"杯渡"这位高僧,特别是在其游踪所至的"徐"、"扬"、"杭"、"广"等州。释道潜《参寥子集》卷3《自彭门回,止淮上,因寄子瞻》:"朅来淮上卧萧宫,回首人间万事空。院静水沉销薄幔,睡余寒日耿修桐。南山访古思杯渡,北海谈经忆孔融。寂寞蒹葭霜雪后,何时重倚玉青葱?"[6]谢翱《晞髮集》卷4《登广陵寺塔,望南高峰,寺碑记太宗潜藩时事》:"城池风烟杯度僧,广陵孤塔悬昼灯。塔灯上齐南高云,南高峰颠祠歙神。灵旗萧萧卷清雨,结喉巫阳能楚语。回望人烟塔峰北,惟有空城临水浒。"[7]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25《顷与徐美祖、汪养源同游杯渡道场。余来钱塘,而二君再游,以盖见寄》:"当年三士各清狂,下马同寻古道场。人在诸峰朝着屐,天教我辈夜分床。胜游已是成陈迹,晚路何堪更异乡?闻道重来若相忆,为君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正统刊本,页649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6]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页777上。
[7]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108上。

日转九回肠。"[1]曾丰《缘督集》卷4《寄题仰止亭,并序》:"东莞董嵯郑君,少修文业,壮就武阶,嵯烹余暇,追寻杯渡故迹,于其山创亭,曰仰止,志屑洁也。撙斋老人庐陵曾某,推广杯渡学,为盖以充君之志焉。""睥睨大海如江然,杯渡佛轻篙渡仙。休负知津惟我是,且从登岸看谁先?杯渡之杯人所怪,大块中含几沙界?或云芥纳须弥山,细视芥焉杯则大。"[2]

5.4

在"杯渡"和尚诸"道场"中,当北、南宋,虽经兵燹中断,特数当年李白临访的"南陵县"的"隐静山"之"普惠寺"香火最为繁盛。张孝祥《于湖集》卷13《隐静修造记》:"平时江东法席之盛,建康曰钟山,当涂曰隐静,宛陵曰敬亭。敬亭,黄蘖之所居;而钟山、隐静,则又志公、杯渡托化之地。山川形势,略相甲乙。建炎之兵,敬亭独存,钟山、隐静则瓦砾之场也"。"惟隐静介居繁昌、南陵之间,地瘠民穷,而无大檀施,山又深阻,寻幽好奇之士不至。妙义禅师道恭,绍兴甲子(十四年),自大梅来,披荆棘、辇粪秽,由尺椽片瓦之积,至于为屋数百千楹,土木之工、金碧之丽,通都大邑,未有也"。[3] 周必大《周益公集》卷171《南归录》:"干道壬辰(八年)四月庚申早,隐寺人至,挈家行十里,至寺,五峰不高,而形势环抱,本梁朝杯渡禅师道场。禅师谥慧严,寺名普惠,邃廊杰阁,江东之巨刹,隶太平州繁昌县。寺后三百步,碧霄峰下有泉出石中,流入寺,濺濺有声,且给烹煮、灌溉。长老行机,台州人,颇为僧徒所推,有众三百"。"出寺观卓锡泉,夹道林中,王孙累累。然行近里许,至梦堂前,上蓝长老彦岑在焉。又半里,登杯渡塔,乃升车,由南陵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3]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页641上。

路行十里，落路过赵家步，已见星矣”。[1]

“隐静山”之“普惠寺”中的建筑，最为闻名者，乃分别收藏“御书”、安置毗卢遮那像的“御书”、“毗卢”二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5《隐静山新建御书、毗卢二阁记》：“并江而南，自建业历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隐静，介于句曲、九华之间。初无奇形异态，以峻拔表见于外，而涧壑逶迤，草丰木茂，五峰错立，如高人胜士，超然迥出于埃壒，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栋宇宏丽，佛事焕列，足以称其山。寺之长老，曰妙义大师道恭，当干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腊矣。禅学疏通，而持律严甚，足以称其寺”。“而寺故有阁，藏三朝御书百有二十轴，规制卑陋，不足妥宸章宝墨之重”。“于是，鸠工庀材，夜以继日，岁十二月乙未，阁亦新焉。先是，阁之建，实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为之记，谓其甲于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则其兴造加于旧，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来言曰：以楹数之，从衡为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为七十尺；中以庋御书，后为复阁，以安毗卢遮那之像。左右飞阁道，壁涌千佛，栏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礼，围绕在我教中。毗卢遮那广大楼阁等，一切处使，昧者于此，不劳弹指，同入如来大光明藏，而云汉昭回，炳耀大千，实我导师矣”。[2]

“隐静山”之“普惠寺”的不少僧人，与士宦有密切的来往。《宛陵集》卷36《送达观禅师归隐静寺》：“栗林霜下熟，归摘御穷冬。带月涉溪水，过山闻寺钟。未嫌云衲湿，已喜野人逢。且莫似杯渡，沧波无去踪。”[3]王之道《相山集》卷12《示隐静恭老》：“游山何敢避泥涂？恰值催花夜雨余。杯渡已知无用楫，马行今信不更车。数声鸣鸟过庭际，一派飞泉赴壑初。正欲寻师问心法，却惊行色逼钟余。”[4]当然，士宦也免不了前来探访。喻良能《香山集》卷6《题隐静寺》：“杯渡已仙去，兹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钞本，页502下。“杯渡塔”，李弥逊《筠溪集》卷11《杯渡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青松转路头，白塔枕山肋。锡飞归上方，杯渡空尘迹。真源不可取，香火供晨夕。客至亦忘言，荒庭秋草积。”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下，7上。

[3]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正统刊本，页787下。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页401上。

山余胜踪。傍云开广殿,夹道荫长松。幽洞秋含雾,清溪冷浸峰。老僧如宿昔,一笑喜相逢。"[1]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书隐静寺壁》、卷18《游隐静往反》:"篮舆初半涂,飞雨欲无路。到山臂屈伸,赫日照窗户。山灵太孤介,深厌俗尘污。雨似难客来,晴似推客去。书生林泉意,此癖端有素。俯眉红尘中,正以五斗故。堇堇三径资,渠须毕婚娶。出既非得已,归亦奚早暮?他年五湖舟,何殊一杯渡?卷舒吾自由,谁招复谁拒?丙申秋,入隐静,未到,雨甚,苦行,既到,遽晴,迫官事即去,感而作"。"烟树云生若有无,行舆咿轧路盘纡。小风弄雨晴还落,身在龙眠水墨图"。"一随俗驾走红尘,松竹生愁鹤怨人。杯渡老师相悉否?野僧心地宰官身"。[2]

"隐静山"之"普惠寺"的主持,常常敦请其他寺院的高德前来充任。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前44《请悟老住隐静疏》:"碧霄胜地,杯渡道场。乃东南第一丛林,真佛祖第三境界。宜得毗耶之士,重开薝卜之花。啐啄既同机缘,斯在悟公长老。月涵众水,雨泽群生。烂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宝。诸圣几回推去?高情惟务退藏。虽巨浸明珠,自谓韬光之得便;然疾风劲草,因应有目之难逃。法已在兹,理容必致。何劳飞锡?见成行道之区;愿副倾心,同罄后天之祝。"[3]《江湖长翁集》卷39《请机简堂再住隐静疏》:"桑下作三宿留,孰知非住?佛法在一切处,拈起重新。世未免过现心,我自无去来想。某人法门标榜,祖籍栋梁。喉中作金毛声,指端现无缝塔。一色打临济鼓笛,舌下风生;十载坐杯渡道场,学者蚁慕。虽万年龙象,力挽而少驻;然五峰猿鹤,犹觊于归来。暮鼓晨钟,前日见成调弄;拈槌放拂,入手更觉精神。速来和一钵之歌,要惊裂群魔之胆。不须拟议,便请承当。"[4]吴芾《湖山集》卷4《忠侍者自隐静来,既归觅盖,因述其意以赠之,自可呈似简堂老师也》:"上人手持隐静书,示我刊成送行句。飘忽如云不可留,又归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页117上。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338下,511上、下。
[3]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页103上。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585上。

隐静山中去。自谓为僧亦有缘,获事老师非易遇。第念学道须徧参,要证此心归宿处。"[1]

5.5

纵观"杯渡"和尚的行迹,初自北中国的"冀州"转"孟津"渡"大河"而南,到达南朝的首都,"时可年四十许"。继二渡"大江"而北,逗留于"广陵"、"彭城",而自诩与鸠摩罗什"戏别三百余年"。再回至南朝首都,寻南游"天台山"。又于宋元嘉五年,辞别众人,前往"交、广"。关于其最后的"结局",根据唐初人段成式的说法,梁武帝在位时,于皇宫中被误杀。《酉阳杂俎》卷续4《贬误》:"俗说沙门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杀,阍者误听,杀之。浮休子云:梁有槛头师,高行神异,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槛头师至,帝方棋,欲杀子一段,应声曰:煞。中使人遽出斩之。帝棋罢,命师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杀,已法之矣。师临死曰:我无罪,前生为沙弥,误锄杀一蚓,帝时为蚓,今此报也。"[2]鸠摩罗什的卒年,虽不甚清晰,却也在后秦姚兴君临之后。即使从后者在位的最后一年弘始十七年亦公元415年算起,截至于梁武帝在位的最早一年天监元年亦公元502年止,中间也有87年,加上之前的40年,关于其传闻生活的时间,竟然超过127年之久。由此看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有二:一是"杯渡"确实长寿如此;二是当真"杯渡"化灭之后,又有人沿用其称号,装扮其模样,借用其道术,承袭其行事。

在佛学门派方面,后世人都将"杯渡"归之于"禅宗"。[3] 除《元丰九域志》的作者王存等外,李华《李遐叔集》卷2《法云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相乘,谓之七祖,心法传示,为最上乘"。"其余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刊本,页672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1年,页234。

[3]吴芾《湖山集》卷10《昔杯渡禅师自西域开山隐静,止携五叶松来。岁月既远,余求此山中之松,已化为乌有矣。护国远老知余此意,偏搜之天台山中,得于玉霄峰下,移以见饷,遂为林下之光,因诗以谢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杯渡移从西域来,一枝五叶翠成堆。谢师致此为吾寿,使向湖山深处栽。"

则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悛赫连之暴;净检尼部之初,昙柯律藏之始。道安垂范,罗释诠译。惠远、道生,阐教于庐匡;杯渡、宝志,着异于江浙"。[1] 不过,究其生活的年代,乃在该支东传的"祖师"菩提达摩到达江东、中原之前;换言之,当"杯渡"行道之时,中国尚无"禅宗"的流派。《太平御览》卷658《禅》:"迦叶传阿难,阿难传商那和修,自此转相传授,至般若多罗并佛二十八师,般若多罗传菩提达摩。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也。梁普通中,泛海至于广州,后过江上、嵩山少林寺。达摩传惠可,惠可传僧璨,隐于皖山。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惠能住韶州曹溪,是为六祖。"[2]就其精符咒、究法术以及曾上"天台山"朝拜,而"天台宗"祖师亦被称作"禅师"言,或许是该门派的最早先驱!? 释普济《五灯会元》卷2:"天台山修禅寺智者禅师,讳智颤,荆州华容陈氏子。在南岳诵法华经,至药王品,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于是,悟法华三昧,获旋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3]

从唐、宋及后世众多的相关赋咏,不难理解"杯渡"形象在中世纪前期中国人心中的偏爱,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中若干悖逆但合理的蕴含之一。秩序、规范,乃是不时渗透古代东方社会的核心理念;然而作为个人,无不在"潜意识"中渴望没有束缚、没有戒律的自由。"杯渡"为人,"带索褴缕,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饮酒噉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正是这种"境界"的体现。而其游戏人生,嘲噱世俗的精神,似乎很能得到这个较多严肃而较少幽默的文明古国居民的共鸣。《太平广记》卷90《杯渡》:"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嗔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4]智慧中捎带狡狯,侮弄时隐藏劝诫,也只"有识之士"才能感受深刻。《东坡集》卷29《游中峰杯泉》:"石眼杯泉举世无,要知杯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9下。

[2]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涵芬楼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2938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5下。

[4]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591。

度是凡夫。可怜狡狯维摩老,戏取江湖人钵盂。"[1]而其张扬炫耀的风格,也与儒家的"谨重"混不相合。张守《毗陵集》卷10《跋龙眠渡水罗汉》:"大士游行世间,方便接物,初无以异于人,奚必只履腾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狯变化,以惊世骇俗哉?"[2]刘克庄《后村集》卷102《王摩诘渡水罗汉》:"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际,谨重如彭祖之观井,曷尝以芦渡、杯渡为神哉?"[3]

体现对"杯渡"和尚的追怀,不仅是属于"文学"类的诗、文,同样也有属于"艺术"类的绘画。《册府元龟》卷841《总录部文章》:"苻蒙,幼聪慧好学。父习,为常山偏校,尝遣与文士共处。年十二,游佛寺,见壁画有杯渡道人,因题其腹曰:都缘心似水,故以钵为舟。人稍推之,由是笃意吟咏,经亭榭、祠庙之间,皆削秭染翰,题盖而去。人爱其速成,往往传诵。"[4]《太仓稊米集》卷3《游衡廊山》:"山中有梁武帝、杯渡禅师像。瀛渤从来是一沤,何妨飞锡到中州?解将瓶钵横云海,懒向秦淮障逆流。"[5]同书卷43《止老画杯渡赞》:"止公道人,以墨为戏。作杯渡之一叶,绝鲸波之万里。盖以钵为船,以笠为帆,揽冠缨为捍索,植柱杖为桅竿。势若飞动,而起灭于云涛之颠。"[6]甚至还有精微的雕刻,吕本中《东莱先生集》卷5《晁叔用得古镜二,一以遗法一上人,澄澈可爱,底水隐然,蜃楼突起。又作杯渡禅师像,翩然衣动,正在中流间也。一求记于予,因为作歌》:"晁郎高居卧冰雪,得此悬空两秋月。已将屋角倒魑魅,更与人间洗炎热。一月团团如扇面,一月菱花光掣电。怜君囊中一物无,意欲分君托方便。菱花入袖世莫识,空堂夜留疏雨滴。天生宝气有期会,复恐藏去终无益。君行万里寻剑术,山精唤君君莫出。寒泉百尺傍枯树,狡兔九月投霜鹘。"[7]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页11上。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9977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7]《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刊本,页4下。

6 香出炎州

——中国本土所产零陵香考辨

乃为数量不多的中国土产“香料”之一的“零陵香”,在指代与“别称”方面,显得有些“混淆”。究其原委,唐、宋人将这些可能“多种”的“原料”植物附会成“兰”、“蕙”、“熏”等“香草”;随后,又先后将前二者排除而独留后者。至明,离过去的年代邈远,又加上“替代品”的不断增加,“指证”的歧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分布区来看,如果以西汉的“零陵郡”来对照,不是无容置疑的“领辖”,就是“本郡”地域的“延伸”。再就时间上的产地变化总结,大致越晚越西、越南。而在兹种香的利用上,既可以用来净化环境和身体,也可因“疗效”来治病。由此,无论先、后成作的“医方”书中,皆能频繁见到作为“药引”的“零陵香”。

6.1

自有唐初年以来,湘江源头区域出产一种缘“地方”命名的香料,那就是所称的“零陵香”。《新唐书》卷41《地理志》:“永州,零陵郡。中。土贡:葛笥、零陵香、石密、石燕”。“道州,江华郡。中。本营州,武德四年,以零陵郡之营道、永阳二县置。五年,曰南营州。贞观八年,更名。十七年,州废入永州。上元二年,复置。土贡:白纻、零陵香、犀角”。[1] 元结《元次山集》卷4《欸乃曲》:“零陵郡(永州)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溪口石颠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2]“零陵”为“永州”的“郡”号,而“道州”曾分置于“零陵郡”又并隶于“永州”;由此可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71。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9下、10上。

见，兹香的称呼，实与所“贡”之“土”相关。值得注意：分置“南营州”亦“道州”的“零陵郡”，乃是前朝隋的单位。《隋书》卷31《地理志》：“零陵郡，平陈初，置永州总管府；寻废府。统县五”。“零陵，旧曰泉阳，置零陵郡，平陈，郡废，又废应阳、永昌、初阳三县入焉。大业初，复置郡。湘源，平陈，废洮阳、灌阳、小零陵三县置。县有黄华山，有观水、湘水、洮水。永阳，旧曰营阳，梁改名焉。置永阳郡。平陈，郡废，并营浦、谢沐二县入焉。营道，平陈，并泠道、舂陵二县入。有九疑山、营山。冯乘，有冯水”。[1]

“香”以“零陵”名，其原料和成品的“出产地”在“永州”，盖唐代中叶或以前的“通常”情况。《薛涛集》中《春郊游眺寄孙处士》诗云：“低头久立白蔷薇，爱似零陵香惹衣，何事碧鸡孙处士？百劳东去燕西飞。”[2]刘禹锡《刘梦得集》卷4《闻韩宾擢第归觐，以诗美之，兼贺韩十五曹长；时韩牧永州》：“零陵香草满郊垧，丹穴雏飞入翠屏。孝若归来呈画赞，孟阳别后有山铭。兰陔旧地多才结，桂树新枝色更青。为报儒林丈人道：如今从此鬓星星。”[3]同书卷9《潇湘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4]“九疑”，即“舜墓”所在，地属“泠道县”，亦赵氏“道州”之“宁远县。”[5]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零陵香草，生九疑间，实产舜墓。然今二广所向，多有之。在岭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岭北，则气顿馨烈。南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纽以为抹荐也。”[6]李昉《太平御览》卷41：“[罗含]《湘中记》曰：九疑山，在营(泠)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王歆之《神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896。

[2]《丛书集成续编》影印《翠琅轩馆丛书》本，页771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0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1下。

[5]《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9《翼轸楚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刊本，页253下：“宁远县。汉泠道县地，属零陵郡。隋开皇中，省入营道县。大业间，萧铣析置梁兴县，属永州。唐武德四年，改曰唐兴，移治泠道故城。贞观八年，改属道州。长寿二年，改为武盛。神龙元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又改曰延唐。五代梁改为延昌。后唐同光初，复曰延唐。石晋天福中，改为延熹。宋乾德三年，始改曰宁远，仍属道州。”

[6]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冯惠民、沈鹏麟点校本，1983年，页106。

境记》曰:九疑,是舜之葬处也。有青涧,中有黄色黄莲花,芳气盈谷。此山之表,复有一峰,望之似人形,映出云端如积玉,高于诸山,顶有飞泉如带。舜庙,在山之阳"。[1]

进入北宋以后,"零陵香"的"贡"地不包括"永州"而有"广州"、"桂州""道州"、"全州"等处。《宋史》卷90:"[广州]贡胡椒、石发、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补骨、脂舶上、茴香、没药、没石子。"[2]同书卷88《地理志》:"[道州]贡白纻、零陵香。县四:营道,江华,宁远,永明"。"[全州]贡葛、零陵香。县二:清湘,灌阳"。[3]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2:"[桂州]土产:朱砂、冷石、零陵香、桂心、银、麋、簟、铜器、蚺蛇胆。"[4]王存《元丰九域志》卷6:"[道州]土贡:白苎一十匹、零陵香一十斤"。"[全州]土贡:葛一十匹、零陵香一十斤"。[5] 前者为整个岭南的首府,由"集散地"上献,无足为怪;而当为"出产地"的后二者,其实都是隋"零陵郡"的故地。以治所而言,"营道"为"旧县","清湘"即"湘源"。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6:"清湘县。隋省而置湘源县,属永州。唐因之,后改为湘川。楚又改为清湘,而置全州。"[6]"县名"虽更,"湘源"二字仍不失为"郡号"所沿用。王禹偁《小畜集》卷20《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吾君、吾相皆以为识治体而合经义也,故改官芸阁,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艺而取,故有识者荣之。"[7]

迄于南宋,根据到过"两广"亦"广东"、"广西"士人的说法,"零陵香"的"出产地"更进一步南移,而在"桂州"亦"静江府",甚至更西、更

---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198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2235。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2199、2200。

[4]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历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099。

[5]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历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魏嵩山点校本,1984年,页261、264。赵与时《宾退录》卷10《任土作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里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撮一岁所贡。"页20上:"零陵香二十斤:道一十斤,全一十斤。"

[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宋元地理志丛刊》,李勇先、王小红校注本,2003年,页759、760。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4下、15上。

南方的“融州”、“宜州”亦“庆远府”、“象州”，以及这些单位“周边”的“猺洞”。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猺人》：“静江府五县，与猺人接境，曰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猺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罗曼猺人、麻园猺人，其余曰黄沙，曰甲石，曰岭屯，曰褒江，曰赠脚，曰黄村，曰赤水，曰蓝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黄意，曰大利，曰小平，曰滩头，曰丹江，曰縻江，曰闪江，曰把界。山谷弥远，猺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土产：杉板，滑石，蜜蜡，零陵香，燕脂木。”[1]同书卷7《零陵香》：“零陵香，出猺洞及静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阴沮洳之地，皆可种也。逐节断之，而主戈（案《说文》：主戈，伤也，从戈才声，祖才切）其节，随手生矣。春暮，开花结子，即可割，薰以烟火而阴干之。商人贩之，好事者以为座褥卧荐。相传言：在岭南不香，出岭则香。”[2]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志香》：“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编以为席荐、坐褥，性暖宜人。零陵，今永州，实无此香。”[3]

6.2

郑樵径将“熏”亦“熏”、“蕙”、“兰”与“零陵香”勘同，黄庭坚指出“兰”、“蕙”间的细微差异，而王应麟又断然以后二者为不同的植物。郑樵《通志》卷75《昆虫草木略草类》：“兰即蕙，蕙即熏，熏即零陵香。《楚辞》云：滋兰九畹，植蕙百亩；互言也。古方谓之熏草，故名。《医别录》出熏草条，近方谓之零陵香，故《开宝本草》出零陵香条；《神农本经》谓之兰。臣昔修《[嘉祐]本草》，以二条贯于兰后，明一物也。臣谨案：兰，旧名煎泽草，妇人和油泽头，故以名焉。《南越志》云：零陵香，一名燕草，又名熏草，即香草。生零陵山谷，今湖、岭诸州皆有。又《[医]别录》云：熏草，一名蕙草。明熏、蕙之为兰也，以其质香，故可以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页320下。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页321上。

[3]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4年，页95。

为膏泽,可以涂宫室。"[1]黄庭坚《山谷全书》卷26《书幽芳亭》:"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楚辞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以是知不独今,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生,初不殊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子(椒)、椒则远矣柳树。"[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夹漈(郑樵)《草木略》以兰、蕙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离骚》滋兰、树蕙,《招魂》转蕙、汜兰,是为二草不可合为一。"[3]

"兰"自有数种,当然不可能与"蕙"、"熏"合而作一。张淏《云谷杂纪》卷1:"司马相如云:蕙圃衡兰。张揖于《史[记]》注云:兰,秋兰。颜师古于《汉书》注云:兰,即今之泽兰。《文选》郭璞《江赋》:樱以兰红。李善注:兰,泽兰也。予按:兰非一种,马兰、泽兰、山兰、兰草,皆见之《本草》中。但相如既与蕙并言之,则非泽兰矣。泽兰七月间开花,似薄荷,其香甚微,初无芳馨可取,秖堪入药。李善、颜师古指以为兰,盖二公未尝亲识所谓兰者。刘仲冯《汉书刊误》云:泽兰,自别一种草,非兰也。兰今管城多有,苗如麦门冬,长大,花黄、紫两色。又,寇宗奭《本草衍义》云:兰草,诸家之说异同,是未曾的识,故无定论。叶不香,惟花香。今江陵、澧州山谷间颇有,多生于阴地幽谷。叶如麦门冬,而阔且韧,长及一二尺,四时常青,花黄,中间有细紫点。有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淡。秋兰稍难得,二兰移植小槛中,置座右,花开时,满室尽香,与他香别。仲冯、宗奭二说,可谓详的,张揖之注,盖得之矣。"[4]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一干一花、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香不足者,蕙。此鲁直(黄庭坚)自以意分兰、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陈藏器云:零陵者,即薰草,一名蕙。"[5]

按照朱熹的说法,与"兰"一样,"蕙"亦"熏"也有古、今"指证"的不同。《朱子语类》卷138:"侍先生过水南谷中,见一种蒿,柔嫩,香气

---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865下。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刊本,2004年,页556上。

[3]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民国句逗本,1959年,页1292。

[4]北京,中华书局张宗祥校录本,1958年,页8。

[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页656下。

温润可爱，因采一二茎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谓兰是也。又云：蕙，亦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杨］炎。”[1]不过，其所云的“今”之“蕙”，却是与“兰”只有细微差异的“蕙”。《晦庵集》卷59《答吴斗南书》：“《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说兰、蕙，殊不分明。盖古人所说似泽兰者，非今之兰（泽兰，此中有之，尖叶、方茎、紫节，正如洪庆善说若兰草，似此，则决非今之兰矣）；自刘次庄以下所说，乃今之兰，而非古之兰也。今并引之，而无结断，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细。又所谓蕙，以兰推之，则古之蕙，恐当如陈藏器说乃是；若山谷（黄庭坚）说，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2]也有人声明：当时人已不能分辨古所说的“蕙”了。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下：“兰，有国香，泽兰也。又云：即零陵香也。《楚辞》所称者，囊之可佩，汤之可浴，其气正，可以祓不祥，故比君子。今之兰花与牡丹花，唐以前，皆未得见。愚观《嘉祐本草》，凡草木诸品，多有莫辨其名、莫名所用者。至大观重修，悉删去之，斯不惑矣。蕙，至今莫辨。”[3]更何况明人，难免“殊异”。[4]

沈括、邵博皆以“零陵香”为“铃铃香”之讹，袁文又非之，并认“蕙”与“熏”为二种。《梦溪笔谈》卷补下：“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熏。《左传》曰：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熏草条，又名蕙草，注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亦出零陵郡，非也。”[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9：“兰有二种：细叶者春花，花少；阔叶者秋花，花多。黄鲁直（庭坚）《兰说》云：楚人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兰以少故贵，蕙以多故贱。予以为非是，盖十二亩为畹，则九畹百亩

〔1〕北京，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王星贤点校本，1986年，页3294。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2004年，页314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下。

〔4〕程敏政《篁墩集》卷88《题临川曹庭瑞爱兰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朱子（熹）注《楚词》，谓兰即零陵香也。今人说兰，殊与此异。”

〔5〕北京，中华书局胡道静校注本，1963年，页331。

亦相等矣。又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枝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细叶为兰,阔叶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也。又云:薰,所谓一熏一莸者也。唐人但名铃铃香,亦名铃子香,取其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近时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详。"[1]袁文《瓮牖闲评》卷7:"其(沈括)于蕙乃云:今俗谓之铃铃香;亦非也。蕙别是一种花,黄太史谓一干而六七花者,余乡有之,岂是铃铃香也?"[2]

6.3

别一种解释:以"零陵香"为"生零陵山谷"的"熏草"、"燕草",而与"蕙"、"铃铃香"不同。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2:"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按《本草》别出零陵香条云:生零陵山谷,叶如罗勒。《南越志》名燕草,又名薰草。引《山海经》熏草云:即零陵香也。《图经》云:生下湿地,常以七月中旬开花,至香。古方但用薰草,而不用零陵香,盖《山海经》所谓菌与熏草,《离骚》经所谓菌,皆此物也。虽一名蕙草,诸家或以根,或以叶为之,其实不然。《本草》别有蕙,实正如杜若,一名杜蘅,而别有杜蘅,不相似也。《本草》当合熏草、零陵香为一条,而蕙实自为一条可也。沈存中(括)云:蕙,即零陵香,盖循陈藏器之误耳。王度记云:诸侯鬯酒以熏,大夫以兰芝,则薰草之贵,在兰之上。"[3]《瓮牖闲评》卷7:"沈存中(括)《忘怀录》:蕙,今俗谓之铃铃香。余谓不然,前已尝论之矣。后观《广志》云:蕙草,绿叶紫花。陈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乃用此零陵二字,意谓蕙实生零陵。存中初不之知,误认零陵以为铃铃也,而《忘怀录》又注云:呼零陵者非;则是存中真以铃铃为是。然蕙本非铃铃,而铃铃香者,自别有一种草耳。"[4]

以"熏草"、"蕙草"为一,据罗愿之追考,始自东汉王逸。罗愿《尔

---

[1]上海,上海书店《宋人小说》影印明刊本,页5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8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

雅翼》卷2《释草》:“诸家说蕙乃蕙草,盖即熏草,今之零陵香,南越名燕草者。[《山海经》]《西山经》曰:浮山有草,名曰熏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可以已厉。盖能去恶臭令身香,故古之祓除,以此草熏之,因谓之熏草。齐得管仲,三衅三浴之衅,或为熏是也。古称薰、莸不同器,而藏口又曰: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以熏香而莸臭,虑为臭所夺故也,未始以为蕙。至王逸《章句》始云:菌,熏也,叶曰蕙,根曰熏。陈藏器亦云:熏草,一名蕙草。熏草为蕙,盖始于此。古今称蕙草晚,莫知其说。[张华]《博物志》乃云:君子国,多熏华之草。薰华,朝生而夕死,然则蕙草之晚,盖亦谓熏。又[东方朔]《七谏》曰:饮菌若之朝露。言此草既朝生而夕死,则饮其露者,尤不可迟也。《庄子》所谓朝菌,岂亦谓此耶?然司马云大芝,支遁云舜华,许慎[注《淮南子》]云:朝生暮死之虫。其说各异,故不可得而一。”[1]至于“熏华”,又别是一种成品香的名称。陈敬《陈氏香谱》卷1《熏华香》:“今按此香,盖以海南降真劈作薄片,用大食蔷薇水浸透于甑内,蒸干慢火蓺之,最为清绝。樟镇所售尤佳。”[2]

从唐慎初的摘录文字来看,“零陵香”乃“其茎、叶谓之蕙,其根谓之熏”的“燕草”经过加工后的“成品香”。唐慎微《证类本草》卷9《蒙州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叶如罗勒。《南越志》:名燕草,又名熏草,即香草也。《山海经》云:熏草,麻叶方茎,气如蘼芜,可以止疠,即零陵香也。今附臣[掌]禹锡等谨按:陈藏器云:熏草明目止泪,疗泄精,去邪恶气,伤寒、头疼。一名蕙草,生下湿也。”[3]其《濠州零陵香》:“《图经》曰:零陵香,生零陵山谷,今湖、岭诸州皆有之。多生下湿地,叶如麻,两两相对,茎方,气如蘼芜。常以七月中旬开花,至香。古所谓熏草是也,或云蕙草,亦此也。又云:其茎、叶谓之蕙,其根谓之熏。三月采,脱节者良。今岭南收之,皆作霍灶,以火炭焙干,令黄色,乃佳。江、淮间,亦有土生者,作香亦可用,但不及湖、岭者芬熏耳。古方但用熏草,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下、6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0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6上、下。

而不用零陵香,今合香家及面膏、澡豆诸法皆用之,都下市肆货之甚多。"[1]"蒙州",在"桂州"南、"象州"西;"濠州",则位于"江、淮"。《新唐书》卷43上:"蒙州,蒙山郡,下。本南恭州,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置。贞观八年,更名。"[2]同书卷38《地理志》:"濠州,钟离郡,上。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3]

逮至有明统治以后,"零陵香"的植物"比拟",更是多于先朝:"建宁花","穿心草","菅、茅","芸香","芫香"。王夫之《诗经稗疏》卷1《郑风》:"兰,省头草也;蕙,零陵香也;而今以建宁花为兰、蕙,名实相贸,安得徇今以诬古哉?"[4]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穿心排草,《本草》以排草为熏。愚者见广西香荐,即零陵香。在平乐山中见,为蒿本。若岭北有香草,对节生叶,两叶相连,长五六寸,而干穿其中,土人呼为排草,亦呼穿心草,又有夏开细粉紫花,如莳萝乾之香,亦名排草。"[5]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卷9:"《埤雅》云:凡气熏则惠,和暴则酷烈,故于文蕙草为惠,近世皆指菅、茅,一干数花者为蕙,一干一花者为兰,即诗书家亦多引用,竟不知是为何草?徒尚其名而迷其实,皆此类也。"[6]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56《宛委余编》:"董草,亦曰蕙草,叶曰蕙,根曰董。一说即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7]又有前置"草"字,以加区别者。朱橚《救荒本草》卷1《草部》:"草零陵香,又名芫香,人家园圃中多种之,叶似苜蓿叶,而长大微尖,茎、叶间开小淡粉紫花,作小短种,其子小如粟粒,苗叶味苦,性平。"[8]

6.4

"零陵香"一名,最早所见,盖宋人所引、署名东汉道士"阴长生"所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6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108。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991。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8下、49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上、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5上、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8]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倪根金校注本,2008年,页86。

作《三皇经》中，借以沐浴的“五香汤”。张君房《云笈七签》卷41《七签杂法沐浴》：“《三皇经》云：凡斋戒沐浴，皆当盥汰五香汤。五香汤法：用兰香一斤，荆花一斤，零陵香一斤，青木香一斤，白檀一斤。凡五物，切之，以水二斛五斗煮取一斛二斗，以自洗浴也。此汤辟恶，除不祥，炁降神灵，用之以沐，并治头风。《太上七晨素经》云：每以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一月三取三川之水一斛。一经云：三川水，取三江口水。一经云：取三井水，亦佳。鸡舌青、木香、零陵香、薰陆香、沉香五种各一两，捣内水中煮之水沸，便出盛器之中，安着床上，书通明符着中以浴。未解衣，先东向，叩齿二十四通，思头上有七星华盖、紫云覆满一室，神童散香在左，玉女执巾在右，毕取水含仰漱，左右三通。”[1]而东晋道士葛洪所辑的“药方”之一“腊泽饰发方”中，也有同样的成分。葛洪《肘后备急方》卷6：“传用方，头不光泽，腊泽饰发方：青木香、白芷、零陵香、甘松香、泽兰各一分，用绵裹酒渍，再宿内油里煎，再宿加腊泽，斟量硬软，即火急煎，着少许胡粉、胭脂讫，又缓火煎，令粘极，去滓作梃，以饰发神良。”[2]

不仅与“道家”，“零陵香”与“佛家”也有着很深的“瓜葛”。首先，与其他香相似，梵语中也有“零陵香”的“专门”单词：“多揭罗”。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28《内香藝九十二种》：“梵语：旃檀娜旃，檀香也；杜噜，熏陆香也；馨蒲伊兰赛，兰香也；突婆，茅香也；羯布罗，龙脑香也；莫诃婆伽，麝香也；阿伽嚧，一曰恶揭噜，沉香也；多揭罗，零陵香也；柰剌柁，苇香也；矩琵佗，乃青木香也；拙贝罗，一曰求求罗，安息香也；数低，茴香；茶矩磨，郁金香也；孛口者，丁子香也。”[3]其次，寺院中“供佛”所用的“配方香”中，也多有“零陵香”的“参与”。洪刍《香谱》卷下：“供佛湿香法：檀香二两，零陵香、藿香、藿香、白芷、丁香皮、甜参各一两，甘松、乳香各半两，消石一分。右件依常法事治碎锉、焙干，捣为细末，别用白茅香八两，碎擘去泥，焙干，用火烧，候火焰欲绝，急以盆

〔1〕北京，中华书局《道教典籍选刊》李永晟点校本，2003年，页891。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2上。

〔3〕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本，1983年，页325下。

盖、手巾围盆口,勿令通气。放冷,取茅香灰捣为末,与前香一处逐旋入,经炼好蜜相和,重入药臼,捣令软硬得所,贮不津器中,旋取烧之。"[1]《陈氏香谱》卷2:"供佛印香:栈香一斤,甘松三两,零陵香三两,檀香一两,藿香一两,白芷半两,茅香三钱,甘草三钱,苍龙脑三钱。右为细末,如常法点烧。"[2]

无论李氏唐、赵氏宋,还是朱氏明,"零陵香"都是"传统"的"地方"贡献,从而成为宫廷中"惯常"所用的物品。《文苑英华》卷641令狐楚《降诞日,进银器物及零陵香等状》:"右伏以千年元命之符,四月正阳之气。出震吉日,继干良辰。黄河再清,冠中古之表德;恒星不见,掩西方之诞圣。前件器物,或坚白无玷,或馨香有闻。敢同率土之心,以续如天之寿。干冒宸扆,伏增战越。"[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六月乙卯,太常礼院言:按礼: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并用槁秸,五帝用筦,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设席加褥,而无槁秸与筦,又礼:以茅缩酒,今但供零陵香灌其上,殊无所稽,宜更制槁秸、筦席为借,而缩酒用茅。从之。"[4]《续文献通考》卷29《土贡考历代土贡》:"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罢广西进香。初,镇守中官岁以零陵香进贡,至二千金,帝即位,诏却诸献,而广西征香贡如故;至是,从布政司王启等请,仍遍谕各处中官,凡额外之征,皆罢之。"[5]《粤西文载》卷66《名宦传》:"陈泗,崇阳人。举人,嘉靖三十五年,知荔浦县,廉静有守,宽惠宜民,请省翠毛、胖袄、零陵香诸贡及议裁峰门、南源二巡司,人心德之。"[6]

"零陵香"的用途众多,烧熏,铺垫,最重要的是"疗效"。周嘉胄《香乘》卷4:"古方但用熏草,而不用零陵香,今合香家及面膏皆用之,古者烧香草以降神,故曰熏,曰蕙、熏者,熏也,蕙者和也。《汉书》云: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6年,页3294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页3876。

[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3071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

熏以香自烧是矣，或云：古人祓除，以此草熏之，故谓之熏。”[1]王质《绍陶录》卷上《褥》：“宜用蒲花、柳花、芦花，青麻布囊之，或用零陵香、荆芥穗，密编作团，以气（柔）厚为良。”[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4：“主治：明目止泪，疗泄精，去臭恶气，伤寒头痛，上气腰痛。别录。单用治鼻中息肉、鼻齆。甄权。零陵香主恶气、心腹痛，满下气，令体香。和诸香作汤丸，用得酒良。开宝。主风邪冲、心虚、劳疳。得升麻、细辛煎饮，治牙齿肿痛善。李珣。治血气腹胀，茎叶煎酒服。大明。妇人浸油饰头，香无以加。宗奭。发明：时珍曰：熏草芳馨，其气辛散，上达，故心腹恶气、齿痛鼻塞皆用之，脾胃喜芳香，芳香可以养鼻，是也。多服作喘，为能耗散真气也。”[3]而“草零陵香”，除代作“零陵香”外，尚可当菜食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8《荒政》：“草零陵香，又名芫香”；“救饥：采苗叶炸熟，换水淘净，油盐调食。治病：今人遇零陵香缺，多以此物代用”。[4]

6.5

乃为数量不多的中国土产“香料”之一的“零陵香”，在指代与“别称”方面，显得有些“混淆”。究其原委，却由其最早原非华夏族人制作，华夏族人并不知其所因“原料”的植物；稍后，人们又缘《楚辞》的影响，遂将这些可能“多种”的“原料”植物附会成“兰”、“蕙”、“熏”等“江、汉”一带的“香草”。随后，又先后将“兰”、“蕙”等排除而独留“熏”之号；然而，即使是后者，也并不很清楚究竟是何种草木？这就是唐、宋人在勘同过程中的“轨迹”。至明，离过去的年代邈远，又加上“替代品”的不断增加，“指证”的歧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名词的最早出现，当在南北朝时期的前期。而今已不存唯见所引“残文”的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14上。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万卷楼丛书》本，1991年，页2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9下。

〔4〕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56年，页1036。

《南越志》一书的作者沈怀远,正是刘氏宋的臣子。《宋书》卷82《沈怀文传》:"[沈怀文]弟怀远,为始兴王浚征北长流参军,深见亲待。坐纳王鹦鹉为妾,世祖徙之广州,使广州刺史宗悫于南杀之。会南郡王义宣反,怀远颇闲文笔,悫起义,使造檄书,并衔命至始兴,与始兴相沈法系论起义事。事平,悫具为陈请,由此见原。终世祖世不得还,怀文虽亲要,屡请终不许。前废帝世,流徙者并听归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怀文文集》,并传于世。"[1]

从"零陵香"的分布区来看:北部含治今永州市的"永州",治今道县的"道州",治今全州县的"全州";南部含治今桂林市的"桂州",治今融水县的"融州",治今宜州市的"宜州",治今象州县的"象州",治今蒙山县的"蒙州"。如果更以西汉的"零陵郡"来对照,前四者都是无容置疑的"领辖":"永州","零陵县";"道州","营道县";"全州","洮阳县";"桂州","始安县"。《汉书》卷28上《地理志》:"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县十: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2]《岭外代答》卷7《零陵香》:"谓之零陵香者,静江,旧属零陵郡也。"[3]其余,也能算是"本郡"地域的"延伸";而在唐人的"印象"中,甚至治今连县、韶关市的"连州"、"韶州",也属于此类。[4] 而就时间上的产地变化总结,大致越晚越西、越南。李氏中叶,就是"永州"最南的"湘源"亦后来的"全州","上供"已需从他处"岁市"。《新唐书》卷197《韦宙传》:"召拜吏部郎中,出为永州刺史"。"湘源生零陵香,岁市上供,人苦之,宙为奏罢"。[5] 至于治今凤阳县的"濠州"所产,自然是用别种植物制成的"相似"物了。严格地说,"零陵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105。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1596。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页346下。

[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28《零陵郡复乳穴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但南宋人韩醇以为系"笔误",《柳先生集》附录卷4《柳文后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连山复乳穴而记题为零陵郡,则名称差矣。"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631。

香”应该只是某类“成品香”的称呼。

在唐、宋人相关“医方”的专著中，可以经常地见到“零陵香”的名字。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1：“洗手、面令白净悦泽澡豆方：毕豆面三升，大豆、黄面亦得，白芷、青木香、甘松香、零陵香、藿香各二两，冬葵子，一本又用冬瓜子，栝蒌仁四两。右八味，捣筛用，如常法。”[1]王焘《外台秘要方》卷4：“又辟温粉：川芎、苍术、白芷、藁本、零陵香，各等分。右五味，捣筛为散，和米粉，粉身若欲多时，加药增粉用之。”[2]王衮《博济方》卷2：“豆蔻散，和一切气，及疏转后，用之亦得：肉豆蔻三个，官桂一分去皮，川芎一分，香附子二十一个炮过，陈橘皮去白一两，甘草三分炮，零陵香一分。右七味同为散，每服一钱水一盏，姜、枣同煎六分，温服。不拘时，丈夫、女人老、少，并宜服之。”[3]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15：“白膏，治一切风热毒肿及脏气郁结，丹石发动，结为痈疽、瘰疬、诸疮，肿未溃，即令消散，九漏浸淫，脓汁淋漓，诸治不瘥者，悉主之：白蔹、白薇、白芨、白芷、薤白各五钱，洗锉，以清油一斤煎至半斤，滤去渣入黄芪、甘松、藿香、零陵香、防风、当归各五钱，再入煎油煎，拾上火绵，滤去渣，再入定粉二两、黄蜡三两、寒水石煅水飞过，二两，研细。右再煎，滴水成珠，为度磁器盛之，以脑子少许糁其上。”[4]

在元、明人相关“医方”的记述中，“零陵香”同样是常见的药引。王好古《医垒元戎》卷7：“七香丸，治脉伏不见、心腹痛欲死者：木香半两，丁香半两，乳香半两，藿香半两，沉香、檀香各半两，人参二钱半，槟榔二钱半，零陵香半两。右为细末蜜丸，桐子大量数目，细嚼米饮下。”[5]沙图穆苏（萨理弥实）《瑞竹堂经验方》卷3：“洗面药：零陵香、檀香镑，丁香、茅香、藿香、白术、白芨、白敛、川芎、沙参、防风、藁本、三柰子、天花粉、木贼、甘松、桃仁儿、黑牵牛、白僵蚕炒去丝，香白芷各一两，绿豆五升，沸汤泡一宿，晒干，肥皂角五十生筴，去皮弦。右为细末，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5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0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下。

每日洗而用之,治面上游风、诸般热毒风刺等证,即令光泽精神。"[1]朱橚《普济方》卷51:"玉容散,治面上热刺、黑干黑曾:牵牛一两,香白芷、川芎、藿香、甘松、藁本各半两,栝蒌根七钱,半楮桃儿、猪牙皂角各二两,阿胶、细辛各二钱半,广零陵香一两。右为细末,每用一钱,如洗面药用,早晨、晚夕各用一次。"[2]暨,《香乘》卷4:"今人呼为广零陵香者,乃真熏草也。若永州、道州、武冈州皆零陵属地;今镇江丹阳皆莳而刈之,以酒洒制,货之,芬香更烈,谓之香草,与兰草同称零陵香。"[3]既有"真",除外者,当然是"假"。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5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

7 慧来林邑

——隋迄明所贡白鹦鹉考

北魏人颜延之、隋人杜正玄皆因见“实物”作《白鹦鹉赋》，而后者所见与唐太宗发回的个体，都是来自林邑国的贡品。追溯其进入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能早于东汉；输出地，则“五天竺”的婆皇、注辇和婆利、阇婆等。根据记载的描述，所称“白鹦鹉”，显然就是鹦形目凤头鹦鹉科凤头鹦鹉属的躯干羽毛呈白色的种类。而唐玄宗所畜“雪衣女”搅乱棋局的掌故，唐人王维、郝名远，明人王世贞，宋人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的“专题”赋、诗，都是值得关注的相关文化内涵。而在对待受到“牢笼”的问题上，唐人已有“异常”的感观，但习惯“都俞”的明人还要表达于“恩泽”的感谢。而兹生灵的宠养，恰恰促成了其自然分布地的缩小。

7.1

《北史》卷26《杜正玄传》：“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杜］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1]张载所作《白鹦鹉赋》今已亡佚，现存的同题“最早”作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961、962。

品,则颜延之在见到"实物"时所作《白鹦鹉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67:"余具职崇贤,预观神秘。有白鹦鹉焉,被素履玄,性温言达,九译绝区,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赋。其辞曰:禀仪素域,继体寒门。貌履玄而被洁,性既养而亦温。虽言禽之末品,妙六气而克生。往秘奇于鬼服,来充美于华京。恨仪凤之无辨,惜晨鹭之徒暄。思受命于黄发,独含辞而采言。起交河之荣薄,出天山之无垠。既达美于天居,亦俪景于云阿。渐惠和之方渥,缀风土而未讹。服琐翮于短衿,仰梢云之曾柯。觊天网之一布,漏微翰于山阿。"[1]

北魏人颜延之所见之个体,系经在今新疆中北部的"交河"、"天山"由陆上输入;隋人杜正玄所见之个体,则从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国"由海上来献。《隋书》卷76《杜正玄传》:"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杨]素促召[杜]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2]实际上,由唐太宗下旨发还的"白鹦鹉",也曾是所称"林邑国"的贡物。而此举的促成,竟是兹聪慧鸟儿自"诉"所赢得的怜悯。吴兢《贞观政要》卷8《贡赋》:"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辨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于林薮。"[3]《旧唐书》卷197《林邑传》:"[贞观]五年,[林邑]又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又献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于林薮。自此朝贡不绝。"[4]《太平御览》卷781:"《[旧]唐书》又曰:贞观五年,新罗遣使献女乐二人,皆鬓发美色。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声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险远,怀土可知。近日林邑献白鹦鹉,尚解思乡,诉请还国。鸟犹如此,况人情乎!但愍其远来思恋亲戚,宜付使者,听其还家。"[5]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747。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年,页253。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270。

[5]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清景宋刊本,1960年,页3462上。

李浚《松窗杂录》:“上初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因见以忠让励上,因前进曰:书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诫。”[1]所称“上”,正是又称“明皇”的唐玄宗。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谠厉己,因前进曰: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志。”[2]“初入相”苏颋的进谏,应该不曾起过太大的作用。当时长安的宫苑中,饲养着数量不少来自海外的这种“能言”的“飞鸟”,以致还能转“赐”予“新罗”的国王。《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乙未,新罗王[金]兴光遣侄志廉来朝,谢恩也。初,帝赐兴光白鹦鹉雄、雌各一只,及紫罗绣袍、金银钿器物,瑞文锦、五色罗彩共三百余段。”[3]暨,马永易《实宾录》卷8《白鹦鹉》:“唐韩偓与姚洎,皆为翰林学士,从昭宗幸岐。偓每与两敕使会棋,两使稍不胜,洎即以手坏之,偓呼为白鹦鹉,如此者不一。若洎不在坐,两使将输,必大呼白鹦鹉,洎应声而至,即为坏局。偓曰:求知之道,一何卑耶!因拨局而起。”[4]

称搅乱棋局者为“白鹦鹉”,其掌故,出自热衷于畜养“鹦鹉”的唐玄宗。《太平广记》卷460《雪衣女》:“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帏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

[1]北京,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参考数据丛书》标点本,1958年,页6。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年,页171。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11454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下。

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出《谭宾录》。"[1]宋人也有同样用典的例子,张扩《东窗集》卷5《与客争棋,客有所负,坐人以目,无解围者。客怒甚而去,作诗戏之》:"不论别墅自心降,风急西南势转忙。那辨旁呼白鹦鹉?坐看豪夺紫罗囊。"[2]又,据《宣和画谱》卷6所记:"今御府所藏[周昉所绘画]七十有二",中含"《白鹦鹉践双陆图》一"。[3]"双陆",亦博弈器具,与"棋"同类。而"雪衣女"由"岭南"所"献",也未必不是"舶来"。

7.2

"林邑"之献"白鹦鹉",其始远早于隋,而在于晋。许嵩《建康实录》卷10《安皇帝》:"义熙十三年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4]其所从出之"外国",更远不止此一处。《梁书》卷54《婆利传》:"普通三年,其(婆利国)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瑠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5]《南史》卷78《婆皇传》:"大明三年,献赤、白鹦鹉。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婆皇国)长史竺须罗远、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6]《旧唐书》卷197《陁洹传》:"贞观十八年,[陁洹国]遣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钟,诏并给之。"[7]《宋史》卷489《阇婆传》:"淳化三年十二月,其(阇婆国)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亚里、判官李陀那假澄等来朝贡。陀湛云:中国有真主,本国乃修朝贡之礼。国王贡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

[1]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3769、3770。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下、4下。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孟昭庚、孙述圻、伍贻业点校本,1987年,页261。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97。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958。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272。

剑、藤织花簟、白鹦鹉、七宝饰檀香亭子。其使别贡玳瑁、龙脑、丁香、藤织花簟。”[1]

“迦毗黎国”冠以“天竺”字样，“婆皇国”使臣姓“竺”，皆当在“五天竺”境。而也出产“白鹦鹉”的“注辇国”所在，正是“西天南印度”。《宛陵集》卷22《和刘原甫白鹦鹉》：“出注辇国；注辇在西海，斯（去）中州四十一万［里］，舟行过西王母，三年乃达番禺也。”[2]《岭外代答》卷2《注辇国》：“注辇国，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国，当自故临国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3]杜佑《通典》卷188：“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国，乃至其国，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4]《册府元龟》卷957《外臣部国邑》：“陁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址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5]“阇婆国”，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东至海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泛海半月，至昆仑国，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6]

很显然，所称来自“海外”的“白鹦鹉”，大多是形体相对硕大的种类：“如母鸡”，“如小鹅”，“大如凫”。而在能否语言上，则颇有分歧。《艺文类聚》卷91：“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鸡。”[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鹦鹉》：“余在钦［州］，尝于聂守见白鹦鹉、红鹦鹉。白鹦鹉大如小鹅，羽毛有粉，如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4092。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万历刊本，页5下。

[3]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1999年，页316下。

[4]北京，中华书局重印《万有文库》十通本，1984年，页1009中。

[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11260下。

[6]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博文校释本，1996年，页54。

[7]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唐代四大类书》影印绍兴刊本，2003年，页1342下。

蝴蝶翅。红鹦鹉,其色正红,尾如乌鸢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尔。"[1]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禽》:"白鹦鹉,大如小鹅,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抚之,有粉粘着指掌,如蝶蛱翅。"[2]元王恽《秋涧先生集》卷42《宫禽小谱序》:"戊寅夏,予待制在京师,获睹诸禽于会同馆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种"。"白鹦鹉一,其大如凫"。[3]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1《白鹦鹉赋》:"鹦鹉纯绿色,以其喙红黑为雄雌,见《铁围山丛谈》。而白者、红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户录》、《桂海志》皆称:白者稍大于它鹦鹉,冠有五羽,若萱华,作轻黄色,怒则尽张,尾截于鸽,外粉内蜜。余从友人徐子与所见之,果尔,而灵慧秀俊,依人可怜。"[4]暨,宋人李昉《太平御览》卷788:"《[旧]唐书》曰:白鹦鹉,毛羽皓素,头上有红毛数十茎,与翅齐。"[5]

根据以上的描述,"白鹦鹉"显然就是鹦形目(Psittaciformes)凤头鹦鹉科(Cacatuidae)凤头鹦鹉属(Cacatua)的驱干羽毛呈白色的种类。检索《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21《鹦形目》,该属有12个种:"小凤头鹦鹉(sanguinea),戈氏凤头鹦鹉(goffini),杜氏凤头鹦鹉(ducorpsii),菲律宾凤头鹦鹉(haematuropygia),小葵花(凤头)鹦鹉(sulphurea),葵花(凤头)鹦鹉(galerita),蓝眼凤头鹦鹉(ophthalmica),白凤头鹦鹉(alba),橙冠凤头鹦鹉(maluccensis),长嘴凤头鹦鹉(tenuirostris),西长嘴凤头鹦鹉(pastinator),彩冠凤头鹦鹉(leadbeateri)。"[6]从形状、生态来看,身长达"三十五厘米"的"葵花凤头鹦鹉",最有可能就是中世纪中国人所说的"白鹦鹉"。科里-哈里森(Harrison C.)、艾伦-格林史密斯(Greensmith A.)《鸟》(Birds of the World)《非雀形目》:"葵花凤头鹦鹉(Sulphur-crested Cockatoo):在农田等开阔的地面觅食种子、嫩芽、叶片和果实,或用喙掘食根、块茎和球茎,因

[1]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1999本,页366下。
[2]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2年,页103。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4下、15上。
[4]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崇祯刊本,1970年,页484。
[5]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清景宋刊本,1960年,页3492上。
[6]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2002年,页56。

而雪白的羽毛上常沾有泥土。常集成大群发出尖厉的鸣叫,晚上栖宿在树上,炎热的中午也在树上休息”。“无铺垫的树洞巢”。“地理分布: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特征]:冠羽直立,喙有力,羽色纯白,腿足短而强健,尾短圆”。[1]

7.3

前代有佚名作者的专赋,陈述进入宫廷者的遭遇。《文苑英华》卷135《白鹦鹉赋》:“稽圣人之遗文,懿珍禽之不一。彼善言之灵鸟,孕聪明以自逸。苞火德之奇姿,诞金方之素质。匪含章以就殒,故远时而袭吉。怜碧山之孤高,恃荣松之蔽密。传众音于清吹,凝白华于皎日。由是既饮既啄,载留载飞。触云网以摧羽,闭雕笼而见归。岂不由蓄素姿以罗患,怀海阴而遂违?虽失群以伤指,亦顺人而可依。登玉架,觇朱闱。苟安性以知乐,每求容而自微。雪肤皎晶,摈池鸥之光洁;霜毛莹净,夺轩鹤之清辉。且其翔不忘止,居必任侧。莫厌传弄,岂惊抚拭?狎君子之光仪,远虞人之网弋。感珍念而矜眷,托恩驯以栖息。而爱其丰姿冰华,金体玉色。匪鹓彩之争妙,何众禽之比德?呼名自应,隔罗幔而飞来;教语半成,学美人之渐逼。故对绮琴而倾听,上金屏而敛翼。蒙正平之翰藻,应司空之宠识。夫玄默者动之所求,洁素者默之攸尚。矧聪性以受绁,悲惠心之为亮。抗幽意于霞表,羡高俦于海上。彼不材兮见留,此能言兮何妄?或曰物恶近以招累,理贵远而无凶。虽道形以取美,独抱清而不从。岂知夫善生者托人以远害?能寿者辅德以自容。是以承君子之恩渥,独蒙幸以遭逢者也。”[2]

唐人王维、郝名远,皆有同题的作品,以夸美其姿态、性情。《王右丞集》卷16《白鹦鹉赋,以容日上饰、孤飞色媚为韵》:“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变绿衣于素彩。惟兹鸟之可贵,谅其美之斯在。尔其入玩于人,见珍奇质。狎兰房之伎女,去桂林之云日。易乔枝

[1]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丁长青中译本,2003年,页171。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8年,页621上、下。

以罗袖,代危巢以琼室。慕侣方远,依人永毕。托言语而虽通,顾形影而非匹。经过珠网,出入金铺。单鸣无应,只影长孤。偶白鹇于池侧,对皓鹤于庭隅。愁混色而难辨,愿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识,怀恩无极。芳树绝想,雕梁抚翼。时嗛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禀,雅容非饰。含火德之明辉,被金方之正色。"[1]《文苑英华》卷135《白鹦鹉赋,以容日上饰、孤飞色媚为韵》:"珍禽生矣,于彼南域。禀离宫之淳精,得金方之正色。明而且慧,聪而多识。虽羽族之殊流,与人智而同德。懿其霜毛,雪毳鲜襟。皓臆明眸珠,朗修趾赬饰。理翮整翰,仰云路而翻飞;自迩陟遐,托风林以栖息。及夫出层峤、集高松,刷劲翼、端丽容。遇天网之四掩,献君门于九重。用能辞群别类,重译而至。闭以雕笼,处之丹地。夫违忤则伤性,常顺旨以从人;乖背则丧生,不贪荣以求媚。爰游上都,只影长孤。怀好音而愿语,每称名而自呼。"[2]

明人王世贞,也见同题的作品,以铺张其历史、现实。《弇州山人续稿》卷1《白鹦鹉赋》:"猗西域之慧羽,禀金方之淑润。频迦授以仙音,孟亏锡其美胤。倘瑶池之托质,何青鸟之传信?冠拟萱而三秀,尾如鸽而偏俊。若乃孕别雄雌,喙分丹黑。黑则片叶破霜,丹则微苞坼白。岂辨口之象人?实灵心之天锡。忽乎穿林,闪银梭之透机;舒而饮泉,俨螺觞之承沥。于是,虞人怂恿以进罗,射师屏营而却弩。虽靡逃乎一目,幸毋损其片羽。强仿徨而就食,中掩抑而思土。块焉独处,悄然私语。彼越裳之遥使,何异德而并依?此陇首之下俦,复质是而文非。出入珠罳,夷犹紫微。感异梦于司空,受真经乎贵妃。尔其性含雅驯,度绝惊怒,皓魄增辉,飞霰夺素。璧人出则一市尽倾,玉奴入则六宫争妬。何郎傅粉以清言,杞妇被缟而悲诉。偶失身于罝网,遂长辞于林樾。足何辜而见维?翮奚妨而遭铩?嗟半菽之示恩,均辙涔以苟活。顾壶冰以怜影,临绮飓而扪舌。乃有谢豹劝归,仓庚和歌。闻音似友,辨字则吡。彼栖鹇之濯濯,或舞鹤之偲偲。俨长狄之来鲁郊,非族类其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宋校本,页1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8年,页621下。

奈何！是以绝念戎荒，甘心谢庭。借玉树以长栖，顾瑶草而怡情。啜三危之澄浆，饭九光之秀茎。愿得臣弇州之大鸟，相与诵圣瑞于千龄。”[1]

宋人欧阳修，有相关的七古“答韵”。《欧阳文忠集》卷8《答圣俞白鹦鹉杂言》：“忆昨滁山之人赠我玉兔子，粤明年春玉兔死。日阳昼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谓此莹然而白者，譬夫水之为雪而为冰，皆得一阴凝结之纯精。常恨处非大荒穷北极寒之旷野，养违其性夭厥龄。岂知火维地荒绝，涨海连天沸火热？黄冠黑距人语言，有鸟玉衣尤皎洁。乃知物生天地中，万殊难以一理通。海中洲岛穷人迹，来市广州才八国。其间注辇来最稀，此鸟何年随海舶？谁能遍历海上洲？万怪千奇安可极？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间。况尔来从炎瘴地，岂识中州霜雪寒？渴虽有饮饥有啄，羁绁终知非尔乐。天高海阔路茫茫，嗟尔身微羽毛弱。尔能识路知所归，吾欲开笼纵尔飞。俾尔归诧宛陵诗，此老诗名闻四陲。”[2]搜遍梅尧臣之作，唯见“和诗”的五律。《宛陵集》卷22《和刘原甫白鹦鹉》：“能言异国鸟，来与舶帆飘。尝过西王母，曾殊北海鳐。雪衣应不妒，陇客幸相饶。因忆祢处士，旧洲兰蕙凋。”[3]刘敞《公是集录》之《客有遗予注辇国鹦鹉，素服黄冠，语音甚清慧。此国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万里。舟行半道，过西王母，三年，乃达番禺也》：“四十万里外，孤舟天与邻。应夸王母使，更遇越裳人。素质宜姑射，黄冠即羽民。那将陇禽比？萧洒绝埃尘。”[4]

7.4

唐玄宗所豢“雪衣女”的传奇，似乎最受宋、元、明人青睐。王禹偁《小畜集》卷7《罗思纯鹤毙，为四韵吊之》：“埋瘗肯饶鹦鹉冢，飞鸣不

〔1〕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崇祯刊本，1970年，页485、486、487。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4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万历刊本，页5下。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钞本，2004年，页27下。

到凤皇池。"[1]陈深《宁极斋稿》之《内人臂白鹦鹉图》:"华清宫中歌既醉,南海奇禽远争致。玉环最爱雪衣孃,当时曾得龙颜媚。璇房雕槛春日长,绣棚娇儿在傍戏。君王怜汝解语言,怀恩不说宫中秘。临风鸷鸟何轩轩!叹惜纯良遭猛厉。苕翁写出当时事,侧立红衫内人臂。江花满地不忍看,空拂画图怜俊慧。"[2]陈樵《鹿皮子集》卷2《白鹦鹉》:"开元雪衣女,长在玉墀边。宫树栖应熟,心经读未全。音余西域语,梦入广南天。莫把宫中事,偷归外国传。"[3]《弇州山人续稿》卷24《咏无住观中物,白鹦鹉》:"仙音隐隐似云和,雪色衣裳推素娥。生长白莲花瓣内,那能不遣诵弥陀?"[4]杭州营妓周韶,还缘用此典作诗而得脱离风尘。赵德麟《侯鲭录》卷7:"濠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苏轼)一帖云: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蔡襄)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陈]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咏檐间白鹦鹉》]: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5]

由"白鹦鹉"体现佛教"因果报应"主题的故事,也曾由唐人讲述。《太平广记》卷460《刘潜女》:"陇西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6]无怪乎后世有人径将之与"菩萨"联系了起来。王逢《梧溪集》卷2《孝僧行》: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绍兴刊本,2004年,页56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上。

[4]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崇祯刊本,1970年,页1508。

[5]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1999年,页107下。

[6]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3770。

“天姥山中好慈竹，竹上慈乌雏并宿。小雏飞随白鹦鹉，学念观音淞水曲。观音念得孝感生，一啄一饮难为情。”[1]《玉山纪游》周砥《次韵观音岩》：“白鹦鹉小穿云幕，碧海波澄浸石扉。一片岩前秋月影，凉风吹上藕丝衣。”[2]王士祯《居易录》卷32：“长安荐福寺僧行义，予游秦时识之，近谒普陀山归，见过云：与云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祷愿睹大士慈容。倏见洞中现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鹦鹉像，庄严妙好，是女人身。”[3]

在对待受到“牢笼”的问题上，唐人已有“异常”的感观。《王右丞集》卷16《白鹦鹉赋，以容日上饰、孤飞色媚为韵》：“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筐之可依；山鸡学舞，向宝镜而知归。皆羽毛之伟丽，奉日月之光辉。岂怜兹鸟，地远形微？色凌纨质，彩夺绘衣。深笼久闭，乔木长违。傥见借其羽翼，与迁莺而共飞。”[4]《文苑英华》卷135《白鹦鹉赋，以容日上饰、孤飞色媚为韵》：“当其逾山越嶂，万里遐旷。常恐微躯，毁全无妄。岂知承曲成之惠渥？奉君子之嘉贶，朝食琅玕之实，夜宿画梁之上而已哉？顾慕多违，自惜容辉。梦乡山而叹恋，思恩波而不飞。独有邈乎长想，忻然志逸。效彼珍宝，瑞我帝室。坐使素乌恶彩，白鹇惭质。苦炎洲之愁雾，嘉长安之圣日。信能言之见知，接婴谷而同出。”[5]而习惯“都俞”的明人，则多表达于“恩泽”的感谢。杨荣《杨文敏集》卷1《白鹦鹉》：“上林风日美，佳气郁葱葱。花木竞妍媚，珍禽亦云充。有鸟曰鹦鹉，态度莫与同。质禀金精秀，性含火德丰。聪慧复能言，清音彻九重。翠色变为素，造化施神功。霜毛既皎洁，雪羽何璁珑！翱翔青琐闼，出入蓬莱宫。系以红锦绦，盛以黄金笼。常时沐恩宠，眷顾回重瞳。素鹇不可并，白鹭焉敢从？饮啄既得所，飞止何雍容！适逢太平日，昌运方兴隆。愿言在灵囿，祝寿频呼嵩。”[6]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景泰刊本，1988年，页44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9下、40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宋校本，页1下。
[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8年，页621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15上。

明人黄淳耀《陶庵集》卷12《白鹦鹉歌》:“西苑中百鸟房,有白鹦鹉一只,洁白如雪。其首微带杂毛,慧而善舞,唯不肯言耳。会有饲鸟人曰:至万岁前,则言矣。出自西域遥遥之垄坻,来处上林密密之樊笼。翠衿红嘴非伴侣,玄鹤白鸟输光容。一语一言能默记,聪明学得鱼龙戏。舞如缟带乱翻风,停似雪花轻委地。我来索语貌闲闲,不是瘖聋不是奸。只知天子赐恩泽,肯为旁人转舌关?多少公卿羞见汝,帝前不语人前语。”[1]既然被囚“上林密密之樊笼”,如何还能“只知天子赐恩泽”、“人前不语帝前语”呢?云其“出自西域遥遥之垄坻”,与“陇西来”、“西海畏离居”一样,盖想当然“普通鹦鹉”所致的谬误。元胡奎《斗南老人集》卷2《白鹦鹉词》:“白鹦鹉,陇西来,金笼驯养无人开。绮窗谈舌学人语,字字分明如处女。一朝持入沈香亭,玉环自教蜜多经。解听月殿霓裳曲,惯识梨园羯鼓声。无端羽化冲霄去,葬在碧桃花落处。陇头迢递陇云深,无复重栖旧时树。”[2]唐李白《李太白集》卷23《闺情,寄远》:“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畏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见之,开缄泪相续。千里若在眼,万里若在心。相思千万里,一书直千金。”[3]

7.5

明人顾起元《说略》卷9《史别下》:“张茂先白鹦鹉梦为鸷鸟搏,杨太真白鹦鹉亦梦为鸷鸟搏,一见《异苑》,一见《明皇杂录》。”[4]同书卷24《谐志》:“《汉武外纪》:广南进白鹦鹉,呼为雪衣女。”[5]“杨太真白鹦鹉”即“雪衣女”,出自《谭宾录》,云引《汉武外纪》者误。“张茂先白鹦鹉”,刘敬叔《异苑》卷3:“张华有白鹦鹉,华每出行还,辄说童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答曰: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后在外,令唤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

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公犹强之，至庭，为鹯所搏，教其啄鹯脚，仅而获免。”[1]不过，以中国人“白鹦鹉”的饲训由来已久，倒是十分可能的。东汉人刘歆《西京杂记》卷3：“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2] 此后，无论隋、唐、宋、元、明，兹可爱精灵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入。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成祖功德》：“各国贡物，自金、银、犀、象、香药、珊瑚、玳瑁、鹤顶、龟筒诸器皿外，鸟则有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驼鸟。”[3]

当今“葵花凤头鹦鹉”之栖息地域，《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21《鹦形目》表中的代码作“一〇、一二”，查卷首《本书鸟类分布区域的说明》，分别是：“太平洋诸岛屿：包括我国的台湾省、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菲律宾（Philippines）、文莱（Brunei）、马来西亚（Malaysia）、新加坡（Singapore）、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苏门答腊（Sumatera）、爪哇（Java）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Australia）、新西兰（New Zealand）、塔斯马尼亚（Tasmania）及其附近岛屿”。[4] 对照中世纪中国的文字记录，当时的分布地域似乎远较以上“划定”要大，包含“迦毗黎”、“婆皇”、“注辇”等国的印度半岛和包含“林邑”、“交趾”等国的中印半岛。明孙蕡《西庵集》卷3《骊山老妓行，补唐天宝遗事，戏效白乐天作》：“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宾贡尽充庭。炎方已见来丹荔，交趾还闻进雪鹦（白鹦鹉）。”[5]无独有偶，以上“划定”内的“爪哇”，也曾在元、明二朝进献“白鹦鹉”。《元史》卷30《泰定帝纪》：“泰定四年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2下、3上。

〔3〕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历史文集丛刊》魏连科点校本，1985年，页3。

〔4〕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2002年，页2。

〔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1988年，页29上。

十二月乙卯,爪哇遣使献金文豹、白猴、白鹦鹉各一。"[1]章潢《图书编》卷51:"爪哇,永乐十六年,西王杨惟西沙遣人献白鹦鹉。正统八年,令三年一贡。"[2]

"白鹦鹉"的进口港,数量非少。在"浙东",有"明州"。王应麟《玉海》卷200《太平兴国瑞物六十三种图》:"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即雍熙元年十一月改元","白鹘一,夏州贡;赤鹘一,归州贡;白鹞一,凤翔府贡;白鹦鹉一,明州贡;白铜觜一,光州贡;青花山鹊一,房州贡。[宋]琪等拜表称谢,请图付史馆,诏从之。于是,群臣献歌诗赋颂称美者甚众。"[3]在"福建",有"南闽"亦"泉州"。《御选元诗》卷8元聂镛《宫中曲》:"九重天上日初和,翡翠帘垂午漏过。闻道南闽新入贡,雕笼进上白鹦哥。"[4]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4:"《五杂俎》:闽中税监高寀,常求异物于海舶以进御,有黄鹦鹉,其顶上有冠如芙蓉。《太平清话》:周季良家白鹦鹉,其顶一撮有淡黄色,鸣则顶毛放散如莲花。"[5]"顶上有冠如芙蓉"的"黄鹦鹉",莫不就是"顶毛放散如莲花"之"白鹦鹉"、"葵花凤头鹦鹉"?在"岭南"或"广南",有"广州"。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2:"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译者盛称其能言,试听之,能蕃语耳。嘲哳正似鸟声,可惜枉费教习,一笑而还之。"[6]《太平御览》卷924:"《罗浮山记》曰:山中有纯白鹦鹉。"[7]"罗浮山",与广州相近;所见之"纯白鹦鹉",难道不会是船载到后"放生"或"逃逸"的个体?

说来,明人对"白鹦鹉"亦"葵花凤头鹦鹉"头顶可以自由开合的黄色羽冠,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除已见前引提到"冠有五羽,若萱华,作轻黄色,怒则尽张"外,犹以"黄冠莲蕊"、"顶装金粟"、"有冠如缨而色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683。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下、25上。

[3]扬州,广陵书社影印光绪刊本,2003年,页3664下、3665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5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

[6]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李伟国点校本,2007年,页137。

[7]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清景宋刊本,1960年,页4102上。

黄”等加以形容或解说。孙继皋《宗伯集》卷10《咏西内白鸚鵡》:“慧质冯谁赋?奇毛只自怜。黄冠莲蕊散,白羽雪花妍。讵有还山梦?能言度陇年。宫门盈尺地,不到圣人前。”[1]凌义渠《凌忠介集》卷3《德藩内苑观白鸚鵡》:“绿衣诚自贱,雪色表奇姿。留顶装金粟,倾身抱玉脂。当筵花暂放,见客语偏迟。洁美堪谁俪?君王知未知?”[2]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33《鸚鵡诗》、《长兄斋中,尝畜白鸚鵡一只,亡后归之于人,哀赋》:“长兄得白鸚鵡一枚,鸮身鸽尾,有冠如缨而色黄。志曰:鸚母鸟也”。“慧性能言冰雪姿,玉阶曾亦侍光仪。年来翠袖争承宠,讵是霓裳进舞时”?“客到花间问主人,隔帘先听语声频。今来却作乌衣燕,飞向东家别咔春”。“尘生窗畔绿阴稀,不见笼中舞雪衣。何似义乌能恋主?寒枝栖尽尚来飞”。[3]“雪衣”背叛易投,而成“乌衣”,自然惹恼“主人”。至于“头上有红毛数十茎,与翅齐”的“白鸚鵡”,该不就是“葵花凤头鸚鵡”的近亲“橙冠凤头鸚鵡”?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上、下,3下,4上。

8 婆利膏柔

——婆律膏、婆利国考释

大部分关于“婆律膏”的记载,几乎都是唐人段成式作品的引录。其余的部分,又差不多都是今已散佚之六朝、唐的药书中曾有的文字。其名称,“固不婆律”、“个不婆律”、“羯布罗”、“羯婆罗”、“拙贝罗”、“枳秣罗”等,皆可从音韵上勘同。其分布,既云“出婆利国”,又云“亦出波斯国”;而“婆利”以及近似的国名不啻一二。而仅从该植物亦“龙脑香科”的“羯布罗香”树的生态来看,其“原始”产地,应该是位于“西海”之滨,亦“南印度”的“枳秣罗国”亦“没来”。当中世纪,“堕婆登”、“狼牙修”、“陀洹”也都是“婆律膏”的“贡献”之国。其在中国,唐人已将之用于治疗疾病或当做“香料”。入宋以后,随着进口数量的增加,日渐为士人所知,而在诗文中被提到。

8.1

有唐士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前18《广动植类,木篇》:“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1]此后,诸书竞相引录。可惜识讹辨误,词句多有不同。宋人李昉《太平广记》卷414《龙脑香》所引缺“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等字,“固不婆律”则作“个不婆律”。[2]《政和证类本草》卷13所引缺“瘦者出婆律膏香。一曰”

[1]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3年,页177。

[2]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3369。

等字，“在木心中”前多“香”，“断其树”前多“波斯”，“膏于树端”前多“其”字，而“劈取之”作“剪取之”，“固不婆律”亦作“个不婆律”。[1]唯明人周嘉胄《香乘》卷3所引文字大抵皆同（“波斯”作“婆斯”，“一曰”作“又曰”），但不具“入药用，别有法”等字而已，作：“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婆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亦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2]

佚名宋人《锦绣万花谷》卷前32：“龙脑香，出婆律斯国。木形似杉木，木中脂似白松，脂作木膏，乃根下液，亦谓之婆律膏。《酉阳杂俎》木有肥、瘦：瘦者出龙脑，香在木心；肥者出婆律膏，其膏在木端流出。证类本草。”[3]比较前引，“木形似杉木，木中脂似白松，脂作木膏，乃根下液，亦谓之婆律膏”等语，为原本所无。而“婆利国”则作“婆律斯国”。宋人潘自牧《记纂渊海》卷91《香药部》：“婆利国，有婆律树，高八九丈，瘦者出龙脑，肥者出婆律香。又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沈香，花鸡舌，胶薰陆。龙脑香，出婆律斯国，木形如杉木，木中脂似白松，脂作木膏，乃根下液，亦谓之婆律膏。”[4]后半字句，正与上同。“根旃檀”等语，亦见于《酉阳杂俎》卷前18《广动植类，木篇》：“木五香：根栴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熏陆。”[5]据此，前者在摘抄后者段落时，见前所出系段成式作品，遂误以为后所出亦是。“木形似杉木，木中脂似白松”，应是唐人苏恭所说。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4：“[苏]恭曰：龙脑香及膏香，出婆律国。树形似杉木，脑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气，明净者善，久经风日，或如雀屎者不佳，或云子似豆蔻，皮有错甲，即杉脂也。今江南有杉木，未经试，或方土无脂，犹甘蔗之无实也。”[6]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19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1988年，页437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5]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3年，页175。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0下、61上。

宋人唐慎微《政和证类本草》卷13:"《图经》曰:龙脑香,出婆律国,今惟南海番舶贾客货之。相传云:其木高七八丈,大可六七围,如积年杉木状,傍生枝叶,正圆而背白,结实如豆蔻,皮有甲错,香即木中脂,似白松脂,作杉木气,膏乃根下精液耳,亦谓之婆律膏。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此木有肥、瘦,瘦者出龙脑香,其香在木心,波斯断其木剪取之,肥者出婆律膏,其膏于木端流出,斫木作坎而承之。两说大同而小异。"[1]所称《图经》,正是《唐本草》之《图经》,苏恭,正是其主要编纂者。同书卷1录唐人孔志约《唐本[草]序》:"既而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臣苏恭:摭陶氏之乖违,辩俗用之纯紊,遂表请修定,深副圣怀。乃诏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太中大夫、行尚药奉御臣许孝崇等二十二人,与苏恭详撰"。"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四卷"。[2] 宋人苏颂《苏魏公集》卷65《补注神农本草总序》:"唐显庆中,监门卫长史苏恭又摭其差谬,表请刊定,乃命司空、英国公李世绩等,与恭参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分门部类,广为二十卷,世谓之《唐本草》。"[3]同书《本草后序》:"及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书,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有诸般药品,绘画成图,及别撰《图经》等,辨别诸药,最为详备。"[4]

《政和证类本草》卷13又载:"《唐本[草]》注云:树形似杉木,言婆律膏是树根下清脂,龙脑是根中干脂。子似豆蔻,皮有错甲,香似龙脑,味辛,尤下恶气,消食散胀,满香人口。旧云出婆律国,药以国为名,即杉脂也。江南有杉木,未经试,或方土无脂,犹甘蔗无实"。"《海药》:谨按陶弘景云:生西海[婆]律国,是波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5] "《海药》",即"《南海药谱》"简称。郑樵《通志》卷71《书有名亡实不亡论》:"李氏《本草拾遗》、《删繁本草》徐之才《药对》、《南海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19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7下、8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19上、下。

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证类本草》收之矣。”[1]陶弘景，南朝梁人，撰有《神农本草注》一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89《本草序》：“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名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2]所“云”，莫不是其所作《本草》之文？

8.2

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0《秣罗矩吒国》：“秣罗矩吒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田舄卤，地利不滋，海渚诸珍，多聚此国。气序炎热，人多黧黑，志性刚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艺，唯善逐利。伽蓝故基，实多余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数百，外道甚众，多露形之徒也。城东不远，有故伽蓝，庭宇荒芜，基址尚在，无忧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东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钵犹存，无忧王之所建立。在昔如来于此说法，现大神通，度无量众，用彰圣迹，故此标建。岁久弥神，所愿或遂。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其中则有白檀香树、旃檀你婆树。树类白檀，不可以别，唯于盛夏登高远瞩，其有大蛇萦者，于是知之，犹其木性凉冷，故蛇盘也。既望见已，射箭为记，冬蛰之后，方乃采伐。羯布罗香树，松身异叶，花果斯别，初采既湿，尚未有香，木干之后，修理而析，其中有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此所谓龙脑香也。”[3]《本草纲目》卷34：“[李]时珍曰：龙脑者，因其状加贵重之称也，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番

[1]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民国《十通》本，1987年，页832中。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下。

[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巽校点本，1977年，页249、250。

中又有米脑、速脑、金脚脑、苍龙脑等称,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片梅花者也。清者名脑油,《金光明经》谓之羯婆罗香。"[1]

"羯布罗"、"羯婆罗",与"婆利国"人呼"婆律膏"所生树之名"固不婆律"、"个不婆律",显然可以从音韵上勘同。"布罗"、"婆罗"、"婆律",自不用说;"羯",《宋本广韵》卷5:"居竭切。"[2]据方孝岳、罗伟豪《广韵研究》第三章《广韵的音韵系统位》第六节《关于广韵声母系统的拟音》,声母当作"kj"。[3] 又据《云南植物志》第五册,今"西双版纳[州]傣族语"犹有"哥埋慢勇(译音)"一词,以称呼当地的"油树"亦"羯布罗香树"。[4] 暨,《酉阳杂俎》卷18《广动植类,木篇》:"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5]《本草纲目》卷34:"安息香,《唐本草》。释名:[李]时珍曰: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6]"拙贝罗"一名,与"羯布罗"、"羯婆罗"读音仿佛,而与"秣罗矩咤国"之别称"枳秣罗"更如同一辙。《大唐西域记》卷10《达罗毗荼国》:"自此(达罗毗荼国)南行三千余里,至秣罗矩咤国,亦谓枳秣罗国,南印度境。"[7]当然,必须指出:"安息香"别是一种植物。

"秣罗矩咤国"的地理方位十分清晰,乃在今印度(India)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邦北部的"达罗毗荼国"迤南"三千余里",半岛的最南端。其东隔海峡相望,为今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僧伽罗国"亦"师子国"、"执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10《达罗毗荼国》:"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0下。
[2]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原刊本,1982年,页459。
[3]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刊本,1988年,页139。
[4]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91年,页119。
[5]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3年,页177。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6下。
[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巽校点本,1977年,页249。

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从此山（秣剌耶）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唐言执师子，非印度之境”。[1] 卷11《僧伽罗国》、《宝渚传说》、《僧伽罗传说》：“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善劝福”。“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佛法所记则曰：昔此宝洲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女之所居也”。“于是，治兵浮海而往。时铁城上凶幢遂动，诸罗刹女睹而惶怖，便纵妖媚，出迎诱诳。王素知其诈，令诸兵士口诵神咒，身奋武威，诸罗刹女蹎坠退败，或逃隐海岛，或沉溺洪流。于是，毁铁城，破铁牢，救得商人，多获珍宝，招募黎庶，迁居宝洲，建都筑邑，遂有国焉。因以王名，而为国号僧伽罗者”。[2]

无独有偶，“婆律膏”因之得名的“婆利国”，也与“僧伽罗国”、“罗刹国”为近邻。王溥《唐会要》卷99《婆利国》：“婆利国者，南荒之国也。在林邑东南海行可万里。其地延袤数千里，暑热恒如中国盛夏，谷一岁再熟。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人皆黑色，穿耳附珰。其王戴花，饰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行则驾象，鸣［金击］鼓吹蠡。贞观四年四月，使至婆利界。有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特与林邑人作市，市已夜，而自掩其面。其国出火珠，状如水晶，日正午时，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其年，林邑国来献，云罗刹得之。或云出师子国，国在西南海之中，有棱迦山，出奇宝，人初无所见，但署宝物价值，置于洲上，商舶依价货之而去。以其能养狮子，故以为国名。”[3]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7：“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自掩其面。隋大业三年，使常骏等到焉。其国出火珠，状如水晶，日正午，以珠承影，取艾依

〔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巽校点本，1977年，页248、250、251。

〔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巽校点本，1977年，页252、253、256。

〔3〕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55年，页769。

之,即火出。贞观四年,林邑国献来,云于罗刹国得之,或云出于师子国。"[1]如以"婆利国"即"枳秣罗国",与"师子国"同在一岛的"罗刹国",恰好在其"东"。

8.3

当隋、唐之际,境土跨今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爪哇(Java)岛的"诃陵国"之东,别有一个"婆利国"。《新唐书》卷222下《诃陵传》:"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东距婆利,西堕婆登,南濒海,北真腊。木为城,虽大屋亦覆以栟榈,象牙为床若席。出瑇瑁、黄白金、犀、象,国最富,有穴自涌盐,以柳花、椰子为酒,饮之辄醉,宿昔坏。有文字,知星历,食无匕箸。"[2]《册府元龟》卷957《外臣部国邑》:"金利毗逝国,在京西南四万余里。东去致物国二千里,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国三千里,北去柳衢国三千里。其国有城邑、庭舍。"[3]"赤土国",隋使臣常骏曾至。《隋书》卷82《赤土传》:"其年(大业三年)十月,[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迭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4]

"诃陵国"之西"堕婆登国"和未至"赤土国"前航程西之"狼牙须国"亦"狼牙修国",皆是"婆律膏"或"婆律香"的生产或消费国。《旧唐书》卷197《堕婆登传》:"堕婆登国,在林邑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

---

[1]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377。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302。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1159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834、1835。

西与迷黎车接，北界大海。风俗与诃陵略同。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龙脑等香，积柴以燔之。贞观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玺书报之，并赐以杂物。"[1]《太平广记》卷482《堕婆登国》："堕婆登国，在林邑[南]，东[南]接诃陵，西接述黎。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于贝多叶。死者口实以金缸，贯于四支，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积薪燔之。出《神异经》。"[2]《梁书》卷54《狼牙修传》："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缦"。"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知，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修王死，大臣迎还为王。"[3]

"堕和罗国"之所属"陀洹国"亦"耨陀洹国"，曾直接向唐贡献"婆律膏"。《新唐书》卷222下《堕和罗传》："堕和罗，亦曰独和罗，南距盘盘，北迦逻舍弗，西属海，东真腊，自广州行五月乃至。国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堕和罗有二属国：曰昙陵、陀洹。昙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与堕和罗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亲丧，在室不食，燔尸已，则剔发浴于池，然后食。贞观时，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十红毛，齐于翅，因丐马、铜钟，帝与之"。[4]《旧唐书》卷197《陀洹传》："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趾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无蚕桑，以白氎朝霞布为衣。俗皆楼居，谓之干栏。贞观十八年，遣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钟，诏并给之。"[5]"堕和罗国"之所在，可以大致确定在今泰国（Thailand）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273、5274。
[2]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3972。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95。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303。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272。

的中西部,由其西北接壤于建都在今缅甸(Myanmar)中部的“骠国”。《新唐书》卷222下《骠传》:“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阇婆国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东)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1]

“婆利国”,隋前、后皆有记录。《梁书》卷54《婆利传》:“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尝荣”。“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瑠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2]《隋书》卷82《婆利传》:“婆利国,自交址浮南海,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3]《新唐书》卷222下《环王传》:“婆利者,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地大洲,多马,亦号马礼,袤长数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借珠,辄火出。”同书《盘盘传》:“其东即罗刹也,与婆利同俗。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遂通中国。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其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暨,“其(盘盘国)东南有哥罗,一曰个罗,亦曰哥罗富沙罗”,“东南有拘萎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东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单,行六日至。与赤土、堕和罗同俗”。[4]

8.4

唐人已将“婆律膏”用于治疗疾病;可是,由于“清香,为百药之先”,即使是“医家”,也仍不免强调其“香料”的作用。《本草纲目》卷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306、6307。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96、797。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1838。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299、6300。

34："婆律香膏，主治：耳聋，摩一切风。苏恭。发明：[寇]宗奭曰：此物大通利关隔热，塞大人小儿风涎闭塞，及暴得惊热，甚为济用。然非常服之药，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于茶亦相宜，多则掩茶气。味甚清香，为百药之先，万物中，香无出其右者。"[1]由于当时流入药铺"膏"状者少，以致唐人王焘都会错疑"波律膏"为"胡桐泪"。《外台秘要》卷22："崔氏疗耳聋方，郑少卿云频用：波律膏一蚬壳，无，以大麻脂一合，小器中煎，取一蚬壳替之。枫木脂半两，无，以薰陆香替，以乳头香更佳。松脂，半两，研。巴豆三七枚，去皮熬研。蜡如弹，通。按：波律膏，丸大，疑即胡桐泪。右五味，先捣松脂、巴豆一千杵次，下大麻油，令熟，丸如枣核大，一头尖，通中作孔，以绵裹塞耳，数日一易，更互塞之，取差不得并塞。"[2]迨至元人杨维桢，其为贵重药材，当然是知识所及了。《东维子集》卷11《苗氏备急活人方序》："医莫切于对证，证莫切于对药，药投其对，牛溲马渤癞狗之宝，能擅功于一时，不然，黄金、水银、钟乳、琅玕，沅之沙，婆律之脑，蛇之黄中，无益其贵也。"[3]

宋人黄庭坚、张邦基，都曾将"婆律膏"用于合成香的制作。陈敬《陈氏香谱》卷3《意可》："海南沉水香三两，得火不作柴桂烟气者，麝香檀一两，切焙，衡山亦有之，宛不及海南来者，木香四钱，极新者不焙，玄参半两，锉爆炙，甘草末二两，焰硝末一钱，甲香一钱，浮油煎，令黄色，以蜜洗去油，复以汤洗去蜜，如前治法，而末之婆律膏及麝各三钱，别研香成，旋入，以上皆末之用，白蜜六两，熬去沫，取五两，和香末，匀置瓷盒，如常法。"[4]同书同卷《深静》："海南沉香二两，羊胫炭四两，沉水锉如小博骰，入白蜜五两，水解其胶，重汤，慢火煮半日许，浴以温水，同炭杵为末，马尾筛下之，以煮蜜为剂，窨四十九日，出之，入婆律膏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2下。

[2]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崇祯刊本，1955年，页587上、下。又，朱橚《普济方》卷5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枫香丸，出圣惠方。治耳聋二十年不瘥者。枫香半两；松脂三两半；黄耆半两；婆律膏半两；胡桃仁半两；巴豆七枚，去皮心。右捣枫香、巴豆入松脂，又捣次销蜡下之，捣令相和，后下婆律膏、胡桃仁，熟捣如泥膏成丸，如枣核大，以绵裹，日三两，度塞耳内，中有汁，出尽即愈。一方有麻油，无胡桃仁。"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页5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

三钱,麝一钱,以安息香一分,和作饼子,亦得以瓷盒贮之。"[1]张邦基《墨庄漫录》卷2:"予尝自制鼻观香,有一种萧洒风度,非闺帏间恼人、破禅气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两,屑之,取榠楂液渍之,过一日,滤其液,降真香半两,以建茶斗品二钱七作浆,渍一日,以湿竹纸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时,丁香一钱,鲜极新者不见火,玄参二钱,鲜去尘埃,密煿令香,真茅山黄连香一钱,白檀香三钱,麝半钱,婆律一钱,焰硝一字,俱为细末,浓煎皂角胶,和作饼子,密器收之,烧暗极熳火。"[2]

与此种情况符合,"婆律"、"波律"一词,经常作为香料而出现在诗、词中。其开先河者,盖唐人皮日休,继之者则北宋人苏轼、张纲、葛胜仲。《松陵集》卷5皮日休《初冬,章上人院》:"客到无妨睡,僧吟不废禅。尚关经病鹤,犹滤欲枯泉。静桉贝多纸,闲炉波律烟。清谭两三句,相向自翛然。"[3]《东坡集》卷22《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栴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脐柏所熏。香螺脱蹇来相群,能结缥眇风中云。一灯如萤起微焚,何时度尽缪篆纹?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东坡持是寿卯君,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共厄中年点蝇蚊。晚遇斯须何足云?君方论道承华勋。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当报敢不勤?但愿不为世所醺,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收拾散亡理放纷。此心实与香俱焄,闻思大士应已闻。"[4]《华阳集》卷35《烧香》:"卷去竹书闲棐几,卧看桐影转檐牙。试凭波律送清梦,未信华胥天一涯。"[5]《丹阳集》卷23《鹧鸪天,九月十三日,携家游真意亭燕集》:"婆律香浓气味佳,玻璨仙碗进流霞。凝香清涤高阳醉,灵液甘和正焙芽。香染指,浪浮花,加笾礼尽客还家。贯珠声断红裳散,踏影人归素月斜。"[6]

此后,点焚兹种极品香料的美妙情景和深层感受,仍不断出现在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5上。

[5]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2004年,页602下。

[6]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2004年,页724上。

“形容”甚至颇有“夸张”的文字中，无论是南宋还是元的作者。苏籀《双溪集》卷4《事毕，汤、巩、方三君再用前韵，复酬》：“妙啜龙团啬少分，宝薰婆律靳多闻。泥封誉识遵程度，棘刺围藩按惠文。挼菊骚人宁避雨？登楼朝彦气摩云。兰堂锦瑟笙篁闹，嬉笑啁讴共惜醺。”[1]陆游《剑南稿》卷25《秋日焚香读书，戏作》：“世事无端自纠纷，放翁隐几对炉熏。好官何恨输玄保？奇字犹须属子云。婆律一铢能敌国，水沈盈握有兼斤。闭门莫怪常终日，不是高人不遣闻。”[2]王恽《秋涧先生集》卷77《浣溪纱，王中丞许赠新香不至，书此以催之》：“珍品无多百和浓，露沾婆律湿兰丛，喜分新供到南丰。螺甲未融金雀饼，芳菲已梦碧湘宫，宝猊先障绣帘风。”[3]洪希文《续轩渠集》卷5《香篆》：“尘霏婆律屑旃檀，四勿潜销宇泰宽。昼几回文荣锦字，夜炉养火伏金丹。啜空茗碗云初动，坐厌蒲团夜向阑。俗虑湛然如止水，试将心向此中安。”[4]陈镒《午溪集》卷5《次韵寿友人》：“银潢秋水洗丰骨，谈笑掀髯豪兴发。婆律旃檀香味浮，琉璃琥珀酒光滑。虽无红袖共欢娱，谩有清诗写奇绝。祝君之寿老益坚，静夜观书眼如月。”[5]

8.5

追踪中世纪名贵香料和药材“婆律膏”、“婆律香”的相关文字，今所存最“早”者，不外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以及本书已轶、唯见抄录之南朝梁人陶弘景《神农本草注》、苏恭《唐本草》、佚名《南海药谱》等。从所属分类上分析，前二者作为香料涉及，而后二者作为药材提到。从所属时代背景考虑，六朝和唐都是古代东、南亚洲人积极开拓海上交通，并使之达到规模的年代。就原始产地来说，两个“婆利国”，应该以在位置“西海”滨的“南印度”者为是，而此，已见前引，正是“陶隐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翻元刊本，页6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居"的叙述。位置"南海"滨的"婆利国"所在,或如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35《婆利及丹丹》所主张之印度尼西亚巴利(Bali)岛:"诃陵东距婆利,乃浡泥实在爪哇之北,稍偏东北也"。"设若诃陵即为爪哇,此岛实在诃陵之东也"。[1] 至于《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所记"婆利国",基本都是"南海婆利国",如:"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自交址浮南海,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等皆是。至于"哥罗国"亦"哥罗富沙罗国"、"哥罗舍分国"之"南距婆利,行十日至",倘若"十"字前缺字,则可能指"西海婆利国"。《太平寰宇记》卷177:"哥罗舍分国,在南海之南,接堕和罗国,胜兵二万余人。"[2]

中世纪人以"婆律"、"布罗"、"婆罗"、"秣罗"及"没来"称"国",[3]而以"固不婆律"、"个不婆律"、"羯布罗"、"羯婆罗"、"拙贝罗"、"枳秣罗"称"树"以及从中流出的油脂或凝块。"树",盖前文已见龙脑香科(Dipterocarpaceae)龙脑香属的羯布罗香(Carpus turbinatus)。其形状、生态及利用,《中国植物志》第50卷第2分册:"大乔木,高约三十五米,含芳香树脂,树皮灰白色,或深褐色,纵裂。枝条密被灰色绒毛,有时无毛,有环状托叶痕。叶质,全绿,有时为波状,卵状长圆形,长二十至三十厘米,宽八至十三厘米。先端渐尖或短尖,基部圆形或微心形,侧脉十五至二十对,在下面明显突起,被星状毛,上面无毛或被星状疏毛,叶柄长二至三厘米,密被灰色绒毛或变无毛。托叶长二至六厘米,密被深灰色或暗黄色绒毛。总状花序腋生,有花三至六朵,花萼裂片二枚为线形,另三枚较短,均无毛,外面被白色粉霜,花瓣粉红色,线状,长圆形,外面被灰色的长绒毛;花药线状被针形,药隔附属体丝状,子房密被毛,花柱圆柱状。中部以下被银灰色的长绒毛。花期三至四月,果期六至七月"。"为珍贵用材树种,从树脂提出的油膏品,名

---

[1]北京,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冯承钧中译本,2003年,页258。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377。

[3]《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页1153:"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

为羯布罗香油。油可作调香济和定香济，树脂可作药用，种子可榨油”。[1]

从相关“婆律”、“波律”诗、文的数量众多，可以感知该种堪称“珍稀”香料兼药材的舶来制品之在中国的使用广泛。伴随而来的，或许还有相关的文化、习俗，甚至还有到了新国度后的“发明”。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或许是在唐以后的五代、两宋。即前引黄庭坚掺入“婆律膏”的制作，也是几经周转的传授。《陈氏香谱》卷3《意可》：“山谷道人（黄庭坚）得之于东溪老（释行瑛），东溪老得自历阳公（王安上）。多方，初不知其所自，始名宜爱。或曰：此江南宫中香，有美人字曰宜，甚爱此香，故名宜爱，不知其在中主、后主时耶？香殊不凡，故易名意可。”[2]同书同卷《深静》：“荆州欧阳元老为余处此香，而以一斤许赠别。”[3]而“堕婆登国”将之用于丧葬，北宋亦然。《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上8李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元丰八年五月己酉，薨于位。讣闻，两宫震悼，特辍视朝五日，谕三省悉哀故事，恤用优典，赙金帛五千，赐寿昌坊大第，处其孤，加赠太师，锡符陵，录婆律香，俾佐敛具，贵臣护丧，恩礼视魏国韩忠献公，敕使督将作穿土斫石治圹，卜开封东明县清陵乡之原，曰广阜，在旁小顿大起，五音地学，于商家吉，将以九月辛酉襄事，有诏：尚书右丞李清臣，其为太师珪铭。”[4]

与李唐一样，赵宋也从海外诸国的“贡献”中得到“婆律香”、“波律膏”。《宋史》卷489《三佛齐国》：“元丰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熏陆香备方物，广州受表入言，俟报乃护至阙下。天子念其道里遥远，每优赐遣归。”[5]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2《督耨词》：“十里一候五里置，渡海梯山来万里。赐入长安卿相家，夜暖金猊香彻髓。琼香入

---

[1]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90年，页118。又，其分布，同书、页：“产云南西部及南部，西藏东南部。印度（India）、巴基斯坦（Pakistan）、缅甸（Myanmar）、泰国（Thailand）、柬埔寨（Cambodia）有分布。”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4]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清钞本，1969年，页130、131。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4090。

骨作晓醒,斗帐烧烟隔秋水。青娥添火窗欲明,红锦薰衣人未起。梅花不用波律来,零藿何劳香传记?兰闺半掩春昼长,参差吹竹罗红妆。令君一去三日香,更遣小儿缝紫囊。夜来宾客满高堂,谁家有女嫁韩郎?"[1]字里行间,透露"微旨"。到了后世的朱明,由社会上层崇尚、需求而引发、假借神意的变本加厉搜括,不时酿成百姓的灾难。史鉴《西村集》卷1《狐绥绥,并引》:"社公土伯望尘拜,白望横行九州岛界。万民皇皇讹且惊,市肆昼闭空其城。群巫四出假神命,搜括逮捕何纵横!巫言神君去天咫,民命由来主张是。神今下界来求珍,敢有不共随殛死?明月珠,夜光璧,玛瑙之盘大逾尺。婆律旃檀苏合香,珊瑚琅玕亚姑石。此物何由在山泽?巫传神言许输直。厚估高评动千万,破产倾家责难塞。黄龙大舶行迷津,柜帛囊金无纪极。"[2]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刊本,2004年,页75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9 枣历千年

——海枣与中国典籍所见波斯枣

自西汉以来，方士中流传着“海上巨枣”的故事。逮至晋，又将自海外而来的“海枣”与之联系起来。入唐以后，涉及这种又名“波斯枣”、“窟莽”、“骨莽”、“鹘莽”果实的文字日益增多。而生长在益州亦成都府的“海棕”、“金果”，更是自杜甫吟咏以来，历宋、元、明，皆能见到断续的记录。实际上，这是一种地域广泛的栽培树种。无论西非的“摩邻”，东非的“层檀”，南欧的“拂菻”，西亚的“瓮蛮”，“弼斯啰”，“陀拔斯单”，“记施”，“忽鲁谟斯”，南亚的“注辇”，东南亚的“环王”，“三佛齐”，都有它的分布。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中世纪的中国人，其对兹植物的了解程度，甚至食品工艺、临床疗效等，足使今人感到惊讶。

9.1

早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关于“海上巨枣”的故事，就已在方士中流传。《史记》卷12《孝武本纪》：“[李]少君言于上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1]徐坚《初学记》卷28《果木部》：“《汉武内传》曰：李少君谓武帝：溟海之枣，大如瓜，钟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2]“安期生”，曾与秦始皇发生纠葛的神仙。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8：“《列仙传》：安期生，琅耶阜乡人。卖药海边，时人皆言千岁公。秦始皇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数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页455。

[2]北京，中华书局司义祖点校本，1962年，页671。

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来求我于蓬莱山下。始皇遣使者数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海边十处。"[1]"巨枣"产地,乃在"安息、西母之际"。李昉《太平御览》卷965:"《冯明生别传》曰:明生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殆死道间。见女人,年可十六七,姿容绝世,以肘后管中一丸如小豆与服即愈。随神女还岱宗,见安期生,曰:前与女郎游于安息、西母之际,食枣异美。此间枣小,不及忆此枣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昔与君共食一枚,乃不尽。此间小枣,聊可相比也。"[2]

就在司马氏西、东两晋之际,时人提到了一种来自"林邑"、名为"海枣"的植物,并将其所结的果实与"大如瓜"的"巨枣"联系起来。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海枣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丈,树顶四面,共生十余枝、叶,如栟榈。五年一实,实甚大,如杯、碗,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泰(太)康五年,林邑献百枚。昔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非诞说也。"[3]与之树形相似的"栟榈",即四川等地常见的"棕榈"。戴侗《六书故》卷21:"蒲眠、府盈二切,陵如切。栟榈,木高者一二丈,叶如蒲扇,实如鱼子,叶下有毛,汇如鬃,故亦谓鬃榈,亦作鬃棕,亦作棕。[司马]相如、扬雄赋单作并闾。"[4]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4:"栟榈,一名棕榈,即今川中棕榈。"[5]与之味道匹敌的"御枣",乃当时人流行的嗜好。罗愿《尔雅翼》卷10:"晋人尤好食枣,盖安邑千株枣比千户侯,其人置之怀袖,食无时,久之,齿皆黄,故《养生论》云:齿居晋而黄,谓枣故也。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凡枣味,莫若安邑御枣也。"[6]"安邑",据《晋书》卷14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绍楹点校本,1982年,页328。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4281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52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地理志》:“河东郡”属县,[1]治今运城市东。

入唐以后,士人们“普遍”涉及了一种被称为“波斯枣”或“窟莽”、“骨莽”、“鹘莽”的果实。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广动植木篇》:“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2]。释义楚《释氏六帖》卷18《草木果实部》:“《百一羯摩四》云:西土之树,形如此方棕榈,独生,其将至北方。番禺有果,如干柿,号波斯枣。”[3]刘恂《岭表录异》卷中:“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海棕。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北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叶已尽,朵朵着子,每朵约三二十颗。刘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其核与北中枣殊异,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恂亦收而种之,久无萌芽,疑是蒸熟也。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凡枣味,莫言安邑御枣也。”[4]所称“波斯枣”,从所述来看,显然就是“海枣”;而其果实“长二寸”,距“如杯、碗”大小也相差无几了。

无独有偶,早在先秦,已曾出现一则明显“虚构”但具有“哲理”的寓言,而其核心的内容,正是关于蒸熟的枣子不能结实。《晏子春秋·外篇》:“齐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崖曰:昔者秦缪公乘龙理天下,黄布裹蒸枣,至东海而捐其布。彼黄布,故水赤,蒸枣,故华而不实。公曰: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者,亦详对之也。”[5]这种蒸后还能发芽开花但不能生籽的水中之枣,也被简称作“秦公海枣”、“海枣”。《艺文类聚》卷82刘孝威《谢东宫赉藕启》:“色华玉树,味夺琼浆。根出杨池,闻之僮的;子为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417。

[2]北京,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1年,页178。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刊本,1990年,页383。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百子全书》本,1998年,页462下。

灵散,得自庄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枣。凡厥永羞,莫敢相辈。"[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93陆倕《新刻漏铭,并序》:"而司历亡官,畴人废业;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卫宏载传呼之节,较而未详;霍融叙分至之差,详而不密。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弘度遗篇,乘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2]《甬上耆旧诗》卷22李玮《高士篇》:"丘园有高士,内外辨之早。内不失所性,外不扬文藻。瓜芋未全贫,琴书足怡老。未能准箕由,私怀慕绮皓。爵禄何为者?春荣亦海枣。"[3]

9.2

曾经旅居四川的诗人杜甫,径将"如"亦"相似"的"海棕"与"波斯枣"互相勘同。《全唐诗》卷220杜甫《海棕行》:"亦棕类,但不皮而干、叶丛于杪。一云波斯枣,木无旁枝,三五年一着子。左绵公馆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云。龙鳞犀甲相错落,苍棱白皮十抱文。自是众木乱纷纷,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识。"[4]"左绵",即治今绵阳市的"绵州"。祝穆《方舆胜览》卷54:"郡名左绵,以绵水经其左,故谓之左绵。左太冲(思)《蜀都赋》:于东则有左绵、巴中。绵者,绵历也。"[5]入宋以后,由于时间绵长,诗人所见该地之树不复存在,从而引起后人的凭吊。刘攽《彭城集》卷11《复和前韵》:"父老见枯朽,皆从童稚年。孙枝复秀色,仙事故依然。巢鹤千龄异,源泉一溉偏。颇笑海棕陋,崎岖留在绵。"[6]唐庚《眉山先生集》卷19《将家游治平院,盖老杜所谓东津也》:"年年官职如冰样,只有登临作酬赏。好山一一如佳客,令人欲作倾家酿。昨日西楼吊王孙,今日东津悲逐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绍楹点校本,1982年,页1405。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5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页2315。
[5]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志丛刊》施和金点校本,2003年,页970。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臣。江边胜事略寻遍，不见海棕高入云。”[1]陆游《剑南稿》卷37《感旧》：“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锦里瞻祠柏，绵州吊海棕。蹉跎悲枥骥，感会失云龙。生世后斯士，吾将安所从？”[2]

然而，数百年来，人们却能在治今成都市的“益州”亦“成都府”一直见到“海棕”的伟岸身影。宋祁《宋景文集》卷47《海棕赞》：“棕皆褫皮，此独自干。攒叶于颠，毒首披散。秋华而实，其殖则罕。大抵棕类也，然不皮而干，叶丛于杪，至秋乃实，似楝子。今益州城中，有四树。杜子美（甫）有左绵《海棕行》，今东川无之，理致干坚，风雨不能摧云。”[3]赵抃《赵清献集》卷4《题府庭海棕》：“海棕根干出栟榈，双势凌空剑外无。长锁荆榛嗟庙栢，不禁风雨笑庭梧。胡僧过识已千岁，蜀守来观只两株。离立峨峨同壮士，侧身东望拱皇都。”[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老杜《海棕行》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厅东廊前，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签厅，乃故锦官合，闻潼川尤多。予未见也。”[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金果》：“成都府江渎庙前，有树六株，世传自汉、唐以来即有之。其树高可五六十丈，围约三四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顶上才生枝叶，若棕榈状。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加大。”[6]先前有“四树”，继次只“两株”，而后唯有“一株”，再后又增至“六株”，这就表明，人们曾经种植新株。“东川”，地方首府，据《宋史》卷89《地理志》，正是也有过栽培、治今三台县的“梓州”亦“潼川府。”[7]

明人还做过挪移“海棕”植株的尝试，不过，以失败告终。《渊鉴类函》卷416《埤雅广要》：“蜀锦城之南，有海棕焉。干犹龙鳞，枝犹凤尾，高百尺余。相传繇李唐来，阅千稔矣。明徙其株于金陵，茎、叶披

---

〔1〕《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4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嘉靖刊本，页725上。

〔5〕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1997年，页67。

〔6〕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重印句逗本，1980年，页331。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2216。

萎,略无生意。敕还蜀植之,护以赤栏,甃以纹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云汉,有若曾不知其徙也者。迩者其在城南者,干古颠仆,命中贵吴从政视之,惜其材,初未谙他用。既而斲为五十余琴以进,异音清发,虽爨下之桐,未可拟也。秘内帑士之嗜音者,恒企慕焉。"[1]这似乎就是当年杜甫"移栽北辰"愿望的执行。"金陵",治今南京市的"应天府",正是朱氏明也有"六部"设立的陪都"南京"。黄佐《泰泉集》卷5《厅前槐树歌,为少傅蒋公赋》:"金莲夜自九霄归,玉佩晨从三殿去。遂令函夏歌时雍,植槐种德将无同。花开叶脱自时序,太虚无语昭元功。更闻来使传消息,苍苍不改当年色。白鹿贞松只自长,青牛文梓宁论直?槐乎槐乎无与伦,力排摇落开鸿钧。在昔海棕逢杜甫,尚欲移栽向北辰。"[2]杨士奇《东里集》卷诗2《送萧雅容郎中归南京吏部》:"都门新酒郁金香,窈窕筝弹陌上桑。烟柳千丝牵别恨,春花万点映行装。碧山近带金陵郭,白雪清含粉署郎。官府日长无一事,寄诗频到五云坊。"[3]

除了"成都府"、"潼川府"和治今广州市的"广州"亦"番禺"外,治今泉州市的"泉州"、治今湖州市的"湖州"亦"吴兴",以及所隶有"新城县"、治今杭州市的"杭州",皆有"海棕"的分布。《南村辍耕录》卷27《金果》:"泉州万年枣三株,识者谓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为苦鲁麻枣,盖凤尾蕉也。"[4]秦观《淮海集》卷2《泊吴兴西观音院》:"金刹负城闉,阒然美栖止。卞山直穹窿,苕水相依倚。霜桧郁冥冥,海棕鲜蕤蕤。广除庇夏阴,飞栋明朝晷。溪光凫鹜边,天色孤蒲里。绪风传昼焚,壁月窥夜礼。泄云彗层空,规荷鉴幽沚。艅艎烟际下,钟磬林端起。"[5]晁补之《鸡肋集》卷31《新城游北山记》:"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26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4下。

[4]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重印句逗本,1980年,页331。

[5]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页423上。

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于时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竹间海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二三子又相顾魂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因追记之。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1]

9.3

“海枣”之进献，最初来自“林邑”；“波斯枣”，顾名思义，与“波斯”有关。前者，即“环王”、“占婆”。《新唐书》卷222下《环王传》：“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东西三百里而赢，南北千里”；“王所居曰占城，别居曰齐国，曰蓬皮势”。[2]无怪乎明人张燮会在抄录前引的文字后，径自将之归于后世才更的国名“占城”。《东西洋考》卷12《逸事考》：“海枣，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丈，树顶四面生十余枝叶，如栟榈。五年一实，实大如杯、碗，味极甘美。泰（太）康五年，林邑献百枚。出《南方草木状》；以上占城。”[3]后者，《魏书》卷102《波斯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迭氎、氍毹、氎登毛、赤麈皮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犂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4]“千年枣”，同“万年枣”，也就是“波斯枣”、“金果”。

“千年枣”亦“波斯枣”的出产地至为广阔，几乎囊括欧、亚、非大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仿宋刊本，页1上、下、2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页6297、6298。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页2270、2271。

陆。在西非,有今马里中南部的“摩邻”(Malel);在东非,有今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层檀”(Zantan);在南欧,有今土耳其西北部的“拂菻”(Purom)。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4:“摩邻国,在勃(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身黑,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陆行之所经也。”[1]周辉《清波杂志》卷别2:“层檀,南海旁国也。国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须便风百六十许日昼夜行,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国主名亚美罗亚眉兰,传国五百年十世矣。春、秋暖,贵人以好越布缠头,服土产花锦、白迭布,不服绫罗、绢帛,出入乘象、马。官有月俸,其法,轻罪杖,重者死。有稻、麦、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驼、马、鱼、犀、象、薰陆、沉水香、血竭、没药、蓬砂、阿魏、苏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枣、蜜沙华三酒。”[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其国(拂菻)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产金、银、珠、绵、锦、牛、羊、马、独峰驼、杏、梨、糖、千年枣、巴榄子、大小麦、粟、麻,以蒲桃酿酒。音乐弹胡琴、箜篌,吹小筚篥,击偏鼓,唱歌拍手戏舞,不务战斗事”。[3]

在西亚,有今阿曼的“瓮蛮”(Oman),伊拉克南部的“弼斯啰”(Basrah),伊朗北部的“陀拔斯单”(Tabristan)和南部的“记施”(Kesh)、“忽鲁谟斯”(Hormoz)。《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天宝五载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4]赵汝适《诸蕃志》卷上《瓮蛮国》、《记施国》、《弼斯啰国》:“瓮蛮国,人物如勿拔国”。“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庶。他国贸易,惟买马与真珠及千年枣,用丁香、豆蔻、脑子等为货”。“记施国,在海屿中,望见大食,半日可到”。“食面饼、羊、鱼、千年枣,不食米饭。土产真珠、好马,大食岁遣骆驼负蔷薇水、栀子花、水银、白铜、生银、朱砂、紫草、细布等下船至本国,贩于他国”。“弼斯啰国,听白达节制。

---

[1]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页7661。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11412上。

人食烧面饼、羊肉，天时寒暑稍正，但无朔望。产骆驼、绵羊、千年枣”[1]。《明史》卷326《忽鲁谟斯传》：“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地多咸，不产草木，牛、羊、马、驼皆噉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之属”。[2] 以上诸地皆是分别以叙利亚南部和伊拉克中部为中心的“倭马亚”、“阿拔斯”王朝亦“大食”的“属国”。

在南亚，有今印度东南部的“注辇”（Chola）；在东南亚，有今印度尼西亚中西部的“三佛齐”（Sri Vaja）。《诸蕃志》卷上《注辇国》：“注辇国，西天南印度也。东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地产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榔、豆蔻、琉璃、色丝布、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鹦鹉，果有余甘、藤萝、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波罗蜜之类，花有白茉莉、散丝、蛇脐、佛桑、丽秋、青黄碧婆罗、瑶莲、蝉紫、水蕉之类”。[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2《三佛齐传》：“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间于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开宝］七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年枣、偏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瑠璃瓶、珊瑚树”。[4] 至于“大食”（Tazik）本土，当然也有“千年枣”亦“波斯枣”。[5]《太平寰宇记》卷186：“有波斯胡人渡怛曷水，若有神助，得刀杀人，劫夺商旅，其众渐盛。因招附诸胡，有胡人十一来据，次第摩首，受化为王。此后，众渐归附，遂割波斯西境自立为王，姓大食氏，名𥁞密莫末腻，又破拂菻及波罗门城，所当无敌”。

---

〔1〕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博文校释本，1996年，页107、108、109、111。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8452、8453。

〔3〕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博文校释本，1996年，页74、75、76。

〔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2610上。

〔5〕《宋史》卷490《大食传》，页14119：“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页1420：“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瓶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璧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

"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枣,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美甚,余菜亦与诸国同"。[1]

9.4

"海枣"—"波斯枣"之称号,不啻十数。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1:"无漏子,《[本草]拾遗》。释名:千年枣,《开宝[本草]》;万岁枣,《[明]一统志》;海枣,《[南方]草木状》;波斯枣,《[本草]拾遗》;番枣,《岭表录异》;金果,《[南村]辍耕录》。木名:海棕,《岭表录[异]》;凤尾蕉《[南村辍耕录]》。时珍曰:无漏,名义未详。千年、万岁,言其树性耐久也。曰海,曰波斯,曰番,言其种自外国来也。金果,贵之也。曰棕,曰蕉,象其干、叶之形也。番人名其木曰窟莽,名其实曰苦鲁麻枣,苦麻、窟莽皆番音相近也。"[2]"无漏子",药家常用名字。《证类本草》卷23:"无漏子,味甘温,无毒,主温中,益气,除痰嗽,补虚损,好颜色,令人肥健。生波斯国,如枣,一云波斯枣"。"又有千年枣,生波斯国,亦稍温补,非此(仲思枣)之俦也"。[3] "千年枣"亦"千岁枣";而"万岁枣"即"万年枣"。郭祥正《青山集》卷22《和颖叔千岁枣》:"大食移根远,番禺托蒂连。旧名稽药录,新赏著诗编。甜出诸饧上,香居百果前。黑腰虚羡尔,红皱岂为然?柔脆怜金凤,飘零难木绵。讽苞丹荔赋,精夺宝刀篇。"[4]《宋史》卷489《三佛齐传》:"开宝七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瑠璃瓶、珊瑚树。"[5]

无论唐、宋、元、明,人们对"海枣"—"波斯枣"的熟悉,足使今人惊讶。其状型,《宋景文集》卷5《海棕》:"哆炽风叶张,囷皴雨皮厚。丛橑列盖端,攒旄注旗首。物以希见珍,材缘怪志丑。"[6]《青山集》卷22

---

[1]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13上、15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和刊本,页48上、下,10上。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页706下。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4089。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和颖叔千岁枣》:“结花虽最晚,藏核莫如坚。鸭脚看何小,鸡头美未全。”[1]食品工艺,《南村辍耕录》卷27《金果》:“每岁仲冬,有司具牲馔祭毕,然后采摘。金鼓仪卫,迎入公廨,差点医工,以刀逐个劖去青皮,石灰汤焯过,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干,再换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贮进献。不如此修制,则生涩不可食。”[2]临床疗效,《本草纲目》卷31:“主治补中益气,除痰嗽,补虚损,好颜色,令人肥健。[陈]藏器。消食止欬,治虚羸,悦人,久服无损。李珣。”[3]朱橚《普济方》卷157:“以椹果熟者和蜜食之,主消食止咳嗽、虚羸,悦人,以无漏子久服无损也。”[4]观赏、品食,用途多样,有人因而发出“广栽”享利、以作“中州瑞”的建议。《青山集》卷22《和颖叔千岁枣》:“静夜风回海,清秋月蘸天。彩山要客集,翠颗绕枝骈。邂逅为公寿,婆娑与世延。暮钟催酒散,嘶马引旗旋。今作中州瑞,原从异国传。何当广栽植?欲以慰饥年。”[5]

枣名冠以“千年”,而又叫做“金果”,故而常用来祝寿或预示吉兆。吴儆《吴文肃集》卷20《念奴娇,寿陈尚书母夫人》:“况是间生英贤,名高日月,未说文昌贵。今日凝香称寿斝,来岁衮衣当发。黄贴天香,太白珍膳,押赐传中旨。戏拈金果,宫娥应是争取。”[6]胡助《纯白斋类稿》卷12《寿柳道传博士二十韵》:“笑谈春入坐,吟讽月窥帘。考试文丕变,分雍教不厌。容台仪有据,清庙器无嫌。积累培良厚,操持取甚廉。铭章随竹帛,谥笔却金缣。朝帻收佳誉,恩波喜沛沾。仲秋当吉月,湛露沐威炎。桂蠹冰盘爽,松醪寿斝添。鸾坡方直上,鸠杖未须拈。海枣香堪剥,蟠桃味正甜。水苍新玉佩,缃缥旧牙签。旋逼跻华要,宁容即退恬?太平资润色,里闬极荣瞻。”[7]同书卷14《看云步虚词,寿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刊本丛刊》影印宋刊本,页706下。

[2]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重印句逗本,1980年,页33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5下、66上。

[5]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页706下。

[6]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686上。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吴宗师》:“山林归梦是耶非?海枣如瓜别有期。看尽浮空千万态,不知倚杖立多时。”[1]释普济《五灯会元》卷16《天钵重元禅师》:“北京天钵寺重元文慧禅师,青州千乘孙氏子。母梦于佛前吞一金果,后乃诞师,相仪殊特,回异群童。”[2]同书卷13《洪州凤栖山同安丕禅师》:“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同安丕禅师)曰:金鸡抱子归霄汉,玉兔怀胎入紫微。曰:忽遇客来,将何只待?师曰:金果朝来猿摘去,玉花晚后凤衔归。”[3]

不仅如此,人们还以“海棕”作为类似植物诸如“桄榔”、“椰木”的参照。段公路《北户录》卷2《桄榔炙》:“桄榔茎、叶与波斯枣、古散、椰子、槟榔小异,其木如莎树皮,穰、木、皮出面可食,古散堪为拄杖。”[4]杨万里《诚斋集》卷16《题桄榔树》:“化工到得巧穷时,东补西移也大奇。君看桄榔一窠子,竹身杏叶海棕枝。”[5]《岭表录异》卷中:“椰子树,亦类海棕。结椰子,大如瓯杯。”[6]也就是这种外形之“类”,竟使宋人苏辙进行了错误的勘同。《栾城集》卷后2《过侄寄椰冠》:“衰发秋来半是丝,幅巾缁撮强为仪。乖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变化密移人不悟,坏成相续我心知。茅檐竹屋南溟上,亦似当年廊庙时。蜀中海棕,即岭南椰木,但不结子耳。”[7]又,萧奭斗《勤斋集》卷6《棕竹杖》:“不学湘筠染恨深,海棕化竹世难寻。幸逃割剥小人手,还喜栖迟君子林。”[8]“棕竹”,且不同“棕木”,如何由“海棕”所“化”?李衎《竹谱》卷10《有名而非竹品》:“棕榈竹,两浙、两广、安南、七闽皆有之。高七八尺,叶是棕榈,而尖小如竹。叶自地而生,每一叶脱落,即成一节,肤色青青,一如竹枝。《十道志》曰:巴、蜀纸惟十色,竹则九种。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苏渊雷点校本,1984年,页1041。

[3]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苏渊雷点校本,1984年,页1041。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钞本,页7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8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棕竹其一，棕身而竹叶。”[1]

9.5

互相悬隔地区的文化，有时会有“不谋而合”的现象。本来，“海上巨枣”的传闻，不过是方士胡诌用来懵骗欲求长生的皇帝罢了。《北齐书》卷45《樊逊传》：“逊对曰：臣闻天道性命，圣人所不言，盖以理绝涉求，难为称诣。伯阳道德之论，庄周逍遥之旨，遗言取意，犹有可寻。至若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2]然而，其中却似乎有着棕榈科植物亦 Phoenix dactylifera、“海枣”—“波斯枣”的部分真实。甚至所云所在的“安息”、“西母”，也无不与西亚或迤西地域有“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3]“安息”，“波斯”的王朝名；“条枝”，在其西；“西王母”，即兹“西母”。而“海枣”之“海”，意为由海外而传入。陈思《海棠谱》卷上：“沈立《海棠记》：凡今草木，以海为名者，《酉阳杂俎》云：唐赞皇李德裕尝言：名中之带海者，悉从海外来，故知海棕、海柳、海石榴、海木瓜之类，俱无闻于记述，岂以多而为称耶？又非多也，诚恐近代得之于海外耳。又，杜子美《海棕行》云：欲栽北辰不可得，惟有西域胡僧识。若然则赞皇之言，不诬矣。”[4]

尽管神仙故事无从考稽而难以凭信，然而，却由其想象丰富而具有浓厚的吸引力。特别是当其中包含“真实”的时候，更使人百般钟爱。“大如瓜”，而“瓜”有大小。实际上，在一些士人的写作中，已经到了“真假难辨”的奇妙境界。苏轼《东坡集》卷15《次韵送徐大正》：“别时酒盏照灯花，知我归期渐有涯。去岁渡江萍似斗，今年并海枣如瓜。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页611。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页3164。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

多情明月邀君共,无价青山为我赊。"[1]《青山集》卷22《和颖叔千岁枣》:"彼美只园枣,珍同玉井船。后期千载熟,今日万珠圆。地润仍依佛,栏深自幂烟。种来谁共老?服久必成仙。"[2]刘嵩《槎翁集》卷4《不涉风波亭歌,为糜朝英赋》:"我昔见公南浦之龙沙,知公作亭非不华。上砻翠石凿户牖,下列琴策开烟霞。客如流云酒如海,枣已如瓜菊堪采。醉歌白雪扬清风,独立东南三十载。"[3]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48《和峻伯蓬莱阁》:"绛节秋逢鸾鹤群,安期遣信欲相闻。袖中亦有千年枣,不羡瀛洲五色云。"[4]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10《题画海棠双白头,为王大参旸德七十寿》:"此物虽微感星气,不与凡鸟同摧藏。百舌能见谗,要自非我匹。凤皇故自尊,竹实非我食。安期东海枣已丹。王母西池桃更碧。白头鸟,不足招,召伯之棠不足栽。"[5]

"海枣",今又名"椰枣",乃为旧大陆西部历史悠久的栽培树种。莱斯利—布雷姆尼斯(Bremness L)《药用植物》(Eyewitness Handbooks - Herbs):"具高而细长的树干,由长型复叶组成的树冠及下垂的果串。已有五千多年的栽培史,不但是重要的主食作物,也是供观赏的林荫道树种";"据记载,约有八百多种不同用途。是精美食物,可做成甜食。含维生素B,掺入治疗黏膜炎的草药糖浆,而且是温和的轻泻剂";"栖所:暖温带,干热地区;热带,亚热带"。[6] 虽然,种子来自遥远"天边",穷尽"博物"后始知,而"移根"更属"非易";但是,"海棕"仍在中国南方适宜生长的地方落下户来。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2《酬周南翁子》:"碧笺长短斗车斜,玉雪青春髻似鸦。博物已知穷海枣,苦心端欲镂冰花。"[7]李刘《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卷17《贺钟侍郎震除左侍郎兼中书及侍讲》:"江梅尚难于寄驿,海棕讵易以移根?然蓬娑雪边,十暑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下。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页706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0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17上。

[5]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崇祯刊本,页866、867。

[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自然珍藏图鉴丛书》中译本,2003年,页72。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5下。

碎杜陵之葛;在玉堂天上,一寒望范叔之袍。"[1]王立道《具茨集》卷文6《泉释》:"大夫曰:夫泉之出也,泛溃林麓,横溢溪涧,风文沦涟,春流汗漫。于是,有河柳缘堤,海棕荫岸,珍卉霾靡,芳林葱茜。"[2]这显然是一件值得追念又值得考究的科技史上"趣事"之一。

附言:"海棕"别名"凤尾蕉",也有完全的"传奇":既不畏风雪,又不畏水火。《全闽诗话》卷7《何乔远》:"闽中多凤尾蕉,相传树之亭中,可避火灾。蕉性宜铁,种者每埋铁其下。何镜山(乔远)前辈诗云:欲比麒麟能食铁,真同凤凰不群鸡。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虚空若无梗,然亦奇闻也。《闽小纪》。"[3]方以智《通雅》卷44《植物木》:"海棕即海枣,一名无漏子。智按:即凤尾蕉,多年高大者,叶心漏日不漏月,烧红铁钉之则茂,因其辟火,曰火蕉。"[4]《御选明诗》卷77沈周《文温州寄凤尾蕉》:"郑重移根过岭来,向阳墀上择宜栽。叶攒碧柄参差长,幅破青緌细琐裁。心雨拔簪鳌戍削,尾风摇扇凤毯毸。森然独昌寒窗雪,不似芭蕉一夜摧。"[5]对于喜热植物而言,不畏雪不可能;对于含碳化合物的茎、叶,在空气干燥的情况下不畏火,更是天方奇谈。就是云其又呼"火蕉"的作者,后来也发现了其中的疑问。方以智《物理小识》卷2《风雷雨旸类》:"物理所曰火发房屋,可投鸡、鸭卵及大泥团、石碑衙扁,扑之亦止。其畜水激轮飞注者,上也。种凤尾蕉辟火,愚者,见屋焚蕉枯者多矣,种成高大,可杀火势,亦火龟、山鸡禳火义耶?"[6]自然,与其他植物相比,其所含水分要稍多,因此,不易燃倒也有可能。

---

[1]《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刊本,页8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0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7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10 南鸟秦声

——中世纪南方珍禽秦吉了考

中世纪中国的飞禽“秦吉了”,其始闻于人,竟与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有着特别的关联。“林邑”即“占城”,包含广东、广西的“岭南”以及“南中”地方,皆有该禽类的栖息。至于“秦吉了”之“秦”,缘于其声音响亮,如“秦人语”。在芸芸众鸟中,自有其独特的魅力,那就是高超的语言能力。由此,文人们指望其代为传达自己无从表述的语言,当然,也有人怀疑其真正的技能。根据形象描述的勘对,“秦吉了”非雀形目木京鸟科鹩哥属的生灵莫属。由于善于模仿、学习各种声音,非常“聪慧”,其得到了人们的“宠爱”;也正是这种“宠爱”,最终导致其被捕捉、囚禁而自然种群趋于“濒危”的悲惨命运。而其名称,可能系译自今学名“Gracula”、英语名“grackle”所沿袭之古代东南亚民族的语言。

10.1

在中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能言鸟”中,以“吉了”、“秦吉了”为名的飞禽颇称脍炙人口。相关的较早记载,说来凑巧,竟与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有着特别有缘的关联。杜佑《通典》卷146:“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鸜鹆,冠作鸟象。今岭南有鸟,似鸜鹆,养久则能言,名吉了,音料。”[1]稍晚,刘昫所撰“正史”也写入了同样的内容,并且增加了注文。《旧唐书》卷29《音乐志》:“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76上、中。

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鸜鹆冠，作鸟像。今案：岭南有鸟，似鸜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识人情，慧于鹦鹉远矣，疑即此鸟也。"[1]"武太后"亦"天后"之拥有这种"能言鸟"，尚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张鷟《朝野佥载》卷4："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秦吉了鸟雌、雄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者烦然不食。则天问曰：何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2]

"天后"所有"秦吉了"鸟，系来自"岭南"；"开元初"亦唐玄宗所有同种鸟来自"广州"。实际上，治今广州市的"广州"，正是兹地方的首府。柳宗元《柳河东集》卷26《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3]又缘其乃有唐一代的"国际"港市，因此，来自此处的珍禽，也有可能最初来自海外。《唐会要》卷98："林邑国，汉日南象郡之地。其先，因汉女子征侧之乱，是后，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无子，其甥熊代立。晋、宋已来，恒通中国。其地恒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人能用弩，以藤为甲。王出，则列象千头。信佛法。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有结辽鸟，能解人语，亦谓之结了鸟，盖土音讹也。"[4]"林邑"，即"占城"，"结辽"、"结了"即"吉了"亦"秦吉了"。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秦吉了》："《[旧]唐书》[卷197《林邑传》]：林邑，出结辽鸟。林邑，今占城，去邕、钦州但隔交址，疑即吉了也。"[5]

---

[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页1061。

[2]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赵守俨点校本，1979年，页100。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

[5]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武泉校注本，1999年，页370。

不过,包含广东、广西的“岭南”地方确有“秦吉了”鸟的栖息。段公路《北户录》卷1《赤、白吉了》:“某年,[容州]普宁[县]有廉州民,获赤、白吉了各一头,献于刺史者。其赤者寻卒,白者久而能言,凡笑语悉皆学人,斯珍禽也。”[1]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2]“廉、白”二州,分别治今合浦县、博白县。而“容管”,即“容州”,治今北流县。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9:“唐武德五年,置越州,领合浦、安昌、高城、大廉、大都五县。贞观六年,置珠池县;其年,割大都属白州。八年,改越州为廉州。十年,废姜州,以封州东罗、蔡龙二县来属。十二年,废安昌、珠池二县入合浦,废高城入蔡龙。天宝元年,改为合浦郡。乾元元年,复为廉州”。[3] 同书卷167:“唐武德四年,于此置南州,领博白、郎平、周罗、龙豪、[淳]良、建宁六县,改为白州。贞观十二年,省郎平、淳良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南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白州”。“唐武德四年,于今州东北置铜州,领北流、豪石、岩昌、渭龙、南流、陵城、普宁、新安八县。贞观八年,改为容州,以州西容山为名。十一年,省新安。开元中,升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普宁郡。乾元元年,复为容州都督府,仍旧置防御、经略、招讨等使,以刺史领之”[4]。

根据北宋初年的报告,与“容州”毗近、治今藤县的“藤州”所属地区,也有“秦吉了”鸟的生存。《太平寰宇记》卷158:“此县(藤州感义)出秦吉了。”[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吉了禽》:“予考郑熊所作《番禺记》云:秦吉子(了)出藤州风县”。“[郑]熊以为秦吉了”。[6] “风县”当作“宁风县”,脱“宁”字。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6:“故宁风县,唐武德五年,以县立燕州。正(贞)观三年,徙治长恭。七年,更名泰州,徙治宁风。八年,徙治安基,复为燕州。十八年,州废,以宁风来属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又,“秦吉了”之有“赤、白”,甚为可疑。《能改斋漫录》卷15《吉了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段以为吉了,而更分以赤、白两种,何耶?”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3]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227、3228。

[4]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198、3189。

[5]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044。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又,同书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60年,页444无“风县”二字。

[藤州]。故感义县,本淳民,隋置,唐武德中,更名";"皇朝开宝五年,省宁风、感义、义昌三县入镡津[县]"。[1]《太平寰宇记》卷158:"唐武德四年,置藤州,领永平、猛陵、安基、武林、隋建、普宁、宁风、戊城、宁人、淳人、大宾、贺川十二县。贞观七年,以武林属龚州,普宁属容州。八年,以猛陵属梧州。十二年,以隋建属龚州。天宝元年,改为感义郡。乾元元年,复为藤州。皇朝开宝六年,移州于大江西岸为理"。"元领县四,今一:镡津。三县废:宁风,感义,义昌,已上并入镡津";"废宁风县,在[藤]州西一百里";"废感义县,在[藤]州南九十里"。[2]

10.2

除了"海外"和"岭南"外,所称的"南中",也有"秦吉了"的出产。《白氏长庆集》卷4《秦吉了,哀冤民也》:"秦吉了,出南中。"[3]无论如何,该地方人是知晓此种禽类的,因为他们将也能说话而外形与"秦吉了"很相似的"鸲鹆"叫做"牛吉了"。《能改斋漫录》卷15《吉了禽》:"南中亦呼鸲鹆为牛吉了。头上微有冠,如鸡然。舌辨而语清。所食惟鱼肉,凡宾客、奴仆一过,而皆知其名位。苟饲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4]"南中"一词,三国和晋包含今凉山州和云南、贵州两省的大部分。那里,还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七擒七纵当地首领孟获的故土。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5] 骆宾王

[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宋元地理志丛刊》,李勇先、王小红校注本,2003年,页1143。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3042、3043、3044。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9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下。
[5]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句逗本,1958年,页47、50。

《骆丞集》卷2《行军军中行路难》:"沧江绿水东流駛,炎洲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关秦塞阻烟波。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中瘴疠多。"[1]

林景熙《霁山集》卷1《秦吉了》:"尔禽畜于人,性巧作人语。家贫售千金,宁死不离主。桓桓李将军,甘作单于鬼。"[2]胡我琨《钱通》卷31:"泸南有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钱三十万贾焉,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贫,将卖汝于夷。吉了曰:我汉禽也,不愿入夷。不食而死。叔简氏曰:亡宋诸臣,汉衣汉冠,北面而臣胡主,亦闻吉了之言否?"[3]无论是南宋遗民之诗,还是明中士子之文,借用典故的相关原作,乃是北宋人邵伯温的一则记录。"泸南",系治今长宁县的"长宁军",已是"汉、夷"间的"边郡"。[4]《邵氏闻见录》卷17:"泸南之长宁军,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钱伍拾万买之,其人告以:苦贫将卖尔。秦吉了曰:我汉禽,不愿入夷中。遂劲而死。呜呼!士有背主忘恩,与甘心异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5]也有元时人,别设结果进行吟咏,说是"秦吉了"为报主人"恩惠",甘愿流落异乡,长抱思念之苦。《谷音》卷上冉琇《秦吉了》:"有鸟秦吉了,鸣声一何悲!自言承主恩,十载供提携。雕笼闭羽翼,系之双华丝。一朝不终惠,零落投荒夷。自伤去汉土,岂不怀南枝?诚堪利主家,生死不敢辞。努力万里风,寄此长相思。"[6]

南宋初年的罗愿,在所作小学类书中,将"南中"易作"秦中"。《尔雅翼》卷14《鹦鹉》:"今秦中有吉了鸟","此与鹦鹉之人舌人目何异?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5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4]王之望《汉滨集》卷5《论潼川路措置经界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本路管一十五州,泸、叙州、长宁军,以边郡不行经界,渠、果州、广安军既行而复罢。"

[5]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1983年,页189。又,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6下:"宋时,有秦吉了,能人言。倭蛮欲以钱十万货之,主人告吉了曰:贫故货汝。吉了云:恋主人,不愿向他去。因不食死。"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页4下。

然吉了生秦中，其音声差重浊，如秦人语，不若鹦鹉之轻清云”。[1] 明人徐应秋也采纳了以上的说法。《玉芝堂谈荟》卷32《淮北多兽》：“秦吉了生秦中。”[2]“秦中”，有范围上的狭义和广义：前者指战国秦的“本土”，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中东部。陈子昂《陈伯玉集》卷8《上军国机要事》：“秦中，北据陇右，亦关东邻党凶羯奸谋，觇知此隙，驱其丑类，大盗秦关、陇右马群，是国所宝，防备远策，良宜预图。”[3]后者可包含战国秦的疆域所至，甚至今重庆市和四川省。《元氏长庆集》卷17《嘉陵江》：“秦人惟识秦中水，长想吴江与蜀江。今日嘉川驿楼下，可怜如练绕明窗。”[4]或许正是由于循着这个思路，明人邹溶才在位于秦“汉中郡”、明“汉中府”境的“黄金峡”亦“黄金谷”的专文中，缘“用典”而提到了“吉了”这种鸟。《雍正陕西通志》卷89邹溶《黄金峡赋》：“鹦母鸟、吉了，应空谷之清响；鹧鸪、杜宇，叫落月而悲伤。”[5]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黄金县，西南至[洋]州一百三十里”；“黄金水，出县西北百亩山黄金谷，南流入经县西，去县九里，其谷水陆艰险”。[6]

“吉了”之又名“秦吉了”，似乎还在于其声音响亮，如“秦人语”。《北户录》卷1《赤、白吉了》：“善学人笑言，声明切于鹦鹉。”[7]《岭表录异》卷中：“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8]《岭外代答》卷9《秦吉了》：“能人言，及咳嗽、讴吟，闻百虫音，随辄效学。比鹦鹉尤慧，大抵鹦鹉声如儿女，秦吉了声则如丈夫。”[9]王恽《秋涧先生集》卷42《宫禽小谱序》：“声雄烈，善作人语。”[10]这种情况，不禁使人联想必须“关西大汉”亦“秦人”高歌的《念奴娇》。郑方坤《全闽诗话》卷2：“东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2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5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9上、下。

[6]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贺次君点校本，1983年，页562、563。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9]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武泉校注本，1999年，页370。

[10]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5上。

坡(苏轼)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永)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吹剑续录》。"[1]怪不得唐人白居易,将之以喻有权反映民间疾苦的监察大吏,而以失职的责备。《白氏长庆集》卷4《秦吉了,哀冤民也》:"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日大觜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扬高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2]

10.3

在芸芸众鸟中,"秦吉了"自有其独特的魅力,那就是高超的语言能力。不会表达的"白头鹎"自不用说,就是也解表达的"鸲鹆"、"鹦鹉",也毫不逊色。陈基《夷白斋稿》卷1《白头公词》:"杜陵三月春风暖,燕语莺啼杂弦管。落花缭绕紫骝嘶,游冶归来杯中满。雨棘风篁忽已秋,幽鸟多情亦白头。不随翡翠楼中宿,却爱鸳鸯水上浮。春去秋来不觉老,忧患偏多安乐少。绮窗深处语言微,纷纷付与秦吉了。"[3]《古今禅藻集》卷21释明旷《听莺曲》:"柳陌氤氲翠欲滴,风光骀荡人情适。春莺昨夜度江南,便向窗前弄幽寂。柔情宛转杂哀丝,复似山阳吹短笛。高扬行云驻赤霄,轻邀落蕊过山壁。绵蛮睍睆殊可听,松斋竹屋梦初醒。徙倚闲冯白日尽,搘颐妙入九天青。及见秦吉了,曾闻鸲鹆语。何如莺啭清如许?自谓知音吾与汝。"[4]《白氏长庆集》卷56《双鹦鹉》:"绿衣整顿双栖起,红觜分明对语时。始觉琵琶弦莽卤,方知吉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3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9上、下。
[3]《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钞本,页4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

了舌参差。郑牛识字吾常叹，丁鹤能歌尔亦知。若称白家鹦鹉鸟，笼中兼合解吟诗。”[1]甚至有人相信其能诵唱词曲，《圭塘欸乃集》卷下许有壬《渔家傲》：“香雾空蒙烟缥缈，青归林木先从杪。若采芳洲蘩采沼，花事悄，幽情聊复忘鱼鸟。鸟倦知还亭月老，鱼安浅碧吹斜照。鱼若有言求直钓，秦吉了，也应能唱渔家傲。”[2]

在“饶舌”方面，“秦吉了”较“鹦歌”亦“鹦鹉”尚胜一筹。北宋文豪苏轼，借此比喻，以增加嬉噱的成分。《仇池笔记》卷下《李十八草书》：“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后稍进，以书问仆：近日比旧何如？仆答曰：可作秦吉了矣。”[3]《东坡志林》卷9：“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即杂以鸟语。十八其后稍进，以书问仆：近日比旧如何？仆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自有公在干侯之态也。”[4]然而，当后人复述的时候，相关的人物有了变更。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67《书自作小词后》：“李公择暮年学草书，东坡见之言：李十八草书，似鹦鹉能言，不过数句耳。后数年，赵德麟复见之，问：吾书何如？德麟笑曰：可作秦吉了矣。仆顷岁尝作中秋词，后三十年，夜饮花下，作木芙蕖词。二词之作，日月几一世，而语之工拙，相去几何？岂非前一词似鹦鹉，后一词可作秦吉了耶？”[5]赵秉文《滏水集》卷19《答李天英书》：“东坡论五（李）十八草书似莺哥娇，数日，相见曰：此书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书，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间出奇逸，稍怠之际，如病痱肿，得免秦吉了足矣。想当捧腹大笑也。”[6]

“秦吉了”以“能言鸟”而著名，因此，文人们特别指望其代为传达自己无从表述的语言。李白《李太白集》卷23《自代内赠》：“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6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26上。

〔3〕上海，上海书店《宋人小说》影印涵芬楼刊本，1990年，页3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下。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汲古阁钞本，页5上。

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1]陈基《夷白斋稿》卷11《和玉山韵》:“愧我风情如柳絮,多君才思似春江。无端养得秦吉了,日日呼人向碧窗。”[2]《元诗选》初集卷辛杨维桢《又湖州作》:“三月三日雨新晴,相邀春伴治西城。即倩山妻纱帽办,更烦小将犊车轻。好语啼春秦吉了,仙姿当酒董双成。凭君多唱嬉春曲,老子江南最有情。”[3]宋讷《西庵集》卷7《闺怨》:“新愁旧恨积如林,欲诉还羞复不禁。安得越禽秦吉了？替人终日道劳心。”[4]《檇李诗系》卷28徐无为《寄匡公》:“水西开士近何如？十月无从得素书。不见传言秦吉了,空闻致祭鲁爰居。竹林常梦朝云湿,松阁频邀夜月虚。此日尚愁新战伐,何年方遂老樵渔?”[5]将“秦吉了”一名作“情急了”之转,正是又一则“新编”的言情“故事”。陈元龙《格致镜原》卷78:“《谢氏诗源》:昔有丈夫与女子相爱,以书札相通,皆凭一鸟往来。此鸟殊解人意,至期,忽对女子唤曰:情急了。因名此鸟为情急了。沈如筠诗云:好因秦吉了,一为寄深情。后人又呼吉了。”[6]

不过,也有人怀疑“秦吉了”的语言技能。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卷7《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巵言,作此词以嘲之》:“巵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7]“未会十分巧”,也就是“话不必清”了。陈著《本堂集》卷22《用前韵自述》:“忆昔微官玷瞽宗,归来十载坐山穷。有家却似髡头释,无齿真成吮乳翁。话不必清秦吉了,饿犹未死信天公。余生趯趯只如此,看取东坡赋二虫。”[8]“话不必清”,自然就很难让人懂得其真正的意思了。晁补之《鸡肋集》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本,1994年,页548。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5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年,页2049。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5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2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7]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大德刊本,2004年,页543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10《苕霅行，和于潜令毛国华》："苕溪清，霅溪绿，溪水湾环绕天目。山间古邑三百家，日出隔溪闻打衙，长官长髯帽乌纱。不曾执板谒大尹，醉卧紫兰花影斜。紫兰花开为谁好？年年岁岁溪南道。不见西陵白发人，荆江夜雪唱阳春。阳春绝唱和者寡，客醉闻之双泪洒。夜来魂梦海中山，缥缈云涛烟浪间。云涛烟浪不可渡，睡觉秋风落桐树。秦吉了，秦吉了，言语无人会。无人会得奈君何！且向紫兰花下醉。"[1]这些"学会"说话的鸟儿，当然都是人工喂养的个体。

10.4

无论唐、宋、元人，都对"秦吉了"的外形有着描述。《北户录》卷1《赤、白吉了》："吉了身黑觜赤，首戴黄冠。"[2]《岭表录异》卷中："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3]《能改斋漫录》卷15《吉了禽》："身绀觜丹，两眼旁有眉，如臙脂抹，弯环垂下。"[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绀黑色，丹咮黄距，目上连顶，有深黄文，顶毛有缝，如人分发。"[5]《尔雅翼》卷14《鹦鹉》："毛羽黑，然有两耳，如人耳而红。"[6]《秋涧先生集》卷42《宫禽小谱序》："毛羽青黑色，闪闪有光，翅两稍皆白翎，耳与人肖，耽脑上相答，及喙、距皆黄色。"[7]符合描述的鸟儿，自然非鹩哥属（Gracula Linne）莫属。钱燕文《中国鸟类图鉴》之《雀形目木京鸟科》："鹩哥（Gracula religiusa）全长二百七十至二百八十毫米。通体黑色，具紫色金属光泽。眼下后方有黄色裸皮，头后有两片黄色肉垂。初级飞羽基部白色，形成翼斑。"[8]季维智《中国云南野生鸟类》之《鸣禽》："鹩哥（Gracula religiusa Linnaeus）：全长约二百九十毫米。通体黑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5〕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2年，页104。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7〕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5上。
〔8〕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刊本，1995年，页290。

色,并富有金属光泽。头部后枕两侧具金黄色肉垂,翅上具白斑。两性相似。"[1]由于太阳光的折射,该鸟的橙黄色"嘴、脚"、金黄色"肉垂",错被看做"红"、"臙脂抹"、"如人耳而红"了。

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鹩哥",兹种在分类学上属于雀形目(Passeriformes)木京鸟科(Sturuidae),正可与"秦吉了"堪同,至今仍能在人们的挂笼中见到的可爱生灵,近年已由相关学者列入"濒危动物"的名单。郑光美、王岐山《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濒危等级:易危。识别特征:全长约二十八厘米。通体黑色,富有金属光泽。额至头顶,有紫色金属光泽。头侧被以绒黑色短羽,头后有两片黄肉垂,眼下后方部分裸露。上背辉紫铜色,下背至尾上覆羽稍沾金属绿。两翼有白斑,嘴和脚均橙黄色"。"栖息地及习性:鹩哥喜结群在丘陵山地活动,亦生活于开阔的田地边缘或郁密的常绿阔叶林缘。大多三五成群聚集在果树上觅食。冬季可结成十至二十只的群体,在云南常见其与木京鸟和八哥混群。善鸣叫,常发出清脆响亮的叫声,亦会仿效他鸟鸣叫。杂食性,吃多种昆虫、植物种子、杂草种子等;还嗜食榕果、辣椒、乌榄,有时亦吃白蚁。每年繁殖一或二次,繁殖期三至五月,营巢于树洞内,有时也利用啄木鸟的旧巢。巢洞一般离地四至十米,内垫枯叶、野草、稻草、树枝、蛇蜕之类。每窝产卵二至三枚。致危因素:主要由于大量捕捉,用于笼鸟观赏,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

宋士人曾多次提到:"秦吉了"在外形上,颇似"鸜鹆"亦"鸲鹆"。《能改斋漫录》卷15《吉了禽》:"秀媚可爱,深类鸲鹆。"[3]《尔雅翼》卷14:"大抵如鸜鹆。"[4]祝穆《方舆胜览》卷39:"秦吉了,似鸜鹆"[5]。这种确与"鹩哥"很像也能模仿各种声音以及语言、分布地域要广得多的鸟儿,正是以所"改名"而著称于世的"八哥"。陈耀文《天中记》卷59《八哥》:"南唐李主讳煜,改鸜鹆为八哥。负暄杂录。亦曰八八儿。

---

[1]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刊本,2004年,页211。

[2]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98年,页328。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5]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施和金点校本,2003年,页708。

王虚中劝孝文。”[1]陈献章《陈白沙集》卷5《鸲鹆》:“初日上茅檐,江边有画船。八哥莫饶舌,有诏许归眠。”[2]《中国云南野生鸟类》之《鸣禽》:“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Linnaeus):通体黑色,额基羽冠较短,翅上具白斑,飞行时尤其明显,下腹部及肛周呈褐灰色,尾下覆羽黑,羽端缘白色,外侧尾羽具白色端斑。两性相似。”[3]也属雀形目木京鸟同科的“八哥”属鸣禽中,尚有几乎可以与“鹩哥”模样混淆但体形略小的种类。《中国鸟类图鉴》之《雀形目》:“金冠树八哥(Ampeliceps Coronatus):全长二百至二百十毫米。头顶金黄色,上体黑色,具铜绿色金属光泽,眼后、颈、肩以及尾羽均辉黑色,翼黑,初级飞羽基部黄色,下体余部黑色。眼周裸皮。”[4]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12《和乐天送客游岭南》:“我自离乡久,君那度岭频。一杯魂惨淡,万里路艰辛。江馆连沙市,泷船泊水滨。骑田回北顾,铜柱指南邻。大壑浮三岛,周天过五均”。“曙潮云斩斩,夜海火磷磷。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果然皮胜锦,吉了舌如人”。[5]《全唐诗》卷492殷尧藩《醉赠刘十二》:“春草正凄凄,知君过恶溪。莺将吉了语,猿共猓然啼。别路魂先断,还家梦几迷?”[6]这里的“岭南”,显然主要指其首府“广州”所在的地区。明人杨慎于《升庵集》卷60《岭南异景》释道:“元微之《送客游岭南》一诗,颇着异闻”。“又云:果然皮胜锦,吉了语如人。果然,猿属,庄子所云腹狙果然是也。吉了,鸟名,秦吉了,能人语”。[7] 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今人的著述中,前、后不过数十年,已有“秦吉了”亦“鹩哥”的栖息地域不再包含“印度北部”、“广东西部”和改“广西”全省为“广西南部”的现象。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目录》:“鹩哥属,印度北部,海南岛,广东西部,广西。”[8]

---

[1]扬州,广陵书社影印光绪刊本,2007年,页1946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2下。

[3]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刊本,2004年,页210。

[4]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刊本,1995年,页290。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4下、5上。

[6]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60年,页5566。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

[8]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58年,页87。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国内见于云南西部及南部,广西南部及海南等省、区,均为留鸟。国外分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度洋等岛屿。”[1]

10.5

细致考察“秦吉了”亦“鹩哥”的历史,使人啼笑皆非。正如元人郭翼已经揭示:正是由于善于模仿、学习各种声音,非常“聪慧”,“秦吉了”得到了人们的“宠爱”;然而,正是这种“宠爱”,才导致了其被捕捉、囚禁的悲惨命运。《乾坤清气》卷10郭翼《五禽言,秦吉了》:“秦吉了,人言汝是能言鸟。嘲啁觜舌长,卖弄言语巧,野人张罗在林杪。富贵一落樊中羁,不如两翅盘天嬉。”[2]又由于肆无忌惮地将之囚入牢笼,其种群数量的减少、分布区域的萎缩,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袁桷《清容集》卷13《次韵马伯庸应奉绝句》:“海南不愁珠翠少,家家共笼秦吉了。夜听言了似秦声,贾客年年不知老。”[3]高启《高太史集》卷诗10《咏苑中秦吉了》:“不独能言异凡鸟,最爱佳名呼吉了。雕笼几度学鸡鸣?惊起烟花六宫晓”。“驾来别院未知迎,先听遥呼万岁声。愿把春风一杯酒,从今莫听上林莺”。[4]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南园赋》:“尔其百喙歌春,孤蝉吟秋,贵语雕笼之吉了,巧啭碧阴之栗留,或雊谷雉,或走罝兔,或屏隐孔翠,或沙立鸥鹭,或皋鹤和鸣,或麀鹿行顾。”[5]暨,《北户录》卷1《赤、白吉了》:“好食鸡子饭也。”[6]《岭表录异》卷中:“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7]对于个体来说,尽管饲以佳食、居于宫室,又怎能与野外的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相比呢?

---

[1]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刊本,2004年,页328。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2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刊本,页8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吉了”一名，可能系译自今学名“Gracula”、英语名“grackle”所沿袭之古代东南亚民族的语言，如“林邑”亦“占城”人的称呼。核查《宋本广韵》卷5：“吉，居质切”[1]；音“git”，用来译写“gracu”的音节差强人意。该词，或者就是“秦吉了”亦“鹩哥”“自然”鸣叫声的音写。实际上，早在唐代，就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昆仑”亦黑种人，也都已知晓如何调教这种鸟儿了。张籍《张司业集》卷5《昆仑儿》：“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2]就是“鹩哥”亦“了哥”一名，宋、明人皆作如是称。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眼之品类不一：曰鹦哥眼；曰鸜鹆眼；曰了哥眼，谓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鸡翁眼；曰猫眼；曰绿豆眼；各以形似名之。”[3]方以智《通雅》卷45：“结辽，即吉了，鹦鹉之大者也，今曰了哥。”[4]将“吉了”说成是“鹦鹉”，无疑是一个错误；不过，这也不是仅有的例子。《粤西丛载》卷22：“万历丙子，一日，讲毕，上遣中使持赤、黑鹦鹉各一示阁臣、讲官，盖广中所献也。赤者毛色娇丽，黑者有两耳，耳黄，如兽能动。此二色，则志所未备也。于谷山《杂记》。”[5]所谓“黑鹦鹉”，即“鹩哥”。

“秦吉了”之“秦”，当然不缘“出产于秦”，而缘“鸣声近秦”。《桂海虞衡志》：“能人言，比鹦鹉尤慧。大抵鹦鹉声如儿女，吉了声则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6]“邕州”，今南宁市；与真正的“秦”亦陕西，相距不啻数千里之遥。吴儆《吴文肃集》卷2《论乞委漕臣同帅臣措置沿边疏》：“又运司每年虽拨得盐七千五百箩，付邕州自行搬运发卖。缘本州岛与钦州、廉州、交趾为邻，私盐出没，难以尽行禁止，每年卖盐仅

[1]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原刊本，页449。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0上。

[3]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张茂鹏点校本，1981年，页44。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5]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黄振中、吴中任校注本，2007年，页936。

[6]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2年，页104。

及五千来箩。"[1]实际上,"鹩哥"的存活,必须仰赖长年的气候温暖。《中国云南野生鸟类》之《鸣禽》:"栖息于热带地区平原或山地的长绿阔叶林林缘。常三至五只结群活动,以野果、种子和各种昆虫为食。通常三至七月繁殖。营巢于树洞中,每巢产卵二至三枚。双亲共同孵卵和育雏。"[2]基于此,除非曾有不畏寒的亚种存在,很难想象冬季十分寒冷的地段诸如关中,曾有其的分布。《御选历代诗余》卷50陈允平《早梅芳,次周美成韵》:"琐窗前,秦吉了,促上长安道。扬鞭西去,几点稀星尚云表。去程疑是梦,宿酒昏情抱。凤楼空,琼箫声渐杳。"[3]据此,"长安道"上所听得的"秦吉了"鸣叫,要不是携往北方的驯养个体所发出,就是作者将其他鸟的声音误当做"鹩哥"的了,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想象?!

"南中"的北缘,"叙州府"及所领"南溪县"亦今四川宜宾市和南溪县,当明代,犹有"秦吉了"的生活。《明诗综》卷89徐斗支《叙州逢乡客留饮》:"南溪古僰国,信宿也相宜。月白山当户,风轻水满陂。鸟呼秦吉了,药咀五加皮。万里逢乡客,衔杯话所知。"[4]更不用说离"邕州府"不远的"新宁州"亦今扶绥县了,当然也有近时的记录。《御选明诗》卷89姚士粦《送郁文茂赴新宁州幕》:"佩刀曾说梦中悬,南趁邕州下濑船。秦吉了能传讼语,那投猺肯纳官钱。荔房供摘红溥露,榕树排衙绿染天。蛮幕有时趋大府,娵隅应和郝生篇。"[5]又,徐熥《幔亭集》卷13《送张叔弢之官昌化》:"一官南北总君恩,只为风波易断魂。吉了啼春山路寂,五更烟雨过蛮村。"[6]这里的"昌化"不是"杭州府"的属县,而是治今海口市琼山区的"琼州府"之属县,今昌江县(石碌)西北。除此之外,"秦中"之"秦",如以"分野"论,则"南中"也在囊括之内。《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3《井、鬼秦分》:"秦分野:井、鬼在未,自井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2004年,页605上。
[2]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刊本,2004年,页21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2007年,页4249。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上、下。

九度至柳三度，属秦分，雍州。今陕西永兴、凤翔、凤、陇等府州，西川之成都、兴元、蜀、邛等府州，及西夏之西偏，秦凤之西北，西川之西，并其西南诸夷之地，皆秦分也。”[1]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刊本，页130上、下。

11　一陉川近

——辽、金的凉陉和金莲川

曾经是“契丹”、“奚”等部落共同避难所的“冷陉山”或“冷陉”、“陉山”,当李唐统治之时,即是东北方“塞外”的军事要地。耶律氏建国后,是地改称“凉陉”;承天皇后和辽圣宗先后在此构筑“凉殿”,以供夏季临幸。特别是在与宋发生“交涉”的时候,皇帝几乎只在“炭山”盘桓。逮至完颜氏勃兴,那里仍是方面将帅的驻地。洎乎金世宗登基,“金莲川”的“景明宫”成了女真天子“避暑”的首善之地,来往的频率之高,令人惊讶。这个前代奥区的所在,追究元人耶律铸的相关文字,不难判断,就是孛儿只吉氏的“西凉亭”和“南凉亭”亦“察罕脑儿”行宫。由于视今葫芦河作“滦河”之上源,《元史·河渠志》才有“滦河,源出金莲川中”之说。

11.1

唐朝北方重镇“幽州”迤北,有“冷陉山”,乃为“契丹”、“奚”,甚至位置更北的“白霫”部族的共同避难所。《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1]《新唐书》卷219《契丹传》:“[契丹]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赢。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阻冷陉山以自固,射猎,居处无常。”[2]同书同卷《奚传》:“其国(奚)西抵大洛泊,距回纥牙三千里,多依土护真水。其马善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349。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167。

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1]同书卷217下《白霫传》：“白霫，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2]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契丹，本鲜卑之种也。居辽泽之中，潢水之南。辽泽去榆关一千一百二十里，榆关去幽州七百十四里。其地东南接海，东际辽河，西北包冷陉，北界松陉山。川东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泽饶蒲苇。”[3]“陉”，《太平寰宇记》卷61：“《穆天子传》曰：天子猎于钘山，即此（井陉）。注云：燕、赵谓山脊为陉。”[4]既为“山脊”，当然称呼可以省略“山”字了。

“冷陉山”曾经发生过唐与北边部落的激烈武装冲突，那就是在景云三年亦延和元年、先天元年中的“冷陉”之战。《新唐书》卷5《睿宗纪》：“先天元年六月甲子，幽州都督孙佺、左武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及奚战于冷陉山，败绩。”[5]同书卷219《奚传》：“延和元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孙佺，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帅兵十二万，为三军，袭击其部。次冷陉，前军楷洛与奚酋李大酺战，不利。”[6]《旧唐书》卷7《睿宗纪》：“景云三年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孙俭率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等，将兵三万，与奚首领李大辅战于硎山，为贼所败，俭没于阵。”[7]其作为有唐东北方“塞外”的军事要地，还能从时人高适的诗、文中窥出。《高常侍集》卷1《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诸将出冷陉，连营济石桥。酋豪尽俘馘，子弟输征徭。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降胡满蓟门，一一能射雕。”[8]同书卷2《赠别王十七管记》：“飘飖戎幕下，出入关山际。转战轻壮心，立谈有边计。云沙自回合，天海空迢递。星高汉将骄，月盛胡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17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145。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

[4]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1252。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19。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174。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60。

[8]《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7下、8上。

兵锐。沙深冷陉断,雪暗辽阳闭。亦谓扫搀抢,旋惊陷蜂虿。"[1]

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妫州],北至张说筑长城,九十里御夷镇,后魏筑。长城,今契丹改为望云县。按《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百七十里至镇城。陉山,在镇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处,今曰炭山。""炭山,本匈奴避暑之处,地多丰草,掘丈余,即有坚冰。贾耽所说妫州西北八十里至陉山,即奚、契丹避暑之处。唐史载:契丹之地,西至冷陉,是也。今辽中目为炭山,近更名双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馆,即居庸关、雕窠馆、赤城口,始有居人,望云县、受赐州,凡十日程至炭山。"[2]"陉山",也就是"硎山"亦"冷陉山"的别一种简称,当然就是"冷陉"。其所在,远在"镇城"西北,而"镇城"犹在"妫州"北360里处,如何"陉山"却只在"妫州"之"西北八十里"?《皇华四达记》的作者正是贾耽,因此,后段行文"八十里"前必然有几"百"的脱字。"镇城",据行文,当指"御夷镇"。《魏书》卷82《常景传》:"降[常]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冥等四州行台。贼既南出,钞掠蓟城,景命统军梁仲体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3]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4:"至后魏太武帝时,置御夷镇于濡源之西北。"[4]

郦道元《水经注》卷14《沽河》:"沽河,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东南流,大谷水注之。水发镇北大谷溪,西南流径独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又南,九源水注之,水导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称。其水南流至独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径独石西,又南径御夷镇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5]同书同卷《濡水》:"濡水出御夷镇东南,其水二源,双引夹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西北径御夷故城东、镇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则连渊水注之。水出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27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803。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3上、下。

故城东，西北流径故城南，又西北径绿水池南，池水渊而不流。”[1]显然，所称“沽河”，今赤城县城东、下游南流入潮河的白河；所称“濡水”，今上源为闪电河的滦河。所称“大谷水”，从“八川共成一水”来看，只能是沽源县城（平定堡）南已成“内流”的“葫芦河”。根据地形高下，其流向为北；即使是离得最近的潮河别一支流黑河，中间也有“分水岭”。而“御夷镇”也有“新”、“故”二城，后者在北，前者在南。“濡”，《宋本广韵》卷1：“乃官切，水名，出涿郡。”[2]而兹水之“源”，北魏道武帝曾经亲临，归途路过“赤城”。《魏书》卷2《太祖纪》：“登国二年冬十月癸卯，幸濡源。十一月，遂幸赤城。”[3]

11.2

记录辽朝历史的《辽史》，罕见“冷陉”，却常见“凉陉”。该书卷37《地理志》：“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苇”。[4] 卷3、卷4《太宗纪》：“天显四年六月癸亥，驻跸凉陉。八月辛丑，至凉陉，谒太祖庙。六年六月壬申，如凉陉”。“会同七年夏四月辛未，如凉陉。八年四月癸巳，如凉陉。是月（九年四月）如凉陉”。[5] 卷11、卷15《圣宗纪》：“统和四年六月戊午，幸凉陉”。“开泰六年四月丙申，如凉陉”。[6] 卷18、卷20《兴宗纪》：“重熙四年夏四月甲寅朔，如凉陉”。“十九年五月己丑，如凉陉”。[7] 卷25《道宗纪》：“大安三年四月庚子，如凉陉”。[8] “凉陉”之所以常有皇帝巡幸，是因为有“宫”、“殿”的存在；而宦官王继恩就是在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15下、16上。
〔2〕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原刊本，1982年，页103。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2。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437。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30、33。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56、57。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23、179。
〔8〕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16、241、295。

那里被“阉”。同书卷109《王继恩传》:“王继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继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获十岁以下儿容貌可观者近百人,载赴凉陉,并使阉为竖,继恩在焉。聪慧,通书及辽语,擢内谒者、内侍左廂押班。圣宗亲政,累迁尚衣库使、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灵州观察使、内库都提点”。“每宋使来聘,继恩多充宣赐使”。[1]

《大金吊伐录》卷4《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故自天会五年,又举大兵擒捕兴复。所有赵氏本末罪状,已具晓谕。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勘会。南民久习浇讹,虽丁宁说谕,尚多违背。”[2]该文的“署押”者,根据行文的口气,当然是时任完颜氏“右副元帅”,却被宋人误写作“宗杰”的完颜宗望。不久以后,其即在“凉陉”当地暴死。值得注意:这一地名,又被写作“御塞”、“凉殿”、“凉淀”。《金史》卷74《完颜宗望传》:“宗望乃西上凉陉,诏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见城邑有被残者,遂阻命坚守,其申谕招辑安全之。傥坚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毁荡者,当底于罚。是月,宗望薨。”[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丁未(天会五年)七月初二日,太子(宗望)往御塞,离燕山七百里,到凉殿,伤寒亡殁。金兵皆面号泣,其尸载来燕山。八月初,归本国。”[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是日,金右副元帅许王宗杰(宗望)卒于燕山之凉淀。先是,左副元帅宗维自河东还云中,而宗杰自河北还燕山。闻上即位,睢阳张邦昌入觐,遂会山后草地,避暑议事。会宗杰击球,冒暑以水沃胸背,得寒疾死。”[5]

所称“凉殿”,或者就是“含凉殿”。《辽史》卷12《圣宗纪》:“统和七年秋七月乙酉,御含凉殿视朝。”[6]同书卷19《兴宗纪》:“重熙十一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480、1481。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24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706。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

[5]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光绪广雅书局刊本,1969年,页347。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35。

年六月壬午，御含凉殿，放进士王实等六十四人。禁毡、银鬻入宋。”[1]无独有偶，犹如“凉殿”作“凉淀”，“含凉殿”也作“含凉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国主每岁避暑于含凉淀，闻使至，即来幽州，屡召[孙]仅等宴会，张乐待遇之礼甚优。”[2]《辽史》卷41《地理志》：“[归化州]有桑干河、会河川、爱阳川；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棚数陉而已；断云岭，极高峻，故名。”[3]《金史》卷24《地理志》：“[桓州]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沙。有白泺，国言曰勺赤勒”。“[抚州]有旺国崖，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有冰井”。[4] 元王恽《秋涧先生集》卷80《中堂事记》：“按地志：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5]“陉头”即“凉陉头”，“旺国崖”即“王国崖”，“金莲”即“金莲川”。而所称“滦野”，即“滦河之野”。

与“凉陉”一样，唐之“冷陉”，辽之“炭山”，也都在“滦河”之滨。《唐文粹》卷68权德舆《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公(济)亲统革车，会九国、室韦之师以讨焉。饮马滦河之上，扬旌冷陉之北。戎王弃其国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为王而还。”[6]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27。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页1319。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510、511。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566。
〔5〕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1985年，页368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上、下。

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1]后者,也是契丹皇帝频频驾临之所在。《辽史》卷6《穆宗纪》:"应历二年九月壬戌,猎炭山"。[2] 同书卷18《兴宗记》:"重熙六年五月己酉,清暑炭山"。[3] 同书卷22、卷24、卷26《道宗纪》:"咸雍四年正月丁亥,猎炭山"。"太康六年夏四月乙卯,猎炭山"。"寿隆六年四月癸卯,如炭山"。[4] 同书卷27、29《天祚皇帝纪》:"乾统五年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保大元年秋七月,猎炭山"。[5]

11.3

女真皇帝特别是继海陵王而立的世宗,"驻跸"在"凉陉"亦"金莲川"的次数之多,令人惊讶:自大定六至二十七年17年中,共9次,平均每2年就有1次。《金史》卷4《熙宗纪》:"天眷三年六月,上次凉陉"。[6] 同书卷5《海陵王纪》:"天德四年四月壬辰,上自泰州如凉陉"。[7] 同书卷6、卷7、卷8《世宗纪》:"大定六年八月辛未朔,次凉陉。庚辰,猎于望云之南山。八年五月,乙丑上如凉陉。八月乙卯,至自凉陉"。"大定十二年六月甲寅,如金莲川。九月丙子,至自金莲川。十四年五月甲午,如金莲川。十五年九月戊子,至自金莲川。十六年四月壬寅,如金莲川。九月乙巳,至自金莲川。十八年五月丙午,上如金莲川。八月乙巳,至自金莲川。二十年四月庚戌,如金莲川。九月壬戌,至自金莲川"。"二十二年四月甲子,上如金莲川。九月戊寅,至自金莲川。二十七年四月丙申,上如金莲川"。[8] 暨,周必大《周益公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88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70。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18。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67、284。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313、322、342。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75。

[7]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99。

[8]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38、142、156、157、161、162、164、165、170、175、182、198。

集》卷195《留仲至丞相札子,淳熙十二年》:"虏主(金世宗)曲赦上京,即回凉淀,传闻秋末还燕内禅"。"万(葛)王(金世宗)四月半赦上京之后,复迁凉亭,别无动作。"[1]南宋"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凉淀",亦当同前见之"凉淀"、"凉殿",实指"凉陉"、"金莲川"之"行宫"。

"景明宫"在"凉陉",金人也有提到。《中州集》卷4提到赵沨《凉陉》诗有云:"峨峨景明宫,五云涌蓬莱。山空白昼永,野旷清风来。"[2]其名之见,最早在世宗朝。而章宗之行幸,也由于臣下的讽谏实际仅有1次。《金史》卷120《乌古论元忠传》:"[大定]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及还,诏谕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寝必安。今夏,幸景明宫,卿去久,朕甚思之。"[3]同书卷10《章宗纪》:"明昌五年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猎,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进酒。己未,如查沙秋山。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一发贯双鹿。是日获鹿二百二十二,赐扈从官有差。辛巳,次普温合失不。是日,上亲射,获黄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寿节宴枢光殿。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宫。"[4]"胡土白山",即"麻达葛山",为章宗出生地。同书卷64《显宗孝懿皇后传》:"时上幸金莲川,次冰井。翌日,上(世宗)临幸抚视,宴甚欢,又赐御服、佩刀等物,谓显宗曰:祖宗积庆,且皇后阴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谓李石、纥石烈志宁曰:朕诸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葛山,山势衍气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为章宗小字。"[5]

除此之外,据元人追述,似乎还有"泰和宫"在"金莲川"。陈孚《陈刚中集》卷3《金莲川》:"金章宗与李妃避暑于此,有泰和宫,今废。茫茫金莲川,日映山色赭。天如碧油幢,万里罩平野。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昔人建离宫,今存但古瓦。秋风吹白波,犹似哀泪洒。村女采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钞本,2004年,页756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1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624。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32、233。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524。

金莲,芳香红满把。岂知步莲人,艳骨掩泉下?"[1]不过,"泰和宫"亦"庆宁宫",应该在"龙门县"所在的"龙门川"。《金史》卷11、卷12《章宗纪》:"泰和二年五月戊申,如泰和宫。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五年五月己卯,如庆宁宫"。[2] 同书卷56《百官志》:"庆宁宫提举司,提举,正七品,兼龙门县令;同提举,正八品,兼仪鸾监"[3]。赵秉文《滏水集》卷10《车驾幸庆宁宫,皇妃起居表》:"八月其获,适当讲事之秋;三岁乃巡,尤见重民之意。动惟时顺,乐与民同。钦惟深略纬文,睿谋经远。修己以安百姓,正家而御万邦。王业所基,必本关雎之化;朝廷既治,乃讲驺虞之由。妾等留侍掖庭,阻趋行阙。女工载续,望虞舜之裳衣;圣寿无疆,期周王之福禄"。"正时以闰,方欣万宝之成;出狩于田,犹俟三农之隙。豫顺以动,益悦无疆。钦惟乾坤其仁,金玉其度。驾言出狩,车既攻而马既同;无己太康,民不劳而国不费。属霜秋之戒候,与圣体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闺,阻朝外阙。羽旄有美,想闻百姓之欢;弓韣兴祥,更上多男之祝"。[4]

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金莲川"再次更换了主人。《元文类》卷4杨果《羽林行》:"少年羽林出名字,随从武皇偏得意。当年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明昌泰和承平久,北人岁献蒲萄酒。一声长啸四海空,繁华事往空回首。悬瓠月落城上墙,天子死不为降王。羽林零落只君在,白头辛苦趋路傍。腰无长剑手无枪,欲语前事涕满裳。洛阳城下岁华暮,秋风秋气伤金疮。龙门流出伊河水,北望临潢八千里。蔡州新起髑髅台,只合当年抱君死。"[5]《元史》卷1《太祖纪》:"是月(太祖十年五月),避暑桓州凉陉,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6]同书卷120《曷思麦里传》:"帝(太宗)由白坡渡黄河,会睿宗兵攻金将合达,败之,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258、271。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1286。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11上、下、12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4上。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18。

回驻金莲川。”[1]同书卷157《郝经传》:“宪宗元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谘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2]郝经《陵川集》卷35《故中书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神道碑铭》:“宪宗皇帝即位,今上(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开府,承制封拜,奏公(杨惟中)为河南道经略使。”[3]就是在上都开平府城修筑以后,元人仍记得“凉陉”、“炭山”等旧朝的“显赫”名称。[4]

11.4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3《发凉陉、偏岭,南过横山,回寄淑仁》:“浮游汗漫和南陔,直指凉陉是九垓。偏岭最饶秋色处,横山不出冷云来。未须白雁传霜信,已早黄花带雪开。想得玉滦河北畔,有人独上李陵台。土俗呼为李陵台者,在偏岭东北百里,李陵失利在无定河外,意其好事者名其山为李陵台也。”[5]周伯琦《近光集》卷1《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侵晨度偏岭,凛凛气何偏!独石出平地,青山半似燕。近郊初见树,夹道更流泉。向午衣频减,羁怀始豁然。”[6]“凉陉”往南是“偏岭”,再往南是“独石”。《大清一统志》卷24:“偏岭山,在赤城县北独石城北四十五里。”[7]据此,“偏岭”乃今独石口北,隔开白河、葫芦河,最高处海拔1656米的那片山地,而其还是造成产生气候巨大差异的奇异区域。杨允孚《滦京杂咏》:“驱车偏岭客南还,始见燕姬笑整鬟。谁信片云三十里?寒暄只隔此重山。行人到偏头之北面,不可洗头,不可梳,冷极故也。过此,始有暖意。素非高岭,寒气止隔于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870。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698。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1988年,页802上。

[4]《元史》卷14《世祖纪》,页297:“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幸凉陉。”卷147《董文蔚传》,页3494:“董文蔚,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此,良可怪也欤。"[1]就是夏季,那里也特别凉爽;然而由于温度不够,树木难以生长。方回《桐江续集》卷28《立夏》:"路过偏岭暑风凉,草色连天七寸长。无限牛羊无树木,青青六月地椒香。"[2]

颇有余味,元人将一下"偏岭"即能到达的今葫芦河视作"滦河"。《草堂雅集》卷2黄溍《担子洼》:"自从始出关,数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岭,险尽得平陆。陂陀皆土山,高下纷起伏。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飒然衣裳单,咫尺异寒燠。伫立方有怀,相逢仍问俗。畏途宜疾驱,更傍滦河宿。"[3]《元诗选》二集宋本《至治集》之《滦河吟》:"滦河上游陿,涓涓仅如带。偏岭下横渡,复绕行都外。颇闻□众潦,既远势滂沛。虽为禹贡道,独与东海□。乃知能自致,天壤无广大。"[4]"出关"之"关",当是被陈孚认作"秦长城"的前代关城的废墟,原作恰好被置于《独石》、《金莲川》之间。《陈刚中集》卷3《秦长城》:"驰车出长城,饮马长城窟。朔云黄浩浩,万里见秋鹘。"[5]"担子洼",乃贤《金台集》卷2《担子洼》:"朝发牛群头,夕憩担子洼。高秋得清旷,野蔓多幽花。黄云翳日脚,草色浮天涯。山荒树寂寞,寒陂落昏鸦。颇喜盗贼清,塞田尽禾麻。至今将军垒,日落闻清笳。我生久羁旅,崎岖涉风沙。天寒道路远,曛黑投山家。昔多盗贼,今置巡检司于山椒,其山无林木,皆蔓草。"[6]

"滦河上游陿,涓涓仅如带",水浅乃至于可以"驱车"而过的段落,当然是在"北入太液"亦元上都宫苑之前。胡助《纯白斋稿》卷5《滦河曲》:"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北入太液流恩波,润泽九州岛民物和。天子清暑宫峨峨,两都日骑如飞梭。穹庐畜牧草连坡,青鸾白雁秋风多。"[7]而此,正是由丛生金莲花而得名的"金莲川"。《近光

[1]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页498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94年,页500。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

集》卷2《赋得滦河,送苏伯修参政赴任湖广》:"清滦悠悠北斗北,千折萦环护邦国。直疑银汉天上来,摇漾蓬莱云五色。蛟龙变化深莫测,金莲满川净如拭。銮舆岁岁两度临,雨露同流草蕃殖。长亭短亭来往人,朝夕照影何尝息?"[1]其中心部分,也就是"察罕脑儿行宫"迤东,今滦河上游亦闪电河靠近库伦淖的弯曲处。《秋涧先生集》卷80《中堂事记》:"至察罕脑儿,时行宫在。申刻,大风作,玄云自西北突起,少顷,四合雪花掌如平地尺许,乱滦河而北,次东北土塿下,群山纠纷,川形平易,因其势而广狭焉。泉流萦纡,揭衣可涉,地气甚温,大寒扫雪,寝以单韦,煦如也。沙草氄茂,极利畜牧。"[2]实际上,从该点北上,完全可以沿着滦河左岸而行,无须渡到对岸。因此,所过的"滦河"当然就是今葫芦河。由于这后者在山里的部分不长,所以,《元史》卷64《河渠志》云:"滦河,源出金莲川中。"[3]

《明史》卷7《成祖纪》:"永乐二十年夏四月乙卯,次云州,大阅。五月乙丑,猎于偏岭。丁卯,大阅。辛未,次西凉亭。"[4]《近光集》卷2《立秋日书事》:"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狝声容备,时巡典礼稽。鸨凫随矢落,豭鹿应弦迷。干豆归时荐,康庄颂耄倪。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岁必猎较焉。"[5]同书卷4《纪行诗》:"凉亭临白海,行内壮黄图。贝阙明清旭,丹垣护碧榆。龙湫时雾雨,鹰署世衡虞。驻跸光先轨,长杨只一隅。察罕诺尔(脑儿),犹汉言白海。"[6]也就是说,上都向"西"有两个"凉亭"。刘一清《钱塘遗事》卷9《丙子北狩》:"十八日,宿牛群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鞑靼家官人管待,名鞑靼站,并无房子,只是毡帐。鞑靼人多吃马、牛乳、羊酪,少吃饭,饥则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递铺,九州岛自此通路去。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床帐,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1985年,页368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1601。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01。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无人家。二十日,宿凉亭站,亦无人家,无水可吃,取水于十里外,只烧马粪。廿一日,宿李三站,无人家。廿二日,车马行四十里,至上都开平府。"[1]以其在"明安站"之西北,应该就是"西凉亭";如果以此为"凉亭",位于东南方的"察罕脑儿"就成了"南凉亭"。

11.5

谨据以上的考证,"冷陉"、"凉陉"、"炭山"、"旺国崖"、"金莲川"、"濡源"、"滦野",甚至"冰井"[2]、"胡土白山"都在同一地域,应该可以得到广泛认可。其实,这不是本文的最早发明,犹如陈得芝先生在《元察罕脑儿行宫考》一文所说:"金莲川——滦河上游地区,气候凉爽,水草丰美,禽鸟众多,是避暑、游猎的理想区域。辽景宗和萧后就在这里建筑了凉殿,经常来此纳凉。箭内亘《辽代的汉城与炭山》一文中认为此即统和中辽圣宗常游幸之凉陉,并考证其地在独石口北滦河上源,这大体是对的",又,"西凉亭的正式名称为察罕脑儿行宫"。[3] 不过,牵扯更广和揭示元人将今葫芦河当作"滦河"上源以及下面的"引申",都是前人不曾有的。由"凉殿"易字成"凉淀",再转音作"凉亭",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进一步推论:承天皇后之"凉殿"以及西北30里景宗之"新凉殿",其实就是元代的"西凉亭"和"察罕脑儿行宫"所在的"南凉亭"。刘璟《易斋集》卷上《萧太后红城》:"元行宫,中有戏水龙浴池,在榆巷。榆林塞下旧红城,四面寒泉彻底清。行殿昔留耶律驾,断桥曾驻乞颜旌。蛟龙戏水当年事,鼋屃埋蒿此日情。立马林皋一回首,群鸦飞处夕阳明。"[4]"红城",今沽源县城平定堡东北大、小宏城。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刊本,1985年,页216。

[2]《钱塘遗事》卷9《丙子北狩》,页216、217:"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一步,井深数十丈,水极冷,六月结冰。五月、六月汲起冰,六月,雹如弹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敢开门,牛羊冻死,人面耳鼻皆冻裂。秋、冬雪积可至次年四月方消。"

[3]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刊本,2005年,页45、44。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下。

从时人的诗、文判断，金人的“凉殿”亦“景明宫”多半是“倚山”的那个“新凉殿”。《中州集》卷1蔡松年《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山回晚宿一川花，剪金裁碧明烟沙。寒乡绝艳自开落，欲慰寂寞无流霞。明日行营猎山麓，古树寒泉更深绿。强临水玉照鬓毛，只恐山灵怪吾俗。陂潮不尽水如天，清波白鸥自在眠。”[1]《滏水集》卷7《金莲川》：“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长杨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2]同书卷11《梁公墓铭》：“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宾服，上方储思于穆清，讲明乎搜狩之制，车驾频年幸金莲川。公（梁襄）以薛王府掾抗章论列，以为其地在重山之陉，积阴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纩，殆非所以颐养圣躬也。况蕃部野心难制，万骑撤烈，信宿可到。万一解严之际，奔突而前，卒何以御？”[3]而元人在“凉亭”，同样可以一饱“射猎”的口福。许有壬《至正集》卷18《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凉亭雨过长蒲茸，使者求鱼月向东。黄鼠顿肥秋后草，海青多逸晓来风。庖羞水陆八珍聚，琛贡梯航万国通。射猎宁非男子事？莫言丁字胜强弓。”[4]

契丹王朝，每当与北宋处于频繁“交涉”状态之时，其皇帝就会成年累月地在“炭山”盘桓。《辽史》卷13、卷14《圣宗纪》：“统和九年四月丙戌，清暑炭山。十年三月丙戌，清暑炭山。十一年夏四月，幸炭山清暑。十二年五月戊午，如炭山清暑。十三年四月甲午，如炭山清暑。十四年四月庚寅，如炭山清暑。六月辛未，如炭山清暑。十五年四月己未，如炭山清暑”。“是月（十六年六月），清暑炭山。十七年夏四月，如炭山清暑。十八年五月丁酉，清暑炭山。十九年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二十年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二十一年五月庚寅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刊本，页11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8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上。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1985年，页110下。

朔,清暑炭山。二十二年五月,清暑炭山。二十三年六月壬辰,清暑炭山。二十四年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二十五年夏四月,清暑炭山。"[1]而当战争之际,又因为兹地是入秋兵、粮聚集之所,所以,也是南国朝廷非常关注的寥寥数个地点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九月己巳朔,诏镇、定兵马分屯近地,以省粮运。时课者言:敌犹在炭山,未遽南牧故也。"[2]宋使臣大概没有到过离"幽州西北路清河馆"十日程的"凉陉",而唯到过距同馆三日程的"清泉殿"。[3]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8《刘六符传》:"是年(庆历二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赍国书、誓书至清泉淀金毡馆,许增以岁币二十万。"[4]

《明一统志》卷5:"滦河,在云州堡北六十里,发源炭山,冰井、乱泉合为此河,北流,经古桓州,南下流入开平界"。"爱阳河,在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深可尺余,下有顽冰黑色者数尺。冰上有浮草,性凉,尤宜牧马其地。又生黄花,其大如钱,发于土上,人马蹂践萎悴。明日,复生如新"。"金莲川,在云州堡东北一百里。金世宗纳凉之地,产黄花,状若芙蓉而小,俗呼金莲川,以此花得名"。"炭山,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辽人谓之陉头。承天后辅政日,纳凉此处。又山之东三十里,别建凉殿,乃辽主宗真纳凉地。望国崖,在望云川东北,去保安州东北四十五里"。[5] 既云"滦河"所"发源","炭山"就不可能在治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之"宣府城西";即云"望国崖"在今赤城县龙关镇所在川之"望云川东北",其距治今涿鹿县涿鹿镇或怀来县新保安镇的"保安州"就不止"四十五里"。不过,如果与元人一样将今葫芦河当作"滦河",则云其与"金莲川"分别在今赤城县云州乡的"云州堡"之"北六十里"、"东北一百里",也是"基本"没错。相反,经常自作聪明的清朝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41、142、143、144、146、148、149、153、154、155、156、157、158、159、161、162、16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页1071。

[3]《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页32上:"清泉淀,幽州西北清河馆,至清泉淀三日程。"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1985年,页177。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0上、下,28上,29下。

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唯寻读音相近地名所作“炭山”、“曷里浒川”亦“金莲川”的勘同，怎么说也不是偏东就是偏北。[1]

[1]《御制文二集》卷22《滦河濡水源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10上：“今考独石口外，无所谓炭山者，惟巴延屯图古尔山，据努三云：土人名其山为黑老山。按昔人有谓濡水出黑龙山者，龙、老音转，承讹黑龙山之言，似不为妄。今巴延屯图古尔山其阳，石色黝黑，所谓炭山，或即指此”。“今独石口外，濡源相近处，无所谓金莲川者”。“又今什巴尔台（失八儿秃）少西北有和洛和山，盖即《金史》所谓曷里浒者，川在其东，去独石口几五百里，其非濡源明甚”。

12 弁禁金刹

——普恩寺记与朱弁西京羁留

明末清初人朱彝尊作有《大同府普恩寺碑跋》一文,而《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迄今仍存。从大定后始任"留守"的"丁暐仁"的题名,可以断定此碑不是写作当时的原物。作者朱弁之逗留北方,自建炎二年正月至绍兴十三年八月,总计15年7个月,以年论则16;而其羁居于普恩寺,自天会八年十月至皇统三年二月,总计12年4个月,以年论则14。当时交游,主要是女真占领地域士人和南宋出使被拘人员,含王竞、姚孝锡、赵晦、高士谈、吴鼐、滕茂实、洪皓、宇文虚中等。而其从"主和"到"主战"的立场转易,在客观上反映了其由耳闻目睹所感受的南宋与金相对强弱态势的变化。正是兹"共识",无论洪皓、张邵,皆引起了不惜杀戮功勋将帅来换取"偏安"保证的丞相秦桧的疑忌。

12.1

明末清初诗、文大家朱彝尊,其《曝书亭集》卷51《大同府普恩寺碑跋》云:"右大同《普恩寺碑记》,宋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充通问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为金人所留。迫之事刘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归,复不可。其语耶律绍文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观其怀印卧起,悲歌慷慨,与汉之苏武何异?非孔子所称不辱君命者欤?记成于金皇统三年二月,实高宗绍兴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国,盖十七年矣。题曰江东朱弁,而不书官,又其上系以皇统年号,论者疑公自贬,其词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孙之义,而未得其本也。考公之归宋,在是秋七月,记之作,当在和议初成,而公临发之时也。彼寺僧者见公既去,不能原公

大节所在，惟知奉国人之法，辄删去其官爵，增易其纪年，无足怪者。史载公被留时，尝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毕命，诸公幸瘗我其处，表曰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迁于兹寺。然则所谓近郊某寺者，殆即普恩寺非邪？史又载公以文字教金之贵人子弟，使之就学，因得以和好之说进，盖公之文，有不得已而为之者。"[1]

所称"大同府《普恩寺碑记》"，《金文最》卷68所录者作《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2]。《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一书根据原碑校录，则作《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其第三章王丽雯《善化寺碑文考》于原文前介绍道："现存于三圣殿内西侧。碑额高一点零三米，上雕浑厚生动的螭首，中心刻《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篆书（是济阳君开国伯丁暐仁所为），碑身高二点五八米，宽一点二八米，厚零点二五米。碑阳阴刻正文。碑座为雄壮的赑屃，高零点九七米，长二点三五米，直径一点四一米。碑文内容是南宋通问副使、文学家朱弁的撰文，为金朝中宪大夫孔固所书；字体颜体，字形稳健周正，雄浑典雅，由当地著名艺人解遵一镌刻，字径约四厘米，技法纯熟，遒劲刚健。全文二十行，每行约五十二字，共九百三十八字。碑阴题有重建本寺故紫褐师德具列如后，后附有管内都僧录辩正大师赐紫沙门善邃等一百零三人名单，为云中灵源闲人法相所书，赑屃由浑源陈子固雕造。"[3]据此，原文为"记"类，而镌于"碑"上，相关"跋"文首句当作"右大同府《普恩寺记》碑"才对，而非"记"所存"碑"。《雍正山西通志》卷58："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皇统三年二月丁卯，宋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充通问副使婺源朱弁撰文。"[4]

疑问，似乎尚不止此。《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第三章录《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按寺建于唐，明皇时与道观皆赐开元

---

[1]《四部丛书初编》景印清刊本，页3下、4上。

[2]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90年，页948。

[3]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64、165。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7下。

之号。而寺独易名,不见其所自。今楼有铜钟,其上款识,乃是清泰三年岁在丙申所铸造也。其易今名当在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后之作者,见其阙文,倘得其本末,为我着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众之所欲闻也。皇统三年二月丁卯,江东朱弁记。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丁暐仁篆额。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金鱼袋孔固书。通玄文慧大师,赐紫沙门圆满提点,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丁酉初一日癸酉,三纲寺主沙门惠躅,尚座行究,都维那楼演立石,雁门解遵一刊。"[1]"皇统三年",金熙宗年号,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大定十六年",金世宗年号,南宋孝宗淳熙三年,二者相隔三十三年。"丁暐仁",据《金史》卷90《丁暐仁传》:"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人","皇统二年",始"登进士第",历任"武清县丞"、"和川令","大定三年"后,调"大理丞"等职,才又"改祁州刺史","改同知西京留守事","迁陕西西路转运使","二十一年,卒官"。[2]

也就是说:记文成在前,碑石立在后。除"沙门圆满"外,无论"丁暐仁"、"孔固",与"沙门惠躅"等一样,皆是33年后的"新人"。而前者,《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第三章录《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云:"圆满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无差别。成此功德,志实有在,非独为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为于治安无事之时,则其成也甚易;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圆满身更兵火,备历艰勤。视己财货,犹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裒檀信,经营终始,淹贯时序,皆予所目睹也。则其成就,岂得以治安无事时比哉?"[3]当后"立石"之大定十六年,业已107岁高龄。更有可能,中经金海陵王一朝,原碑不复存

[1]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66、167。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007、2008。

[3]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66。

在，兹时又重新制作树立。[1] 而熙宗完颜亶之弑杀，凶手正是时犹“岐王”的完颜亮。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熙宗孝成皇帝纪》：“[皇统八年]冬十二月丁巳，左丞相、岐王亮弑帝。国主平日嗜杀，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惧不免，相与约结，以伺其间。是夜，亮入国主寝所，先收其兵械，然后数其罪弑之”。“亮立，追废帝为东昏王。亮死后，乃谥曰武灵皇帝，庙号闵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庙号熙宗”。[2] 记既作于熙宗在位，海陵王篡夺后，就有可能因忌讳被毁。后重刻者，难免“有所”改易。

12.2

朱弁的生平，时人已多有涉及。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卷续5：“朱弁，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学，补内舍生。靖康之难，家碎贼手。南归及淮，建炎二年正月，请使问安，补官借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充大金通问副使，寓北庭，不屈。绍兴十二年，归，上高其节，俾易文资，秦桧忌之，奏换右宣教郎、直秘阁，主佑神观，有司校考十七年，当廷数官，桧又尼之，仅转奉议。次年四月六日，卒。”[3] 王明清《挥麈录》卷3之三：“又有朱弁，字少张（章），徽州人。学文颇工，早岁漂泊，游京、洛间。晁以道（说之）为学官于朝，一见喜之，归以从女，弁以启谢之云：事大夫之贤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虚中之术，较量休咎，游公卿间。六飞在扬，有荐之者，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副王正道伦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归，赍表[《奉送徽考大行之文》]于上云：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飞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上览之感怆，厚恤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岁，绍兴壬戌（十二

---

[1]《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第三章《善化寺碑文考》录《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页166：“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瓴甓变于埏埴，丹雘供其绘画。榱椽梁柱，饰而不侈；阶序牖闼，广而有容。为诸佛萨陲，而天龙八部，爪掌围绕，皆选于名笔；为五百尊者，而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所修遍及其他，何以题目专称“大殿”？

[2]北京，中华书局崔文印校证本，1986年，页178、179。

[3]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影印同治刊本，1967年，页925。

年),始与洪光弼(皓)、张才彦(邵)俱南归,易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以终。旅殡于临安,近朱元晦(熹)以其族人,为作行状,而尤先生延之作志铭,迁葬于西湖之上。"[1]

现存文字叙述朱弁业师、家庭、出使最为详细者,应数所及其侄孙朱熹所作行状。《晦庵集》卷98《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亦《朱弁行状》:"幼颖悟,读书日数千言,十岁能文,既冠,遂通六经百氏之书。游京师,入太学,补内舍生,客食诸王家。会景迁晁公说之为宫学教授,一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郑介汴、洛两都之中,一时故家遗俗,盖彬彬焉,公游其间,闻见日广,文章日进,益厌薄举子事,遂不复有仕进意。靖康之难,家碎贼手。南归,及淮甸,光尧太上皇帝已承大统,驻跸扬州,议遣使问两宫安否,而见大夫无敢行者。公闻之,慨然攘袂而起,抚髀太息,即日奋身,自献阙下。宰相以闻,诏补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充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副使"。"公受命,即日与使者王公伦张旟誓众,直犯兵锋以行,实建炎戊申(二年)正月也"。"而宰相秦桧方以讲和为功,恶公言虏情悟上意,奏以初补官换右宣教郎、直秘阁,主管神佑观,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应迁数官,桧又尼之,仅转奉议郎"。"公配晁氏,与其子郑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伦之女弟,与晁氏皆封孺人。子椟,仕至宣教郎、知抚州崇仁县以卒。女适里人王伋,以公恩补承信郎。孙勋,早卒;照,未仕"。[2]

朱弁之在金,见前引:或"十七年",或"十九年";其返回南宋,则"绍兴十二年"。《晦庵集》卷83《跋朱奉使奏状》:"右叔祖(朱弁)奉使直阁公还自虏中,乞表朱昭等死节事状也。叔祖字少章,少从景迁晁公(说之)先生学。建炎初,以诸生应募奉使虏廷,守节不屈,被留云中,积十六年。绍兴癸亥(十三年),和约定,乃得归。召对便殿,公言虏情诡诈,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虏势虽强,而无道义,以固其国,衰乱有萌,几不可失,愿益修德振兵,以俟其变。"[3]周必大《周文忠集》

[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历代笔记丛刊》标点本,2001年,页197、198。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2上、下,15上、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上。

卷65《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神道碑》亦《张邵神道碑》:"[绍兴]十三年二月甲子,金忽召三人者,改馆馈,许之南归。公(张邵)以四月辛未至燕,洪公(皓)先在,五月,朱(弁)自云中至,六月庚戌,同发永平馆。七月壬戌,次汴京都亭驿,道中有《輶轩唱和集》,公为之序。八月庚子,对行在,除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1]洪适《盘洲集》卷62《题輶轩唱和集》:"右《輶轩唱和集》三卷,绍兴癸亥(十三年)六月庚戌,先君(洪皓)及张公邵、朱公弁自燕还,途中相唱酬者"。"既约和,于是,淮以南者,乃得归。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张公至,乙巳,朱公至"。[2] 自建炎二年正月至绍兴十三年八月,总计15年7个月。

朱弁出使入金境不久,即被留于"云中"亦"西京大同府"。《晦庵集》卷98《朱弁行状》:"行遇虏相粘罕于白水泺,邀说甚切,粘罕不听,使就馆云中,馈饷如礼,而实以兵守之。公(朱弁)复屡与书,具言用兵讲和利害甚悉"。"一日,具酒食召云中被虏士夫常所与往来者,饮半酣,语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毕命报国,诸公幸瘗我其处,且识其上曰: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众皆泪缘睫,不能仰视,公独谈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诸君何悲也?虏知公终不可屈,遂不复强"。[3]《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第三章录《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云:"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十月,乃迁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4]自天会八年十月至皇统三年二月,总计12年4个月。不过,其也不是始终都在"云中",间或去"燕山"亦"燕京析津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太上道君(徽宗)皇帝崩于五国城,年五十四。上皇遗言欲归葬内地,金主亶未之许,兵部侍郎司马朴与通问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闻之,密议举哀制服。弁欲先请,朴曰:吾侪为人臣子,闻君父丧,当致其哀,又何请?设不见许,可但已乎?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8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2下、13上。

[4]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66。

遂服衰朝夕哭,金人义之而弗问。"[1]

12.3

朱弁在"云中"亦"西京大同府"逗留期间,先后抗拒臣齐、臣金的逼迫,颇有"忠义"的表现。《晦庵集》卷98《朱弁行状》:"于是,王公(伦)行有日,公(朱弁)请焉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而有印,则印亦信也。公既还朝,无所事此,愿留见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挥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怀之,卧起未尝不与俱也。是时(绍兴二年),刘豫盗据京邑,虏迫公仕豫,且詶之曰:此南归之渐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国贼,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愿归之。虏人怒,绝其饩遗以困之,公反从中固拒驿门,忍饥待尽,誓不为屈。于是,虏人亦知感动,复慰安之,致礼如故。久之,复迫公换虏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间,言可从从之,不可从则囚之、杀之,何必换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书虏用事人耶律绍文等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又以书告诀于后使者洪忠宣公(皓)曰:杀行人,亦非细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于天,其可逃哉?要当舍生以全义耳。"[2]而其部下,也有南逃被捕而视死如归者,如"奉使随行人"朱绩、"通问使司下节"阎进。[3]

朱弁在"云中"亦"西京大同府"旅寓期间,曾从事于"教育"和"创

---

[1]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光绪刊本,1969年,页2878。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3上、下。

[3]《新安文献志》卷4朱弁《上朱昭等忠义奏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朱绩以进武校尉充奉使随行人,分在尼雅满(粘罕)处,绩见尼雅满(粘罕)数日,便求妻室,尼雅满(粘罕)喜,令于所掠内人中自择,绩择一最丑者,人皆莫晓。不半月,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雅满(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丑者,无顾恋也。既捕回,尼雅满(粘罕)亦以此大怒,绩笑而受梃,一无恐怖。"页10上、下:"阎进,隶宣武,被差通问使司为下节。既至云中府,监军建言,遂遭分散。进以逃捕回,留守高庆裔问:何为逃去?进云:思大宋耳。又问:郎主看待汝甚好,汝去奚为?进云:锦衣玉食,亦不恋也。庆裔义而释之。其后,又逃去,凡三逃,乃见杀。临刑,进谓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南则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进踊身直起,盘旋数四,卒面南就死。"

作”。《晦庵集》卷98《朱弁行状》:“然公(朱弁)以使事未报,忧愤得目疾,其愷郁愁叹、无憀不平之气,一于诗发之。岁久,成集,号曰聘游。彼中名王贵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学,公以此又得时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咏,流行北方者亦甚众,得之者,相夸以为荣焉”;“公之文,慕陆宣公(贽)之为者,其气质雄浑,援据精博,明白疏畅,曲尽事理,识者以为深得其体。于诗酷嗜李义山(商隐),而词气雍容,格力闲暇,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别有《奏议》一卷,《尚书直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皆藏于家”。[1]《风月堂诗话》卷首《风月堂诗话序》:“厥后山渊反复,兵火肆虐,堂于兹时,均被赭垣之酷,风月虽存,宾客安往?予复以使事羁绊灗河,阅历星纪,追思曩游风月之谈,十仅省四五,乃纂次为二卷,号风月堂诗话,归诒子孙。异时幅巾林下,摩挲泉石,时取观之,则曲洧风月,犹在吾目中也。庚申(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闰月戊子,观如居士朱弁叙。”[2]《曲洧旧闻》,也当作于兹时。

朱弁在“云中”亦“西京大同府”旅寓之情怀,似乎极为凄凉。见存韵文,多有悲国思乡之感伤。《中州集》卷10录其所作《元夕有感》、《忆钟离浚》、《夜雨枕上》、《岁序》、《有感》、《上巳》:“朔雪余千里,东风遍九州岛。关河中土异,灯火上元愁。绿蚁尝新酿,青貂恋故裘。紫姑无用卜,世事正悠悠”。“浚都同聚读书萤,楚岸春风忆送行。三十年前初识面,四千里外更关情。出疆我亦徒劳尔,入仕君今何似生?旅雁相逢须一问,要从邮上得新声”。“淅淅风声止,凄凄雨气凉。愁工萦客思,梦故绕江乡。书疏亲朋少,干戈岁月长。平城弭节地,可复见秋霜”。“岁序忽将晏,节旄嗟未还。低云惨众木,寒雨失群山。丧乱关诗思,讴谣发病颜。梦魂识旧隐,时到碧溪湾”。“容貌与年改,鬓毛随意斑。雁边云度塞,鸟外日衔山。仗节功奚在?捐躯志未闲。不知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3下、14上、15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骫骳说》者,以续晁无咎《词话》,而晁书未见。”

[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影印明钞本,2004年,页221、222。

垂老眼,何日睹龙颜"?"行行春向暮,犹未见花枝。晦朔中原隔,风烟上巳疑。常令汉节在,莫作楚囚悲。早晚鸾旗发,吾归敢恨迟"。[1] 钟离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2:"绍兴三年正月癸酉,三省奏:淮东久阙帅臣,乞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汤东野知扬州,充淮东安抚使,右承务郎钟离浚尝任高邮县丞,熟知本路利害,特迁一官,通判扬州。"[2]

朱弁在南返后的第二年,亦《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成作的"明年",即卒于临安府的寓舍。《晦庵集》卷98《朱弁行状》:"公(朱弁)又以虏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书画为献,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见闻忠臣义士朱昭、史抗、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五台僧真宝、丁氏、晏氏女、阎进、朱绩等死节事状,及故官属姓名以进,请加褒录,以劝来者"。"明年(金皇统四年,宋绍兴十四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于临安府白龟池之寓舍,遗命归葬故山,不果,则权厝西湖上智果院,忠义之士,莫不哀之"。"后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殡,而读其遗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复得官浙中,则公之殡,犹在智果院也。方将为谋葬,故而遽以辠逐。今密院检详尤公袤、临安帅守张公杓,闻而悲之,相与悉力经纪其事,而太学录张君体仁,又为得吉卜于□□县积善峰之下"。[3] 而之前,已曾有在湖州之"赐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7:"先是,建炎五年,王伦奉使金国军前,修武郎朱弁同被差奉使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弁今在敌,拘縻已十年,其妻、男流落江右,并无生事,累重俸薄,委是狼狈,欲望朝廷特赐矜恤。[绍兴七年正月,]奉圣旨:令湖州摽拨官田五顷,赐弁本家。"[4]

12.4

《遗山先生集》卷34《王无竞题名记》:"乙巳(元太宗后称制四年)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18上、下、19上、20下。

[2]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光绪刊本,1969年,页2064。

[3]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5上、下,16上。又,吴自牧《梦粱录》卷15,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1999年,页133下:"朱弁墓,在西湖。"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秋，予与梁辨疑、李辅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无竞崞山神三字。问闻之伯佐：南中王氏，国初，以好客名河东，朱少章（弁）、姚仲纯（孝锡）、滕秀颖（茂实）、赵光道（晦）、宇文叔通（虚中），皆游其门；叔通后历台阁。高氏子侄名行中者，不远数千里，走书币求为其父济叔、晦叔墓碣铭，殆无竞（王竞）以叔通故，为书之耶？不然，边鄙荒陋，时无贵仕者，何以致此哉？”[1]王竞、赵晦、姚孝锡之小传，并见于前文作者元好问所编《中州集》。三者皆赵氏官吏，而前者又为完颜氏“显宦”。该书卷8、卷9、卷10：“王竞，字无竞，安阳人。宋末，登科，仕国朝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年六十四，大定四年，卒。无竞善作大字，字或广长丈余，而结密如小楷，京都宫殿题牓，皆其笔”。“赵晦，字光道，管城人。宋末，代州法曹、秀容主簿，汴京破后，不复仕，自号睡轩居士”。“姚孝锡，字仲纯，丰县人。政和四年，登科，调代州兵曹。国朝兵入雁门，州将议以城降，官属恇怯，投死无所。仲纯投床大鼾，略不以为意，帅府就注五台簿。未几，移疾去，因家五台”。“中年之后，以家事付诸子，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醉轩，其自号也。”[2]。

滕茂实、宇文虚中，与朱弁一样，盖宋使臣。所不同者，入金后，一始终布衣，一出仕新朝，后与高士谈一齐被杀。《中州集》卷10、卷1：“滕茂实，字秀颖，姑苏人。初名祼，徽宗改赐焉，以太学正兼明堂司令，与枢密路允迪、翰林修撰宋彦通奉使割三镇。太原寻奉密诏，据城不下，国相怒，囚使人于云中。钦宗北迁，秀颖谒见，涕泣请从行，主者不之许，放允迪、彦通南归，茂实留雁门，与兄宗正丞福（字伯寿）淮南发运使祺共居，久之，家人至自汴梁，秀颖往来并、代之间，布衣终身。临终，令黄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士大夫哀其忠，为之起坟于雁门，岁时致祭”。“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仕为翰林学士承旨。皇统初，上京诸虏俘谋奉叔通为帅，夺兵仗南奔，事觉，系诏狱。诸贵先被叔通嘲笑，积不平，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弘治刊本，页1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2上、12下。

必欲杀之,乃锻炼所藏图书为反具。叔通叹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邪?有司承风旨,并寘士谈极刑,人至今冤之"。"高士谈,字子文,一字季默,宋韩武昭王琼之后。宣和末,任忻州户曹。仕国朝为翰林直学士,皇统初,预宇文太学(虚中)之祸"。[1]

朱弁与赵晦、高士谈、宇文虚中皆有文字"瓜葛"。《中州集》卷10录其所作《睡轩,为赵光道作》、《次韵子文秋兴》、《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仆何人也?乃使与公抗衡,独不虑公是非者,纷纭于异日乎?因作诗,题于集后,俾知吾心者,不吾过也。庚申六月丙辰,江东朱弁书》三首,云:"深炷炉香睡息匀,萧然一觉得天真。生涯聊示人间世,缘境都忘药裹身。窥牖屡来从汝唤,叩门空去任渠嗔。更须满壁图云水,卧想江湖渺莽春。""逸兴常时有,逢秋一倍多。山长含楚雨,天远接吴波。寻壑同元亮,浮家伴志和。钓竿行入手,还着向来蓑。""绝域山川饱所经,客蓬岁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茑施松惭弱质,兼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暨,元好问云:"济阳公谓宇文叔通,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见比,故此诗以不敢齐名自托,至于书年为庚申,与称江东朱弁者,盖亦有深意云。"[2]而其在《輶轩唱和集》中所作,已佚,唯见洪皓之和韵。《鄱阳集》卷2《次韵朱少章潭园马上口占》:"我絷南冠尝独到,君邀北使欲相呼。驱车宵济卢河去,十里荷花待入吴"。"客思剧饮逃三伏,人患苛留阻一呼。回首未忘忧墨吏,渡江应不怕天吴"。[3]

朱弁与之有诗文来往者,尚有"吴英叔"、"刘善长"等人。《中州集》卷10录其所作《寒食感怀,次韵吴英叔》、《刘善长出示李伯时画马图》、《善长命作岁除日立春》三首,云:"疾风甚雨老难禁,岭外无饧谁解吟?双鬓客尘谙世变,两眉乡思尽愁侵。榆钱何处迎新火?杏粥频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10上、1上、20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20上、21上、2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9上。

年系此心。落日高城魂易断，天临牛斗五湖深。”“俯首举尾拳一蹄，掣缰欲嗅骄不嘶。奚官耸肩两足垂，意貌自与造父齐。鸡目麟鬐凤皇臆，玉山禾远未容食。籥云追电有余地，置之画图人岂识？精神权奇孰可班？当在白兔青龙间。君知此马从何来？龙眠胸中十二闲。”“土牛已着劝农鞭，苇索仍专捕鬼权。且喜春盘兼守岁，莫嗟腊酒易经年。东风渐入江梅梦，朔雪犹迷塞柳天。元会明朝定何处？羁臣挥泪节旄前。”[1]此二人，也是洪皓的朋友。《鄱阳集》卷2《和吴英叔寒食》、《送刘善长归北安省亲》二首，云：“枥驹久絷已难禁，冷节来临且强吟。断火任逾三日限，伤时唯恐二毛侵。思亲忽作楚囚泣，恋主空存魏阙心。世变风移多野祭，一声杜宇又春深。”“其父守北安，九岁为质子。九龄颖悟已惊人，乃父分茅善抚民。郑忽身为周室质，贾生议屈汉庭臣。行攀郄桂荣三釜，暂着莱衣省二亲。勿讶班荆歌陟岵，小人有母在江滨。”[2]

12.5

完颜氏金在灭耶律氏辽后不久，即行兴兵南下攻击赵氏封疆。当宣和、靖康之际，面对北方劲旅，北宋军队每战必败，一筹莫展，遂至京师失陷，皇帝被掳。建炎之初，此种态势依然延续，其中固然有新立君臣畏懦的因素，可是，分析其客观原因，关键仍在于敌我强弱的悬殊。为保其半壁江山，存其零落胤裔，南逃的高宗不得不将“求和”以苟延残喘作为其重要的策略。当其时，南侵将帅无意终止侵占，于是，为防止泄漏“军机”，不顾遣使“惯例”，唯将“通问使”或“祈请使”扣押软禁。也因为去而不返，宗亲重臣无人应命，只得由“借官”充当。宋人熊克《中兴小纪》卷13：“初，朝廷所遣通问使，自宇文虚中之后，率募小臣，借官使敌。如王伦、朱弁、魏行可、崔纵、洪皓、张邵辈，并为所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21下、19上、21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9下。

留。"[1]由于其中不乏有用之才,女真皇帝每欲迫使他们变节,以供驱使。然而,又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尊敬坚持操守、誓不出仕者,而鄙薄甘入牢笼、接受委任者。毫无疑问,朱弁乃其中的佼佼者。晁说之《景迂生集》卷8《和朱少章见寄》:"兼该夫子耻专门,却笑何人哮吼村?闷已赋疑唯独语,恼卿诗似得同论。"[2]李弥逊《筠溪集》卷13《赠朱少章》:"堂堂如叟云梦胸,笔端日夜生云风。地临嵩少萃奇秀,雕锼仿佛穷天功。"[3]

当其"出使"伊始,与其目的符合,朱弁等在"外交主张"上皆属于"主和"派,"厌战"成为惯常的意绪。《中州集》卷10录其所作《客怀》、《战伐》二首,云:"兵气常时见,客怀何日开?形骸病自瘦,鬓发老相催。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回。风雷识我意,一雨洗氛埃。""战伐何年定?悲愁是处同。黄云萦晚塞,白露下秋空。鱼跃深波月,乌啼落叶风。谁知渡江梦?一夜绕行宫。"[4]可是,迨至南返前夕,不少人成了"主战"派;这是因为金、宋双方在实力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再一意奉行忍辱宴安的政策,便是"卖国"的举动了。《晦庵集》卷98《朱弁行状》:"岁在丁巳(绍兴七年),虏诸酋相继死灭,公(朱弁)阴使从者李发求得河阳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彼中虚实,使间行归报曰:此不可失之时也"。"其忠义大节,终始凛然,虽竹帛所书,丹青所画,无以过之,和议之成,虽若不在其身,而风喻从臾,盖亦与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为功,还朝所建,皆远谋至计,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兴于异日者。此其忠虑之深,又与一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于忘仇而辱国者,盖万万不侔矣"。[5] 也正是兹"共识",无论洪皓、张邵,皆引起了不惜杀戮功勋将帅来换取"偏安"保证

[1]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光绪刊本,1968年,页361。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页19上、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14上、16下。

的丞相秦桧的疑忌。[1]

《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第三章录《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诸佛菩萨之感世也,亦犹哲王之救弊。或忠,或质,或文,虽制治不同,其趋一也。世人徇达磨对萧梁氏之言,遂疑有为功德,不可复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补理故寺,常获二梵之报者,释迦遗训,具存贝典。则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以示现佛菩萨境界,盖将诱接众生,同归于善。其为功德,讵可测量哉?彼达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亲提教外别传之印,则于有为功德不无抑扬,是亦因时救弊耳,非实贬也。具愿力苾刍,能克遵付属,而成就兹事,其为功德,尚何訾耶?"[2]从中可见作者对佛教的熟悉程度、理解深度。《中州集》卷1录宇文虚中《予写金刚经与王正道,正道与朱少章复以诗来,辄次二公韵》:"平生幸识系珠衣,穷走他乡未得归。有客为传祇树法,此心便息汉阴机。百千三昧一门入,四十九年诸事非。寄与香山老居士,要凭二义发余辉。""前世曾为粥饭僧,此生随处且腾腾。经中因认人我相,教外都忘大小乘。写去欲云居士颂,信来如续祖师灯。他年辱赠茅庵句,谁谓因缘昔未曾?"[3]"朱少章",是朱弁,"王正道",则其妻兄王伦,或者由此可见这三者的亲密关系。

《中州集》卷1录宇文虚中《郑下赵光道(晦),与余有十五年家世之旧,守官代郡之崞县。闻余以使事羁留平城,与诸公相从,皆一时英彦,遂以应举自免去,驾短辕、下泽车,驱一童二驴,扶病以来,相聚凡旬日而归。昔白乐天与元微之偶相遇于夷陵峡口,既而作诗叙别,虽憔悴哀伤,感念存没,至叹泣不能自已,而终篇之意,盖亦自开慰。况吾辈今日可无片言,以识一时之事邪?因各题数句,而余为之叙。夜将半,各有酒,所语不复锻炼,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穷愁诗满箧,孤愤气填

[1]《周文忠集》卷65《张邵神道碑》,页4上、下:"公(张韶)为上言前后使者,如陈过庭、司马朴、胜(滕)茂实、崔纵、魏行可等,皆徇国忘躯,宜优恤其家。崔纵之柩,臣挈以来,乞敕葬以奖忠义。上虽下其章,当路格不行。寻讽御史论洪公(皓),斥守饶州,公自以太夫人年七十,谒告归觐,方出门,而谏官亦诬公在金,不礼其副,遂改台州崇道观,居从其便,非上意也。"

[2]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刊本,2011年,页165、166。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宋刊本,页2上。

胸。脱身枳棘下,顾我雪窖中。竟日朋盍簪,论文一樽同。翻然南飞燕,却背北归鸿。人生悲与乐,倚伏如张弓。莫言竟愦愦,作书怨天公。"[1]"平城","西京大同府"别号。[2] "与诸公相从,皆一时英彦",莫非就是前引所见王竞、朱弁、姚孝锡、滕茂实、高士谈、吴鼐等人?[3]《两宋名贤小集》卷373姚孝锡《次韵王无兢见寄》、《次韵秋兴》:"客怀重寄仲宣楼,白草黄云塞上秋。山色不随尘世改,水声还抱故城流。隙中畏境都堪玩,镜里衰颜只自羞。多愧诗人苦相忆,远传佳句吊清愁。""老畏年光速,愁添旅梦多。西风着梧竹,归思入烟波。夜永凭诗遣,颜衰得酒和。故溪千树柳,谁复晒鱼蓑?"[4]而末首所用韵,正与前引朱弁《次韵子文秋兴》者相同。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宋刊本,页1下。

[2]吴正子《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汉高祖七年,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鍉,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大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计,乃得出。平城,今在云中县。"

[3]《新安文献志》卷4朱弁《朱昭等忠义奏疏》,页5下:"[朱]弁以节旄留平城,友人洛阳吴鼐英叔善谈忠义,得昭行事于保义郎张浚,当时目击,以其言质诸传者,皆不诬,因备书之云。"

[4]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2004年,页708下、709上。

13 襟带二水

——玉理伯里钦察新考

关于“玉理伯里”之“钦察”，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其迁徙时间、背景以及相关地名的考察，大致勾勒出其历史原貌：当金海陵王在位末年，居住于“折连川”的当地部落参加了契丹人声势浩大的起事。不久，缘于制造“谶语”以利武力平定“叛乱”，新称尊的金世宗遂于大定元年将县名“武安”更作“武平”。当揭竿部落内部发生纷争、其首领撒八为窝斡所杀之际，颇有远见的曲年，决然西行，最终加入了“钦察”的联盟，并成为其重要分支之一。其所在方位，由于“班都察”之归降与“八赤蛮”之擒杀都在同一年里，而其事件牵涉的人物也是同一个“蒙哥”，因此，二者的活动范围应该都在“宽田吉海”的北岸。至于“夏夜极短，日渐没辄出”之语，未必不是前人错误知识的理解和引申。

13.1

《元名臣事略》卷3《枢密句容武毅王》：“公（土土哈）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赤，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渐没辄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产宜马，富者有马至万计。俗衽金革，勇猛刚烈，盖风土使然。公之始祖曲年，高祖唆末纳，曾祖亦讷思，世为钦察国王。太祖征蔑乞国，其主火都奔钦察，遣使谕亦讷思曰：汝奚匿予负箭之麋？不然，祸且及汝。亦讷思谓使者曰：逃鹧之雀，翳荟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岁丁酉，宪宗在潜邸，奉命

薄伐,兵已叩境,公之父班都察举族迎降,从征麦怯思国。"[1]虞集《道园类稿》卷38《句容郡王世绩碑铭》亦《土土哈世绩碑铭》:"谨按:钦察之先,武平北折连川按答山部族也。后迁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有曲年者,乃号其国曰钦察,为之主而统之。曲年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纳思,遣使谕取之,弗从。及我师西征,亦纳思老不能理其国。岁丁酉,亦纳思之子孙忽鲁速蛮自归于太宗,而宪宗受命帅师已及其国,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众来归,从讨蔑乞思有功。"[2]

"蔑乞"、"乞思",当作"蔑里乞"亦"灭力乞"、"篾儿乞";"火都"亦"忽都"、"忽秃"、"霍都",非"其主",当"其主之子"。《说郛一百弓》卷55《圣武亲征录》:"戊辰(元太祖三年)冬,再征脱脱及曲出律可汗。时干(斡)亦勒(剌)部长忽部(都)花别吉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乡导,至也儿的石河,尽讨灭里乞部,脱脱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仅以数人脱走,奔契丹主菊儿可汗"。"是时(己巳),灭力乞脱脱子火都、赤剌温、马札儿、秃薛干四人以脱脱中流矢死,不能归全尸,遂取其头涉也儿的[石]河,时(将)奔畏吾儿国,先遣别干者使奕亦相(都)护,奕相(都)护杀之,四人至,与畏吾儿大战于蕲(崭)河。秋,奕相(都)护先遣其官阿思兰、干(斡)却孛罗的斤、亦难海牙、仓赤四人来告灭力乞事,上曰:奕相(都)护果诚心效力于我"。[3] 其穷途投奔"钦察",也有明证。《元朝秘史》卷8:"成吉思至其地,与他厮杀,脱黑脱阿(脱脱)中乱箭死了,其尸不能将去,其子只割将他头去。人马败走,渡额儿的失水溺死者过半,余亦皆散亡。于是,乃蛮古出鲁克过委兀、合儿鲁种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与合剌乞塔种的人古儿罕相合了;篾儿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温过康里、钦察种去了。"[4]

"蔑里乞"部长子"忽都",并没有能够抵达地处更西的"钦察"部

---

[1]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47、48。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199上、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本,1988年,页847下。

[4]《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5下。

之“内地”。《元朝秘史》卷8:“那牛儿年,成吉思造与速别额台一个铁车,教袭脱黑脱阿的子忽都等,去对说:他与咱厮杀,败着走出去了,如带套竿的野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飞上天呵,你做海青拿下来;似鼠钻入地呵,你做铁锹掘出来;如鱼走入海呵,你做网捞出来。”[1]同书卷10:“太祖又命速别额台追脱黑脱阿子忽秃、赤老温等,追至垂河,将忽秃等穷绝了回来。”[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他从那里带着大军到了毡的。从毡的他来到了突厥斯坦,到了自己的国境在线。这时,成吉思汗派去反击乞儿吉思和秃马惕部,捉拿战败逃走后合成一伙的古失鲁克和篾儿乞惕部主忽都的军队来到了,他们追击这些部落的逃跑者到了突厥斯坦边境地区的□□地方。花剌子模沙的巡哨部队接到报告说,蒙古军已经来到了这些地区附近。算端遂去追击他们。据某些蒙古讲故事人说,这是成吉思汗指派速别台把阿秃儿和弘吉剌惕部的脱忽察儿率领下攻打忽都的军队。他们同忽都战于上述地点,将他连同大部分军队一起杀死了。消息传到了马合谋算端处,他便发兵去攻打他们。”[3]“毡的”,在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Qyzylorda)市东南,而距流入沙漠的“垂河”亦今楚河下游很近。

即成吉思汗在位之时,蒙古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昔日“钦察”部落的居住地。彭大雅《黑鞑事略》:“西北曰克鼻稍,回回国,即会纥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功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则残金种类,又毓盛矣,不如留茶合觲镇守,且把残金绝后,然后理会。癸巳年,茶合觲尝为太子所劫”;“如高丽、万奴、狗国、水鞑靼、木波,皆可置而不问,惟克鼻稍一国稍武,余烬不扑,则有燎原之忧,此鞑人所必争者”。[4]“克鼻稍”,与后文所见“可弗叉”,皆是“乞卜察克”亦“钦察”的汉文别写。不仅如此,甚至宿卫中也有其“王族”的成员。《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在成吉思汗时,钦察(qibjaq)

〔1〕《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11上、下。

〔2〕《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11上、下。

〔3〕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261。

〔4〕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页18。

人的首领是出自钦察部落的一个异密,名叫宽阇(kunjak),曾任成吉思汗的众速古儿赤(sukurcian)之长。他有个儿子,名叫忽木儿必失—宽彻;他是一个熟练的猎人。有一次,他曾奉使前往伊斯兰君主处。他们[父子俩],都属于钦察王族。"[1]地方经营者,则"朮赤的儿子们"。《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猪年,朮赤的儿子们斡儿答、拔都、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彻儿、不花—帖木儿从钦察来到,察合台和[他的]所有子孙们从海押立来到,窝阔台合罕及其子孙们从叶密立和忽巴黑来到。"[2]

13.2

"玉理伯里"、"玉黎北里",又作"玉吕伯里"、"玉耳别里"、"稳儿别里"或"Yurbeli"。《元史》卷134《和尚传》:"和尚,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儿,率所部归太祖。父忽都思,膂力过人。岁壬辰,从睿宗破金大将合达军于钧州三峰山,以功赐号拔都鲁。"[3]同书卷124《忙哥撒儿传》:"汝父忙哥撒儿,自其幼时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过咎。从我皇考,经营四方。迨事皇妣及朕兄弟,亦罔有过咎。暨朕讨定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之域,济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战,功多于诸将。"[4]同书卷131《拜降传》:"拜降(伯行),{北庭}[玉吕伯里]人。父忽都,武勇过人,由宿卫为南宿州镇将,分守蕲县。后从世祖南征,年几七十,每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数十创,战功居多。徙居大名清丰县,卒,赠广平路总管,封渔阳郡侯。忽都卒时,拜降生甫数月,母徐氏,鞠育教诲甚至。"[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资善大夫、资国院使,赠资政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顺义郡公,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并序》亦《伯行神道碑铭》:"公系出玉吕伯里

[1]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247-248。
[2]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5年,页28-29。
[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8年,页3256。
[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8年,页3056。
[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8年,页3201。

氏，讳伯行。大父阿鲁，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骑射。父忽都，勇冠军伍，天兵定中原，因从征，冒阵略地，以积功领南宿州军，分镇蕲县，后家于大名路之清丰县焉。”[1]

“玉里伯利山”的方位特征，如前引，位于“押赤”、“也的里”二水之间。《元朝秘史》卷续1：“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绵客儿绵等城。”[2]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二玉理伯里山之方位》：“押亦亦为突厥语 Yaiq 之音译，也的里为突厥语 Idil 之音译，乃伏尔加、乌拉尔二河之中古名称。”[3]校以当时旅行者的地理形势记录，可谓确然。《出使蒙古记》《加宾尼蒙古史》、《鲁不鲁乞东游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章：“我们穿越库蛮（Comans）人的整个领土，这是一片平原，并有四条大河流过境内”。“第三条河是窝勒伽（Volga）河，这是一条很大的河，这条河沿岸，是拔都游牧之地。第四条河称为札牙黑（Yaik）河，河的沿岸是两个千夫长游牧之地”。“我们到达伊梯利亚（亦的勒）（Etilia）河边，这是一条很大的河，因为它比塞纳－马恩省河宽四倍，并且很深。它从北方的大不里阿耳（Byleri）流来，流向南方，在波斯的一个城市流入一个湖或海，这个海现在被称为昔儿康（Sircan）海。但是伊西多称之为里海”。“在我们离开伊梯利亚（亦的勒）河走了十二天以后，我们看到了一条大河，他们称它为札牙黑（Iagat）河。这条河从北方的帕思哈图儿（Pascatur）流来，流入上面提到的海”。[4]

《元史》卷3《宪宗纪》：“尝攻钦察部，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擒八赤蛮，命之跪。八赤蛮曰：我为一国主，岂苟求生？且身非驼，何以跪人为？乃命囚之。八赤蛮谓守者曰：我窜入于海，与鱼何异？然终见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帝闻之，即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5上、下。

[2]《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50上。

[3]载《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1982年，页76。

[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浦中译本，1983年，页54、142、149。

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1]所称"海",即"札牙黑"、"亦的勒"两河所流入的"宽田吉"海,即今里海;其事,发生在"土土哈"父"班都察"归蒙古"丁酉"岁的前一年"猴年"亦"丙申"岁的冬季。《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那年冬天,诸王和异密聚集于哈班(札牙黑)(Jaban)河[河谷],派遣异密速别台率领军队前往阿速地区和不里阿耳境内"。"接着,宗王们商定了一个主意,各自带着自己的军队去围猎,进行厮杀,占领沿途所过的地区。蒙哥合罕从左翼沿着[里海]海岸进行围猎。[俘]获了那里的钦察人中的斡勒不儿里克(ulbirlik)部落的一个最无耻的异密八赤蛮和阿速部落的合赤儿—兀古列两人"。暨,"他(八赤蛮)没有一个经常落脚的地方,因此蒙古军队不能捉到他;他藏在亦的勒河岸上的林中"。[2]

"班都察"所"从征"、"从讨"的"麦怯思"、"蔑乞思",亦"蔑怯思"、"Megas",系"阿兰"或"阿速"部族的中心城市。姚燧《牧庵集》卷19《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德、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铭]》亦《李爱鲁神道碑》:"岁乙未,太宗诏定宗、宪宗两诸侯王,与苏布特(速卜带)征西域。明年,帅师戒涂,贞献(昔李钤部)在行中。又明年,至衮腾吉斯(宽田吉思)海。寻与诸侯王巴图(拔都)征俄(斡)罗斯(思),至叶尔羌(也烈赞)城。从宪宗先期至,搏战七日,拔之。岁己亥冬十一月,至阿苏穆尔齐苏(速蔑怯思),城凭坚,攻不即下。明年春正月,凡三阅月,贞献从死士十人,蹑梯登陴,生拉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众蚁附而上,遂拔。赐西马、西锦为匹皆九,名以巴图(拔都),表其战烈。"[3]此后,不曾提到其继续征讨的文字;或许是由于其属于"宪宗"亦宗王"蒙哥"位下,便随主人东返了。《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而贵由汗和蒙哥合罕则在该年秋,奉合罕之命回去了,并且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43。

[2]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63。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10上、下。

六三八年的牛年(辛丑),在自己的斡耳朵中驻下了。"[1]

13.3

"玉理伯里"山之"钦察",本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02《土土哈传》:"折连川,蒙兀语石河,源出围场白岔山,东流经赤峰县北,又东与老哈河会。按答罕山,在喀喇沁右翼旗东百五十里。"[2]《西北地理札记二玉理伯里山之方位》一文也已指出:"折连川,Jeren Keer,译言黄羊甸。"[3]实际上,这个地理称呼的"完全"译名亦可见于载籍。《元史》卷26《仁宗纪》、卷86《百官志》、卷100《兵志》:"延祐六年七月,以者连怯呆儿万户府军万人入东宫,置右卫率府"。"右卫率府,秩正三品。延祐五年,以[者]速(连)怯那儿万户府、迤东女直两万户府,右翼屯田万户府兵,合为右卫率府,置官十二员"。"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玉你伯牙、上都周围,哈剌木连等处,阿剌忽马乞等处,斡斤川等处,阿察脱不罕,甘州等处,左手永平等处,右手固安州等处,云南亦奚卜薛,芦州,益都,火里秃麻,高丽耽罗国"。"一折连怯呆儿等处御位下:折连怯呆儿地哈剌赤千户买买、买的、撒台、怯儿八思、阔阔来、塔失铁木儿、哈剌那海、伯要角得、也儿的思、撒的迷失、教化、太铁木儿、塔都、也先、木薛肥、不思塔八、不儿都、麻失不颜台、撒敦。按赤、忽里哈赤千户下百户脱脱木儿"[4]。

"武平",本金大定府属县名。《金史》卷24《地理志》:"武平,辽筑城杏埚,初名新州。统和间,更为武安州。皇统三年,降为武安县,来属。大定七年,更名。承安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复来属。"[5]入元,一度成为总管府路名。《元史》卷59《地理志》:"至元二十五年二

---

[1]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5年,页57。

[2]台北,世界书局影印民国刊本,页1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75。

[4]载《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82、2165、2555。

[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页558。

月,改[北京路]为武平路;后复为大宁[路]。"[1]黄溍《金华先生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传、安庆武襄王神道碑[铭]》亦《也速角得儿神道碑》:"至元二十七年,武平[路]地大震,奸人乘灾异相扇摇,藩王为其言所动者三人,民大惶惑。上虑乃颜之党因而为变,遣王引兵五百人往抚定之。王率有司斋沐祷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税、除酒禁,发钞四万二千缗,运米万石,转海而至,以赈其乏绝。教民毋惑于讹言,捕斩乘时为盗者无少贷,收三藩王而鞫之。"[2]不过,"武平"县名之改,恐怕要早于大定七年;至少在5年前,就曾出现过。《金史》卷133《移剌斡窝传》:"大定二年二月,于是,括里将犯韩州,闻元帅兵至,不战,遁去。将转趋懿、宜州,[完颜]谋衍屯懿州庆云县及屯川州武平县,奏请粮运,当遣人护送兵仗,乞选精良者付之。诏以南征逃还军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签调,就近地签步军给仗护送粮运。"[3]

据前引:"公之始祖曲年,高祖唆末纳,曾祖亦讷思","亦纳思之子孙忽鲁速蛮"、"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道园类稿》卷38《土土哈世绩碑铭》:"中统初元,讨阿里不哥之乱,班都察与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领其父事,是为句容郡武毅王"。"大德元年,拜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同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如故还边。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4] 也就是说:"土土哈"出生于元太宗九年,至其可以追溯自"折连川"西徙的"先世"不过5代。"班都察"卒于中统元年,更只有4代。如以20年为繁衍一代"长子"所需,"唆末纳"的出生年有可能在"土土哈"出生年的80年前,亦金海陵王正隆二年。"曲年"为西徙之"始祖",很有可能是携带妻儿一同不断转移。因此,其最初迁离"故乡"的时间,未必不可能在兹5年之后的大定二年。而按照以上的假设,这位乃第二代的"高祖"当时不过5岁,属于"幼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1397。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0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853。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199下、201下。

年”，尽有可以增加到“成年”甚至“中年”的余地。再，“蔑里乞”之“忽都”西逃在“牛儿年”亦“丁丑”，亦元太祖十二年，时乃为第三代的“曾祖”已成年主政。由此上溯至大定二年，也有55年之久。如果真是在此金世宗在位的第二年辞别，就难怪后世能记得“武平北”的“特别”标志了。

金正隆五年，由于海陵王征兵讨伐南宋，引发了西北、东北二路本依附于完颜氏的契丹人的全面起兵。首先是撒八，接着是窝斡为首。前者即曾拟西北出，往投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金史》卷133《移剌窝斡传》：“海陵使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讨平之。秃剌与之相持数日，连与战皆无功，而粮饷不继，秃剌退归临潢。秃剌虽不能克敌，而撒八自度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及仆散忽土、萧怀忠等兵至，与秃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还。忽土、怀忠、秃剌坐逗遛不即追贼，皆诛死。北京留守萧赜不能制其下，杀降人而取其妇女，亦坐诛。于是，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纥石烈志宁副之，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讨撒八等。撒八既西行，而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剌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执老和尚、孛特补等；至是，窝斡始自为都元帅，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使移剌札八、前押军谋克播斡、前牌印麻骇、利涉军节度判官马脑等招之。”[1]变端恰好发生在大定元年，即首见“武平”名称的二年的前一年。由此看来，札八的起事以及斡窝内讧很有可能就是促成“玉理伯里”部落远行的“契机”。

13.4

前引：“和尚，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程文海《雪楼先生集》卷12《[鄄城县]历山书院记》：“公大父讳忽都思，姓伯岳吾氏，为百夫长。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850、2851。

其先,以北方君长归国,[国]世有战功。提刑公讳和尚,治法征谋,闻望甚伟。历山公名千奴,今为嘉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笃于学问,博通古今,有经济之具,其家方大云。"[1]以"玉理伯里"之"钦察"作"伯牙吾"、"巴牙吾"、"伯岳吾"氏,应该是一个"惯例"。《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至元元年三月,立燕铁木儿女巴牙吾氏为皇后。是时,撒敦已死,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独用事,唐其势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2]"燕铁木儿"亦"燕帖木儿",与"撒敦"皆是该支"嫡派"所传"土土哈"之孙。《道园类稿》卷38《土土哈世绩碑铭》:"是年(大德元年),有诏创兀儿世其父(土土哈)官,令北征诸军,后亦封句容郡王"。"创兀儿子七人:长曰小云失不花,武略将军、钦察亲军千户,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资德大夫、大司农卿;三曰燕帖木儿,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荣禄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秃哈儿,阑遗少监,蚤卒;六曰答里,封某国公;七曰泼皮罕,幼卒"。[3]

众所周知:除了"色目"之"伯牙吾"氏外,"蒙古"也有"伯牙吾"氏。不过,就是从方位、源流等来看,两者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巴牙兀惕(bayaut)部落:这个部落有若干分支,但[其中]著名的有两个分支:一支为者台(Jadai),它又被称为巴牙兀惕;另一支为客赫邻(Kaharin)—巴牙兀惕。者台是蒙古斯坦的一个河谷。因为他们的营地曾在那里,所以他们与这个地方有了关系,[河谷名称]成了他们的专有名词。而住在草原上的那些人,则被称为客赫邻—巴牙兀惕。他们的禹儿惕在薛灵哥河沿岸,这条河的两个发源地(sar)为:忽儿班—客赫惕(qurian - kaht)和不列—温都儿(bureh - aundur),都是大忽鲁黑(guruq 禁地)"。"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之初,当他与泰亦赤兀惕部开始作战,征集军队时,大部分巴牙兀惕部落和他结成了同盟。他们组成他的十三古列延军队中的一个古列

[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页484。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334。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205上、下。

延，他命令将这个部落称为斡脱古。他们拥有习惯所规定的可从[成吉思汗]氏族中聘娶姑娘的权利。在成吉思汗时，左翼异密中有一个叫不花(buqa)驸马的异密，有个姑娘嫁给了他。他出自者台—巴牙兀惕[部]。现在在我国的弘坚(hunkan)驸马，即出自他的氏族”。[1]

《西北地理札记三钦察、康里、蒙古之三种伯牙吾台氏》一文证道：“伯牙吾台氏又有伯岳吾、伯要歹、巴牙兀惕等异写，皆 Bayaut 一字之同名异译。突厥语谓富为 bai，蒙古语谓富为 bayan，则此 Bayaut 之名殆出自 bayan 之蒙文多数也。”[2]不过，也有可能其名从所居“山”而出。《元史》卷143《泰不华传》：“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3]《三台文献录》卷首《姓氏》：“泰不华，字兼善，本白野人，居台州。”[4]郑元佑《侨吴集》卷4《至元丁丑夏五，宣城汪叔敬、吴人干寿道、丹丘柯敬仲、国人泰兼善同仆游天平，次往灵岩，有作奉和二首：天平魏公祠、灵岩涵空阁》：“西望层峦草木青，魏公祠下拜仪刑。经纶有策回天地，忧乐无时忘阙庭。异代蒸尝遵典礼，故山香火下神灵。浮云变灭知何在？间听松风语塔铃”。“吴王宫阙草萋萋，飞阁重登意转迷。洗砚池边云欲瞑，拜郊台上日平西。湖涵远浪千帆没，树响悲风一鹘栖。江海鸱夷招不返，荒烟野水鹧鸪啼”。[5] 所称“国人”，“蒙古”人。而其即为“蒙古”之“伯牙吾”，“世居”之“山”，应为“薛灵哥河”之“白野山”；而“钦察”之“伯牙吾氏”所“世居”之“山”，当在“折连川”附近。

《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其祖库烈儿，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父脱罗果(华)察儿，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岁，从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曰：儿能复之。及长，勇力过人，善骑射，多智

[1]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1983年，页287、288。

[2]载《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80。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3413。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8下。

[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744下。

略,豪服诸部。金人闻其名,征为奚部长,即让其兄赡德纳,曰:兄姑受之,为保宗族计。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太祖起朔方,匹马来归。"[1]兹"北野"山,迄石抹也先之孙库禄满时,仍居其处;而山之所在,恰在"大宁"亦"北京"、"武平"路相近。许谦《白云集》卷1《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亦《石抹库禄满行状》:"公讳库禄满,姓石抹氏,辽阳大宁人"。"生而卓异,幼少嬉戏,不与诸儿伍,出语辄惊人。及长,魁梧俊拔,有大志,关弓满二石,画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无不中,继发,必破其括。从两骑,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才负嵎,慎勿往。公不听,驰而前,虎踞地大吼,从骑失色,公戒毋动,独按击复行,直虎十步止,挟矢以待,虎跃而起,引马少避,一发中其吭以死"。[2] 同书卷2《贺萧北野万户破贼启》:"北野(库禄满子某)四世祖御史大夫(石抹也先),开国元勋。"[3]

13.5

依照本文所考,可以大致勾勒出"玉理伯里"一族的相关历史:当金海陵王在位末年,居住于"折连川"的当地部落参加了契丹人声势浩大的起事。不久,缘于制造"谶语"以利武力平定"叛乱",新称尊的金世宗遂于大定元年而不是七年将县名"武安"更作"武平"。当揭竿部落内部发生纷争,其首领撒八为窝斡所杀之际,颇有远见的曲年,决然执行远投"西域"耶律氏政权的既定之策;又由于不太清楚的原因,这个部落最终加入了"哈剌契丹"西北"界外"之"钦察"的联盟,并成为其中的分支之一。正因为去时未遐,故而其后裔清楚地记得诸如"武平"、"折连川"、"按答罕山"等东方的地名,而其"故乡"所在、原意为"富山"的"北野山"之"北野",则成了所谓的"姓氏"。长途跋涉,颠沛流离,自然会造成人员的散失。正因此种情况,遂使位置其东的"杭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3541。
[2]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页9、10。
[3]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0。

里”亦“康里”也有了“伯牙吾”人。《雪楼先生文集》卷17《故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伯牙乌公墓碑[铭]》亦《也速角得儿墓碑》:“杭里,幕北旧国也,伯牙乌氏,国中右族也。太祖圣武皇帝初定四方,杭里内附,伯牙乌氏亦内徙。有爱伯者,来居济阴,重厚沈鸷,以五十户从军南征,力战死事。子曰也速角得儿,世其官,即昭勇公也。”[1]

“折连川”亦“者连怯呆儿”之所在,基于其为有元一代“国家”牧场的所在,应该同样是一个“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产宜马”的开阔地带。所以,其不太可能是屠寄所云位于今围场、赤峰等县、市的偏南崎岖不平的区域,而该是迤东北今通辽、突泉等县、市所在的松嫩平原的西部。“玉理伯里”之所在,当然是“押赤”亦今乌拉尔、“也的里”亦今伏尔加二河下游,哈萨克斯坦乌拉尔(Oral)、阿特劳(Atyrau)二州的西部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Volgograd)、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二州的东部。实际上,“班都察”之归降与“八赤蛮”之擒杀都在同一年里,而其事件牵涉的人物也是同一个“蒙哥”,因此,二者的活动范围应该在同一区域,那就是今里海亦“宽田吉海”的北岸。其距“蔑里乞”亦“灭里吉”部长子“霍都”被杀的“垂河”亦今楚河,以及钦察军与蒙古军交战的“玉峪”,都不是很远。王恽《秋涧先生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亦《兀良氏先庙碑》:“辛巳,追灭里吉酋长霍都,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上以公(速不台)识兵机、有胆略,选为先锋。遂掳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海”。[2] 如果将之定点于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市一线,有伏尔加河而无乌拉尔河,因这后者之上源在城的西南。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4《册中宫诏》:“古先哲王,天立厥配。上以承宗庙之重,下以正邦家之基。朕奉先朝之燕谋,入缵大统;只遹慈闱之圣训,择建长秋。皇后伯岳吾氏,父、祖忠劳,弼亮社稷。流庆泽于后裔,宜表正于中宫。若稽典章,焕颁礼命。乃于元统三年四月五日,

[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页660。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04下。

授以玉册、玉宝。于戏！典崇王化，尚惟风动于四方；惇叙彝伦，其永治隆于万世。"[1]这个"伯岳吾氏"的"皇后"，不知是否那个"钦察"人"燕铁木儿之女"？检照其他，她授以"玉册、玉宝"的时间要次一年而别有"册文"。《元史》卷114《后妃传》："顺帝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太师、太平王燕铁木儿之女。至顺四年，立为后。元统二年，授册宝"。"咨尔皇后钦察氏：雍肃惠慈，谦裕静淑。乃祖乃父，夙坚翼亮之心；于国于家，实获修齐之助。朕缵丕图之初载，亲承太后之睿谟。眷我元臣，简兹硕媛。相严禋而率典，奉慈极以愉颜。用彰祎翟之华，式着旗常之旧。令摄太尉某官授以玉册、宝章，命尔为皇后。备成嘉礼，宏贲大猷。于戏！嵩高生贤，予笃怀于良佐；关雎正始，尔勉嗣于徽音。永锡寿康，昭示悠久。至元元年，后兄御史大夫唐其势以谋逆诛，弟塔剌海走匿后宫，后以衣蔽之，因迁后出宫，丞相伯颜鸩后于开平民舍"。[2]

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第一章《钦察土土哈家族探研》："刘迎胜因其地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认为应在两河中游地区(《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刊本，1994年)。夏夜极短的现象应出现在高纬度地区，两河流经大致在北纬四十五至六十度之间，故玉理伯里山位于两河中游一地势平缓处应更为合理。"[3]由于乌拉尔河较伏尔加河的长度仅1/3，几乎找不到"两河"的共同"中游"。前见实录自阎复《[句容郡王](土土哈)纪绩碑》之"夏夜极短，日渐没辄出"语，未必不是前人错误知识的理解和引申。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黑色印度之西北有可弗叉国。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吁！可怪也，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味与中原不殊。此国昼长夜促，羊胛适熟，日已复出矣。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国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国去印度国亦等。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矣，不知其几万里也。"[4]如以"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

[1]北京，中华书局，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1997年，页395。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2878、2879。

[3]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本，2009年，页4。

[4]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1981年，页4。

罕市 Samarkand)去中原”的距离去衡量“可弗叉国去印度国”的距离，也不可能到达出现所述情况的北纬 60°以北呵！当然，“钦察”之北人烟稀少，更无可知的“国”，将之认作其延伸的“幅员”，或许也能算中古人的正确思维?!

14 绵延五城

——别失八里及相关五城

“别失八里”亦“五城”,专指中世纪缘库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限制而成南北狭窄、东西绵延的天山南麓地方的5个中心城镇:在唐涵盖“蒲类城”、“金满城”、“后庭城”、“轮台城”、“西海城”;在元涵盖“别儿八里”、“别失八里”、“彰八里”、“仰吉八里”、“轮台城”。“五城”一域,“别失八里”,转而由区域名字成了“首府”名字,又由地方君主“亦都护”的衙邸所在,也能用来“泛指”整个“畏吾儿”的领封。由唐“轮台县”定点在今乌鲁木齐市南的“乌拉泊古城”,“北庭城”非奇台亦“古城”故城,而是吉木萨尔故城。而“后庭城”、“金满城”之非一,“金满县”前后所治之非一,以及“五城”应该在同一区域的断定,合起来成了本文提出不同解释“体系”的基础。

14.1

“别失八里”一名[1],又作“别石把”、“鳖思马”、“别石八里”,“别十八里”等[2],为突厥语“besh”——“五”,“baliq”、“balik”、“balex”——“城”读音的译写。既然是“五城”,当然指有相应的“五座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Uyqur,回鹘,一个国名,它有五座城市。据说,这些城市是祖勒凯尔乃因与突厥可汗议

---

[1]又,《元史》卷135《阿答赤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281、3282:“时别失八剌哈孙盗起,诏[伯答儿]以兵讨之,战于别失八里、秃古儿阁,有功。”“八剌哈孙”,蒙古语意为“城”。因此,“别失八剌哈孙”同“别失八里”。

[2]《元史》卷154《李进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640:“至元十九年,赐[李进]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卷165《綦公直传》,页3883:“至元十八年五月,升[綦公直]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十八里。”

和后修建的”。“这个国家有五座城市，当地居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也是最高明的射手。这五座城市是：Sulmi 唆里迷，这座城市是祖勒凯尔乃因所建；Koqu 高昌；Qanbalik 彰八里；Bexbalik 别失八里；Yangibalik 仰吉八里”。[1] 既然其他四座城市都有“专名”，为何独有“别失八里”以“五城”称？更何况兹城也有“北庭”和“可汗浮图”的“专名”。《元史》卷 124《孟速思传》：“孟速思，畏吾人。世居别失八里，古北庭都护地。”[2] 欧阳玄《圭斋集》卷 11《高昌偰氏家传》：“回纥有普鞠可汗者，实始居之，后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会高昌国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绰也。”[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5：“贞观十四年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胡三省注：“西州治高昌县，汉车师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满县，汉车师后王庭也”。[4]

所称“五城”的地理方位，分别位于天山北麓绵延的绿洲和天山南麓由阿拉沟山隔开的 2 个盆地内。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治吉木萨尔镇东北北庭镇北北庭子故城；彰八里，今昌吉市治昌吉镇西；仰吉八里，今玛纳斯县治玛纳斯镇东乐土镇东；高昌，今吐鲁番市治东二堡乡南高昌故城；唆里迷，今焉耆县治焉耆镇西故城。[5] 《皇舆西域图志》卷 10、卷 14、卷 15：“今济木萨与东北境之伯什特勒克，皆有旧城，而自济木萨南逾天山，通辟展，即高昌地。疑汉时金满城、唐时［可汗］浮图城故址，于是乎在也”。“昌吉县治，旧地名昌吉。在迪化州西，东距州治一百二十里，昌吉郭勒经流其地。乾隆二十七年，于昌吉郭勒西建宁边城”。“阳巴勒噶逊，在［绥来］县治东三十里。旧说以为古阳关者，非是”。“哈喇和卓，在洋赫西北三十里，东北距辟展城二百六十里。地方三里许，旧城已废，民别居小堡，土膏肥美，水源北出金岭下，经沙

〔1〕北京，民族出版社权仲彝等中译本，2002 年，页 120、121、122。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 年，页 3059。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 3 下、4 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年，页 6156。

〔5〕参见：张广达《唆里迷考》，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学术丛书》本，1995 年，页 41、42、43、46。

碛,至渗金口汇为大渠,入哈喇和卓”。“哈喇沙尔,在辟展西一千六百里,逾哈喇乌苏至其地,距京师九千一百里。有旧城二:一在海都郭勒西十里,一在海都郭勒西南二十里,久废。今移建新城于哈喇沙尔,周一里五分,土田肥沃,鱼盐蒲苇之饶,甲于他处,为古焉耆国地”[1]。

值得注意:早在回鹘人西迁以前,甚至是在李氏唐朝击灭麴氏政权之前,就已有了“五城”的称呼。不过,该词的地域范围只包含“车师后王”的故封,亦“庭州”之所辖;而改“高昌”所立之“西州”所辖,盖“车师前王”的旧领。《旧唐书》卷40《地理志》:“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轮台,取汉轮台为名。蒲类,海名。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高昌,汉车师前王之庭。汉元帝置戊己校尉于此,以其地形高敞,故名高昌。其故垒有八城。张骏置高昌郡。后魏因之,魏末为蠕蠕所据。后曲嘉称高昌王于此数代,贞观十四年,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其高昌国境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寻置都督府,又改为金山都督府。柳中,贞观十四年置。交河,县界有交河,水源出县北天山,一名祈连山,县取水名。地本汉车师前王庭。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天山,贞观十四年置,取祁连山为名”。[2] 由此可见,当时的“五城”并不包括“高昌”,不用说既不在“庭州”也不在“西州”所辖的“唆里迷”亦“焉耆”了。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畏吾儿各部和各族,每逢传来马嘶声、犬吠声、牛鸣声、骆驼吼叫声、野兽咆哮声、羊群咩咩声、鸟雀嘁喳声、婴儿呜咽声,都从中听见一种喝起、喝起(koch koch)的呼喊。因此,他们便从他们驻扎之地挪动,不管他们停留在何地。最后,他们来到兴建别失八里的平原,那呼喊才平息下来。他们在该处定居,筑成五个城镇,称之为别失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下、25上、9下、16上、18下、19上、1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646、2645。

八里:这五城逐渐发展为一条长而宽的镇区。从此后,他们的子孙当上帝王,并且他们自称自己的君王为亦都护。而代表他们家族的树(那株该诅咒的树),被移附在他们住宅的墙上。"[1]"这五城逐渐发展为一条长而宽的镇区",似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五城"各为距离很近的商业市镇,随着建筑面积的扩大,彼此犬牙交错,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区域;一是"五城"各为距离稍远的垦殖中心,随着垦殖规模的扩大,彼此延绵相连,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区域。"别失八里"故城之城垣,据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四《论别失八里,兼析北庭故城的形制》,虽可分作5个部分:"外城"、"外城北面的子城"、"西延城"、"内城"、"内城中的小城",却不是"独立"的空间,至少,其中的3个,"子城"、"内城"、"小城",都是城中套城的构造。[2]

14.2

前引刘昫史"庭州"管"金满"、"轮台"、"蒲类"3县,乐史记作"后庭"、"轮台"、"蒲类"3县,而欧阳修史则管"后庭"、"金满"、"轮台"、"西海"4县。《太平寰宇记》卷156:"后庭县,二乡,即车师后王庭之地。唐贞观十四年,置为金满县。贞元中,改为后庭县。蒲类县,东八十里,三乡。取县西蒲类海以为名。唐贞观中,同金满县置。天山,在县东北,自伊州界连亘而至。蒲类海,亦名婆悉海,海南注入伊州纳职县界。轮台县,西四百二十里,四乡。与蒲类、金满二县同置。轮台者,取汉轮台为名。"[3]《新唐书》卷40《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类)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金满,下。轮台,下。有静塞军。大历六年,置。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

---

[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中译本,1980年,页67。

[2]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刊本,2010年,页78、79、80。

[3]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2997。

西海。下。宝应元年置"。[1] "蒲昌县"不隶"庭州","蒲类"不隶"西州",这后者的文字有误。不过,"后庭县"有"蒲类镇",未必不可能:贞元中,更"金满县"为"后庭县"。宝应元年,并"蒲类县"入"后庭县",而又别置"金满县"。

"后庭",乃因地本"车师后王庭"得名。《后汉书》卷19《耿恭传》:"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其注:"金满城,车师后王城廷也,今庭州蒲昌(类)县城是也"。[2] 不过,如果"金满"真是车师后国的都城,岂有城未陷而王已被杀的状况?《东观汉记》卷8《耿恭传》:"时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耿]恭为[戊]己校尉。恭至,即移檄乌孙,示汉威德,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愿遣子入侍。匈奴破杀后王安得,攻金满城,恭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神箭,其中创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并大惊,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3]《后汉书》卷19《耿恭传》:"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满城。恭乘城抟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4]

援兵遭截,后王被杀,遂致匈奴兵围"金满",可见其与"务涂谷"之"车师后王城"非一地。而前者,却又别称"戊部候城"。《后汉书》卷88《西域传》:"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47。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20。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20。

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1] “高昌壁”，即唐“高昌县”，也非“车师前王城”。《汉书》卷96下《西域传》：“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2]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3] 《太平寰宇记》卷156：“柳中县，[西州](高昌县)东四十里。”[4]“务涂”即“可汗浮图”之“浮图”；“车师后王城”—“柳中”，“戊部候城”—“高昌”间距离皆“五百里”。因此，“高昌”—“柳中”间的距离，很可能就是“后庭”—“金满”间的距离。

综而言之，唐初庭州之“五城”，当即“后庭”、“金满”、“蒲类”、“轮台”和“西海”。当将地方改置州、县时，前二者距离稍近，因此合为一县，计“二乡”。“蒲类”，于汉亦有“国王”，故立一县而“三乡”。《汉书》卷96下《西域传》：“蒲类[前]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5]“轮台”统“乡四”，“西海”县当析自本县。“五城”方位：“后庭”，即前“别失八里”。“金满”，今奇台县治奇台镇东南古城乡故城。“蒲类”，今奇台县治奇台镇东南老奇台镇。“轮台”，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乌拉泊村南故城。前引：“蒲类县，[北庭府](后庭县)东八十里”，“轮台县，[北庭府](后庭县)西四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56：“[西州](高昌县)北至北庭都护府(后庭县)四百五十里”。“[西州](高昌县)西北至北庭[府]轮台县五百四十四里”。[6] 《皇舆西域图志》卷9：“古城，在奇台县治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2914、2910。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921。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2929。

[4]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2995。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919。

[6]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页2994。

西北九十里。由奇台塘至古城五十里,南、北二城”。“乾隆四十年,驻防大臣索诺穆策凌于其地得唐时残碑石二方,有金满县令等字,知古城为唐金满地也”。[1] “西海”,可能因“清海军”改。《新唐书》卷40《地理志》:“[北庭都护府]西七百里,有清海军,本清海镇,天宝中,为军。”[2]

14.3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蒲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热,蒲萄至伙。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教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蒲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劝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二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师问曰:更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其夜风雨作,园外有大树,复出一篇示众云:夜宿阴山下,阴山夜寂寥。长空云黯黯,大树叶萧萧。万里途程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断蓬飘。”[3] 从行文看,丘处机所至之“小城”,似乎就是“和州”;可是,仔细辨认,前者在“阴山后”,而后者则“阴山前”。因此,中间应有缺文。

丘处机在抵达“阴山后”之前,曾经经行南北数百里、东西几千里的“大沙陀”。《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宣使与镇海议曰:此地最难行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47。

[3]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0、11。

处，相公如何则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谘师，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师曰：何谓白骨甸？公曰：古之战场，凡疲兵至此，十无一还，死地也。顷者，乃满大势亦败。于是，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唯暮起夜度，可过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时即行，当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气黯黑，魑魅魍魉为祟，我辈当涂血马首以厌之。师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孰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驭以六马，自尔不复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1]所称"白骨甸"，显然就是横亘于今富蕴、青河等县南部，奇台、木垒等县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将军戈壁。"回纥城"亦前引之"小城"，距"鳖思马大城"一日程，则其为今奇台县治奇台镇东南古城无疑。

自"鳖思马"西去，丘处机先后过"昌八剌"亦"彰八里"等城。《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众能滋稼穑干（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岁秋成）。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图画看。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车陷马滞，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2] 而"轮台"虽未言及经过，却有诗赞其为"名镇北方为第一"，

[1]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页9、10。

[2]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1。

显然为路途所亲见。而其里数,前引丘处机作“三百余”,耶律楚材只作“二百余”。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金山之南隅有回鹘城,名曰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者也。瀚海去城西北数百里,海中有屿,屿上皆禽鸟所落羽毛也。城之西二百余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1]

“瀚海军”,多见于唐人的文集。张九龄《曲江先生集》卷8《敕北庭将士已下书》:“敕北庭将士瀚海军使盖嘉运已下:逆寇忿戾,乘此猖狂,驱率匪人,围犯边镇,皆如素虑,不出下策。卿等虽在绝境,且据坚城,将士一心,莫非勇义,观衅而动,取乱在兹。宜临事筹之,无失此便。”[2]借以得名之“瀚海”,向达先生于《西游录》文后释道:“据新、旧《唐书》《地理志》,唐武后长安二年,置瀚海军。开元二中,盖嘉运增筑,即在北庭都护府城内。至于下面楚材所云海中有屿云云,系得自传闻,不应为据。瀚海就是城北面以至金山的一片大戈壁。”[3]可是,从相关的文字来看,兹“瀚海”,确凿有广袤的水面。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7《和李茂才寄景贤韵》:“醒时还醉醉还醒,尚忆轮台饮兴清。瀚海波涛君忍听,天山风雪我难行。”[4]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天山》:“曜我皇威下帝□,灵旗真傃北庭开。定应六出奇寒雪,瀚海阴风结阵来。”[5]那就是迄今萎缩殆尽的玛纳斯湖,而在清初,它还是个横亘多个县界的沙漠中大湖。《皇舆西域图志》卷9、卷10:“[奇台县]南至南山,北至苇湖”。“[迪化州]南至根特克接辟展界,北至苇湖”。“[昌吉县]南至天山,北至苇湖”。“[绥来县]南至天山,北至苇湖”。“[阜康县]南至天山,北至苇湖”[6]。

14.4

乞剌可思—刚札克赛(Kirakos Ganjakeci)《海屯行纪》(The Journey

[1]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丛刊》向达校注本,1981年,页2。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3下、4上。

[3]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丛刊》向达校注本,1981年,页6。

[4]北京,中华书局谢方点校本,1986年,页142。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3上、下,10上,13上,19下,20上。

of Hetum 1rst, King of Little Armenia)："第五十天上，也就是撒合米月二十三日，十月一日，他（海屯）离开蒙哥，在三十天内抵达胡木升吉儿（Ghumsyur）。然后，他到达别儿八里（Berbalex），又至别失八里（Beshbalex）"。"他们从该地到达阿儿里黑（Ariex），曲鲁格（Kullug），英格黑（Engax），彰八里（Janbalex），古塔巴（Xutapay），仰吉八里（Angibalex）。然后，他们进入突厥（Turkstan）地"。[1] "ghumsyur"，今蒙古科布多（Hovd）省西南部。《元朝秘史》卷5："时不亦鲁黑在兀鲁黑塔黑的地面溃豁黑水行，成吉思与王罕到了，不亦鲁黑不能对阵，起过阿勒台山去了。追至忽木升吉儿地面兀泷古河行，遇着不亦鲁黑来哨的官人也迪土鲁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赶上山去，因马肚带断了，就拿住他。又追至乞湿勒巴失海子行，不亦鲁黑遂穷促了。"[2]"彰八里"，"古塔巴"，"仰吉八里"，皆见于《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3] 前后二者今地已见前文，中者，今呼图壁县治呼图壁镇。《皇舆西域图志》卷10："呼图克拜（旧对音呼图壁），在芦草沟西二十里，东距昌吉县治九十里。乾隆二十九年，建景化城。呼图克拜郭勒出天山北麓，北流经其东。"[4]

《新唐书》卷40《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九十里]，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海军城。"[5]"耶勒城"，"俱六城"，"轮台县"，"张堡城"，"乌宰"，"清海军城"，对照前引，应该就是"Ariex"，"Kullug"，"Engax"，"Janbalex"，"Xutapay"，"Angibalex"。唐"轮台县"在"庭州"之西"四百余里"，元"轮台县"在"鳖思马"之西"三百余里"，二者相差将近百里。治城有迁移的可能，所以，"Engax"是"旧治"，"Kullug"是"新治"。其所在，今

[1]北京，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何高济中译本，1981年，页14、15、16。

[2]《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页29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1570。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47。

阜康市治阜康镇北故城。[1] 而在“别石把”西“二百余里”者,该是“Ariex”,今阜康市治阜康镇东鹚泥泉子镇西故城。此乃“轮台县”又一新治?还是文字“二百”为“三百”的脱讹呢?《皇舆西域图志》卷10:“阜康县治,旧地名特讷格尔,在迪化州治东北二百里。旧为准噶尔图尔古特部游牧处,入版图后,建阜康堡”。“赛因塔喇,在阜康县治东六十里。南距博克达鄂拉八十里,平原沃壤,广饶水草,宜耕牧。又东三十里,为滋泥泉塘”。[2]

“Berbalex”之“balex”,与“Beshbalex”、“Janbalex”,“Angibalex”之“balex”相同,当然就是“城”;“ber”,突厥语意为“一”、“独”。“独城”或即元之“独山城”、唐之“独山守捉”。《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从帝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徙他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兼独山城达鲁花赤。”[3]《新唐书》卷40《地理志》:“自[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4] 其所在,今木垒县治木垒镇南故城。《皇舆西域图志》卷9:“木垒,在济尔玛台东十里。负天山之阴,地广,饶水草,宜耕牧。东扼巴尔库勒,西通乌鲁木齐,旧为声援要地”。“有木垒城,东距奇台县治百里。城东南别有旧城一,雍正年间[增]筑”。[5]

---

[1]黄文弼《北庭五城释名》,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1963年,页286:“按此城今在阜康北护城子,周约二十里,当地人呼为唐王城(?),因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我在一九四三年赴阜康考查时,此城外城尚高峻”。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20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047。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046。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6上、下。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公讳扬珠布哈(完者不花),字延真,辉和尔(畏吾儿)氏。居哈喇和卓(哈剌火州),为北庭大族。辉和(畏吾)氏列城五,锡勒沁城尤岩嶮,北连沙迹,南抚诸羌。公之先世守之。”[1]“锡勒沁”,可惜只有被四库阁臣篡改的写法。《后汉书》卷19《耿恭传》:“[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2]袁宏《后汉纪》卷11《孝章皇帝纪》:“耿恭遣吏范羌迎军资于炖煌,羌还,与大军俱西。及车师破,诸将欲还,羌请迎恭,诸将不肯,羌固请之,乃分兵三千人至疏勒城。城中夜闻兵声,以为虏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汉兵来相迎。恭等皆称万岁,乃开城门。”[3]兹“车师”地之“疏勒”(“Sulag”)倒与“锡勒沁”可能还原作“昔剌干”一词的读音十分接近。

14.5

毫无疑问,“天山”北麓地方以“五城”称,乃是漠北“回鹘”汗国覆灭、部族西迁之前就有的情况。在这片缘库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限制而成南北狭窄、东西绵延的土地上,当中世纪,经常有5个中心城镇并立其中,共同维持由农业而兼工、商业的绿洲经济的繁荣。自东而西,在唐,涵盖“蒲类”、“金满”、“后庭”、“轮台”、“西海(清海)”等5个迭为县治的“城”;在元,涵盖“别儿”、“别失”、“彰”、“仰吉”和“轮台”等5个或委达鲁花赤、管民官治理的“八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13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20、72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balik 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语中和回鹘语中对城市、城堡的称呼。因此,回鹘人最大的城市之一或叫作 Bexbalik,意思是五城。回鹘人的另一城市叫作 Yangibalik,意思是新城。"[1]而"别儿八里"或许与"锡勒沁城"、"疏勒城"同地而异名,因为这后者乃当年耿恭自"金满城"向后亦向东撤退的据点,地理形势吻合。由于"金满县"曾为"北庭都护府"附郭,[2]"庭州"例有的"郡号"正是"金满郡"。释赞宁《宋高僧传》卷3《唐京师奉恩寺智严传》:"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蒙允,题牓曰奉恩是也。相次乞舍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听许。"[3]

"五城"共在一域,"后庭"亦"北庭",又是其中的中心,因此,"别失八里"转而由区域名字成了"首府"的名字。相比较,以"别失八里"、"彰八里"、"仰吉八里"、"高昌"、"唆里迷"为"五城"而前者单独有"五城"之号,似乎很难理解。不过,如果将其看做是"回鹘"西迁之初所作的地方"规划",应该容易理解。说来,"别失八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盖"回鹘王",也就是"亦都护"的衙邸所在,因此,这个名称也能用来指整个"畏吾儿"领封。而曾与之同城而治的"瀚海军",甚至也成了这样的称呼;不然,何至于"高昌城"在其名下?《湛然居士集》卷8《辨邪论序》:"漆水耶律楚材晋卿,叙于西域瀚海军之高昌城。"[4]至于充作"北庭"的替代,当然不在话下了。王恽《秋涧先生集》卷46《忽治中名字说》:"君(合剌思)姓忽氏,盖父字也。世为唐瀚海军都护府人。其国郊于乾兑之间,据云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潜刚克,内明而外毅。[若]吾子秉彝奇特,超拔伦萃,表着于一时,岂非能明其初德,而光扬

[1]北京,民族出版社权仲彝等中译本,2002年,页398。

[2]颜真卿《颜鲁公集》卷7《游击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兼商州刺史、武闱防御使、上柱国欧阳使君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9下:"开元十八年,[欧阳琟]解褐安西大都护府参军,充汤嘉惠节度推勾官。外忧去职,服阕,补北庭大都护府户曹参军、节度使盖嘉运奏授金满令,仍充营田判官。"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4]北京,中华书局谢方点校本,1986年,页188。

于外者乎?"[1]同书卷72《赠师御史彦贞》:"御史师君彦贞(颐),世为瀚海府人,姿英毅,达时应务,乃其所长。复于公余,以吟咏自乐,积而至十数篇。非好之笃,其克如是耶?"[2]

必须说明:关于"别失八里"和"五城"的研究,由来已久。日本学者安部健夫,中国学者孟凡人、刘迎胜等都有专门的著作和颇大的篇幅涉及。按理说,既然有了以上的解释,就不该再容置喙。可是,仔细校阅其立论依据,无不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七章《别失八里的形态及其位置》:"譬如说轮台县,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以北五六十里左右的地方,往东四百十里或二十里处,肯定就是北庭,不用说也就是古城了。"[3]《新疆考古论集》四《论别失八里,兼析北庭故城的形制》:"所谓别失八里,绝大部分文献记载都是确指北庭城而言,最低程度也可看出别失八里的地域是在博格达山北麓一带,故不可能泛指高昌回鹘辖境内五个重要城镇的意思。鉴于上述情况,看来只有第三种意见比较合适了,也就是说,别失八里是指北庭城由五个部分所组成。"[4]唐轮台县在今乌鲁木齐市南的"乌拉泊古城",同书五《唐轮台方位考》一文关于考古情况的描述,[5]以及本文的引申补充,应该可以是个定论。据兹作类似的推测,北庭城非奇台亦"古城"的故城,而是吉木萨尔故城了。而"后庭城"、"金满城"之非一,唐"金满"前后所治之非一,以及"五城"含义之一是同一地方5个主要城镇,合起来成了本文提出不同解释"体系"的基础。

至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的相关段落,也许可以这样评判:行文颇有随心所欲、张冠李戴的现象,不少涉及没有原文引录,令人困惑。如第十二章《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地理研究》:"独山城,即唐代伊州至北庭道上之独山守捉。辽、元时代又音译为白拔烈、白八里等,突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57下、58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295下。

〔3〕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中译本,1985年,页398。

〔4〕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刊本,2010年,页78。

〔5〕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刊本,2010年,页99、100。

厥语原名为 Berbaliq。"[1]《元文类》卷42《经世大典序录工典玉工》:"中统二年,敕徙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码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2]《元史》卷6《世祖纪》:"中统二年月,敕徙镇海、百[里]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戶于中都。"[3]"白八里"、"百八里"与"和林"、"镇海"、"谦州"等相提并论,也当是"岭北"地方的城镇。又,"白"、"百"之音转写当作"Baybaliq",蒙古语意为"富贵城"。《双溪醉隐集》卷3《戊申、己酉北中大风》:"冲风回白日,飞砾洒青天。富贵城西畔,珍珠河北边。和林东北锡兰(薛凉格)河侧有古城,唐贾耽《地志》所谓仙娥河富贵城者是也。仙娥,今声转为锡兰(薛凉格)河。阳冰元不冶,阴火更潜然。直彻龙荒外,萧条是野烟。"[4]再说,当时"沙州"迤西"伊州(哈密力)"、"北庭(别失八里)"、"昌八里"皆为阿里不哥所控制[5],元世祖又怎么能去移徙同一区域的"工、匠"呢?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2006年,页590。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6下、17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105。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5]危素《危太朴集》卷续2《故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赠推忠辅义守正功臣、集贤学士、上护军,追封漆水郡公,谥忠嘉耶律公神道碑》,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嘉业堂丛书本,页506下、507上:"[中统]十月,至肃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责甚厉,哈剌不华与文忠王(耶律铸)有昏姻之义,文忠王从行在蜀,哈剌不华为炮手长,尝疾病,文忠王召医视之,遣以饮食,因释公缚,执手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图报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公(希亮)与昆仲等雪中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数濒于死。次伊州,告变老婢在主将幕府得疾,号叫不绝声者十有余日,腹裂而死云。十月,涉雪,逾天山,肌肤皴瘃,补敝靴、煮牛鞟,窘苦万端。十二月,卧疾北庭都护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马纳思河。"

15　领镇逆臣

——红袄军将帅益都李全本末考述

宋、元人王迈、吴莱笔下的“山东黠”、“李铁枪”，盖当年的“红袄军”将领李全。关于其本末，本文所考如下：一、早在开禧元年，曾以焚涟水县衙来表示对女真统治的不满。8年后，在真德秀的报告中已经出现了其在山东活动的信息。二、嘉定十一年，出于需要解决粮食供应的现实，一是出于仍存于北方民众心中的“忠义”，南下归宋，与之联合对金作战。此后，相继在两淮、山东地方作战，卓有功绩。十六年，再度北上，收复由张林反投蒙古失去的土地。二、南宋朝廷既不能“众建诸侯”，在成功地开地拓土以后，改行威逼利诱、挟此打彼的政策。正是兹不断的权术玩弄，迫使“红袄军”首领立场反复、自相残杀。内讧早在制置使贾涉任上已经开始；而时莅制置使的仇视，直接导致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三、宝庆三年，在孤城受围、粮尽援绝的情况下，李全不得已投降了蒙古。就在其困兽犹斗期间，新任制置使不仅不计划支持，却忙于“驱除余党”，最终引起了血腥屠戮的爆发。四、地方守臣的挑衅，不断地激怒着仍有怨恨的李全。在南宋皇帝下达了讨伐的命令后，绍定三年，双方终于爆发激烈的冲突。明年，由其十分矛盾心理产生的“恍惚”，李全作出了类似“自投罗网”的乖错举动，从而得到了兵败身戮的悲惨下场。

15.1

王迈《臞轩集》卷12《郑昂叔和余问盗诗，末及山东事，弟侄辈又问山东本末，再用前韵答之》：“江左百年来，英雄老岁月。空糜东南财，坐廪骄惰卒。嘉定惩开禧，废食因一咽。国论规便安，神州听沦没。和

戎益金缯,讳战钝斧钺。迩者天祸之,鞑靼逞狂獗。一举殄金人,犂庭扫其穴。金如釜中鱼,靼如火烈烈。乘间蛮触衡,复有山东黠。长驱淮甸间,大纵山阳爇。或屠制帅家,或髡守臣发。鱼肉我王人,首领春葱切。许国、姚翀、苟梦玉诸人。涂炭我生灵,聚落炊烟灭,嫚书揭通衢,着语太辛辣。供帐王者居,左纛将军绂。往来青齐区,健比霜天鹘。一名娘子军,掎角同生活。狼心肆陆梁,烽燧竞熏热。我事南方强,谓可以恩结。衣裳一颠倒,茅土甘疏裂。纳侮忍包羞,容奸噤不发。谁与生厉阶?正尔错铸铁。"[1]吴莱《渊颖集》卷4《检故庋,得故洪贵叔所书李铁枪本末,寄洪德器》:"天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中原久丧乱,白刃皎如霜。李全本崛强,手挟但铁枪。山东数十城,叱作古战场。茫然即断指,设誓如刳羊。一朝与旌节,正面将假王。云何引盗贼?遽尔升堂隍?岂其弱能立?当彼骄则亡。日落山海暗,群龙血玄黄。陈安偶从晋,侯景徒祸梁。于人欲使诈,在国须谋长。大福岂无妄?佳兵终不祥。"[2]

所称"山东黠"、"李铁枪",盖当年的"红袄军"将领李全。李全,或云潍州附郭北海县人,或云属籍于淄州。[3] 当其举兵之前,曾经贩过牲畜,当过弓手。《宋史》卷476《李全传》:"李全者,潍州北海农家子。同产兄弟三人,全锐头蜂目,权谲善下人,以弓马趫捷,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大元兵至山东,全母及其兄死焉,全与仲兄福聚众数千,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4] 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李全,淄州人";"以贩牛马来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寖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复还淄业屠,尝就河洗刷牛马,于游土中蹴得铁鎗杆,长七八尺。于是,就上打成鎗头,重可四十五斤。日习击刺,技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24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2上、下。

[3]《至顺齐乘》卷5,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乾隆刊本,1990年,页608下:"《维扬志》云:潍州人;《齐东野语》:淄州人;或又云:莱州人;未知孰是?"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17。

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鎗，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1] 其也曾以焚涟水县衙来表示对女真统治的不满。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5《宣宗纪》：“[李]全，即李铁枪也，本涟水县弓手。泰和年间，边事方兴，已为宋戚拱所诱，焚涟水县，国中赦而用之。”[2]《宋史》卷38《宁宗纪》：“开禧元年五月甲申，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朱裕结弓手李全，焚涟水县。”[3]

却缘北方战乱未遂使命的南宋真德秀，仍于“甲戌（嘉定七年）二月”，以在边之日的所见所闻，向其君主作了报告，并倾吐了心中的忧虑。《西山先生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将使指，修聘邻邦。适当朔庭云扰之秋，不克以成礼归奏。然久驻淮壖，日聆边报。或云达靼之众已陷燕山，或谓西夏之兵方窥秦、陇。或称兵陆梁，有铁枪之号；或志复父仇，兴缟素之师。虽传闻之事，固有异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见”。“臣等近抵山阳，闻淮北之民扶携老稚，结筏欲渡者，日以百数。虽边臣谨守疆场，拒郄使还，然猾集而南者，其埶未已，盖其仍岁荐饥，重以师旅，遗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谋遂出诸此。今将容而纳之，固未易处，若一切拒绝，彼或萌敢死之心，设有不幸，随之以溃散之兵，继之以群行之盗，其将何以待之”？“至如吾林答忠之归，纥石烈执中之死，并边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概见”。[4] 尽管，由于没有深入实地，所得消息未免有误；可是，其中“称兵陆梁，有铁枪之号”，显然指李全所率的反金武装。《大金国志》卷26《义宗纪》：“[李]全身长八尺，手执铁枪”。“蹂践山东州郡，暨其归宋（兴定二年）也，青、齐之地，几半为宋有。纵国中能招之，亦不能驾御也”。[5]

在完颜氏军队的进攻下，杨安儿、刘二祖等部相继兵败身戮。《宋史》卷476《李全传》：“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窜汴，赋敛益横，遗民保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57。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738。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13上、下，14上，17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

岩阻思乱。于是,刘二祖起泰安,掠淄、沂[州]。二祖死,霍仪继之,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附之”。“霍仪攻沂州不下,[完颜]霆自清河出徐州,斩仪,溃其众,彭义斌归李全”。[1]霍仪,很可能就是郝仪、郝八和兖州泗水县人的郝定。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乙19《鞑靼款塞》:“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府]。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2]《金史》卷108《侯挚传》:“时(贞祐四年)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侯]挚以其言闻于上。”[3]同书卷103《完颜阿邻传》:“顷之(七月),[完颜阿邻]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4]

15.2

《金史》卷103《完颜霆传》:“兴定二年,宋高太尉兵二万驻朐山,[完颜]霆军乏粮,采野菜、麦苗杂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桥,遣万户胡仲珪、副统刘赟率死士由暗桥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趋山下,约以昏时举火为期,上下夹击,宋兵大败,坠涧溺水死者不可胜计,斩高太尉、彭元帅于阵,余众溃去。”[5]刘克庄《后村先生集》卷128《戊寅,与制帅论海州书》:“某(刘克庄)窃见楚州再发攻具,令李全等进取海州。”[6]这是宋军首次与视为“忠义军”合作的战役;“高太尉”,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17、13818。
[2]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徐规点校本,2000年,页851。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386。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268。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271。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页215。

即高忠皎。陈桱《通鉴续编》卷20："宋嘉定十一年，应纯之使高忠皎、沈铎伐金，围泗州及灵壁、东海、确(朐)山县，定远民季先以李全来归，高忠皎会其兵伐海州，不克。"[1]季先、沈铎等虽然失利，李全则颇有卤获。《宋史》卷476《李全传》："时江淮制置李珏、淮东安抚崔与之皆令[应]纯之沿江增戍，恐不能御，乃命[季]先为机察，谕意群豪，叙复[沈]铎为武锋军副将，辟楚州都监，与高忠皎各集忠义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克海州，粮援不继，退屯东海。全分兵袭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2]

翌年，依赖李全的"劝说"，使南宋有了山东东路的土地。《宋史》卷476《李全传》："[嘉定十二年]六月，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一)州来归。始，林心存宋，及[黄]掴[阿鲁带]败，意决而未能达，会[李]全还潍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陈说国家威德，劝林早附"。"全约挺身入城，惟数人从，林乃开门纳之，相见甚欢，谓得所托，置酒结为兄弟。全既得林要领，附表奉十二(一)州版籍以归。表辞有云：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3]《齐东野语》卷9《李全》："时山东已为鞑所破，金不能有，[李]全遂下益都，张林出降，遂并献济、莒、沧、滨、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岛、四十县，降头目千人，战马千五百匹，中勇军十五万人。闻于朝，遂以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广州观察使、京东忠义军都统制、马步军副总管。"[4]张林，《金史》卷102《田琢传》："初，张林本益都府卒，有复立府事之功，遂为治中。而凶险不逞，耻出[田]琢下。琢在山东，征求过当，颇失众心，林欲因众以去琢，未有间也。会于海、牟佐据莱州，琢遣林分兵讨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众噪入府中"。"东平行省蒙古纲以状闻，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驯致之，乃遣人召琢还"。[5]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18、13819。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0。

[4]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58。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252。

此后数年,李全率部见在泗州、天长县、胶州等处攻略。《宋史》卷476《李全传》:"[嘉定]十四年正月,[李]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刘]琸徙盱眙刍粟以实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为必守之计。未几,卢鼓槌来取西城,全盛兵出战,大败,统制赖兴死,全闭城自守。明日,复战,不胜,全遁归,资粮器械悉以委敌。金人既陷蕲州,扈再兴、赵范及其弟葵邀击于天长。全随行,袭金人后,谒而贺曰:二监军已立大功,乞以余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进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琸再取西城,卢鼓槌背城力战,戒[张]惠必获全,不获则斩。惠数尝败全于山东,而不能获。每叹曰:天假此贼,事未可量。及闻卢鼓槌言,自度进未必获,退复受戮,即陈,跃马奔全壁,弃所执兵请降。全掖而起之,相与欢甚。不数日,惠戏下数千人皆潜至。全与惠归,请于制置司官之,令自总一军。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全使其兄福守之,为窟宅计。"[1]同书卷403《贾涉传》:"金将时全、合连、孛朮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细军丧者几二千。"[2]

却缘张林易帜为蒙古,李全于明年再度北上。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辛巳(嘉定十六年)五月],益都张琳(林)遣其弟赍方物来降,王(木华黎)以琳(林)为山东东路益都府、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府事。"[3]《宋史》卷476《李全传》:"[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福又具车辇之,而税其半,然后从听往诸郡贸易。车、夫皆督办于[张]林,林不能堪。林财计仰六盐场,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许福恣取盐,而不分场。福怒曰:若背恩耶?待与都统提兵取若头尔。林惧,诉于制置司,[贾]涉密召林戏下问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觉不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2209。

[3]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6。

追。于是，李马儿说林归大元，福狼狈走楚州。冬，加全招信军节度，林犹遣涉书诋全，明己非叛。涉以咎全，全请为朝廷取之。乃提师驻海州以迫林。涉间道遣黥胥王翊、阎琼劳林，林泣涕道其故。翊归，全使人杀诸涂。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是冬，大元将李二措及邳州守致书海州，欲附宋。全戏下周岊得之，即以报全。全喜，遣王喜儿以兵二千应接，而己继之。二措纳喜儿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积劲弩备之，全不得进，合兵索战。全败，欲还楚州。会滨、棣［州］有乱，乃引兵趋山东”。[1]

15.3

尽管李全来往于山东、淮南等处，转战东西南北，拓土扩地，功勋显著；然而，由于南宋政治“体制”的决定，其仍得“完全”服从由朝廷委派而较之资浅望轻的“制置使”的号令。又缘中央害怕地方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经常鼓励莅职者有意裁抑挑拨“忠义”将士，而又在局面失控之后改弦易辙，以求息事宁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者不断更迭替换，在下者难免分崩离析。细读时人的文字，极易味出无可奈何的尴尬。《后村先生集》卷157《林兴宗墓志铭》：“［李］全素健斗，及归朝，全连节旄，姑（杨妙真）封小君，名为忠义，阴贰于鞑，驻军山阳。虽隶制置使戏下，然戕许国、偾刘琸、逐姚翀，杀命士苟梦玉、王社来。当国者不能讨，益骄全，甚至饰珠翠以求媚于姑。士大夫视山阳，如蛇乡虎落矣。”[2]魏了翁《鹤山先生集》卷18《应诏封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纳之则当思以处之，顾乃听其自为去来于我土地，听其恣行剽劫于我疆陲。遣郑损制阃而李全却之，改畀诸国，全又杀之，乃使徐晞稷、姚翀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于甚不可忍，然后遣刘琸图之，图之不得，而衅隙日开。至于盐城之难，可谓极矣。故相尚欲掩遏调护，或咎其昏暗，或讥其畏怯。臣以西事观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3、13824、13825。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页10下。

之,则不过为固位计耳。"[1]

内讧,早在制置使贾涉任上已经开始。《齐东野语》卷9《李全》:"[贾]涉召入为大理司直,未几,知楚州。时忠义军头目季先拳勇有胆气,且并领石珪、沈铎之军,李全深忌之;至是,极力挤先,涉遂以季先反侧闻于朝。于是,召先赴密院审查,甫至都门,殿帅冯树宴之三茅观后小寨,命勇士扑杀之。于是,全愈无忌惮矣。先既诛,涟水人情不安,头目裴渊等遂请石珪为帅于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万人以往。全惮珪,不敢动,制司无策,遂分其军为六,乃呼裴渊赴山阳禀议,责以专擅招珪,令密图之,以功赎罪。会鞑兵至涟水,珪亦自疑,遂杀渊以归鞑。"[2]《宋史》卷476《李全传》:"[贾]涉乘[季]先死,欲收其军,辍统制陈选往涟水以总之。先党裴渊、宋德珍、孙武正及王义深、张山、张友拒而不受,潜迎石珪于盱眙,奉为统帅。珪道楚城,涉不知觉,及选还,涉耻之,乃谋分珪军为六,请于朝,出修武、京东路钤辖印告各六授渊等,使之分统,谓可散其纵"。"[李]全结府吏伺知之,乃见涉,请讨珪,涉未有处。议者请以全军布南度门,移淮阴战舰陈于淮岸,以示珪有备。然后命一将招珪军,来者增钱粮,不至罢支,众心一散,珪党自离。涉用其策,珪技果穷。珪素通好于大元,至是,杀渊而挟武正、德珍与其谋主孟导归大元"。[3]

制置使许国,其视李全等为仇敌,由来已久。《宋史》卷476《李全传》:"先是,[许]国奉祠家食,数言[李]全必反,欲倾[贾]涉而代之。会召国奏事,国疏全奸谋甚深,反状已著,非有豪杰不能消弥,盖自鬻也。"[4]同书卷417《赵葵传》:"[嘉定]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东制置使许国檄[赵]葵议兵。葵至,曰:君侯欲图贼,而坐贼阱中,悔已无及,惟有重帐前兵,犹足制之尔。国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5]正是这种妄自尊大和草率处置,直接导致了兵变的发生。《齐东野语》卷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23下、24上。

[2]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59。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1、13822、13826。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4。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2499。

9《李全》:“既而制府出榜,以高显为词,指摘北军。[刘]庆福亦大书一榜揭于其右,语殊不逊。次日,庆福开宴于万柳亭,游幕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报[李]全至海州,促庆福北还。时[许]国方纳谒,北军径自南门入,直趋制府。强勇军方解甲,望见北军,皆弃去,遂排大门而入。帐前亲兵欲御之,国乃大呼曰:此辈不过欲多得钱、绢耳。方行喝犒,闻北军大喊登城,张旗帜,火已四起,飞矢如雨。国额中一箭,径趋避于楚台,北军劫掠府库,焚毁殆尽。国在楚台久之,使令姚翀求和”。“次日,北军得国于三茅道堂,以小竹舆舆至李军,国不能发一语,复送还楚台,以兵环守,国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数十人”。[1]

《宋史》卷476:“时青以忠守境,屡立骏功;彭义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为逆全谋害,俱加赠典,追封立庙。”[2]同书卷477《李全传》:“时[刘]庆福以事济报[李]全,全又牒[彭]义斌等曰:许国谋反,已伏诛矣,尔军并听我节制。义斌得牒,大骂曰:逆贼背国厚恩,擅杀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报此雠。呼赵邦永曰:赵二,汝南人,正须尔明此事。乃斩赍牒人,南向告天誓众,见者愤激。”[3]同书卷417《赵范传》:“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赵]范,请合谋讨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以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则权纲解纽矣。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是又唐藩镇之事,非计之得也。”[4]彭义斌之战死,其实与李全无关。王恽《秋涧先生集》卷48《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宋将彭义斌阴与[武]仙合,又图窃取。公(史天泽)同国将御诸赞皇,扼仙军不得进,义斌势蹙,婴火炎山自固。主帅问计于公,曰:贼众山扼,自陷圮地,此易破也。遂令监军孙提锐卒五千,公略其后,继以铁骑蹂之,斩义斌戏下。”[5]赵邦永,后为赵范弟葵部将。《齐东野语》卷5《赵氏灵璧石》:

---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60、161。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44。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8。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2505。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翻元刊本,页12上。

"赵邦永,本姓李,李全将也,赵南仲(葵)爱其勇,纳之,改姓赵氏。"[1]

15.4

李全于孤城受围、粮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降了蒙古。《宋史》卷476:"[宝庆二年]三月丙辰朔,会大元兵攻青州,[李]全大小百战,终不利,婴城自守,大元筑长围,夜布狗砦,粮援路绝,全遣小校周兴祖缒城,杂采樵者走楚州发援兵,终不能支。全与福谋,福曰:二人俱死无益也。汝身系南北轻重,我当死守孤城,汝间道南归,提兵赴援,可寻生路。全曰:数十万勍敌,未易支也。全朝出则城夕陷,不如兄归。于是,全止而福行。"[2]同书卷477《李全传》:"时全在围一年,食牛马及人且尽,将自食其军。初,军民数十万;至是,余数千矣。[三年]四月辛亥,全欲归于大元,惧众异议,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经,而使郑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为衣,有身,愁无袖耶?今北归蒙古,未必非福。全从之,乃约降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东行省。"[3]元好问《遗山先生集》卷30《毕侯神道碑铭》:"丁亥(宝庆三年),国兵围益都[府],城中食尽,保宁(李全)计无所出,闭户将自经。侯(毕某)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纵,城中无噍类矣。太师(孛鲁)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为数十万生聚之地乎?保宁悔悟,随诣军前,太师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4]

就在李全困兽犹斗期间,新任制置使不仅不计划支持,却忙于"驱除余党"。《齐东野语》卷9《李全》:"既而[李全]还青州,或传为金人所擒,或以为已死。刘琸乘时自夸,以驱除余党,史丞相入其言,遂召[徐]希稷,而以琸为代"。"琸初至,军声颇振,不数日,措置乖方,南、

---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84。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1。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6。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下、2上。

北军已相疑。适忠义军总管夏全自盱眙领五千人来。先是,全欲杀夏,琸为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卫,且资其军以制全。然夏军素骄,时有过劫掠居民。琸乃捕为首数人斩之,犹未戢,乃札忠义都统权司张忠政权副都统,忠政辞不就。杨姑姑(妙真)知之,遂呼忠政谋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无负北军,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归家,令妻子自经,次焚告敕、宝货于庭,然后自尽。制司闻变,遂戒严,命夏全封闭李全、刘全、张林等府库,且出榜令北军限三日出城。是日,诸营搬移自东北门出,夏军坐门首搜检,凡金银、妇女多攘取之,余皆疑惧不敢出。制司又从而驱逐之,有黑旗一对仅百人,乃北军之精锐者,坚不肯出,潜易衣装,与夏军混杂。南军欲注矢挥刃,则呼曰:我夏太尉军也。南军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门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纵火,杀害军民。琸遂命守子城、护府库,凡两日夜,军皆无火饭,饥困不复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军"。[1]

南宋当局继续以断绝钱粮诱使将领戈戟相向,血腥的屠戮终于爆发。《宋史》卷477《李全传》:"贼将国安用、阎通叹曰:我曹米外日受铜钱二百,楚州物贱,可以乐生。而刘庆福为不善,怨仇相寻,使我曹无所衣食。张林、邢德亦谓:尝受宋恩,中遭[李]全间隙,今归于此,岂可不与朝廷立事?王义深亦尝遭全屈辱,且谓:我本贾帅(涉)帐前人,与彭安抚(义斌)举义不成而归。五人相谓曰:朝廷不降钱粮,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议杀[李]福及杨氏(妙真)以献。于是,众帅兵趋杨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数百人。有郭统制者,投全次子。通杀一妇人,以为杨氏,函其首并福首驰献于[杨]绍云。绍云驿送京师,倾朝甚喜。檄彭忳、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往楚州,便宜尽戮余党。未几,传杨氏故无恙,妇人头,乃全次妻刘氏也"。"庙议谓青望重,惟听青区画。省檄之下,不及惠、成进,青亦恐祸及,密遣人报全于青州,迁延不决。惠等归盱眙,贼党复振"。[2] 时青,亦非所云"以忠守境"者。《金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61、162。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7、13838。

史》卷117《时青传》:"[兴定四年]十月,诏加[时]青银青荣禄大夫,封滕阳公,仍为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使。青潜表陈谢,复以邳州为请。"[1]

得到确凿消息的李全,复仇心切,举众南来。《宋史》卷477《李全传》:"[李]全得[时]青报,恸哭,力告大元大将,求南归,不许,断一指,示归南必畔。许之,承制授山东淮南行省,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币。[宝庆三年]十月丙辰,全与大元张宣差并通事数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纪甲子而无号。[王]义深走金,[国]安用杀[张]林、[邢]德自赎。丁巳,全邀青及张国明于淮阴,国明辞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杀其子者郭统制斩之,又收田成瑶、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狱,云:非朝廷杀我妻、子,吾惟问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与李平皆山东胥吏。全之乍逆乍顺,二人所教也。平又数致全书至庙堂,以觇朝廷。青缴所授檄于全,曰:我素推尊相公,岂肯为此?全亦恶青反复。辛酉,与登城南楼饮,杀青,驰骑往绐青妻,言青病,见与祷禳。青妻至,尽杀之,遂并青军,擢小校胡义为将,徙其半于涟、海[州]。"[2]当此时,其尚无意与南宋朝廷为敌。《齐东野语》卷9《李全》:"先是,[李]全遣张国明入朝禀议,嫚书至,朝廷未有以处之。会时青亦遣人至,国明遂遣人报全,全遂杀青。国明极言李全无它意,朝廷遂遣赵拱奉两镇节钺印绶以往。而江阃乃遣申生结全帐下谋杀之,事觉,全囚申生,以其事上于朝。"[3]

15.5

地方守臣的挑衅,不断地激怒着仍有怨恨的李全。《齐东野语》卷9《李全》:"会盐城[县]陈遇谋于东海截夺全青州运粮之船,全由是愈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56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9。

[3]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63。

怒，遂兴问罪之师。首攻海陵（泰州），守臣宋济迎降，遂进围扬州。”[1]《宋史》卷477《李全传》：“［李］全密遣军掠高邮、宝应、天长之间，知高邮军叶秀发遣宗雄武领民兵捍御，为贼所败”。“会全籴麦舟过盐城县，朝宗嗾尉兵夺之，全怒，以捕盗为名，庚午，水陆数万，径捣盐城，戍将陈益、楼强皆遁，全入城据之。知县陈遇逾城走，公私盐货，皆没于全。朝宗仓皇遣干官王节入盐城，恳全退师，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阳，求杨氏里言之助，皆不答。［翟］朝宗乃遣卞整领兵扼境，全留郑祥、董友守盐城，提兵往楚，整与遇，麾军道左，击柝声诺”。“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诱胁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谕口，以便盐城来往，又开马攞港寿河，引淮船入湖，为攻挠水砦计。复言于制置司云：全复归三年，淮甸宁息，虽荷大丞相（史弥远）力主安靖之说，深有覆护之恩，奈何赵制置（善湘）、岳总管（珂）、二赵兄弟（范、葵）人自为政，使全难处。全欲决定去就，亲往盐城存札。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赵知府之辈，便可提兵决战，如能灭全，高官重禄，任彼取之，倘不能灭，方表全心”。[2]

在将、相的极力主张下，南宋皇帝下达了讨伐的命令。《宋史》卷477《李全传》：“［赵］善湘见之甚愤，［赵］范亦请调兵，时［史］弥远多在告，执政无可否，举朝率谓大丞相老于经纶，岂不善处？独参知政事郑清之深忧之，密与枢密袁韶、尚书范楷议，二人所见合，清之乃约韶见帝。韶历言［李］全状，帝有忧色，清之即力赞讨全，帝意决清之。退以帝意告弥远，弥远意亦决。乙巳，金字牌进善湘焕章阁学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阁、知扬州、淮东安抚副使，葵直宝章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俱节制军马，全子才军器监簿，制置司参议官”。“时朝廷虽下诏讨全，而犹有内图战守、外用调停之说。是日，［赵］璥夫得弥远书，许增万五千人粮，劝全归楚州。璥夫亟遣刘易，即全垒授全，全笑曰：丞相劝我归，丁都统（胜）与我战，非相绐耶？掷书不受，惟留省札”。[3] 吕午《竹坡稿》卷1《送赵兵侍往维扬序》：“逆［李］全反状既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6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41、13842。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42、13843、13844、13845。

成,众愕眙束手,圣天子赫然震怒,今丞相郑公(清臣)密赞其决,以灭贼指授二公(赵范、赵葵),不旋踵而逆全诛、淮东定。匪特去积年腹心之患,且使四夷知中国之有人。倚欤,盛哉!"[1]然而,南宋戡平李全之役胜利的取得,可谓是十分侥幸。

《宋史》卷477《李全传》:"癸丑,[李]全塞泰州城濠,于邦杰、宗雄武通全,戒守者无得发矢,俟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宋济恐,令县尉某如全垒,全以增粮省檄示之,尉复出献钱二百万以降。乙卯,邦杰、雄武开门,导全济师,僚吏出迎"。"庚申,全闻范、葵既入,鞭[郑]衍德曰:我计先取扬州度江,尔曹劝我先取通、泰,今二赵入扬州矣,江其可度耶?莫敢对。既而曰:今惟有径捣扬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众宜陵。丙寅,至湾头立砦,据运河之冲,使胡义将先锋骑驻平山堂,伺三城机便"。"襄兵万人至真州上坝,统制张达、监军张大连不设备,鱼贯而行,全哨马帅田四击之为数截,歼者五千,达、大连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统领桑青力战,城中俱不知也。襄兵败,全凶焰益振"。"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栅,全将刘全出战,玠军不利,退屯宝应"。"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献全计曰:城中素无薪且储蓄,为总所支借殆尽,若筑长围三城自困。乙亥,全悉众及驱乡农合数十万,列砦围三城,制司、总所,粮援俱绝,[赵]范、葵命三城诸门各出兵劫砦,举火为期,夜半,纵兵冲击,歼贼甚众。自是贼一意长围,以持久困官军,不复薄城"。[2] 这是战役开始阶段的状况,显然是李全占尽优势

不久,战斗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齐东野语》卷9《李全》:"会元夕,欲示闲暇,于城中张灯大宴,[李]全亦张灯于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马步极力薄城,赵范命其弟葵领兵出城迎战,至三鼓,胜负未决。葵先命李虎、丁胜同持兵塞其瓮门;至是,全欲还,而门已塞,进退失据,且战且退,遂陷于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于沮洳乱尸中得一红袍而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钞本,2002年,页205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45、13846。

无一手指者，乃全也。时绍定四年正月。”[1]《宋史》卷477《李全传》：“壬寅，[李]全置酒高会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识其枪垂双拂为号，以报。[赵]范喜，谓葵曰：此贼勇而轻，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锐数千而西，取官军素为贼所易者，张其旗帜以易之。全望见，喜谓宣差曰：看我扫南军。官军见贼突斗而前，亦不知其为全也。范麾军并进，葵亲搏战，诸军争奋。贼始疑非前日军，欲走入土城，李虎军已塞其瓮门，全窘，从数十骑北走，葵率诸将以制勇、宁淮军蹙之，贼趋新塘。新塘自决水后，淖深数尺，会久晴，浮战尘如燥壤，全骑陷淖不能拔。制勇军奋长枪三十余乱刺之，全曰：无杀我，我乃头目。先是，令诸阵上，众获头目，无得争以为献，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马、器甲，并杀三十余人，类非卒伍，俱不暇问。”[2]

15.6

偏安于江南一隅的赵氏朝廷，自开禧北伐失败以后，重又回到了战战兢兢，唯恐开罪北方金朝的荏弱心理。对于北中国的反金武装，畏惧疑忌，不敢交接；同时，也害怕这些相对英勇善战的将士，难以长久服从号令，特别是朝廷盼望“姑息”的时候。《西山先生集》卷46《秘书少监直学士院徐公墓志铭》：“时（嘉定十二年）山东诸豪新有功，未见跋扈状，公（徐凤）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则元气必伤；虎不纵之山林，而豢之家庭，久将噬人矣”。“今忠义之徒，官供家请，诚不可已，盍亦鼓舞歆动之？俾常以逐北为利，而不复怀巢南之安，则责望于我者轻矣，否则亟行贾谊众建诸侯之策，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党与散则无邪心”。[3] 既不能“众建诸侯”，在成功地开地拓土以后，自然会有种种“忌讳”，从而改行威逼利诱、挟此打彼的政策。正是兹不断地权术玩弄，迫使“忠义”人为了自存而摈弃“忠义”。而在辨明

[1]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64。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4848。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14上。

事非方面,南宋当局将与金"来往"但与李全"携贰"的时青、彭义斌"赠典,追封",而对既附蒙古又附女真之国用安亦"谷用安"予以信用。刘一清《钱塘遗事》卷2《三京之役》:"宝庆乙酉(元年),赵葵、赵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1]

李全之归宋,可以清晰地窥见,同时存在两种动机:一是非常现实需要解决的粮食供应;一是仍然存在于北方民众心中的"忠义"。《齐东野语》卷9《李全》:"金主珣下诏招之,全复书有云: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遂以轻兵往潍州,迁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复北向。"[2]就其相关的"表现",在贾涉、徐晞稷、姚翀、刘琸诸任上,并无"忤逆"的行事。《鹤山先生集》卷17《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论》:"李全分阃授钺,受任山东,而倏往忽来,靡有定镇,亦前此之所罕见。然而尚有可诿者,曰:事无大小,禀命朝廷。至于辩谤请祠,以明君臣之义,执仗庭拜,以伸制阃之威。而二月丙辰之变,人情愤郁不平,全于斯时,复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镇,全又属橐迎拜,涕泣自陈,此岂惟逆顺之理晓然于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国,德泽在人,小有陆梁,则自贻翦灭"。"[李]全以忠赤来归,名闻夷夏,虽其部曲,亦皆能以勋自奋,第功行赏,富贵方将,是岂肯庇一首恶,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见。臣谓若更自朝廷明白洞达,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国宪,则名誉垂诸简策,禄泽及其子孙。全非木石,宁不乐为"?[3]

赵范、赵葵扬州之役的胜利,纯属"偶然",这还能从当时不太真实的"传言"中体会到。《宋季三朝政要》卷1:"后[李]全围扬州,时赵葵守城,因元宵放灯。全移营湾头,亦放灯。赵葵挂榜城曰:许百骑入城观灯。闻李全喜着白袍,一夕八十骑皆皂袍,游城出去,一夕百骑皆红袍,又次夕,百骑皆白袍。葵设伏闭城,尽杀之。至第三年修城,见金甲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刊本,1985年,页52。

[2]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3年,页178。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4下、5上。

一带，方知全死于此。”[1]实际上，李全类似于“自投罗网”的乖错举动，正由其十分矛盾心理引起的“恍惚”所致。《宋史》卷477《李全传》：“尝燕张国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众曰：节使何为有是言也？［李］全曰：糜费朝廷钱粮至多，乃杀许制置（国），不忠；我兄（李福）被人杀，不能报复，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谁之罪耶？盖指［刘］琸与夏全也”。“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饰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终在南耳。全乃取诰敕，朝服南向，历述平生梗概，再拜褫服，焚之，叹曰：［张］国明误我。泪下如雨，抆泪就坐，强欢。有朐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见全即叹曰：我业债合在此偿耶”？[2] 至于牵涉名字的“谶讳”解释，完全是一种“迷信”的“附会”。[3]

即使是李全自责之“杀许制置（国）”一事，也忒属可疑。《延祐四明志》卷19家铉翁《奉化县忠节四公祠堂记》：“肆惟宁皇之末年，李全归自山东，而举措非循服者。越厥我理宗在御，连率一旦束湿之，全异心滋不可遏。时则有若曹公孝先，纠郡山阳，建明屯田，欲挈之以东征，俾无居城中，其虑深矣。未报，会全无厌之求弗慊，伪如海州，命刘庆福胁犯阃帅，曹公闻变，亟自佥舍，趋庭抚谕，谓之曰：有情欲陈，当入文状。制置，朝廷之制置，犯制置，是犯朝廷，汝不欲使李氏保其富贵哉？其首命部曲弗敢言，许制使国得泛舟于楚台以避，既而欢动，射公中咽，公拔箭叱曰：误李全斩东市，非汝而谁？曹孝先决不求生，许制使决不可杀。铠镞交集，血流被体，犹登子城，求许公谋焉。血尽气微，许公枕公，以砖而绝，手蔽吭而不可拆，目怒瞠然。许公回舟中，慷慨曰：国无以事朝廷、报曹君矣；亦死之。公既不得敛，乱军取苇燎于城曲。全归自海，反哭而吊，且斩麾下谢公。”[4]而制造事端的刘庆福，又似乎是曾

〔1〕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三辑）影印清钞本，1981年，页3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40、13841、13847、13848。

〔3〕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1999年，页437下：“赵南仲（范）兄弟平李全日，参议官则全子才。有蒋山僧见全，喜甚，曰：逆全诛矣。问其故，曰：公之姓，贼名也，公之名，贼姓而少一丶，合姓名而观，是倒悬李全而无左臂也。其说果验。”

〔4〕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咸丰《宋元四明六志》本，1990年，页6422下。

与金将武仙合作之彭义斌的部将!?《遗山先生集》卷30《信光祖碑》:"[彭]义斌诛死,[信]光祖(亨祚)复从公(严实)东还。时刘庆福者,犹为义斌城守,太师进军,庆福败,第功,迁同知曹州军州事,官宣武将军。"[1]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8下。

16　行台福人

——蒙古国东平行台严实史事考辨

东平行台严实，盖蒙古国时期漠南诸地方大“世侯”之一。本文以时间、地点为线索，深入考察了其起兵伊始到最终壮大的相关历史。相关的结论：一、从“岁庚辰”当年金、宋、蒙三方的军事态势来看，严实似乎不可能当真拥有“二府、六州”的户籍。值得注意：严实“真”任“行尚书省事”，该在“辛巳”的四月，其先职衔为“济南府总管”、“权山东西路行省”。二、“甲申年”宋将彭义斌部的“征程”为：先入大名府，纳降苏椿，次与史天倪、张柔、严实各部在恩州、冠氏等地展开激战。迨至“乙酉年”，遂迫降损兵折将、困守孤城的严实，又与李全部在东平府、恩州发生冲突，又整军北上应援真定府武仙，最后在赞皇县境的火炎山、五马山败亡。三、彭义斌破灭后，大名、彰德、东平等府、州复为蒙古所有，严实与击走苏椿的梁仲分治东平、大名。而继为后者“权行省”的梁仲妻，应该就是所称“皆以女王目之”的冠氏人赵天锡之姊。四、“山东西路”管内行政建制为“行省”、“总管路”、“府、州”、“县、司”等四级。在“总管路”一层，曾经领有“东平府”、“德州”、“博州”、“济州”和所兼“济南”、“彰德”等单位。至于“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乃是“乙未、丙申间”短暂划分的状况。

16.1

元好问《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岁庚辰秋七月，东平严公（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归于有司。窃尝考于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畀之，时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

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参会,无不然者。初,贞祐南渡,豪杰乘乱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公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着,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至是,晓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异志,国家亦借之以成包举之势。"[1]同卷《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荡,雷霆迅击,无不糜灭。燕城既开,朔南分裂,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公(严实)拥上流握劲锋,审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异,乃以庚辰春,籍所统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献之太师(木华黎)之行台,形势既强,基本斯固,国家所以无传檄之劳、亡镞之费,而成包举六合之功者,公之力为多。"[2]"岁庚辰",乃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而从当年三方的军事态势来看,这位日后的"世侯",似乎不可能当真拥有"二府、六州"的户籍。

根据元人苏天爵相关文字《东平王世家》的摘录,严实之"上谒",乃在"济南"境内,而其时,蒙古军队已越过"滏阳"、"邺郡"亦"磁州"、"彰德府"和分自后者的"林州"。[3]《元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庚辰,由中都徇赵,至满城,金真定府主武仙举城降。以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仙副之。天倪说王(木华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过犹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擅剽掠者,以军法从事,所得老幼,咸归遣之,军中肃然,吏民大悦。至滏阳,先是,邢州节度使武贵闻大军至,弃城遁,继闻王仁厚不杀,乃诣军门降,复其职。平邺郡,至林州,遂轻骑入济南,严实上谒,以实权济南等路都总管。"[4]《金史》卷16《宣宗纪》:"兴定四年六月丁丑,大元遣杨在攻下大名,又攻开州及东明、长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7下、上。

[3]乃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隋置磁州。唐天祐改惠州;寻复磁州。宋曰滏阳郡。"页1上:"唐曰相州,又改邺郡。梁置昭德军。石晋改彰德军。金升为彰德府。"页2下:"金[改林虑县]为林州。"

[4]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5、6。

垣等县。”[1]“杨在”，应即后“与金军战死”之“本府”所辖“南乐县”人“杨铁枪”。《元史》卷152《王珍传》：“王珍，字国宝，大名南乐人，世为农家。珍慷慨有大志，金末丧乱，所在盗起。南乐人杨铁枪聚众保乡里，太祖遣兵攻破河朔，铁枪以兵应之，行营帅按只署珍军前都弹压。铁枪与金军战死，众推苏椿代领其众。”[2]

《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癸酉之秋，国兵破中夏，已而北归，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以公（严实）为众所伏（服），署百夫长。明年春，泰安人张汝楫据灵岩，遣别将攻长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长清尉，东阿、平阴、长清三县提控捕盗官。戊寅六月，摄长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檄公备刍粮为守御计。公出督租，比还，而长清陷，寻以兵复之。有谮于行台者，谓公与宋有谋，行台疑公，以兵围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将以避台兵之锋，宋因以公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无不下。于是，太行之东，皆公所节度矣。庚辰三月，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公救。公为请于主将，主将逗留不行，公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者，谒先太师于军门，挈所部以献。太师时以王爵统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3]也就是说，当其投宋以前，不过是“济南府”辖“长清”一县令而已。可是，《宋史》卷476《李全传》：“嘉定十三年，赵拱以朝命谕京东，过青崖崛，严实求内附。拱与定约，奉实欵至山阳，举魏、博、恩、德、怀、卫、开、相九州岛来归，[贾]涉再遣拱往谕，配兵二千。[李]全亦请往，涉不能止，乃帅楚州及盱眙忠义万余人以行。”[4]

比较“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魏、博、恩、德、怀、卫、开、相”，“彰德”、“大名”即“魏”、“相”，前者多“磁”、“洺”、“滑”、“浚”，后者多“德”、“怀”、“卫”、“开”。如果合起来统计，“州”之数远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35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1。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2上、下。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1。

远超过“八”、“九”。所称“益都主将”,乃宋“京东安抚兼总管”张林。其部不援“彰德”,不是“逗留不行”,而是在参加别一战役。《宋史》卷476《李全传》:“[赵]拱说[李]全曰:将军提兵度河,不用而归,非示武也。今乘势取东平,可乎?于是,全合[张]林军得数万,袭东平之城南,金参政蒙古刚帅众守东平,全以三千人金银甲、赤帜绕濠,跃马索战。时大暑,全见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与林夹汶水而砦,中通浮梁来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断浮梁,全首尾几绝,盖金人堰汶水而决之也。诘旦,金骑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马,帅帐前所有骑赴之,杀数人,夺其马,逐北抵山谷上。有龙虎上将军者,贯银甲,挥长槊,盛兵以出,旁有绣旗女将驰枪突斗,会诸将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长清县,精锐丧失大半,统制陈孝忠死焉。林兵还青州,全所携镇江军五百人,多怨愤,全乃分隶拱使先归,而以余众道沧州,假盐利以慰赡之。龙虎上将军者,东平副帅干不搭;女将者,刘节使女也。”[1]

16.2

《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太师时以王爵统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其年,进攻曹、濮、单三州,皆下之。偏将李信留镇青崖,尝有罪,惧诛,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师兵复青崖,擒信诛之。进攻东平,守将何立刚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2]严实“真”任“行尚书省事”,该在翌年的四月,其先职衔为“济南府总管”、“权山东西路行省”。《元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时金兵聚黄龙冈,号二十万,闻王(木华黎)在济南,众未集,遣步卒二万袭之,王以轻兵五百击走之。俄大军继至,遂薄黄龙。金兵盛列城北岸,王麾蒙古、汉军下马,短兵接,金兵大败,人河溺死者不可胜数,遂克黄龙。至楚丘,楚丘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诸军以草木填堑为道,直抵城下,总管严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21。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2下、3上。

实先登，破之。由单州趋鲁，围东平。遣蒙古不花引兵徇河北怀、孟、卫州之地。王以东平久不下，召严实嘱之曰：我料东平粮尽，必弃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绥辑安慰之，勿苦郡县，以败乃事也。乃留唆鲁忽秃以蒙古军屯守之，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王北还。世家。辛巳夏四月，东平粮绝卒饥，守将果弃城遁，唆鲁忽秃邀击之，斩首七千级。严实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1]

正是在这一年，"大名府"领"冠氏县"人赵天锡来"隶帐下"。《遗山先生集》卷29《千户赵侯神道碑铭》："以辛巳春归大行台、特进公（严实）于青崖固，行台闻侯（赵天锡）之名，隶帐下，从征上党，以功授冠氏令。"[2]"上党"亦"潞州"之役，发生在次年；再次年，又是"河卫"亦"卫州"之役，严实轻敌被俘，侥幸得脱。同书卷29《故帅阎侯（珍）墓表》："上党公［张］开壁马武砦，遣别将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东平行台严公（实）偕国兵略地，上党公选懦不能军，乘夜溃围而遁，载之（阎珍）醉不及从。明日，父老请载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台授宣武将军、潞州招抚使。"[3]《元史》卷147《史天倪传》："癸未，徇山西，遂克三关。不浹旬，定四十余砦。兵至河卫，喜曰：河卫者，夷门之限也。河卫既破，则夷门不能守矣。严实以兵来会，请自攻河卫，天倪曰：［完颜］合达、［移剌］蒲瓦，亦勍敌也。实曰：易与耳，保为公破之。明日，实与蒲瓦兵遇于南门，合达兵自北奄至，实兵败，竟为所执。天倪曰：合达以实归汴，必以今夕。急命冯存、杜必贵率壮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缚实过延津，遇存等，与战，败之，实得脱归，必贵战死。未几，帝命天倪回军真定。"[4]

《遗山先生集》卷29《千户赵侯神道碑铭》："侯讳天锡，字受之，姓赵氏，世为冠氏人"。"考讳林，贞祐之乱，以乡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帅用便宜授县令，阶忠显校尉，殁于王事"。"侯即忠显君之次子也，赵

〔1〕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6。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3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7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480、3481。

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洺水县酒。罢官归,遂为县防城提控。属大朝兵势浸盛,避于洺水。洺州防御使苏政召幕下,拟充冠氏令。耕稼既废,城邑无所恃,乃挈县人壁桃源、天平诸山"。[1] "天平山",远在"彰德府"属"林虑县"亦"林州"境,而为有明"林县"之名胜。《明一统志》卷28:"天平山,在林县西南三十里。山势平坦,有滴乳泉,沿石而下,如滴乳然。又有鉴泉,清彻如鉴。"[2]而驻扎于"林虑"的"宗室",正是金"边陲"的统帅。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15《成安郑氏世德之碑》:"金主去燕走梁,以魏、相为边陲,元帅完颜惟宏握兵开府于林虑,固岩邑以自守,招徕流窜。府、州、邑之可立者立之,才能有用者擢用之。"[3]《遗山先生集》卷30《冠氏赵侯先茔碑》:"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显君起田间,有功于乡里,乡里推为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诸道,升黜县长佐,谓先人统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抚使宗室惟宏,乃自丞迁而令。"[4]

以山、水为据点,几乎是大名、东平之间各地方求自保者所采取的共同策略。严实的主要"巢穴",乃是其乡县界内的"青崖固"或"青崖山",无论是其自金易帜宋、再易帜蒙古时。《明一统志》卷22:"青崖山,在长清县东南六十里。崖谷常青,故名。金末,严实尝挈家避兵于此。"[5]刘敏中《刘文简公集》卷10《齐河县尹李公墓碑铭》:"属金季板荡,挺身操戈,佐东平侯严武惠公(实)壁青崖[山],以活遗民。天兵下河朔,从武惠率所部谒大帅(木华黎)军门,帅承制加拜武惠行尚书省事,僚属从所辟署。公(李忠)署百夫长,摄千夫长,事武惠。四出攻取,公必从,所向有功。"[6]王恽《秋涧先生集》卷52《泰安州长清县朱氏世系碑铭》:"贞祐初,金弃燕南渡,所在豪强,乘乱而起,一偾一兴,迭为雄长,各昧夫依于(归)。[朱]楫与弟存,乃集乡义年少,团大望山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3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0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
[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355下。

以自保。闻东平武惠严公(实)倡率义师,壁青崖山,伏俟国兵攸归,楫慕义往见之,遂假楫兵马都总领。岁庚寅,武惠挈所部归太师、国王,王承制封拜,徼众力为用,时楫以功从,公请授怀远大将军、同知济南府事。"[1]也就在"潞州"之役后不久,该地再度发生兵变。陈桱《通鉴续编》卷20:"嘉定十五年九月,彭义斌帅师复京东州、县,严实将晁海以青崖[山]降。"[2]

16.3

彭义斌本系红袄军将领,而隶于李全。《宋史》卷476《李全传》:"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窜汴,赋敛益横,遗民保岩阻思乱。于是,刘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仪继之,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附之"。"霍仪攻沂州不下,[完颜]霆自清河出徐州,斩仪,溃其众,彭义斌归李全"。"[嘉定十二年]秋,授[张]林武翼大夫、京东安抚兼总管,其余授官有差。进[李]全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刘庆福、彭义斌皆为统制,增放二万人钱粮,徙屯楚州"。[3]同书卷403《贾涉传》:"[嘉定十四年春],金人破黄陷蕲,安庆甚危。[李]全驰至,遂定。全至久(天)长镇,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范、葵遇,掎角连战俱胜,遣彭义斌等追至下湾渡,尽掩金人于淮"。[4]暨,《元史》卷152《王珍传》:"宋将彭义斌帅师侵大名,[苏]椿战不利,降之,义斌遂据大名。[王]珍弃其家,间道走还军中,按只嘉其诚,待遇益厚,以为假子。"[5]兹战事发生在"甲申"年,亦宋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元太祖十九年。《宋史》卷40《宁宗纪》:"嘉定十七年四月乙未,赐李全、彭义斌钱三十万缗为犒赏战士费"。"六月壬辰,大名府苏

---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25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17、13818、13820。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2209。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1。

椿等举城来归,诏悉补官,即以其州授之”。[1]

早在严实仍逗留于“潞州”之时,彭义斌的向西经略业已开始。《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又明年(壬午),军上党,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公(严实),公之家人复被略去。义斌军西下,郡、县多为所胁。”[2]此后,《元史》卷147《史天倪传》:“甲申夏,大名总管彭义斌以宋兵犯河朔,[史]天倪逆战于恩州,义斌败,入保大名。乙酉,师还。”[3]兹役,蒙古方面参战的,还有严实、张柔的部众。《遗山先生集》卷30《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王得禄]为人资善柔,而战阵勇捷,人少有可敌者。甲申五月十五日,与宋将彭义斌军战,被创,年三十二以殁。”[4]同书卷29《千户赵侯神道碑铭》:“甲申,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屡以兵来侵,人心颇摇,侯谓业已事行台公,不可以贰,兵势虽不振,姑少避其锋,以图后举耳,乃率将佐往依大将孛里海军。”[5]《秋涧先生集》卷52《泰安州长清县朱氏世系碑铭》:“甲申,略地而西,次冠氏,与宋将彭义斌遘,陷阵中,战殁,母弟存奉柩葬黄山原之先茔,礼也。”[6]《郝文忠公陵川集》卷36《乔千户行状》:“宋人乘金之乱,使彭义斌将兵袭河朔,至澶、魏,建旆而北,公(乔惟忠)以一军蹂其锋,诸军壮之。真定武仙叛,并山诸州县保砦皆拒守,万户张公(柔)会诸军击之。”[7]

翌年春,彭义斌主力遂南下,迫降困守孤城的严实。不久,又与李全决裂,双方先后在东平府、恩州开战。再不久,整军北上,以应援贼杀史天倪反投金而又联络于宋的真定府武仙。《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乙酉四月,遂围东平,公(严实)间遣人会大将孛里海军,军久不至,城中食且尽,乃与[彭]义斌连和。义斌亦欲借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780、781。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3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481。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6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3下。

[6]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25下。

[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812下。

公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公，时麾下众尚数千，义斌不之夺，而青崖所掠，则留不遣也。”[1]同书卷30《宣武将军孙君（庆）墓碑［铭］》：“大名彭义斌，乘济、郓（东平）耕稼废，仓无见粮，悉众守之。公（严实）审度事势，与之连和，义斌拜公为长，强之而西。”[2]《宋史》卷476《李全传》：“［李］全往青州，［宝庆元年］五月丁卯，全取东平，不克。戊寅，刘全以券易制司钱，不如欲，复谋乱，杨氏（妙真）出二千缗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彭］义斌出兵与全斗，全败，义斌以千五百骑追之，获马二千匹，皆扬州强勇军马也。庆福往救，又败，全退保山崮，抽山阳忠义以北。杨氏及刘全皆欲亲赴之，会全遣人求［徐］晞稷书，与义斌连和，乃止。义斌纳全降兵，兵势大振，进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3]

《秋涧先生集》卷48《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其年（乙酉）夏六月，复真定。无几，宋将彭义斌阴与［武］仙合，又图窃取。公（史天泽）同国将御诸赞皇，扼仙军不得进，义斌势蹙，婴火炎山自固，主帅问计于公，曰：贼众山扼，自陷圮地，此易破也。遂令监军孙提锐卒五千，公略其后，继以铁骑蹂之，斩义斌戏下。自是义勇之名，轩褴燕、赵间。”[4]蒙古在“赞皇县”的获胜，既与史天泽进守险要，隔绝彭义斌、武仙会师相涉，也与严实临阵移营、鼓舞士气有关。《遗山先生集》卷30《宣武将军孙君（庆）墓碑［铭］》：“［乙酉］，公（严实）密遣骑卒告难于国兵大帅。大帅闻报，率数千骑来援，与［彭］义斌遇于赞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孙庆）献计于公曰：援兵既至，我当入北军以张其势，成败在此举，几不可失也。公即驰赴之，将士气倍，皆殊死斗，大名军遂溃，义斌投死无所，寻即授首，不数日，故地尽复。”[5]同书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其（乙酉）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分公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公知势已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3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4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0。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84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4下。

迫,即连趣孛里海军而与之合。战始交,宋兵崩溃,乃擒义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尽复之。"[1]

16.4

《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是(乙酉)冬,郡王戴孙取彰德。明年,取濮、东平。又明年,太师(孛鲁)攻益都。凡公(严实)之功,所在皆为诸道之冠"。"彰德既下,又破水栅,郡王怒其反复,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反(支),为所胁从,果何罪耶?王从公言,释不诛。继破濮州,复有水栅之议,公为言: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兵人并戮之?不若留之农种,以给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于定陶、于楚丘、于上党,盖未有不然者"。"王义深,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凡公族属之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公获义深妻子,厚为赒恤之,且护送还乡里,终不以旧事为嫌。其能人之所难能者又如此"。[2] 与"彰德"、"濮"、"曹"、"东平"等府、州的情形相似,随着彭义斌的被杀,"大名"也回到了蒙古当局的控制中。《元史》卷152《王珍传》:"复从速鲁忽击走[彭]义斌,苏椿以大名降,[王]珍妻子故在,珍语之曰:吾非弃汝辈,诚不以私爱夺吾报国之心耳。闻者称叹。授镇国上将军、大名路治中、军前行元帅府事。俄以取宁海、胙城功,迁辅国上将军,复授统摄开、曹、滑、浚等处行元帅府事,兼大名路安抚使。"[3]

《金史》卷17《哀宗纪》:"正大二年五月丁丑,苏椿自大名来奔,诏置椿许州。"[4] 可是,更为可信的记载却将系年于6年以后的"辛卯岁",亦宋绍定四年、金正大八年、元太宗三年。《元史》卷152《王珍传》:"苏椿复欲叛归金,[王]珍觉之,与元帅梁仲先发兵攻椿,椿开南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3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4下、5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1、3592。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376。

门而遁。国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骠骑卫上将军、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马都元帅。”[1]同卷《杨杰只哥传》：“辛卯，大名守苏椿叛，讨获之，众议屠城，[杨]杰只哥曰：怒一人而族万家，非招来之道也。众是其言。由是滑、浚等州，闻风纳款。”[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武义将军梁公神道碑[铭]》：“辛卯岁，郡（大名府）将苏椿叛入南，大将阿朮鲁怒，将屠城，金吾（梁千）率宗人悉输金帛，诣军前请命，卒获免。”[3]而在“乙酉岁”当年稍晚，其曾接纳金将郑倜、宋将李泉，借以进攻已属严实的“冠氏县”。《遗山先生集》卷29《千户赵侯神道碑铭》：“乙酉八月，复还冠氏。先是，故帅李泉为义斌所攻，既降之矣，大军至，怒其反复，有屠城之议，侯救护百至，老幼数万，竟得全活。时泉已在大名，不数月，又结苏椿辈，纳河南军从宜郑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为计。侯每战每需胜，气不少衰。某月，倜自将万人来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战三昼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风晦冥而遁。”[4]

《遗山先生集》卷30《冠氏赵侯先茔碑》：“侯（赵天锡）之姊氏，乘时奋兴，所握万夫，如臂之使，指锦衣绣帽，角逐于草昧之日，东西数千里，识与不识，皆以女王目之”；“侯字受之，今为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宣授行军千户，官镇国云。戊戌岁七月初吉记”。[5] 曾秉“大名府”一路之权的“女王”，非被授以“权行省事”的梁仲妻“冉守真”莫属；其既是“赵”姓“千户”之“姊”，“冉”当作“赵”才是。《元史》卷152《王珍传》：“从剌（速）不台经略河南，破金将武仙于郑州。复与金人战于萧县，斩其将。顷之，仲死，国王命仲妻冉守真权行省事，珍为大名路尚书省下都元帅，将其军。国用安据徐、邳，珍从太赤及阿朮鲁攻拔之，授同签大名行省事。”[6]“梁仲”，很可能就是曾任本路“兵马都总管”的梁千之兄。《清容居士集》卷26《武义将军梁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2。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3。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2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4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1上、12下。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2。

公神道碑[铭]》:“梁公讳祯,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为大名兵马都总管。既卒,长子汴袭职。会用兵江南,复籍新军,别择将家子统领。中书、枢密二府议以汴兼领,公搁然曰:兵事至重,宁能使吾兄独受责邪?祯宜行,死国效命,弗辞也。二府壮之,摄授以新军千夫长,俾镇睢州。”[1]

同样有相对独立性却径以“东平路”为职名的地方管领者,尚有石珪、天禄父子。《元史》卷193《石珪传》:“庚辰,遂率顺及李温,因孛里海归木华黎。木华黎悦之,谓曰:若得东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华黎承制授珪光禄大夫,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路行元帅,佩金虎符,便宜从事。后金弃东平,珪与严实分据,收辑济、兖、沂、滕、单诸州。癸未,太祖诏曰:石珪弃妻子,提兵归顺,战胜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都元帅,余如故。秋七月,珪领兵破曹州,与金将郑从宜(倜)连战数昼夜,粮绝,援兵不至,军无叛意,珪临阵马仆被擒。”[2]同书卷152《石天禄传》:“天禄袭爵,孛鲁承制授龙虎卫上将军、东平路元帅,佩金虎符。时宋将彭义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禄与孛里海率兵败之,获义斌,又败金将武仙,屡立战功。丙戌,孛鲁以功奏,迁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帅,镇戍边隅,数与金人战,未尝败北。壬辰,皇太弟拖雷南渡河,天禄为前锋,战退金兵,夺战船数艘。夜至归德城下,袭其营,杀三百余人。金将陈防御出兵追围天禄,天禄溃围复战,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所过望风附降。癸巳秋九月,破考城,复围归德。冬十二月,归德降。甲午,入觐,改授征行千户,济、兖、单二(三)州管民总管。”[3]

16.5

地方“世侯”严实之所统,或云“百城”,或云“五十城”、“五十余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4379。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602。

城”，而后者的确切数字是“五十四”。《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初，公（严实）之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及是，画境之制行，公之地，于魏则别大名，又别为彰德，齐与鲁则复以德、兖、济、单归于我。丁酉九月，诏书命公毋出征伐。当是时，公以百城长东诸侯者十五年矣。”[1]同书《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壬子孟冬，公（严实）之嗣子某（忠济）走书币及[元]好问于镇阳，书谓好问言：先公功著，兴王之初，名出勋臣之右，虎符龙节，长魏、齐、鲁五十城者逾二十年。”[2]《永乐大典》卷3587录耶律履《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博平郡侯奥屯公神道碑[铭]》：“东平（山东西路行省）控郡邑五十四，金谷、户口棼不可理，檄稽纠宿弊，一洗而清。”[3]《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太宗七年，命[宋]子贞为行台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创，行台所统五十余城，州县之官，或擢自将校，或起由民伍，率昧于从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官吏相与为贪私以病民。”[4]同书卷58《地理志》：“元太祖十五年，严实以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浚、滑等户三十万来归，以实[山东西路]行台，领州县五十四。”[5]

却因当时“郡”亦“府”、“州”各有“附郭”县，检照《元史》卷58《地理志》，“五十四城”为：须城、东阿、阳谷、汶上、寿张、平阴、高唐、夏津、武城、聊城、堂邑、莘、博平、茌平、奉符、长清、莱芜、新泰、安德、平原、齐河、清平、德平、历亭、冠氏、鄄城、朝城、馆陶、临清、观城、范、济阴、成武、定陶、禹城、楚丘、巨野、郓城、金乡、砀山、虞城、丰、任城、鱼台、沛、嵫阳、曲阜、泗水、宁阳、单父、嘉祥，加上及金有而元初分别省入堂邑、鄄城县之平恩、临濮、雷泽，[6]恰好符合兹数字。又将以上对比《完颜金行政地理》、《建置录五》、《建置录四》所考订胪列的建置划分，可知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3下、4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9上、下。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3587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736。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1365。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1366、1367、1368、1369、1370。

馆陶、夏津、清平、冠氏、朝城、莘原属大名;禹城、齐河、长清原属济南。[1] 于是,严实属下,除见前之以"冠氏令"所兼"大名同知"外,尚有以"齐河总管"与"德州总管"所兼"济南知府"。《元史》卷152《刘通传》:"[严]实荐于太师木华黎,以通为齐河、总管;寻授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太宗(祖)赐金符,升上千户。宋将彭义斌攻齐河城,率众夜登,通与六七人鼓噪而进,宋人惊惧,坠溺死者甚众。明日,复合围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槊如栉,俄从撤去,宋人惧其向己也,大溃,义斌仅以数骑免。"[2]

《遗山先生集》卷32《博州重修学记》:"其后,庙学独废不存。今行台、特进公(严实)以五十城长东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庐及祠庙之无文者,率完复之,故学舍亦与焉。防御使茌平石侯青、彰德总管兼州事赵侯德用,乃以行台之命,葺旧基之余而新之,大其正位,又为从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讲诵之堂、休宿之庐,斋厨、库厩,无不备具。经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赵侯请予记之。"[3]这位仍兼"博州事"的"彰德总管",别种记载却作"聊城"或"博州"之"总管"。《紫山大全集》卷8《赵博州九十寿诗序》:"聊城总管赵侯,今九十矣,而神识、起居如五六十人。生长兵乱中,始以武功受封爵,中以循廉居官守职。年七十,引例告老,以经学义理、涵养德性退休于家。开国诸侯寿考康宁,进退有道,今所存者,唯侯一人耳。"[4]张之翰《西岩集》卷4《贺博州赵总管九十》:"北天风起云飞扬,英雄尽化为侯王。眼看富贵磨灭尽,几人鬓发如秋霜?猗欤此侯独登九秩寿,至今马上筋力强。往年初腾骧,将星耿耿明东昌。比年深退藏,寿星煌煌照安阳。"[5]显然,其与"齐河总管"或"德州总管"的"构造"非常相似,因此,其也可以被称作"济南总管"。

《元史》卷58《地理志》:"砀山[县]。金为水漂没。元宪宗七年,

---

[1]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刊本,2005年,页168、169、152、15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94。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9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下。

始复治县治，隶东平路。至元二年，以户口稀少，并入单父。”[1]然而，根据别种记载，砀山县治在经水后，移置于“市立寨”；因此，“始复治县治”乃是迁回“旧”处。王旭《兰轩集》卷16《故孔目康公墓碑铭》、《县令潘君墓碑[铭]》：“壬辰，河南饥乱，遂与昆季北归。时总帅丁公权行徐州节度使事于市立寨，闻公（康玉）名，罗幕下，厚礼而咨询焉，赞助良多”。“后移立砀山县于寨中，济州石总管（天禄）命公典其事，民乐其德，归者甚众。迄今富庶，实其力也”。“及金季，河北兵乱，公（潘某）帅众保市力寨。壬辰，国兵南来，迎降，以功充本县（砀山）丞，仍行县事于寨中，招集三千余户。既而南来张、秦二安抚入境破寨，掠老幼数百口而去。公时在外，闻之，帅壮士追击，夺所掠还。朝廷嘉其功，迁五官，授安远大将军，仍前砀山丞，继改砀山令。其后，朝廷以本县不及千户，并属单父，公遂闲退”[2]。而在“州”一级，“高唐”也是“元初”已分。《永乐大典》卷3587录《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博平郡侯奥屯公神道碑[铭]》：“蔡平，侨东平，主帅录其（奥屯高山）世，时其衣廪，东昌给地五十亩，宅而居之，承制除高唐知州。”[3]

16.6

《遗山先生集》卷26《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山东重地所在，天下莫与为比。杜牧以为：王者不得之则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则不可以伯。古之山东，今河朔燕、赵、魏；是以就三镇较之，魏常制燕、赵之生死，而悬河南之重轻，故又重焉。”[4]同卷《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铭]》：“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帐殿，天子赐之坐，宴享终日，上欢甚，锡公金虎符，宠以不名，又数数目公，顾谓侍臣言：若严公（实）者，真福人矣。”[5]在这里，“燕”指顺天张柔，“赵”指真定史天泽，“魏”指东平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1367。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12下、13上。
[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1960年，页3587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7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3下。

严实。然而,综观"元初"相关政治、军事局势,"魏"不曾制"燕"、"赵"之生死,反而赖"燕"、"赵"之援以决存亡。姑不论其曾做金俘的不堪经历,就以安顿眷属、辎重的"基地"之"青崖山"、"青崖固"而言,竟两度为宋所陷。《元史》卷152《张晋亨传》:"[严]实征泽、路,偏将李信、晁海相继降于宋,[张]晋亨跋涉险阻,昼伏夜行,仅免于难。"[1]无论是在救单仲无策还是在拒彭义斌无计的时候,最后都仰仗蒙古方面的主力,才能转机忽降、反败为胜。没有强大的后盾,处于蒙、宋、金三方争夺之地的严实,下场不会比宋彭义斌、金完颜惟宏好多少。[2] 如果从这点去理解窝阔台所言的"真福人",或许还能领悟别种"幽默"的余味。

彭义斌兵败被杀所在,或作"火炎山",或作"赞皇西山",或作"五马山"。前二者已见前引,很可能就是同地异称。后者,《宋史》卷476《李全传》:"未几,[彭]义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与大元兵战于内黄之五马山。大元兵说之降,义斌厉声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遂死之。"[3]蒙、宋交战的地方,当然不是位于"大名府"迤南的"内黄县",而"赞皇县"境正有同名的"五马山"。《明一统志》卷3:"五马山,在赞皇县东一十里。上有五石马,因名。宋建炎初,和州防御使马扩奔五马山,聚兵得徽宗子信王榛于民间,奉之,以总制诸砦,两河忠义闻风响应。即此,今上有白马泉及五马山神庙。"[4]《御选元诗》卷68布呼密(不忽木)《过赞皇五马山泉》:"相彼山泉源本清,太平君子濯尘缨。泠泠似与游人说,说尽今来古往情。"[5]由此,彭义斌主力在"火炎山"溃败,东走至"五马山"被杀。"兵说之降",只有在其穷途之时可能发生。又,《遗山先生集》卷30《信公之碑》:"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声势甚张,频以官赏诱降,光祖(信亨祚)策其坐谈终无所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589。

[2]《紫山先生集》卷15《成安郑氏世德之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既而[完颜惟宏林虑]帅府以孤军不能立府,事废而官吏散亡。"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3830。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下。

成，不从。以辛巳春归特进公（严实）于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总领，佩金符。”[1]“彭义斌据大名”，不可能在“辛巳”前。

以“皆以女王目之”之冠氏人赵天锡“姊”为梁仲妻，尚有一个不甚清晰的“旁证”。《遗山先生集》卷30《冠氏赵侯先茔碑》：“侯（赵天锡）之太夫人董，资善良，夙尚内典，忠显君（林）之时，中馈之位，乃为上僭者所夺，于夫人也，撝斥如媵侍，陵轹如囚虏，井臼之事，率躬亲之。如是积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业，坚之以苦行，怡然委顺，恶言未尝出诸口，昼哭之后，僭夺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怜之，时往慰借，且敕诸子事之惟谨。既没之后，葬祭过礼，无降杀之贬。夫妬为妇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报，不妬不报，直千万人而一耳。况乎其夺也，不以怨而以恩，其报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于强勉，不由于沽激。传记所载，如是者几人？女有健妇之称，男有时豪之选，期颐甫及，福禄方来，乃今野服萧然，脱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归乎？予见而知之，赵宗之所积，在此母矣。”[2]“女有健妇之称，男有时豪之选”，分别指姐、弟二人。无独有偶，梁仲弟千之“元配”亦“董氏”，莫不是赵天锡母之侄女？《清容居士集》卷26《武义将军梁公神道碑［铭］》：“公（梁祯）之妣张氏，训整有则，金吾（千）以兵乱失元配董氏，逾二十年，董氏还，夫人即归家政，退处裕如也。”[3]当然，在政治利益方面，亲情不能导致“合一”。

最后，不得不申明：关于严实，陈高华先生《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一文可认为是篇幅浩大、内容全面的专题作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再也不容他人有染。可是，在具体的事实发掘上，笔者颇有似乎不同的感观，这就是仍然撰制本文的理由。除了对蒙古国“东平”地方行政建置体系的不同理解外，作者对于“严实降蒙时控制八州之地”的相信，以及“彭义斌提军北上，来到山东”过程的追述，“大名”、“彰德”等与“东平”的地方关系的分析，[4]都不能予以完全的赞许。当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8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1下，12上、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2下。

〔4〕载《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刊本，2005年，页305、306、307、309、310。

然,部分"事实"早在"当代"就已被夸张。《秋涧先生集》卷12《谒武惠鲁公林墓》:"武惠当年杰,天心霸业匡。云龙时际会,风虎日翱翔。五十连城重,三千战士良。一朝归版籍,遗爱在耕桑。甫定先文治,来威戒伐张。俭恭希大帛,号令肃秋霜。气革耰锄扰,风还礼义乡。颂方歌鲁盛,人馘陨星镗。云出青崖顶,乌瞻泰岱傍。驱车经鹊里,故宅似汾阳。"[1]同书卷29《过青崖山》:"鹊巢东下望青崖,武惠当年几往来?欲谢雄图中最重,至今东鲁号多才。"[2]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战场很快成为"陈迹",甚至因"闻道"而被彻底遗忘。《兰轩集》卷1《青崖》:"游山日已晚,羽客留我宿。但觉夜深寒,焉知云满屋?嗟予晚闻道,衰老坐相促。金丹可长生,从此遗世俗。"[3]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270下。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43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17　卅泉路遥

——元代的官山和三不剌

元太宗窝阔台及其弟拖雷，都曾在名为“九十九泉”或“官山”的地方避暑。该处似乎还是蒙古军屯戍的重要“基地”，甚至有前沿大帅居住在那里。追溯前代人事，辽世宗、兴宗都分别因商议应援北汉、进攻西夏而御驾亲到。除外，元成宗、仁宗、英宗也曾巡幸过一个被称作“三不剌”的地方；根据追溯，此称由世祖命名。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方位落实，无论“九十九泉”、“官山”还是“三不剌”，都在今卓资县北的阴山山脉东段灰腾梁。而其附近“集宁”、“净州”、“砂井”等路，皆是汪古部贵族的领地。由于其与两都的掎角形势，与漠北、漠南、西域的便利交通，既山又水，介于农、牧区之间而又可狩猎，以及炎夏的凉爽气候，遂成为有孛儿只吉一朝具有特别意义的军事要地。

17.1

大蒙古国合罕窝阔台，在其君临的第三、第四年里，亲自部署并参与了攻金的战役。当战斗间歇的炎热夏季，其便分别在被称为“九十九泉”、“官山”的地方“避暑”。《元史》卷2《太宗纪》：“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秋八月，幸云中”。“四年壬辰春正月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弟曹王讹可入质。帝还，留速不

台守河南。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1] "云中",即治今大同市的辽、金之"西京大同府"。缘宋曾有称"云中"的"府"的短暂建置,故为其别名。《宋史》卷90《地理志》:"云中府。唐云州大同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号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云中府,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所谓山后九州岛也。"[2] 张守《毗陵集》卷13《从仕郎、临安府钱塘县令赠宣教郎朱君墓表》:"丁内艰,卒丧,除[朱跸]河东云中府路经略安抚司准备差遣,改荆湖南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易京西,皆不行。"[3]

检阅《元史》卷115《睿宗传》、卷152《唐庆传》,太宗三年、四年"住夏"的"九十九泉"、"官山",皆作"官山":"辛卯(太宗三年)春,破洛阳、河中诸城。太宗还官山,大会诸侯王,谓曰:人言耗国家者,实由寇敌。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拖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太宗屏左右,亟临问之,其言秘,人莫知也"。"[壬辰],从太宗攻钧州,拔之,获合达,攻许州,又拔之,遂从太宗收定河南诸郡。四月,由半渡入真定,过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壬辰(太宗四年),太宗复以[唐]庆为国信使,取金质子,督岁币,以金曹王来,见帝于官山。七月,使庆再往,令金主黜帝号称臣,金主不听,庆辄以语侵之。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兵入馆舍,杀庆及其弟山禄、兴禄,并从行者十七人"[4]。王恽《秋涧先生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壬辰夏,睿宗还,驻官山,留公总诸道兵,攻围汴京。金主北走渡河,尾败于黄龙冈,杀战士万人。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后妃、宝器献阙下。"[5]

《金史》卷112《移剌蒲阿传》:"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1。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225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885、2887、3600。

[5]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105上。

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移剌］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1]爱新觉罗弘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91："布哈（移剌蒲阿）走，蒙古兵追蹑擒之，械至官山，在禹州东北。图垒（拖雷）欲降之，往复数百言，终不从，唯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杀之。"[2]姑不论其妄自更改人名的书写，即就自作聪明"御批"之"官山"所在，不过是想当然地认为，移剌蒲阿既然在战场被擒，亦当在战场被杀，而死前审问的蒙古大帅，也当是"三峰山"之战的敌军主将拖雷。实际上，作为金军的主将，解往"官山"，很可能是最后由窝阔台发落。当然，犹如前引，拖雷也在那里。"官山"在西京迤北，已是女真王朝"旧界"的边缘，所以才回答说希望死于"境内"。实际上，无论"钧州"还是明所改"禹州"境内，并无"官山"，唯"三峰山"。《明一统志》卷26："三峰山，在禹州城西南二十里。上有三峰。"[3]

根据记录文字，"官山"似乎还是蒙古军屯戍的重要"基地"。元好问《遗山先生集》卷34《两山行记》："甲辰（太宗后称制三年）夏五月八日，予以事当至崞县，初约定襄李之和偕往，适幕府从事宣德刘惠之、平阳李干臣还军官山，过吾州，遂与同行。"[4]而宿卫将领后来成为前沿大帅之一的塔察儿亦傃盏，其居所就在这里。《元史》卷119《塔察儿传》："塔察儿，一名傃盏，居官山。伯祖父博尔忽，从太祖起朔方，直宿卫为火儿赤；火儿赤者，佩櫜鞬侍左右者也。由是子孙世其职。""塔察儿，其从孙也。骁勇善战，幼直宿卫。太祖平燕，睿宗监国，闻燕京盗贼恣意残杀，直指富庶之家，载运其物，有司不能禁。乃遣塔察儿、耶律楚材穷治其党，诛首恶十有六人，由是巨盗屏迹。"[5]《宋史》卷412《孟珙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474。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8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9上、下。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953。

传》:"[绍定]六年,大元将那颜倧盏追金主完颜守绪,逼蔡,檄珙戍鄂,讨金唐、邓行省武仙。仙时与武天锡及邓守移剌瑗相掎角,为金尽力,欲迎守绪入蜀,犯光化,锋剽甚。"[1]魏了翁《鹤山先生集》卷31《京湖别制置书》:"又如史洽以浮光杀降之旧而守钟离,孟璟前月念三日杀北人于信阳,而赵帅乃引北人来江陵。史帅方遣人至倧盏寻盟,而赵淮东乃提兵至宿、永、宋[州],与北人争地。"[2]

17.2

《辽史》卷5《世宗纪》:"天禄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六月辛卯朔,刘崇为周所攻,遣使称侄,乞援且求封册,即遣燕王牒腊、枢密使高勋册为大汉神武皇帝。南唐遣蒋洪来,乞举兵应援。是夏,清暑百泉岭。九月庚申朔,自将南伐。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耶律倍)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3]"百泉湖"、"百泉山",司马光和叶隆礼皆作"九十九泉"。《资治通鉴》卷290:"[乾祐三年]九月,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环将兵自团柏入寇,契丹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诸部奉述律以攻述轧、沤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汉。"[4]叶隆礼《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天禄四年秋九月,北汉主自团栢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弑帝,而述轧自立。齐王述律逃于南山,诸大臣奉之以攻述轧、沤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5]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页12370。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2下、13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66。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页9462、9463。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1985年,页47、48。

除世宗到过“新州”北之“九十九泉”外，曾总大军进攻西夏的兴宗，也曾驻跸于此。《辽史》卷19《兴宗纪》：“重熙十三年八月乙未，以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丁巳，夏国复遣使来，询以事宜，又不以实对，笞之。九月戊辰，宋以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冬十月庚寅，祭天地。丙申，获党项侦人，射鬼箭。丁酉，李元昊上表谢罪。己亥，元昊遣使来奏，欲收叛党以献，从之。辛亥，元昊遣使来进方物，诏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壬子，军于河曲，格言：元昊亲率党项三部来。诏革诘其纳叛背盟，元昊伏罪，赐酒，许以自新，遣之。召群臣议，皆以大军既集，宜加讨伐。”[1]北宋使人谒见契丹皇帝，正在此处。楼钥《攻媿集》卷73《跋余襄公题崖碑》：“襄公（余靖）以孤生起峤南，忠言劘上，显于庆历。尝出居庸关，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师，西边亦赖以定。晚而经制五管，前后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诏之国，皆可以颐指气使，使坐庙堂，真可以镇抚四夷，乃终于南方。人之功业，不惟有时，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盖非一人，不然，昭陵非弃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尽，为可叹也。”[2]

以上行文：“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师，西边亦赖以定”；语意含糊，令人误解。其实，余靖“出居庸关”启动三寸不烂之舌的成果，仅是使之同意北宋方面仍进行既定的“封册”，并没能使契丹、党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武溪集》卷21欧阳修《宋故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充集贤院学士，前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提点银铜场公事，充广南东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柱国、始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庆历四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且告师期，请止毋与和。朝廷患之，欲听，重绝夏人，而兵不得息；不听，生事。比边议未决，公独以谓中国厌兵久矣，此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231。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4下、5上。

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挠我尔,是不可听。朝廷虽是公言,然犹留夏册不遣,而假公(余靖)谏议大夫以报。公从十余骑,驰出居庸关,见虏于九十九泉,从容坐帐中,辩折往复数十,卒屈其议,取其要领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而北边亦无事。是岁,以本官知制诰、史馆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1]其所起的作用相反,却是消除元昊的后顾之忧,一力与辽抗争,无论谁胜,均与宋无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庆历四年九月,始朝廷议封册元昊,而契丹使来,即遣余靖报契丹,而留元昊封册不发。靖见契丹主于九十九泉,还奏:臣窃闻契丹国书到阙,议者纷纭,以不请深入为敌中微词,不敢与元昊誓书,缓行封册之礼,以观敌变,此皆游谈之过虑也。臣昨在敌中,预闻书意。敌主亲与臣言:如行封册,不请遣使深入军前,恐契丹军马到彼,误有杀伤,即别无微意。臣又详观二敌形势,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二敌兵连不解,此最中国之利。设若二敌交兵,虽有胜负,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谋,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战胜,元昊伏罪,则我与元昊通和,契丹自以为功。又如契丹战败,则我与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观望。加以契丹意在仇赛元昊,岂复妄怨于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2]余靖前往"九十九泉"所经之"居庸",今北京市西北同名关隘。郝经《陵川集》卷21《居庸关铭,并序》:"自秦、陇乱大河,东抵太和、紫荆,绕出卢龙之塞,列关数十,而居庸关在幽州之北,最为深阻,号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断,两岩峡束,石路盘肠,萦带隙罅。南曰南口,北曰北口,滴沥溅漫,常为冰霰,滑湿濡洒,侧轮跐足,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则左转上谷之右,并长岭而西。"[3]

17.3

《秋涧先生集》卷32《卅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侯承旨扈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2004年,页331下、332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页3705。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670上、下。

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络野笼山卷朔陲，尽随汤祝慑天威。客卿莫诧长杨赋，听说今秋第一围"。"诗咏驺虞发五豵，汉家围合万车同。料应老上龙庭北，谷静川空说儁功"。"千里阴山骑四周，休夸西伯渭滨游。今年较猎饶常岁，一色天狼四十头"。"万里宣威见令行，君王耀德岂观兵？我诗拟配岐阳鼓，要与周宣作颂声。""今年大狝殢林秋，青兕黄羊以万筹。摇吻戍儿欣有语，好云从此到南楼"。"今秋天饷住冬粮，万穴空来杀气苍。渴饮马酮饥食肉，西风低草看牛羊"。[1] 所称"董侯承旨"，显然就是藁城人董文用。吴澄《吴文正集》卷34《有元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加赠宣猷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少保、赵国董忠穆公墓表》亦《董文用墓表》："世祖命公（董文用）授诸皇孙，诏曰：老人畏寒，须暄和。时至帐中，敕内侍亲具膳，每预宴，与蒙古巨族齿。或时赐饮御榻，特命母拜。其眷遇之隆，汉人无出其右。尝命公见其诸子，公奏：荷国厚恩，报效无所，不敢以子弟累陛下。成宗初，公觐于上都，召入便殿，赐锦衣、玉带、双玉佩环。从幸三部落，又赐缗钱万五千券。"[2]

"扈从"的皇帝，当然是"世祖"的"皇孙"元成宗，其"驻驆"的时间，盖至元三十一年九月。而"卅不剌"、"三部落"，也作"三不剌"、"三卜剌"。《元史》卷18《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九月壬子，圣诞节，帝驻驆三部落，受诸王百官贺。"[3] 同书卷148《董文用传》："［至元］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宫，以文用旧臣，欲使文用授皇孙经，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讲说经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宁譬喻，反复开悟，皇孙亦特加敬礼。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诸子入见，文用曰：臣蒙国厚恩，死无以报。臣之子何能为？命至再三，终不以见。是岁，世祖崩，成宗将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从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之地，文用曰：先帝新弃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时还，无以慰安元元，宜趣还京师。臣闻人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465上、下。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页566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87。

君犹北辰,然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在勤远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入帐中,问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虚心纳贤,开国经世之务,谈说或至夜半。"[1]董文用之任"承旨",《吴文正集》卷34《董文用墓表》:"[至元]二十五年,为御史中丞,权相忌之,奏公为大司农,又徙公翰林学士承旨。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加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大德元年,进资德大夫,致仕。六月戊申,以疾薨于里第,年七十四。"[2]

元英宗也曾光降过"三不剌"地面。根据追述,兹称呼还是元世祖首先命名。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竹凤石屏记》:"繇开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悬帘,五色贯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剌,以其国语志之也。地旷衍,均成沙,居民鲜少。地所宜惟瓜,悉发南戍卒垦树之,瓜绝甘美"。"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边,望祭陵寝,昭文馆学士史公以属车从。旄旗交章,鼓柝传警,顿次之暇,则詢其遗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烧,绝不接目睫,怪石犬牙,层献迭见。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云根屹成,岩崿雕镂。其上有丛竹森列,旁出一木,绿叶密成,前隐采凤,回咮导前以飞,五采纷敷,不假于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来凤,为图以纪之"。[3] 这后者,也能求证。刘敏中《中庵先生集》卷4《敕赐太傅、右丞相,赠太师、顺德忠献王[勋德]碑[铭]》:"至元壬申(九年),世祖皇帝录勋臣后,一见异之,命袭号答剌罕,长宿卫百人,夙夜共职惟谨。尝从猎,马踬伤面,上直如常,帝命医视,眷益重。明年秋九月,帝御万寿山,王(哈剌哈孙)侍,赐金、段,谕曰:汝先世勋大,朕且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忧,哀毁逾礼。是冬十月,帝猎三不剌归,语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4]

与"官山"相似,"三不剌"也是蒙古军队和蒙古贵族集中的地方。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500。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页564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5下,16上、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295下。

《元史》卷40《顺帝纪》:“五年五月己未朔,晃火儿不剌、赛秃不剌、纽阿迭烈孙、三卜剌等处六爱马大风雪,民饥,发米赈之。”[1]而英宗朝的权臣帖木迭儿,居然还在该地私设拷问“异己”的公堂。许有壬《至正集》卷76《辩平章赵世延》:“窃见光禄大夫、前四川行省平章赵世延,先任御史中丞,倡率监察御史奏劾奸臣帖木迭儿不法一十余事,及中丞朵儿赤等按问帖木迭儿下总领蔡云,因冯开平身死公事,过付张五十三,许与帖木迭儿中统钞一千定。本人受要说事钱二百定,招证明白,征赃到官。其帖木迭儿幸得脱免,追印罢职,因此怀蓄忿怒。至延祐七年,复入中书,盗弄威权,专务报复,陷害忠良,无所不至。将中丞朵儿赤并萧拜住织罗诛杀。又以温迪罕尝赞其事,坐以减死之罪,为平章赵世延远任蜀省,令人诱说伊房弟胥益儿哈呼将赦前千名犯义虚妄事情,排陷陈告。差人勾唤赴都对问,行至中途,遇赦释免。又行差官催促到部,令伊门下心腹人尚书达儿麻失里非法锻炼,勒要招伏,锁发前去三不剌,复还大都。凌虐枉禁,前后三年,意逼自裁。本官刚明自负,不为匹夫自经沟渎之事,其元告人自知诬妄,不敢面对,因此在逃,根勾不获。”[2]

17.4

最早进行“九十九泉”或“官山”方位勘同的,乃是为司马光专著作注者。《资治通鉴》卷290:“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余里”。[3] 乃为元人的胡三省,其所引,乃是北魏人郦道元作品的转引。《水经注》卷13《灅水》:“清夷水又西北,径阴莫亭,在居庸县南十里。清夷水又西,会牧牛山水。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852。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页342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页9462。

上有道武皇帝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饮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谷水,与浮图沟水注之。"[1]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57:"沮阳,《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汉为阻阳县。"[2]"怀戎县",妫州治,今怀来县治沙城镇东南故城址。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5:"《地理志》: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有铁门关。"[3]可见,兹"沮阳城东八十里"的"九十九泉",并非彼"在幽州西北一千余里"的"九十九泉"。

"在幽州西北一千余里"北的"九十九泉",应在辽神册后所徙"丰州"境内。《辽史》卷2《太祖纪》:"神册五年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4]同书卷41《地理志》:"天宝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丰州;后入回鹘。会昌中,克之。后唐改天德军。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富民县。振武县"。[5]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儒州,治缙山县。唐隶河北道,不知创州之由。东至望云县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蔚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云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九十九泉,《水经》曰:阻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羊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海之上源也。后魏多住九十九泉。辽主每南牧,多聚谋于此,南至云州,北至炭山"。[6] "阻阳城"后至"上源也"段,系摘《水经注》,而非《水经》,"阻阳"、"牧羊山"、"沧海"当分别作"沮阳"、"牧牛山"、"沧河"。兹非彼"九十九泉",已见前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22下、2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17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16。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508。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30下。

辩。不过,其与“儒州”、“云州”、“炭山”相对位置的叙述,却是非常正确的。

《明一统志》卷21:“官山,在府城(大同)西北五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黑河,在府城西北四百里古丰州界,源出官山,西流入云内州界,至东胜州入黄河”。“紫河,其泥色紫,故名。自古丰州西北黑峪口发源,西流至云内州东,合黑河”。“金河,在古云内州东南一百五十里,西流入天瑞泊”。“金河泊,在府城西五百里东胜州境上,承紫河,南流入黄河”。[1] 根据以上的描述,鉴于今呼和浩特市榆林镇西南故城址为“丰州”,托克托县古城镇北故城址为“云内州”,托克托县双河镇东南故城址为“东胜州”,可以作相关山、河的定点如下:今卓资县治卓资山镇东北、察哈尔右翼中旗治科布尔镇西南,调角海子、大浪刷海子等“湿地”所在的区域,即所称的“九十九泉”。其南面阴山山脉的灰腾梁,即所称的“官山”。源于今卓资县巴音锡勒镇境的黄河支流大黑河,即所称的“黑河”。源于今武川县哈乐镇境的大黑河支流阿拉沁河,即所称的“紫河”。上源可能在今呼和浩特市黄少合镇境,中、下游流经今托克托县古城、伍什家镇境的大黑河支流什拉乌素河,即所称的“金河”。“金河泊”、“天瑞泊”可能是自北到南非常靠近的两个湖,位于今托克托县治双河镇迤北、迤西。

“在上都西北七百里”,“繇开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之“三不剌”,恰好可与“在府城(大同)西北五百余里”的“官山”、“九十九泉”在地图上找到重合点。从更大的地理区域考察,其正处于有元“集宁路”的西北,“净州路”、“砂井路”的东南。《元史》卷25《仁宗纪》:“延祐三年十二月乙巳,增集宁、砂井、净州路同知、府判、提控案牍各一员。”[2] 兹三路,都是“高唐郡王”亦“赵王”的封国所在。张之翰《西岩集》卷13《送元正卿诗序》:“鸡三喔,扣门甚急,起而视之,武城元正卿来访。问奚之,曰:敝邑隶高唐郡王,今所临集宁诸郡,设黉舍、兴儒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7下、8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575。

宫,薄赋敛、赈贫穷,恤鳏寡、矜疲癃,熙熙然,山后一乐土也。"[1]陈旅《安雅堂集》卷4《赠沙井徐判官诗序》:"天山之北,皋陆衍迤,聯亘乎大漠,赵王之封国在焉。王得选吏治其人,丰州徐君善卿,起家为沙井路总管府判官。善卿尝事王于邸,王爱其俶傥而有学,欲荐诸朝而大用之。善卿独曰:沙井独不足行吾志乎?乃条其所宜施于民者行之,不以激为廉,不以察为智,苛除绕解,有西汉循吏之风焉。"[2]而在设路以前,《通制条格》卷2《户令》:"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元籍爱不花驸马位下人户。揭照元籍相间,依旧开除。"[3]

17.5

俯瞰有元"九十九泉"亦"官山"、"三不剌"所在的地理形势,东北至治今正蓝旗(敦达浩特)西北的上都开平府,东南至治今北京市的大都大兴府,构成一个距离大致相等的"等腰三角形"。往北,有通向漠北的主要交通干线之一"木怜"站道,往西、往南,溯、沿黄河,可分别上河西、下河东。由于其既山又水,中为可供狩猎的山林,南为适合农耕的平原,北为宜于放牧的草原,兼之位于"天山"或"黑山"亦今阴山山脉东段的北麓,就是在北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酷暑的季节,也显得格外凉爽。所以,对于建都在漠南界上而又保有漠北封内的王朝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军事要地。在非常时期,无论拱卫京畿,控扼岭北,争夺西域,应援中原,皆十分有利。尤其是习惯寒冷、不太耐热的蒙古士卒,那里就是很好的"永久性"屯戍地。而当皇帝巡幸之际,增派主力兵员驻扎,以加强地方治安,自然司空见惯。《元史》卷99《兵志》:"大德六年二月,调蒙古侍卫等军一万人往官山住夏。"[4]同书卷34《文宗纪》:"至顺元年十月,枢密院臣言: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下。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黄时鉴点校本,1986年,页15。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532。

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乞如旧数调遣，以俟来年。从之。”[1]

可能早在铁木真在位时期，就已“发现”了“官山”对于游牧武装军事经营的卓越价值。于是，那里成了大蒙古国“第一千户”博儿忽子孙的“爱马”。正是由于平时集结了相当数量的雄师劲旅，窝阔台灭金的部署也就在那里展开。即使在政治中心自和林南移以后，那里也曾是仅有几个战马的集中发放点之一。《大元马政记》：“大德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书省奏：刷马已到，在前按摊火罗罕、隆兴府、塔思哈剌、官山等处交付，今臣等谓，塔思哈剌一处不须交付，乞止于按摊火罗罕、隆兴府、官山三处怯薛台内交付。奉旨：准。”[2]值得注意：不少皇帝前往“视察”，世祖、成宗、英宗、仁宗都到过那里，而中二位的成行，也都在登上九五的最初岁月。天子的光降，既能组织检阅，提高威信，也利颁赐恩典，笼络人心。因此，这些“飞龙”或“潜龙”不顾花费，长途跋涉，不单为安逸游嬉，而有另外的目的。《元史》卷175《李孟传》：“大德元年，武宗抚军北方，仁宗留宫中，[李]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武宗闻而嘉之，诏授太常少卿，执政以孟未尝一造其门，沮之不行，改礼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3]

犹如前文所示，“三不剌”介于“汪古”部落所领“集宁”与“净州”、“砂井”等路之间。《元文类》卷23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天兵下中原，忠武（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向导，南出界垣，留居镇守，为畴昔异议所害，长子不颜昔班死焉。武毅（孛要合）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偕犹子镇国夜遁至界垣，门已闭，诉于守者，缒垣以登，逃难云中。太祖闻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治也。云中既下，诏求王妃二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768。

[2]东京，仓圣明智大学刊本，页21下。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4084。

子,得获,赒恤孤嫠甚渥。"[1]根据周清澍先生《汪古部统治家族》一文揭示:"以汪古部归附蒙古,后又随蒙军征西夏,向蒙军献关口攻金等都是不颜昔班所为。后来汪古部内的亲金势力拥镇国发动叛乱,结果不颜昔班被杀。"[2]证明的过程十分严密,借以说明的资料也不啻四五。而兹事件足以引起蒙古主力自漠北南下,也足以促使合罕将更亲信的那颜安插留居。很可能,这就是该地成为朝廷直属"飞地"的契机。逮至入明,其成了"出巡边沙"的极限,自然不再拥有昔日的战略意义。周是修《刍荛集》卷4《凯还赋》:"洪武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诏命储王(朱棣)殿下发河南兵马,率由北平出巡边沙,以四月度居庸关至开平,选调精锐,直驰可温海外,宣扬威武,搜涤敌兵,转驻集宁。方图深入,俄而有使召还。"[3]

附言

《魏书》卷2《太祖纪》:"天赐三年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之吐盐池。"[4]同书卷3《太宗纪》:"泰常元年六月丁巳,车驾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5]姑不论"武要"据《汉书》卷28下为"定襄郡"属县及"东部都尉"治,[6]就其前后出入"漠南"、"漠中"、"漠北"以及迅速返回"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北)的宫殿考虑,应该就是"官山"的那个"九十九泉"。不知同时的郦道元将叙述文字错误地安派在《灅水》篇呢,还是当时确有2个"九十九泉"?从今桑干河流域找不到相似的环境来看,应该是前者。至于"三不剌"之"不剌",非"部落",而是蒙古语"泉";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21上、下。

[2]载《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本,2001年,页62。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43、56。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1620。

“三”,“其地有泉,如悬帘,五色贯射”,蒙古语“耀眼”之意。而在土产方面,“官山”之“摩姑”亦蘑菇曾经非常有名。《清容居士集》卷15《采摩姑》:“官山摩姑天下无,迸石菌蠢攒宝珠。阿香执御云中驱,天瓢急注争葩蔓(荨)。玉京高门散金铺,剩欲点缀完无肤。万钉宝带山泽癯,圆如佛螺缀头颅。累如秬黍连二稃,膻根未许相模糊。”[1]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4下、15上。

18 雁足系帛

——元国信使郝经被羁事件考论

有明初年的著名文士宋濂,在其所作文集中见有关于有元“国信使”郝经“雁足传书”的叙述。其之所以有记,乃是亲睹了延祐间王约、吴澄、袁桷等因“帛书”原物题诗、文而成的卷宗。追究南宋当局拘禁郝经的原委,无论云蒙古国宰相王文统故意唆使山东东路“世侯”李璮在边境上制造摩擦,引起南宋方面的疑忌,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还是云南宋宰相贾似道为隐瞒当年先求和、后背信袭击蒙古军的事实,故意阻挡元使臣陛见皇帝,以免真相显露,似乎都有疑点。很有可能是为了防止两淮军事要区的虚实泄密,赵氏政权才出此长期扣留、企图迫使合罕使臣“归正”的下策。而于敌国遣使的“恣所为”态度,显示了赵氏君臣、将相藐视北方邻邦的认识倾向。对于身不由己的郝经,于百般无聊之际,唯以写作文史消遣度日,内心的痛苦和忿闷,溢于言表,难以尽述。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由“岁月闲永”而穷研文史,肆究经学,使之成为一代鸿儒。之所以使之始终保持“忠节”达十余年之久的信念所在,一是认准并许可了忽必烈这个异族的睿智君主,一是敏锐地觉察出南宋朝廷的腐败和士风的委靡。至于怀疑其“雁帛书”及相关“故事”的捏造,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18.1

有明初年的著名文士金华人宋濂,在其所作文集中,见有关于有元“国信使”郝经“雁足传书”的“完整”记述。这则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蒙古大军兵临南宋“行在”临安府前后的数年。《宋文宪集》卷8《题郝伯常帛书后》:“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

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右郝文忠公帛书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识。盖中统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极,欲告即位,定和议于宋,妙拣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讲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以行,宋相贾似道拘留仪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诏伐宋,问执行人之罪,时公在仪真已十五载,以音问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蜡丸帛书亲系雁足,祝之北飞。十二月丙辰,伯颜南征之师,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惧,命总管段佑送公归国。三月,虞人始获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仅五十三尔。其书中统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绝,但知建元为中统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书为安丰教授王时中所得。"[1]

逮至元仁宗继极,曾由"雁"所传郝经所作"帛书",由集贤学士郭贯报告朝廷,自民间"征收"献于皇帝。随后,邀请卓有文采的在京官宦题词,装帧成卷,以作珍藏。《宋文宪集》卷8《题郝伯常帛书后》:"延祐五年春,集贤学士郭贯出持淮西使节,获见焉,遂奏于朝,敕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贤大学士李邦宁以其书上仁宗,诏装潢成卷,翰林集贤文臣各题识之,藏诸东观,而王约、吴澄、袁桷、蔡文渊、李源道、邓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2]与之相符,在吴澄、袁桷的文集中,皆有类似题目的题诗。《吴文正集》卷45《题郝陵川雁足系诗后》:"忠贞信使早许国,羁旅微臣晚见诗。追忆当时如一梦,濡毫欲写泪交颐。"[3]《清容居士集》卷12《题郝伯常雁足诗》:"深羁孤馆鬓毛斑,猛虎摇须障海寰。玉树已歌归逝水,羽书难射隔平山。不须羝乳终回汉,肯学鸡鸣诈度关?一寸蜡丸凭雁寄,明年春尽竟生还。乙亥四月,放还。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

[1]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民国校刊本,页132下、133上。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民国校刊本,页133上。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页60下。

州忠勇军营新馆。中统十五年,乃至元十一年。明年,奉使还。"[1]"帛书"上所题,盖同;由此可见,宋濂所见,也就是当年所藏之卷。

宋濂前引题跋之作,乃在洪武三年《元史》修撰之后。[2]《宋文宪集》卷8《题郝伯常帛书后》:"今当一介行使不通之际,雁乃能远离矰缴,而将公书至汴,其殆天欲显公之忠节耶?会公以北归,故获者不以闻,不然,则是书之所系,岂细故也哉?或谓世祖见书,有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如雁之叹,遂兴师伐宋。皆好事者传会之谈,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录诗入公传,今复书岁月先后于卷末,以见雁诚能传书云。"[3]更早提到同一"故事"者,尚有与之同时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0《雁书》:"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右五十九字,郝公书也"。"中统元年,拜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宋馆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归。此书当在至元十一年,是时南北隔绝,但知纪元为中统也。先是有以雁献,命畜之,雁见公,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诉者。公感悟,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书尺帛,亲系雁足而纵之。后虞人获之苑中,以闻,上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监帛书尚存。"[4]"秘监",指有元之"秘书监",故写此时,明军尚未北伐。

暨,王逢《梧溪集》卷1《读国信大使郝公帛书,并序》:"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书盖如此。公字伯常,仕世祖皇帝,庚申岁,使宋,为贾似道拘幽十有六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9上。

[2]《东山存稿》卷附詹烜《东山赵先生汸行状》亦《赵汸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壬寅春,归东山,时大明龙兴,创业金陵,吾邑已附属六年矣,有司屡奉命征辟,继以议礼召,皆以疾得辞。己酉(洪武二年),起山林遗士共修《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请还;未几,疾复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

[3]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民国校刊本,页133上。

[4]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80年,页247。

年。此书当在至元十一年，是时南北隔绝，但知纪元为中统也。先是公羁旅日，有以雁四十饷公，内一雁体质稍异，命畜之。于后，雁见公辄张翮引吭而鸣，公感悟，择日率从者三十七人，具香北拜，二人舁雁跽其前，手书尺帛，亲系雁足，且致祝曰：累臣某敢烦雁卿通信朝廷，雁其保重。欲再拜，雁奋身入云而去，未几，虞人获之苑中，以所系帛书托近侍以闻。上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书今藏诸秘监河南主客刘淡斋云。西北皇华早，东南白发侵。雪霜苏武节，江海魏牟心。独夜占秦分，清秋动越吟。蒹葭黄叶暮，苜蓿紫云深。野旷风鸣籁，河横月映参。择巢幽鸟远，催织候虫临。衣揽重裁褐，貂余旧赐金。不知年号改，那计使音沈？国久虚皮币，家应咏藁砧。豚鱼曾信及，鸿雁岂难任？素帛辞新馆，敦弓入上林。虞人天与便，奇事感来今。”[1]除原物在处稍有异外，其所云与陶宗仪所录者盖同。

18.2

郝经出使南宋，在元世祖中统元年。迨其回还，则在至元十二年，前后共16年。其被拘不遣的原因，根据时人的说法，盖二：一是蒙古国宰相王文统故意唆使山东东路“世侯”李璮在边境上制造摩擦，引起南宋方面的疑忌，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陈桱《通鉴续编》卷23：“世祖皇帝既即位，廉希贤请遣使谕宋，以息兵讲好，敕诸军北归，俾恩威并着。世祖皇帝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统素忌郝经才德，乃请遣经，遂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来告即位，且征前日请和之议。或谓经曰：宋人谲诈难信，盍以疾辞？经曰：自南北遘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圣上一视同仁，务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难，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遂行。王文统阴讽李璮侵宋以沮挠之，欲假手以害经。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景泰刊本，页424上。

经逾淮,贾似道惧奸谋呈露,遂以李璮为辞,命知扬州李庭芝寓书于经,蔑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军营。"[1]献策者"廉希贤",当作"廉希宪"。元明善《清河集》卷5《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铭》亦《廉希宪神道碑》:"王姓廉氏,讳希宪,字善甫,北庭人"。"翼日,登大宝位,建元中统。王奏封高丽世子倎为高丽国王,还之其国;奏遣郝经使宋,诏宋主息兵讲好"。[2]

一是南宋宰相贾似道为隐瞒当年先求和、后背信袭击蒙古军的事实,故意阻挡元使臣陛见皇帝,以免真相显露。《新安文献志》卷65张枢《汪端明立信仗节记》:"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初,己未岁,我师伐宋,四道并攻,[贾]似道为江淮宣抚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帅大军围之,似道穷蹙援绝,鄂几下者数矣。会宪宗崩于合州,师还,宋守臣王坚以功告于国,南来元帅{锡尔格}[兀良合台]攻长沙久不下,闻问,亦帅师而退,而亲王(阿里不哥)居守者作乱京师,我军上下未之知。似道微知之,因使人诣军中告其故,且请纳岁币以定盟。既师还,似道用刘整计,绝流取后军数万人,以战克闻。中统元年,诏遣礼部尚书郝经往聘于宋,似道止之扬州,纳币事秘,宋人上下未有知其端者。及使至,事始露,而似道多方以蔽上,卒不使上知之也。其后,国家移檄数宋罪,未尝不以为言,而宋人亦叹其君之不聪,且疾贾之蒙上也,故[汪]立信请归之"。[3] 刘一清《钱塘遗事》卷4《拘留北使》:"贾似道阴许北朝岁币,故鄂渚退师。自事定之后,冒为己功,讳言前事。及北使郝经来寻盟,似道拘留真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4]

第一种说法,仍未免存在疑问。出使,似乎是郝经"主动"请缨;李璮既受"阴讽",为什么还明确劝阻其出境?《陵川先生集》卷首阎复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清《藕香零拾》本,页185上、下,186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21上。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刊本,1985年,页92。

《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墓志铭》:“世祖御位,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宝位,且征前日请和之议。或为公言:宋人谲诈叵信,盍以疾辞?公□自南北遘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圣上一视同仁,务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讲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1]同书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初,朝廷将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达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济南,璮以书来止公,云:近遣刘仙等二人至淮安,已为知州叶再遇所杀,宋人意殊叵测,公等可无再行也。璮意实不喜和议,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节而出,若以边将之言而遽回,罪也。迟疑顾望而不进,亦罪也。乃以璮言闻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边,移文亡宋三省、枢密院、制置司,以请接纳,宋之君臣会议,久而不报。时边帅有侵略宋境,俘获生口数十,护送各归本业。七月,进至五河口,宋人遣扬州制置司干官朱宝臣、遥授陈州通判秦之才来接伴。”[2]

第二种说法,应该指出:如果确是为了隐瞒“战捷”真相而拘使臣,不仅是贾似道,至少还有与郝经有文字来往的南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也参与了欺蒙在位皇帝的行为。郝经《陵川先生集》卷1《琼花赋,并序》:“中统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庭芝)致琼花数枝。是年冬十月,而梦二客相邀至维扬之后土祠,饮于花下,啸歌为乐。既醉而觉,乃作赋焉。”[3]王恽《秋涧先生集》卷44《庭芝评郝奉使文》:“李庭芝见郝奉使文字,谓陈月观曰:陵川固才高学博,但出入韩文,未甚熟耳。余尝度之,韩文世所重者,其要非一。今李之于郝所以云云者,岂以韩丰而不逾一辞、约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极多,不然,是择焉不精,明理未至,杂以非圣,此有故也。”[4]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就是在不再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468下。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472下。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501上。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45下。

拥有大江之险以后,赵氏的地方将领,仍然不加询问即截杀了合罕的使臣。刘敏中《平宋录》卷上:"是月,尚书廉希原(贤)、侍郎严忠范、议官宋德秀等,奉国书使宋临安,请益兵护送。丞相曰:汝既奉国书前赴临安,莫若先遣一个宣使前往谕彼官吏,预知其意,然后可进。况我大兵压境,继后而进,宋人必未敢伤害汝辈"。"廉尚书等坚请护送,遂许之。翌日,遣兵数百人护送至独松岭,皆被众(宋)兵所害,果如所料"。[1]

18.3

几乎在郝经入境后不久,即被南宋当局制造借口"馆留"于"真州"亦"仪真"的驿舍中。《元文类》卷58卢挚《翰林侍读学士郝公神道碑》亦《郝经神道碑》:"公方逾淮,边将李璮辄潜师侵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寓书于公,蔑以款兵,馆留真州,借为口实。公答书弭兵息民,通好两国,实出圣衷,日喻边将,戢戍守圉,以契和议,众所闻知。今启衅自璮,一旦律以违诏,将无所逃罪,此何与使人事也?"[2]郝经与李庭芝的往返文字,至今仍存,应该说是词显意达。《陵川先生集》卷37李庭芝《回郝大使书》、郝经《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翰读大学士,比劳徒御,来次淮壖,知使指雅在弭兵。绻惟我朝,以仁立国,傥信义交孚,南北息警,此圣主所乐为者。一再承问,备认输情。第信使以美意而来,松寿乃怀奸以逞,修南城、闯北镇,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而和,殆类款我。今阃外方且饬备,于行人之事,未敢转闻。""夫边将之事,行人之礼,初不相干;况我辈乃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款兵之计,殆不其然,第恐岁月淹久,聘使不出,中间蕴蓄,别起端倪"。"顾惟方今之事,无大于此,而无急于此者,宜急而反缓,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与区区一镇将校短量长,而屡以为辞,得无使人得以窥其浅深而拟议

[1]成都,巴蜀书社《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清《守山阁丛书》本,页111下、112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17下。

之乎?"[1]

盘踞"益都"的山东东路"世侯"李璮,在郝经被扣的第三年,突然起兵,背叛蒙古,转而归投南宋。《钱塘遗事》卷4《李璮归国》:"李全死后,其子松寿据有山东,骎骎逾淮,据及涟水,连年为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书贻贾相,系两淮制置李庭芝缴进,往复十数。始疑中信,其终则直壬戌诏,改涟水军为安东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璮保信、武宁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宣赐奖谕,追复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历。"[2]《陈刚中集》附录梁曾《与安南国主书》:"圣上至仁如天,念南、北生灵皆国赤子,冀宋悔祸,或有令图,首命翰林学士郝经持书往使,乃食言背约,执之不使复命。既又诱我边人李璮,假以官职,啖以金帛,资以甲兵,教以内叛。天下之恶,一也,不忠于我,岂忠于彼者乎?复有奸慝之徒,惧罪亡命,訾短中国,以自媒其身,而听其狡谋,构罪弗已,蹂我涟、海,轶我巴、蜀,虔刘我边陲,荡摇我生聚,我是以有襄、樊之围。"[3]也就是说,即使是先前确有疆场冲突导致的可怕猜忌,数年以后,也将缘作俑者的"改弦易辙"而烟消云散。至于避免入"行在"后彼此重温"事故"的尴尬,也满可以以"驱逐"使臣一了百了。所以,其中别有原因。

值得注意:几乎从一开始,南宋的守边将臣就拒绝北方使臣的入境。《秋涧先生集》卷81《中堂事记》:"[中统元年]五月二日癸亥,是日巳刻,东平宣抚司申:国信使郝经等为宋人扼,驻蕲州(县)涡口,不遣入国事。既而知为宋人所诳,我实不审所在也。"[4]"两淮",于立国在江南的临安政权的保障至为关键。程珌《洺水集》卷6《江淮形势》:"立国于东南,无百二山河,唯曰:长江为户庭,两淮为藩篱尔。世之熟于形势者曰:无淮则江单,无江则淮寒,唇齿相资,灼然不诬"。"今独有淮东、西尔,可不垂意乎?至于大江之南,地势延袤,可挠之地,不胜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820上、820下。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刊本,1985年,页87、88。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8上。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373下。

其多,扞御之计,不胜其力,备多则力分,力分则势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两淮而固长江者,又岂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势,尤不容忽也"。[1] 非常巧合,郝经所行"出涡口"一道,恰好就是该地区自北而南的中路,军事形势十分重要。周南《山房集》卷7《丁卯,召试馆职策》:"今敌出汴口,则盱眙重,由盱眙则天长棘矣;出涡口,则濠梁重,由濠梁则滁阳、六合棘矣;出颍口,则安丰重,由安丰则合淝、历阳棘矣。是以古者重镇,当前敌不敢蓦越,顷虽四镇固守,而未能遏深侵。今若求为不败之计,则必当守;求为必守之计,则皆当城。"[2]

当年蒙古东路军进围鄂州,郝经也是重要的参加者。不仅如此,其还曾以"宣抚副使"而为"前敌"的重要吏员。《陵川先生集》卷首李之绍《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国初未遑文治,不阶教育。奋然自励,致海内盛名,文章事业,耆旧推重,时辈莫敢与角。若国信使、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司徒、冀国公,谥文忠郝公,真豪杰之士哉!公讳经,字伯常,上世泽州之陵川人。八世义居,儒行师表一乡。至公恢大素业,蔡国公(张柔)馆于家,世皇闻之,首加礼聘,奏对屡称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抚副使。"[3] 同书阎复《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墓志铭》:"岁己未,宪宗皇帝大举伐宋,取道巴蜀,世祖奉命帅东道兵,直趣鄂、岳,以公从行。公乘间进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巴蜀地险,宋人边圉,孔固万、忠,銮舆西迈,非万全之举也。我师未可轻进,宜修德以应,天心布泽,以系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备以防未然,蓄锐以养兵力,相时而动,江左不足图也。世祖伟其说,会立江淮宣抚司,授公宣抚副使,以先启行,布宣威德,招纳降附,所活不可胜计。是岁秋,王师渡江围鄂。"[4] 这等人物,又曾"窥探"过边陲军事要地的"虚实",南宋如何敢允许其北返从而产生可能的危害呢?

---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影印嘉靖刊本,页58上。

[2]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影印清钞本,页661下。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457上。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468上、下。

18.4

南宋将相羁绊使臣之意，似乎乃在阻隔外界，迫使郝经等因不通音信而“屈服”。《陵川先生集》卷首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自后公等移文制置司，请入见，不报；请归国，亦不报。乃牒宋三省、枢密院，致书平章贾似道，上书宋主阙下，反复辩论古今南北和战利害，并今次遣使止是告登宝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后凡数十万言，皆不报。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议矣”。“宋人既定议留公不遣，见公辞气曾无少沮。明年，伴使朱宝臣等伪报本朝异闻，公弗听，复累言之，欲离贰公心，以起降意。公厉声曰：此事断无，设若有之，更当发遣我辈还国。公乃与介佐一行束装，露次于庭者月余，以请归。宋人知公终不可屈，乃坚请复位，后果虚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馆，故总制厅事也，馆门扃鐍牢固，无故不复启钥，院中旧有大树数株，尽皆斫去，墙高丈余，上则树以芦栅，下则荐之以棘。外则掘壕堑，置铺屋兵卒，坐铺者恒百余人，昼则周围觇伺，夜则巡逻击柝，所以防闲挫抑者，无所不至。公皆不以为意，益振其刚大之气，不作萎靡乞怜之态”。[1]《元文类》卷58卢挚《郝经神道碑》：“顾穷极变诈，以撼公之志，知其终不可怵于恣数也，揵鐍馆所，堑垣栫棘，驿吏诃阍，夜士鸣柝，防闲挫抑，狱犴之严，不啻如此。”[2]

郝经于百般无聊之际，唯以写作消遣度日。《陵川先生集》卷1《幽诉赋，并序》：“自庚申至于甲子凡五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乃报其国丧，而复无纵释之命，幽抑无纪，极而莫适赴愬，作幽诉赋以自释。”[3]同书卷6《和陶诗序》：“余自庚申年使宋，馆留仪真，至辛未，十二年矣，每读陶诗以自释。是岁，因复和之，得百余首。”[4]郝经《续后汉书》卷首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473下、474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18上。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532上。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532上。

《续后汉书序》:“中统元年,诏[郝]经持节使宋,告登宝位,通好弭兵。宋人馆留仪真,不令进退,束臂抱节,无所营为。乃破藁发凡,起汉终晋,立限断条目,以更寿书,作表、纪、传、录、诸序、议、赞。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书于两淮制使印应雷,得二汉、三国、晋书,遂作正史,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详实,以昭烈纂承汉统,魏、吴为僭伪。十三年冬十月,书成,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共九十卷,别为一百三十卷,仍故号曰《三国志》。”[1]《清容居士集》卷49《书郝伯常经题黄楼水龙吟后》:“郝公以使事馆仪真,日幞被蓐日(食),引马于庭下,请归馆使,谢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馆中观书不辍,其未见者,从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汉书,皆拘留时稿定。”[2]

赵氏南渡的事迹与东汉末年刘备于巴蜀开基称帝的事迹,有着几分的相像。正因为这种缘故,南宋的士子十分乐意以改写陈寿《三国志》,来表示本朝的正朔。萧常《续后汉书》卷首《进续后汉书表》:“载惟圣经笔削之言,深疾史氏抑扬之谬。彼妄肆一时之意,盖莫如三国之书。既纪曹而传刘,复贬汉而为蜀,以鬼蜮之雄,而接东京正统,以高、文之胄,而与孙权并称。徒知崇伪而黜真,宁识尊王而贱伯?”“恭惟皇帝陛下广渊齐圣,缉熙光明,推太宗开卷有益之诚,佩高庙放心莫收之戒。每于经筵之暇,及夫史学之传,独全深识远览之明,力主大公至正之道。”[3]实际上,郝经在“真州”纂“以昭烈纂承汉统”的《续后汉书》一作,应该具有取悦淹留地政权的意味。然而,行在皇帝所企望的,乃是人员的“归正”。十分有趣,深明形势的“国信使”,径以利用家养雁吸引和捕捉野生雁的事例来告诫自己。《陵川先生集》卷2《雁媒》:“信禽法天运,断不为炎凉。偶为篝灯误,缚足离江乡。饮啄养为媒,朋俦总相忘。嗷嗷解愁人,乃反无愁肠。弋人见冥鸿,矰缴潜施张。置媒使号呼,投网来抢攘。奄忽一举尽,羽毛皆摧戕。厌然束缚去,又向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2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云间望。嗟嗟罔民徒，诡计不可防。被获反为用，竭力如鬼伥。有信复无智，终自为身殃。误己更误人，不悟真可伤。”[1]

尽管，作为“国信使”的郝经，于被拘的16年间，保持了士大夫所推崇的“忠节”；然而，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却是溢于言表，难以尽述。《陵川先生集》卷12《狠墙叹》：“危墙阔峻倒插棘，四檐抵匝无罅隙。东日晒透西日炙，周兴铁瓮炽火逼。置予此中不许出，虐哉狠墙甚狠石，呜呼何时见天日？”同卷《冤鐍叹》：“重门重锁禁不开，伴使送入不复来。铁簧生涩深金苔，沴气缠结埋阴霾。窦中进食当门回，咬唇闭目犹疑猜。呜呼冤鐍孰为哀？”[2]根据时人的说法，正是这种无从宣泄的长久压抑，导致了这位泽州陵川籍的元代理学大家身体状况的恶化；当其获释北归后不久，即宣告“物故”。虞集《道园类稿》卷46《都漕运副使张公墓[志]铭》：“上前遣翰林侍讲学士郝公经使宋，宋人留之。宋亡乃还，则至元十二年也。朝廷遣公（张仲温）迓之，因从经入见。公离禁卫已数年，上见而记之，问所居官，即除承务郎，为都漕运司判官。”[3]《秋涧先生集》卷91《保郝彩麟状》：“窃见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奉使亡宋，幽囚十有六年，以沉郁致疾，还朝未几，随即物故。据以劳死事，诚当优恤其家。今嗣子彩麟，年长负学，卓有所立，似宜超等擢用，以酬父劳，且为立功立事者之劝。”[4]

18.5

郝经之“雁足传书”故事，后世文彦信之不疑。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6《雁足系书》：“宋咸淳癸酉，元国信使郝经被留真州，南北隔绝者十五年。时居中勇军营新馆，有以生雁馈者，经因作诗以帛书云：零落风高纵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512下。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582上、下。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366上、下。
[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475上。

并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系雁足纵之;寻为北人所得,以献其主,遂大举南伐。越乙亥,宋社屋矣。呜呼!世传苏子卿雁书云者,不过汉人诡言,以给匈奴,因成故事,顾如郝经之雁,乃实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异也。岂南北兴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际,有不偶然者寓乎?"[1]张萱《疑耀》卷2《雁足书》:"元中统间,有宣慰副使郝经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还,有以雁献经者,经畜之,雁见经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诉,经感悟,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书一诗于尺帛,系雁足而纵之"。"复书于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虞人获之以献,元主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苏武而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还,汉家不能为武问罪于胡;经留宋十六年始还,而元主卒以此灭宋,为之一叹"。[2]

直到近时,始有苗冬先生于《元代郝经雁帛书事迹辨证》一文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关于此事的真实性,以往学者很少提出怀疑,都对雁帛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此事还被收入正史《元史》,钱大昕等史学大家还对此事进行过考辨,《新元史》卷168、《元史类编》卷21、《元史新编》卷31都收入此事,但笔者以为若将其作为信史著录,还存在诸多疑点,有待推敲"。"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雁帛书的数据出现了层累式的递增过程:时代越是靠后,反而记载得越详细,描绘得越细致"。"其次,几个与郝经同时代或稍后的学者(阎复、卢挚、苟宗道、王恽、苏天爵),他们为郝经撰写了家传或墓志,但他们都未著录雁帛书一事"。"最后,郝经放雁是在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初一。大雁是一种冬候鸟,有着一年一度的迁徙,通常是农历八月迁飞至南方的江河湖泊等处过冬,到第二年二三月再迁回北方。在农历九月,大雁是要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的,最早也要在明年春天才能飞到北方传书。按照常理推断,郝经只需在春初转暖之际放雁,便可很快到达北方,为何偏要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6下、37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下。

选在霜落风高恣所如之时放雁，让其白白度过一个冬天呢？难道郝经愚蠢到连大雁在秋天自北向南迁徙的自然规律都不知道吗”？[1]

释放系上诗帛所养雁的举动，只有当实现“传书”目的时，才有真正的“传奇”意义。而兹“雁帛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私人收藏而不“显”于世；直到仁宗在位末年，才由集贤学士郭贯自“淮西”带回朝廷。诸作，苟宗道为“行状”，写作最早；阎复、卢挚分别为“墓志铭”、“神道碑”，其撰制基础，盖前者。这三者之成，均当早于王恽去世的至大间。至于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15《国信使郝文忠公》，其文字无一不出自“高唐阎公撰墓志”、“涿郡卢公撰墓碑”、“保定苟公撰行状”。[2] 宋濂所见，乃当时原物及所题册，而册中应有原委叙述，恰好不是吴澄、袁桷所作。因此，“时代越是靠后，反而记载得越详细，描绘得越细致”，纯属巧合。同属于雁形目（Anseriformes）鸭科（Anatidae）之 Anser、Branta 等属者，[3] 初迁徙的季候和栖止地的纬度，皆有很大的差别。而“真州”所在的“江、淮”间，也有越冬的种群。而在南来北往的时候，兹类候鸟惯常“集体”行动，落单者很容易遭到天敌的危害。要想保证放归个体的存活，最好使之融入野生种群；所以，在回返前使之适应，未必不是有利的举措。再说，该雁是在第二年三月始于黄河岸的都会汴梁被发现的。据此，怀疑“雁帛书”及相关“故事”的捏造，理由并不充分。

与郝经有过深刻交往并有相当友谊的时人，除王恽外，尚有胡祗遹、刘因等。《紫山先生集》卷7《题仗节图》：“皇皇使节久弥坚，一死看来不直钱。辛苦郝经今健否？蛮烟瘴雨十三年。”[4]《秋涧先生集》卷14《送郝伯常归堡（保）塞》：“书剑南辞杞国天，一欢倾倒酒垆边。凤麟瑞质惊千古，江海词源浩百川。吾道莫伤今日否，斯文将付后来传。骊驹歌断青山暮，愧未长游从马迁。”[5]《静修先生集》卷20《忆郝

〔1〕载《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刊本，2009年，页259、260。

〔2〕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294、299。

〔3〕参见：郑光美《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科学出版社刊本，2002年，页14、15。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

〔5〕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291上。

伯常》:"一檄期分两国忧,长缨不到越王头。玉虹醉吸金陵月,玄鹤孤游赤壁秋。漠北苏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几登楼?飞书寄与平南将:早放楼船下益州。"[1]细味诗意,前者作于"伯常"尚被囚真州时,中者作于自大都还居宅"保塞"亦"保定路"前,后者作于去世后。而"漠北苏卿重回首","飞书寄与平南将",似乎很有可能指"雁帛书"之事。"苏卿",即"苏武"。《汉书》卷54《苏武传》:"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苏]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2]

18.6

孛儿只吉一朝的将臣,每将本朝最后灭亡南宋,归咎于中统元年"国信使"郝经的横遭扣押。姑不论即使当时双方达成协议,"和平"的局面也未必能长久维持;但在南宋方面,"莫名"囚禁使臣,确实违反了自古以来"两国战和,不责来使"的惯例。《元文类》卷9王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迨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遣宋京诣我近臣博都欢、前河南路经略使赵璧请罢兵息民,愿奉岁币于我。朕以国之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始,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之计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惟和与战,宜嗣报音,其何与于使哉?而乃执之,卒不复命,至如留此一二行李,于此何损?于彼何益?以致师出连年,边境之间,死伤相籍,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3]于敌国遣使的"恣所为"态度,显示了赵氏君臣、将相藐视北方邻邦的认识倾向。这种倾向的萌生,自然与"成功"地袭击蒙古殿师有关。《陈刚中集》附录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页2466。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7上、下。

梁曾、陈孚《与安南国主书》："会振旅北还，宋辄包藏祸心，乘时侥幸，邀截我师将佐后殿者，执为军实，幽远方者有之，隶伍籍者有之，受俘献捷，刻石颂功，欺天罔人，上下交贺，以为江左中兴。"[1]

回顾郝经一生，其最"不幸"者，似乎就是旅居"真州"的那一段岁月。《秋涧先生集》卷64《祭郝奉使墓文》："今我想公，令人短气。斯文线如，忍复殄瘁。直笔畴归，大册孰畀？伟绩鸿休，光潜扬厉。而最伤公，为国出使。初馆仪真，主成和计，奉持国书，以死自誓。方介外侮，群狺内猘，节落瘴烟，精诚益励。属国平原，同归一致，长星坠芒，使轺还辔。玉上青蝇，何啻一二？惟皇圣明，见万里外。录劳弃瑕，予岂汝罪？士无贤否，入朝见忌。肤诉再行，与病交剧。一偾不起，万事瓦弃。"[2]可是，也就是在兹时，由"岁月闲永"而穷研文史，肆究经学，成为一代宏儒。《陵川先生集》卷末冯良佐《陵川郝先生文集后序》："钦惟皇元以神武开国，声应气求，功能咸奋。时则有若陵川夫子郝文忠公，以雄文雅望，为中外所仰。其于五帝三王之事业，口之不置，大剧论时，四座倾属，公亦无所推让。会有使宋之行，馆留之累岁，岁月闲永，穷经修史之暇，遂得肆力为文。韵语则有赋、颂、歌行、古律诗、箴、赞，叙事则有状、疏、序、说、记、志、论义，盖多仪真馆中之笔也。长江大河，其思也；移鼎拔山，其力也；龙光牛斗，其气也；武库之□，随取随足也；此愚所谓其时其人也。"[3]

追究郝经始终保持"忠节"的信念所在，一是认准并许可了忽必烈这个异族的睿智君主，一是敏锐地觉察出南宋朝廷的腐败和士风的委靡。前者，《陵川先生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今主上在潜，开邸以待天下士，征车络绎，贲光丘园，访以治道，期于汤武。岁乙卯，下令来征，乃慨然启行，以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鈇钺粪土，野其无孑遗矣。故主上践阼，首有是举，即命仆以行，将以彗积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页218下、219上。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849上、下。

年之凶衅,顿百万之锋锐,存亿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岳之气,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岛四海之仁,发万世一时之机,尽天地万物无穷之用,建天下后世无疆之事业,以正人极,以迓天休。是以主上以是命仆而不疑,仆亦受之而不辞。"[1]后者,《清容居士集》卷49《书郝伯常经题黄楼水龙吟后》:"方是时,宋相以滔天之恶,蒙蔽朝论,士大夫咸以道学缘饰,殆如风痹,不知痛痒,公盖目睹其弊。今观此词,其意旨可知矣。"[2]在"精神"上,其对蒙古皇帝的"坚贞"与当年苏武对西汉皇帝的"坚贞",似乎相差无几?! 邱浚《重编琼台藁》卷4《读郝经系雁帛诗偶成》:"北雁曾闻系汉书,又看南雁递还胡。迎銮镇上修书处,还似苏卿雪窖无?"[3]

中世纪中国的士人,惯于记录转摘各种有趣味的道听途说、闲传逸闻。而在记录转摘中,往往夹杂或失于考校或失于想象的内容。这种增补,也往往使相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繁复,可信程度却越来越低。前引元人陶宗仪、王逢文字的雷同而稍异,应该就是两者互相因袭、引申的明证。《梧溪集》卷5《濯足小像辞,并序》:"天台陶氏九成,名宗仪,号南村居士。明经博学,养高云间,与予友善。"[4]而明人周瑛误"李璮"为"季坛"、"宪宗"为"文宗",即是"博采"众说而不加核订的结果。《翠渠摘稿》卷4《读刘静修渡江赋》:"吾闻世祖初立也,遣江湖荆淮宣抚使郝经充翰林学士,使宋告即位,且寻鄂盟,以讲好息兵为事。时有王文统者,忌经,乃遣季坛(李璮)侵宋以挠之。其侵宋者,王文统也,世祖不知也。先是,世祖为皇弟攻宋鄂州,宋遣贾似道援鄂,会元帝文(宪)宗崩,世祖入正大统,因与讲和以去,似道攘为战功,盛称于朝,及经来,似道恐败露,乃幽之真州,不使入见。时宋理宗年高,亦不知也,然而元有败盟之举,宋有启衅之端,皆群臣构成之,两帝皆不知也。"[5]至于说"元有败盟之举"、"两帝皆不知",恐怕都是"想当然"的揣测之词罢了。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818下、819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影印正德刊本,页25下、26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景泰刊本,页523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下。

19 椒经六月

——地椒、小椒及相关植物勘对

欲数有元一代“上都”亦“上京”的“标志性”植物，到处分布、散发浓郁香气的草本植物“地椒”当然名列其中。元及明“地椒”的分布，大都在“居庸关”所在“燕山”迤北。“地椒”的用途，既是为驼、马、牛、羊食用的牧草，又可以当做食用肉的上等调料。令人困惑的是，在元人忽思慧所著一书中，并无元代脍炙人口的“地椒”之名。不过，在调料中，却常见“小椒”一名。无独有偶，其所用途，也多在掺入兽、禽、鱼肉类的烹煮之际。金人张元素、元人王好古，并将之进入药物名单。明人高濂，将“小椒”构成得道之方。明人李时珍以“地椒”别作“地花椒”，为“蔓椒之小者”，又云其与“野小椒”同为“水杨梅”之别名。

19.1

欲数有元一代“上都”亦“上京”的“标志性”植物，到处分布、散发浓郁香气的草本植物“地椒”当然名列其中。危素《危太朴集》卷8《赠潘子华序》：“开平，昔在绝塞之外。其动植之物，若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蓝之属，皆居庸以南所未尝有。当封疆阻越，非将与使弗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产而玩之矣。我国家受命自天，乃即龙冈之阳、滦水之滋，以建都邑。且将百年，车驾岁一巡幸，于是，四方万国，罔不奔走听命。虽曲艺之长，亦求自见于世，而咸集辇下。”[1]正由于这样，时人常常将兹种植物，与这个因濒临滦水而又被称作“滦京”、“滦阳”的都会联系起来。《草堂雅集》卷10郑守仁《和贡泰父待制上京即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嘉业堂丛书》本，页451上。

事》:“野韭青青黄鼠肥,地椒细细白翎飞。郎君怯薛今朝出,请得官钱买酒归。”[1]李存《俟庵集》卷8《和宗师滦京诗》:“紫驼白象壮行仪,但觉炎威日日微。露透地椒清宝仗,风生天棘满旌旗。金盘蔼蔼行新饌,玉体□□进夹衣。自得仙吟因想象,半生元不离门畿。”[2]贡师泰《玩斋集》卷4《上都咱玛大燕》:“卿云弄彩日重晖,一色金沙接翠微。野韭露肥黄鼠出,地椒风软白翎飞。水精殿上开珠扇,云母屏中见衮衣。走马何人偏醉甚?锦鞲赐得海青归。”[3]

“上都”迤南,无论在“牛群头”还是在“云州”,以及位于二者中间的“偏岭”,有着馥郁香气的“地椒”几乎随处可见。周伯琦《近光集》卷4《扈从集前序》:“失八儿秃,其地多泥淖,以国语名,又名牛群头。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4]陈孚《陈刚中集》卷3《云州》:“天险龙门峡,悬崖兀老苍。千蹄天马跃,一寸地椒香。夜雪青毡帐,秋烟白土房。路人遥指语,十里是温阳。”[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7《云州》:“暑雨不时作,山流处处狂。牧羊沙草软,秣马地椒香。夜宿营毡帐,晨炊顿土房。云州今又过,明日到滦阳。”[6]方回《桐江续集》卷28《立夏》:“路过偏岭暑风凉,草色连天七寸长。无限牛羊无树木,青青六月地椒香。”[7]犹如清人储大文所指出:这两个地点,正在元代大都通往上都的“驿路”干线上。《存研楼集》卷6《独石长城形制》:“一驿路即由缙山至望云,由望云至牛群头驿是也。由驿至察罕诺尔(脑儿),水泺深不可测,气胥白雾,又经[巴]纳[钵]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驿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古乌桓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都裁一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舍耳。”[1]

《金台集》卷2《塞上曲》:“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县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2]《唐愚士诗》卷1《塞上即事》:“自为沙塞客,风物总能详。野望毡为帐,天寒毳作裳。雨稀山韭短,风热地椒香。泽蒜元夸汉,园桃或姓羌。酒边歌白雀,马上射黄羊。处处宜榆柳,川川可稻粱。猬毛如爪利,麋角过人长。崖石青于羽,戎盐白胜霜。酥调糁子面,酪卧鹿皮囊。沙燕形同鸽,河鱼尾类鲂。性谙莹豆满,味别苦蒙凉。遍地皆红药,当门种白杨。上房围鼢鼠,秽壤转蜣蜋。蚊少宵眠着,蝇多昼坐妨。儿童能搏兽,妇女不知桑。戏作俳谐体,持归诧越乡。”[3]元人乃贤、明人唐之淳所称也有“地椒”的“塞上”,大概是“居庸关”前或外的一些地方。王恭《白云樵唱集》卷2《雪溪行旅歌,为古县陈齐之赋》:“君不见燕代城头雪花白,片片飞空大如席。居庸关口秋即寒,白翎冻损地椒干。骆驼凌竞马不发,卷发虬须胆欲折。公主琵琶苦调多,都护狐裘冷如铁。行旆遥遥出柳林,贾胡车上尽驮金。葡萄十斗饮不醉,瀚海层冰千丈深。回看宫阙连天起,万岁山高玉华里。雪散春回宫草青,百年王气东流水。江南春早雪声残,行客休高行路难。西游大道青天上,不比居庸关外看。”[4]

元及明“地椒”的分布,大多在“居庸关”所在“燕山”迤北。《至正析津志辑佚》《物产》:“地椒,朔北、上京、西京等处皆有之。”[5]《乾隆热河[府]志》卷94:“《元一统志》曰:松州土产地椒。”[6]《明一统志》卷5:“延庆府土产:粱、米、蒲萄、榛实、地椒,州县俱出”。“保安州土产:银、砺石、独窠蒜、牡丹、芍药、粱、米、榛、地椒、石炭,俱出本州岛”。“万全都指挥使司:粱、米、榛、地椒、黄鼠,以上各卫皆出。”[7]不过,根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8下、39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1上、下。
[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标点本,1983年,页226。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1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下、22下、31下。

据明初人的记述,“地椒”曾经向南扩展到了有元“大都大兴府”的毗近地方。胡奎《斗南老人集》卷2《蓟门行》:“天上白雪飞,将军朝猎围。大野地椒短,草深狐兔肥。健儿先报捷,生缚楼兰归。”[1]同书卷5《寄何尹》:“十月芦沟雪正深,白狐一腋比千金。地椒野韭沙羊软,大瓮葡萄取次斟。”[2]《白云樵唱集》卷1《赋易水,送人使燕》:“燕山北起高峨峨,东流易水无停波。北风萧萧筑声切,昔人于此送荆轲。图中匕首非良计,堪叹燕丹无远器。髑髅空死樊将军,日暮秦兵满燕市。往事空余易水寒,白翎飞下地椒干。经过此地对流水,知尔踟蹰马上看。”[3]“蓟门”、“芦沟”,得列名于“燕京八景”。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8:“金《明昌遗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为古风,或演为小曲。所谓八景者: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是已。”[4]

19.2

“地椒”的用途,首先,是为驼、马、牛、羊食用的牧草。据元人说,食用了该“草”的牲畜,其肉格外“香肥”。王逢《梧溪集》卷3《奉陪神保大王宴朱将军第,闻弹白翎雀引》:“玄阴亘天雪欲作,将军西第夜张幕。铜盘蜡光红照灼,四座倾听白翎雀。雀生乌桓朔部落,大朴之气元磅礴。地椒野穄极广莫,穹庐离离散驼骆。黄羊芦酒杂湩酪,鹰狗畋猎代耕获。”[5]《元音》卷8柳贯《题斋壁》:“牧马新来秣地椒,街头挏酒玉倾瓢。羲和白日经天近,敕勒阴山度幕遥。雨过忽然思御夹,风清聊复快凌歊。他年续作滦阳梦,万里排云溯汴寥。”[6]杨允孚《滦京杂咏》:“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毡房纳实茶添火,有女褰裳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3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6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3下、44上。
[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页116。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下、23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上。

拾粪归。紫菊花，惟滦京有之，名公多见题品。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纳实，蒙古茶。”[1]李昱《草阁集》卷2《月氏王头饮器歌》：“北风吹寒地椒短，卷毛绵羊尾脂满。国王爱饮芦酒浆，镔刀巧削玻璃碗。玉洼云气蒸髓红，神光欲裂泥丸宫。血魂黧面诉上帝怒，鲸倒吸银河空。紫檀琵琶作怨语，彩姬如花踏筵舞。”[2]当然，还有野生动物。《草堂雅集》卷5张雨《金人出猎图》：“小队鸣笳晓出围，地椒狼籍兽应肥。上皇久厌红羊炙，故遣萧郎击豕归。”[3]《正德大同府志》卷4：“黄鼠，食地椒，味美。”[4]

其次，“地椒”可以当做食用肉的上等调料。元人许有壬《至正集》卷13《地椒》：“冻雨催花紫，轻风散野香。刺沙尖叶细，敷地乱条长。楚客收成裹，奚童撷满筐。行厨供草具，调鼎汝非良。”[5]《梧溪集》卷4《览周左丞伯温壬辰岁拜御史扈从集，感旧伤今，敬题五十韵》：“拾翠深沙岭，梯虹复涧桥。天长躔北日，斗近建南杓。珍味高陀鼠，丹馨散地椒。庐儿分逐兔，土屋竞停雕。白貉衣温座，黄羊酪冻瓢。桓城金合沓，滦阙紫嶕峣。”[6]张昱《张光弼集》卷3《辇下曲》：“对朋角饮目相招，黄鼠生烧入地椒。马湩饮轮金铎刺，顶宁割发不相饶。”[7]以上是在烹调当时流行的美味黄鼠时，添入其为佐料。暨，张雨《句曲外史集》补遗卷上《揭学士过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东未至》：“一杯爱渠蒸蕨香，一盘劝我苦笋凉。饱食翻疑得诗瘦，不如顿顿地椒羊。”[8]不知所称“地椒羊”，究竟是吃了“地椒”的羊呢，还是添入“地椒”后烧熟的羊？无论如何，那时的人们竞相收集该种植物，以备不时之需。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5《草地》：“带水残沙似暗潮，平坡软草绿迢迢。不

---

〔1〕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页50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下、16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2上。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增修本，2002年，页252下。
〔5〕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1985年，页84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4下、95上。
〔7〕《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15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须回首更南望,下马同儿摘地椒。"[1]《元诗选》二集卷11王士熙《竹枝词》:"山上去采芍药花,山前来寻地椒芽。土屋青帘留买酒,石泉老衲唤供茶。"[2]

"地椒"为调料,在明人宋诩的著作中,所见颇伙。《竹屿山房杂部》卷3《养生部》:"牛脯:用肉薄切为肤,烹熟,压干油中煎,再以水烹去油,漉出,以酒挼之,加地椒、花椒、莳萝、葱、盐,又投少油中,炒香燥"。"炕羊:一用土堑甃砌,高直灶下,留方门,将坚薪炽火,燔使通红,方置铁锅一口于底,实以湿土,刲肥稚全体羊,计二十斤者,去内脏,遍涂以盐,止于一斤,掺以地椒、花椒、莳萝、坋葱,屑取小铁挛,束其腹,以铁枢笼其口,以铁钩贯其脊,倒悬灶中,乘铁梁间,以大锅,通调水泥墐封"。"和糁蒸猪:用肉小支皮肤,和秔米,糁缩砂仁、地椒、莳萝、花椒坋、盐,蒸取饭干,再炒为坋,和之尤佳"。"糖猪羓:取肉去肤骨,切二寸长,一寸阔,半寸厚,脔以赤沙糖少许,酱地椒、莳萝、花椒和匀。微见天日即收,或阴干,先以香油熬熟。既入肉,不宜炀火,待少顷自熟"。"鹿炙:用肉支皮,二三寸长,微薄,轩以葱、地椒、花椒、莳萝、盐、酒,少腌,置铁床上傅炼,火中炙,再浥汁,再炙之,俟香透彻为度"。"鹿脯:一切轩用盐、川椒、地椒、莳萝、酒,烦揉透停一二日,以油沃日暴为脯用烹"。"香脯:用牛、猪肉微烹冷,切片轩坋,花椒、莳萝、地椒、大茴香、红曲、酱、熟油遍揉之,炼火上烘绝燥"。[3]

"地椒"不仅用于兽肉的炮制,即禽、鱼肉、蔬菜的加工,亦无不宜。《竹屿山房杂部》卷3、卷5《养生部》:"熟鹅鲊:用熟肉切为脍,沃熟油,地椒、花椒、莳萝,末藕丝、熟竹笋丝、生菱白丝炒熟,芝麻、盐、醋"。"生鹅酢:用绝肥者去骨,方切小脔,每五斤盐三两、酒一大盏,淹一宿,去水,坋、地椒、花椒、莳萝、红曲、屑葱、白生姜、酒酱,少许和入罐中。按实箬幂泥封四十日后开用,留经岁不败"。"鳟鱼鲊:用鳟鱼肉,方切小脔,炒盐腌之,每斤计炒盐六钱。翌日,布苴之压干,又晾令水竭坋,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2下。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年,页554。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6下,7上,13上、下,14上,16下,17上,21上。

花椒、地椒、莳萝、红曲匀和，以香熟油渍没瓮中，令味自透，经年不馁，宜醋”。“法制鲫鱼：用鱼，治洁布，浥令干。每斤红曲坋一两，炒盐二两，胡椒、川椒、地椒、莳萝坋各一钱，和匀，实鱼腹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内，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转以腊酒渍满，至三四月熟，留数年不馁”。“折齑：一用芥菜心，洗晒干，入半沸汤，微芼起，速以熟油、盐、地椒、莳萝末和入瓮，眯封，连瓮冷水浸寒”。“笋齑：用竹笋穉肥者，寸切葅，又剖切小片葅，沸汤，微芼，沸干，用熟油炒，盐、生姜丝、橘皮丝、川椒、莳萝、地椒末、醋和匀，入瓷器，一宿味透”。[1]

19.3

令人困惑的是，在元人忽思慧所著一书中，并无元人脍炙人口的“地椒”一名。不过，在调料中却常见“小椒”一名。无独有偶，其所用，也多在掺入兽、禽、鱼肉之际。《饮膳正要》卷3《料物性味》、卷1《聚珍异馔》：“小椒，味辛，热，有毒，主邪气欬逆，温中，下冷气，除湿痹”。“盏蒸：补中益气。捋羊背皮成羊肉，三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五个；良姜二钱；陈皮二钱，去白；小椒二钱。右件用杏泥一斤，松黄二合，生姜汁二合，同炒，葱、盐五味调匀，入盏内蒸，令软熟，对经卷儿食之”。“攒鸡儿：肥鸡儿十个，捋洗净，熟切攒；生姜汁一合；葱二两，切；姜末半斤；小椒末四两；面二两，作面丝。右件用煮鸡儿汤炒，葱、醋入姜汁调和”。“猪头姜豉：猪头二个，洗净，切成块；陈皮二钱，去白；良姜二钱；小椒二钱；官桂二钱；草果五个；小油一斤；蜜半斤。右件一同熬成，次下芥末、炒葱、醋、盐调和”。“蒲黄瓜齑：净羊肉十斤，煮熟，切如瓜齑；小椒一两；蒲黄半斤。右件用细料物一两，盐同拌匀”。“食正饼（经卷儿一同）：白面十斤；小油一斤；小椒一两，炒，去汗；茴香一两，炒。右件隔宿用酵子盐、减、温水一同和面，次日入面接肥，再和成面，每斤作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6上、2上、7上、1下。

二个,入笼内蒸”。[1]

“小椒”,似乎特别适宜做汤。《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卷1《聚珍异馔》:“鲫鱼羹:治脾胃虚弱,泄痢久不瘥者,食之立效。大鲫鱼二斤;大蒜两块;胡椒二钱;小椒二钱;陈皮二钱;石宿砂二钱;荜拨二钱。右件葱、酱、盐、料物、蒜入鱼肚内,煎熟作羹,五味调和令匀,空心食之”。“鲤鱼汤:治消渴、水肿、黄疸、脚气。大鲤鱼一头;赤小豆一合;陈皮二钱,去白;小椒二钱;草果二钱。右件入五味,调和匀,煮熟,空腹食之”。“鲫鱼羹:治久痔肠风,大便常有血。大鲫鱼一头,新鲜者洗净,切作片;小椒二钱,为末;草果一钱,为末。右件用葱三茎,煮熟入五味,空腹食之”。“鲤鱼汤:治黄疸,止渴,安胎,有宿瘕者,不可食之。大新鲤鱼十头,去鳞肚,洗净;小椒末五钱。右件用芫荽末五钱,葱二两切,酒少许,盐一同淹拌,清汁内下鱼,次下胡椒末五钱,生姜末三钱,荜拨末三钱,盐、醋、调和”[2]。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卷上:“做豆豉:大黑豆淘净,煮熟,漉出筛面拌匀,摊于席上,放冷,用楮叶盦成黄子,候黄衣上遍晒干,用瓜、茄切片二件,每一斤用净盐一两,入生姜、橘皮、紫苏、莳萝、小椒、甘草、切碎,同拌一宿,次日将豆黄簸去,黄衣同入瓮内,用元汁匀拌,上用箬叶盖覆,砖石压定,纸泥密封,晒半月后,可开取”。[3]

明人高濂,将“小椒”构成“成道”之方。《遵生八笺》卷13《饮馔服食笺》:“辟谷住食方:秫米一斗,麻油六两,炒冷;盐末;川姜;小椒,各等分,十两;蔓菁子三升;干大枣五升。右六味为细末,每服一大匙,新水调下,日进三服。”[4]金人张元素、元人王好古,并将之进入药物名单。《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中《泻论寒热水泄之例于后》:“苍术二两;小椒一两,去目,炒。右为极细末醋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或三十丸,食前温水下一,法恶痢,久不愈者弥加,如小儿病,丸如黍米大。”[5]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05、35、36、49、54、55、64。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61、67、74、37。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6下、27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2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9下。

《医垒元戎》卷6《三阳拾遗例》、卷9《少阴证》、卷12《厥阴证》:“立效治牙疼:小椒;露蜂房;青盐,各等分。右为细末煎,数沸放温,漱之,痛即止”。“绵裆法,去阴汗、温痒或注疮:荆芥;地骨皮;小椒;广零陵香;何首乌;牡蛎;细辛;蛇床子;吴茱萸,各一两;大艾叶。右细末,每用一匙,入葱白三寸许,煎数沸,得药力,热渫淋洗”。“艾煎丸,治妇人久病,气虚冷,羸瘦:苍术四两制;当归,酒浸焙,二两;小椒,半两,炒。右细末,好醋一斗,好艾叶一斤,浸一宿,砂锅慢火,熬至五升,去滓,再入锅内,熬出膏子,同和前药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温醋汤下食,前炒陈艾上,余药共为末糊丸,亦可”。[1]

元人李杲所记的药方中,也有“小椒”。可奇怪者,其有以“个”作计量单位。《兰室秘藏》卷下《阴痿阴汗门》、《自汗门》、卷上《眼耳鼻门》、《消渴门》:“椒粉散:治前阴、两丸湿痒痛,秋、冬甚,夏月减。肉桂二分;小椒;当归梢;猪苓,已上各三分;蛇床子;黑狗脊,已上各五分;麻黄根一钱;轻粉少许;红花少许;班猫两枚。右为末干,掺上,避风寒冷湿处坐卧”。“莹肌如玉散:白丁香;白芨;白牵牛;白莶,已上各一两;白芷七钱;当归梢;白蒺藜;升麻,已上各五钱;白茯苓;猪实子,已上各三钱;麻黄,去节,二钱;白附子;连翘,已上各一钱五分;小椒一钱。右为细末,用之如常”。“羌活退臀汤:治太阳寒水、臀膜遮睛不能视物。羌活一两五钱;防风一两;荆芥穗,煎成药,加之;薄荷叶;稿本各七钱;酒知母五钱;黄蘗四钱;川芎;当归身已上各三钱;小椒五分;酒生地黄一钱;细辛少许;麻黄二钱,用根。右㕮咀,每服三钱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半,入荆芥穗,再煎至一盏,去柤,稍热,服食,远忌酒、醋、湿面等物”。“当归润燥汤:细辛一分;生甘草;炙甘草;熟地黄,已上各三分;柴胡七分;黄蘗;知母;石膏;桃仁泥子;当归身;麻子仁;防风;荆芥穗,已上各一钱;升麻一钱五分;红花少许;杏仁六个;小椒三个”。[2]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0下、31上、45下、46上、19下、20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62上,65上、下,40上、下。

19.4

明人李时珍以“地椒”别作“地花椒”,为“蔓椒之小者”;又云其与“野小椒”同为“水杨梅”之别名。《本草纲目》卷32《果之四》、卷16《草之五》、卷2《药名同异》:“地椒。宋嘉祐。校正:自草部移入此。集解:[掌]禹锡曰:地椒出上党郡(潞州),其苗覆地,蔓生,茎叶甚细,花作小朵,色紫、白,因旧茎而生。[李]时珍曰:地椒出北地,即蔓椒之小者,贴地,生叶形小,味微辛,土人以煮羊,肉食香美。实气味辛,温有小毒,主治淋渫肿痛,可作杀蛀虫药。嘉祐。附方:新一。牙痛,地花椒、川芎蒡尖等,分为漠擦之。《海上名方》”。“水杨梅。纲目。释名:地椒。集解:[李]时珍曰:生水边,条叶甚多,生子如杨梅状。《庚辛玉册》云:地椒,一名水杨梅,多生近道阴湿处,荒田野中亦有之。丛生,苗叶似菊,茎端开黄花,实类椒而不赤,实可结伏三黄、白矾制丹砂粉霜。气味辛温,无毒。主治:疔疮肿毒。[李]时珍”。“地椒:野小椒,水杨梅”[1]。其所出处,宋郑樵《通志》卷76云:“蔓椒,曰豕椒,曰猪椒,曰彘椒,曰狗椒,以其作狗、彘之气。又曰:地椒,言生于地上。”[2]《续通志》卷174中:“水杨梅,生水边,条叶甚多,生子如杨梅状。《庚申玉册》谓之地椒。”[3]

又名“地椒”的“水杨梅”,从形状来看,与“地椒”非一。后者:“其苗覆地,蔓生,茎叶甚细,花作小朵,色紫、白,因旧茎而生”;前者:“丛生,苗叶似菊,茎端开黄花,实类椒而不赤”。“地椒”与“蔓椒”,似乎也是不同种类的植物。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一有浓郁的香味,一却没有香味,甚至有臭味。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1:“地椒,味辛温,有小毒,主淋煠肿痛,可作杀蛀蛊药。出上党郡(潞州),其苗覆地蔓生,茎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100上、下,4上。

[2]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民国《十通》本,1987年,页876下。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4324中。

叶甚细，花作小朵，色紫、白，因旧茎而生。”[1]同书卷14：“蔓椒，味苦温，无毒，主风寒湿痹，历节疼除，四肢厥气，膝痛。一名家椒，一名猪椒，一名彘椒，一名狗椒。生云中（云州）川谷及丘冢间。采茎、根，煮酿酒。陶隐居（弘景）云：山野处处有，俗呼为樛，似椒□，音党，小不香尔。一名狶椒，可以蒸病出汗也。”[2]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4《椴》：“按茱萸一名椴子，芜荑一名椴蔷，蔓椒一名□椴，三者皆有椒名。《集韵》：草名，或从草。《说文》云：似茱萸。许叔重在王逸前，故郭璞用许说为正。颜师古《急就章注》亦云：茱萸似椒而大，则椴但似茱萸耳，与茱萸非一物也。蔓椒既有狶狗诸名，又小不香，为此物无疑。今吴中谓之臭椒，又谓之野椒是也。”[3]

《中国植物志》第66卷第2分册“唇形科”（Labiatae）“百里香”属自有“百里香”（Thymus mongolicus）和“地椒”（Thymus quinquecostatus）；[4]而同书第37卷又云“《本草纲目》水杨梅”系“蔷薇科”（Rosaceae）“路边青属”的“路边青”（Geum aleppicum）。[5] 二者在形状、生态上，皆有明显的不同。除外，在地理分布上，“百里香”和“地椒”，只生长在华北和西北；“路边青”，则几乎是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以及中南海拔稍高的地方都能见到的植物。前二者，《北京植物志》：“北京见于房山、门头沟、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县，生于多石山地、山谷及路旁。分布于华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北京见于密云县，生于山坡或沟边。分布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省，朝鲜、日本也有”。[6] 后者，《中国植物志》第37卷：“产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生山坡草地、沟边、地边、河滩、林间隙地及林缘，海拔二百至三千五百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57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页46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4]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85年，页251、256、258。

[5]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85年，页221。

[6]北京，北京出版社重印1984年修订本，1987年，页649。

米,广布北半球温带及暖温带。"[1]由于"百里香"与"地椒"的形状、生态极其相似,元、明人所说的"地椒"、"小椒",应该同时包含这两种植物。

知悉植物的形状、生态,有助于种类的识别,《北京植物志》:"百里香","落叶亚灌木。茎多数匍匐或上升,被短柔毛。叶为椭圆形,长四至十毫米,宽二至四点五毫米,先端钝或稍锐尖,基部楔形或渐狭,全缘或稀有一至二对小锯齿,两面无毛,侧脉二至三对。花序近头状,花萼管状钟形或狭钟形,长四至四点五毫米,下唇较上唇长或与上唇近相等;上唇齿短三角形,具绿毛或无。花冠紫红色或淡紫色、粉红色,长六点五至八毫米。二唇形,上唇直伸,微凹,下唇三裂。雄蕊四,前对雄蕊较长,小坚果,卵圆形,光滑,花期七至八月,果期九至十月"。"地椒","落叶亚灌木。茎近水平伸展,花序以下,密被向下弯曲的疏柔毛,毛在花枝下部较短而变疏。叶长圆状椭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七至十三毫米,宽一点五至三毫米。先端钝或锐尖,基部渐狭成短柄,全缘,边外卷,近革质,两面无毛;侧脉二至三对,在下而突起且明显,浅点小且多而密。花序近头状,花萼管状针形,长五至六毫米,上而无毛,下而被平展的疏柔毛,上唇稍长或近相等于下唇,上唇的齿披针形;花冠紫红色或粉红色,长六点五至七毫米,冠筒比花萼短。花期八月,果期九至十月"。[2]

19.5

纵观中国的烹饪历史,流行于有元一代及明中前的草本植物"地椒",可以说是曾经风靡一时。除已见前引涉及外,时人提到而被遗落者,尚不啻一二。甚至在图画中,作为背景的特征出现。马祖常《石田先生集》卷2《北行》:"龙虎盘南石,貔貅镇北军。井盐仍皛皛,马酒亦醺醺。越贡珠玑错,夷琛翠羽纷。弓旌征隐逸,斧钺赐功勋。俗已多羊

[1]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85年,页222。

[2]北京,北京出版社重印1984年修订本,1987年,页648、649。

酪，民还贱豕豶。雨余雷菌长，秋入地椒芬。井邑联山海，仓箱溢陇汾。”[1]《草堂雅集》卷13秦约《送文海屋北上》：“江南客子好游衍，瞻拜恩光阊阖门。神飙东来黑河道，野合地椒花发早，车行莫待春光老。”[2]同书卷11于立《题胡环瘦马图》：“坚昆此去几万里？荒草黄云连白沙。到得单于台下日，暖风开遍地椒花。”[3]张以宁《翠屏集》卷1《题郭诚之百马图》：“唐家羽林初百骑，谁其画之传郭氏？开元天厩四十万，爽气雄姿那得似？风鬃雾鬣四百蹄，或饮或齕长鸣嘶。或翘或俯或腾跃，意态变化浮云齐。黄沙云暖地椒湿，什什为曹竞相及。蹂躏秦原狐兔空，荡摇渭水蛟鼍泣。”[4]而其在调味品中独占鳌头、名列榜首的地位，似乎可以从相关的文字中窥测。《历代赋汇》卷115冯子振《十八公赋》：“炮末地椒，而为太羹之和，恣纷纭蝇翅之染；指撷野韭，而为异味之助，任逼迮鱟肠之献。”[5]

从调味、药性等方面来看，张元素、王好古、忽思慧、鲁明善、李杲、高濂等人记载中的“小椒”，似乎就是方回、陈孚、柳贯、李存、张雨、袁桷、王士熙、许有壬、郑守仁、贡师泰、周伯琦、乃贤、张昱、危素、王逢、胡奎、唐之淳、王恭、宋诩等人提到的那脍炙人口的“地椒”。在分布地域方面，前者之元“河津县”及所在的“河中府”，与后者之宋以“上党县”为治的“潞州”，几乎处在相近的纬度。《雍正山西通志》卷204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宋政和初，属河中府。宣和二年，改为河津县。至今因之，仍属河中府。旧县圯于汾水，今皇庆初，移于县西北一里姑射山麓，今县是也，户一千一百八十一。土宜小椒。”[6]或许是“水杨梅”很早就有了“地椒”的“别号”，迄明中以后，“小椒”的“异称”似乎最终成了“地椒”的“正称”?！如：朱橚《普济方》卷208：“椒术丸：苍术二两；小椒一两，去目炒。右为细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后至元刊本，1988年，页158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8上、下。

前温水下。一法:恶痢久不愈者弥佳,如小儿病,丸如黍米大。"[1]徐用诚、刘纯《玉机微义》卷30:"元戎立效散:治牙疼。小椒露,蜂房,青盐等分。右为细末煎,数沸热嗽即止;按此足少阴药也。"[2]

就是在新大陆中部的"辣椒"落户于旧大陆东方以前,中国的"椒"类调料也是成员众多;而"地椒"亦"小椒"名列其中。明人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椒》:"椒气下达,无花而实,精胜在肤,须烧地泼醋,隔纸铺椒,以盆覆之,谓之出汗。孟诜曰:五月食椒,令人多忘。而生地椒红丸,服三年,则精自秘"。"但今江、广土椒闭气,川椒口白,其目黑光如漆,有蔓生者"。"秦椒大如指,开六出白光樱也。胡椒出番国,亦系蔓生,有白色者,或曰即毕澄茄"。[3] 而在中亚、西亚调料多有传入的时代,还有人将之作为"回回香料"之一"一息泥"的参照。元人高德基《平江记事》:"吴人制鲈鱼鲊、鲼子腊,风味甚美。所称金齑玉脍,非虚语也。宋大业中,以此充贡。延祐以来,守臣修故事,备为方物,因之岁不敢缺。鲈鱼肉甚白,杂以香柔花叶,紫花绿叶,白鱼相间,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腻拌之,实珍品也。鲼子鱼选肥美者,去头尾,润以酥油,风干为腊,亦加香料相兼,他鱼无可为敌。回回豆子,细如榛子,肉味香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4]而明人杨慎《升庵集》卷69《金齑玉脍》,也有"基本"相同的文字:"回回豆子,细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5]

说来,当"地椒"用于"腌"、"炙"食物时,其适宜范围并不只限于肉类,也包括蔬菜,以及与"小椒"相同的"做豆豉"。《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冬瓜:用冬瓜去皮瓤,方切小菹,加葱白屑、盐腌一宿,沸水去尽,以熟香油、酒、红曲、地椒、莳萝、大茴香、花椒坋,匀和入瓮,能久留"。"闭瓮腌菜:先用芥菜或夏菁菜采去叶,洗洁,晾干,性柔,每两茎宽束,一结瓮底,先置香油一碗,始迭菜取篾关实,每菜一百二十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6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10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8上。

斤，计盐四斤，汤调化冷注下，和以莳萝、地椒坋，一日倾出盐水一次，复倾入之，经数次，菜熟则止，有不用油炒，熟芝麻碾末同入，如菜油熬过用”。“脯：芭蕉根粘糯者，截厚大片，灰汁，芼令熟，又易清水，芼无灰气，压干，以花椒、胡椒、莳萝、地椒、缩砂仁、姜、熟油、酱，研浥一两宿，出焙槌软用”。“缩砂仁豆豉：用大豆杂桂皮、白芷、紫苏、生姜，同水芼熟，晒干，和赤砂餳坋、缩砂仁、川椒、地椒、莳萝为衣，再晒干收用，取熟芝麻洒之”。[1] 地暨，明顾璘《息园存稿》卷诗12《正旦雪》：“除夜残寒结海云，新年瑞雪晓氤氲。梅花映阁参差见，竹叶临窗淅沥闻。色点朝衣随拜舞，春生农扈启耕耘。遥思圣主西征地，椒酒传宣遍六军。”[2] 这里的“椒”，应该就是“地椒”吧?!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5上、11上、21下、13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20 牛头通牌

——元两京道路及凉亭述证

综合元人周伯琦、王恽、刘一清、张德辉等“行纪”以及元、明、清方志、文集的记载,可知沟通有元“大都”、“上都”两京间的主要道路,共计有四:“西路”;“驿路”,“中东路”,“东路”。除最东面的一条外,其余三道彼此都有“覆合”的段落。如以分岔点所在的州、县命名,则分别为:“宜兴道”、“缙山道”、“怀来道”、“宣德道”,而“宣德”附近别有通往“察罕脑儿”的岔道。在四道中:“缙山”、“宣德”二道为皇帝巡幸所经行的“辇路”;而曾经持有“海青”牌才得通行的“驿路”,后来却是两京间经行最为繁忙的通道,“天然”的对仗“白海”、“赤城”,成了这条道路的“名胜”标志。关于“凉亭”,有元不乏创制,亦有东、西、南、北数四,体现了四方拱卫的精神。值得指出:“察罕脑儿”不是元人所说的“西凉亭”,以其所在位置该是“南凉亭”;明人认此作“西凉亭”,很可能是一种误解。未曾经过兹站而经过“凉亭站”亦“西凉亭”的南宋太后等,所行有可能是“滦河”西的道路。而相关文字中描述的沿路“景观”前后的变化,反映了有元当局“经营”的效果;不仅“驿路”,就是明代杳无“人烟”的“东路”,也曾留下过高度文明的遗迹。

20.1

沟通有元“大都”、“上都”两京间的主要道路,共计有四:除最东面的一条外,其余三道彼此都有“覆合”的段落。姑且“统一”以分岔点所在的州、县命名,西面“重叠”的三道,自东向西分别为:“缙山道”、“怀来道”、“宣德道”;而东面“独立”的一道,缘所经可被称作“宜兴道”。《近光集》卷4《扈从集前序》:“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

焉:曰驿路,曰中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1]所称"驿路",当是设置"驿站"的道路;兹路从怀来县治前的"统幕"分岔,既"怀来道",乃西面三道中位置中间的一道。兹道路全程皆有"驿站",直到元末依然。《至正析津志辑佚·天下站名》:"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里]榆林,西行至统幕,分二路:一路北行至上都;一路西行至雷家站"。"正北八十里洪赞,正北转东八十[里]雕窝,正北偏东八十[里]赤城,八十[里]独石,东北八十[里]牛群头,六十[里]明安,六十[里]李陵台,正西三十六站入和林、桓州,至上都"。[2]"西路"亦"黑谷"路,即"缙山道",分岔在"居庸关"北;其在大都至昌平北、牛群头至上都段,皆与"怀来道"同辙。所以,正确的行文应该是:"曰西路;曰中路者二:驿路,东路,由黑谷;曰东路,由古北口。"

至正十二年四月,监察御史周伯琦"扈从"元顺帝北巡。其所经行,正是"缙山道"亦"中路"。《近光集》卷4《扈从集前序》:"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周伯琦)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巴]纳[钵]也。国语曰[巴]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至鸡坊,在缙山县之东。缙山,轩辕缙云氏山,山下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今名龙庆州者,仁庙降诞其地故也。州前有涧,名芗水,风物可爱。又明日,入黑谷,过色珍(泽)岭,其山高峻曲折,而上凡十八盘,而即平地。遂历龙门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又过穆尔(木儿)岭至颉家营,历拜达勒(不答儿)至沙岭。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两岸悬崖陡壁,深林复谷,中则乱石荦确,涧水合流,淙淙终日。关有桥,浅处马涉,颇艰人烟,并村坞僻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艺自养。山路将尽,两山尤奇耸,高出云表,如洞门然。林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2]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标点本,1983年,页124。

木茂郁,多巨材。"[1]

"沙岭"以下至"失八儿秃"亦"牛群头",此路遂与"怀来道"亦"驿路"汇合。《近光集》卷4《扈从集前序》:"近沙岭则土山连亘,堆阜连络,惟青草而已。地皆白沙,深没马足,故岭以是名。过此则朔漠平川如掌,天气陡凉,风物大不同矣。遂历哈扎尔(黑觜儿)至什巴尔台(失八儿秃),其地多泥淖,以国语名,又名牛群头。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至察罕诺尔(脑儿),云然者,犹汉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泺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置云需总管府,秩三品以掌之。沙井水甚甘洁,酿酒以供上用,居人可二百余家。又作土屋养鹰,名鹰房,云需府宫多鹰人也,驻跸于是,秋必猎校焉。此去[巴]纳[钵]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驿、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桓州,即乌丸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以是月十九日抵上京,历[巴]纳[钵]凡十有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为日二十四。"[2]

元人虞集,也曾经行兹路而于兹段有相关的描述。《道园学古录》卷2《题滦阳胡氏雪溪卷》:"去年,予与侍御史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尽,东折入马家瓮,望缙山,度龙门百折之水,登色泽岭,过黑谷,至于沙岭乃还。道中奇峰秀石,杂以嘉木香草,辇道行其中。予二人按辔徐行,相谓颇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适雨过,流潦如奔泉,则亦不甚相远"。" 积雪平沙阴山道,射虎残年不知老。岂识船如天上坐,翠竹为帷树为葆。昔乞镜湖苦不早,白发如丝照清潦。它年此地若相逢,应着渔蓑脱貂帽"。[3] "缙山道"亦"中东路"之与"驿路"亦"中路"不重叠的部分,也就是从"居庸关"北到"牛群头"段落。将其落实到当今地图上,可作以下叙述:自昌平区南口镇西北居庸关,经延庆县八达岭镇、延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2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3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翻印元刊本,页6上。

庆镇、旧县镇、白河堡乡、赤城县龙门所镇、东万口乡、沽源县丰源店乡、小厂镇，而至小河子乡东南石头城。兹段路为皇帝每年“北巡”例行，故称“辇道”、“辇路”。《元史》卷43《顺帝纪》：“至正十四年五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1]《近光集》卷4《扈从集前序》：“予往年职馆阁，虽屡分署上京，但由驿路而已，黑谷辇路未之前行也。因忝法曹肃清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见所未见。”[2]

20.2

“西路”亦“宣德道”，“宣德县”为“宣德府”的附郭单位。同年七月，监察御史周伯琦仍“扈从”元顺帝南返。其所经行，正是兹路。其自大都至“怀来”、“明安”至上都段落，皆与“驿路”亦“怀来道”重复；而“怀来县”至“高原县”亦“兴和路”段落，也有“驿站”的设置。其北半部分行程，《近光集》卷4《扈从集后序》：“遂以二十二日发上都而南，是日，宿六十里店[巴]纳[钵]。明日，过桓州，至李陵台驿双庙儿。又明日，至明安驿泥河儿。翼旦，至察汗诺尔（罕脑儿）。由此转西至辉图诺尔（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曰平陀儿，曰石顶河儿。土人名为鸳鸯泺，其地南、北皆水泺，势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两水，故名曰鸳鸯，或云水禽惟鸳鸯最多，国语名其地曰哲呼哈喇巴（折列合剌八）纳[钵]，犹汉言远望则黑也”。“察汗诺尔（罕脑儿）至此百余里，皆云需府境也，界是而西，则属兴和路矣。[巴]纳[钵]曰苦水河儿，曰回回柴，国语名和尔图（火儿秃），汉言有水泺也，隶属州保（宝）昌，曰呼（忽）察图（秃），犹汉言有山羊处也。地饶水草，野兔最多，鹰人善捕，岁资为食。又西二十里，则兴和路者，世皇所创置也”。[3]

其南半部分行程，《近光集》卷4《扈从集后序》：“由兴和行三十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915。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8上、下。

里,过野狐岭,岭上为[巴]纳[钵],地甚高,风寒凛栗不可留,山石荦确,中央深涧,夏、秋多水。东南盘折而下平地,则天气即暄,至此,无不减衣者。前至得胜口,宣德宣平县境也。地宜树木,园林连属,宛然燕南,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得胜口南至宣平县十四里,小邑也。去邑三十里,有山出玛瑙石可器。至沙岭,沙深,车马涉者甚艰。又五十里,至顺宁府,本宣德府也,往年因地震改今名”。“南过鄂勒(药儿)岭,路多乱石,下临深涧,险阻可畏”。“岭路参互四十里,至鸡鸣山,迭嶂排空,绵亘二十余里。有小寺在山巅,旁有榷木泉,所经也,望之如在半天边,山隘迫尤甚。又南二十里,乃平地,曰雷家驿。之西北十里,[巴]纳[钵]曰丰乐,丰乐二十里阻车[巴]纳[钵]。又二十里至统幕,则与中路驿程相合。而南历狼居西山,至怀来县,县唐所置也。山水环抱流注,市有长桥,水名妫川,郡有碑可考,县南二里,[巴]纳[钵]也。凡官署留京师者,皆盛具牲酒果核于此,候迎大驾,仍张大宴,庆北还也。南则榆林驿,即汉史《卫青传》所谓榆溪旧塞者。自怀来行五十五里至妫头,又十里至居庸关”。[1]

早在元定宗二年,张德辉应宗王忽必烈之召北上。其所曾经行,即此“西路”亦“宣德道”之“大都(燕京)”至“兴和(抚州)”段落。《秋涧先生集》卷100录《纪行》:“岁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已而由良(梁)门、定兴抵涿郡,秉望楼桑蜀先主庙。经良乡,度泸沟桥,以达于燕[京]。居旬日而行北,过双塔堡、新店驿,入南口,度居庸关。出关之北口,则西行,经榆林驿、雷家店,及于怀来县。县之东有桥,中横木,而上下皆石。桥之西,有居人聚落,而县郭芜没。西过鸡鸣山之阳,有邸店曰平舆,其巅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干河以上,河有石桥,由桥而西,乃德兴府道也。北过一邸曰定防水,经石梯子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德胜口,抵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不足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10上、下。

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1]分岔所在,《古今说海》卷1金幼孜《北征录》:"过此海子(鸳鸯泺),又度数山冈,午次鸣銮戍,上(明太宗)指示山谓[金]幼孜三人曰:此大巴延(伯颜)山,其西北有小巴延(伯颜)山。指其东北曰:由此去开平。"[2]

除周伯琦、张德辉外,元人王恽,也曾经行兹路部分段落而有描述。《秋涧先生集》卷80《中堂事纪》:"是夜,宿怀来县,南距北口五十三里。县东南里许有酿泉,井水作淡鹅黄色,其曰玉液,即此出也,官为置务岁,供御醪焉。庚午,泊统墓店,询其名,土人云:店北旧有统军墓,故称。是夜,宿雷氏驿亭,地形转高,西望鸡鸣山,南眺桑干上流,自奉圣东诸山下注,白波汹涌,若驱山而东。鸡鸣山者,昔唐太宗东征至其下,闻鸡鸣,故名,东南距怀来七十里之远。辛未午刻,入宣德州。"[3]"扼胡岭"下之"孛落驿",又作"孛老站"。《永乐大典》卷19416引《经世大典》:"中统四年五月十七日,圣旨谕随路宣慰司节该:上都以西隆兴府道立孛老站,上都以南望云道立车站并马站。隆兴府以南,望云道偏岭以南至燕京汉地,合设站赤,令汉人站户应当。"[4]"西路"亦"宣德道"之与"驿路"亦"中路"不重叠的部分,也就是从"怀来县统幕"至"明安"的段落。将其落实到当今地图上,可作以下叙述:自今怀来县土木乡,经沙城镇、新保安镇,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宣化区,宣化县沙岭子镇、万全县宣平堡乡、万全镇、膳房堡乡、张北县、油篓沟乡、张北镇、三台镇、三号乡、沽源县西辛营乡、小河子乡,而至平定堡镇东北宏城子。

20.3

早在至元十三年,南宋太后一行即由蒙古官吏护送,自"大都"前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1985年,页53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1985年,页368上。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194下。

往“上都”。行程的记录,今仍能读到。刘一清《钱塘遗事》卷9《丙子北狩》:“四月十二日,诸使及官属乘铺马出通玄门,晚抵昌平站。自此以往,步步皆沙漠之地”。“十三日,车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过隘口。十四日,车行,晚宿怀来站。十五日,晚宿洪[赞]站”。“十六日,离洪[赞]站,十里到云州,无城,一閧人家。至州二十里,地名龟门山,峭壁对峙,有神灵甚,晚宿雕巢站。十七日,车马行,晚宿独石站。自昌平站至独石站,亡墙草尘,皆是汉儿官人管待,名汉儿站。十八日,宿牛群[头]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鞑靼家官人管待,名鞑靼站,并无房子,只是毡帐。鞑靼人多吃马、牛乳、羊酪,少吃饭,饥则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递铺,九州岛自此通路去。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床帐,无人家。二十日,宿凉亭站,亦无人家,无水可吃,取水于十里外,只烧马粪。廿一日,宿李三站,无人家。廿二日,车马行四十里,至上都开平府,入昭德门,泊城内第三街官房子”。[1] 显然,其所经行就是“驿路”、“中路”亦“怀来道”。比较前引,“明安站”后无“李陵台站”、“桓州站”,而有“凉亭站”、“李三站”。

元“云州”系由辽“望云县”升置,后又别更“龙门镇”为“望云县”。《元史》卷5《世祖纪》:“中统四年五月庚子,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2]同书卷16《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辛酉,升宣德龙门镇为望云县,隶云州。”[3]“云州”所在,该在“赤城站”之北。刘敏中《中庵先生集》卷18《[至元丙子],初赴上都,赤城至望云道中》:“晓日曈昽过赤城,风烟遥接望云亭。赤城,地名,有驿亭。望云,亭名,州事在焉,亦名云州。好山解要新诗写,瘦马能遥(摇)宿酒醒。高下野桃红漫漫,萦回沙水碧泠泠。人家剩有升平象,满地牛羊草色青。”[4]因此,前引文中,“雕巢站”过后,当有“赤城站”。据此,“十里”至“甚灵”段须改作“过赤城站,[二]十里到云州,无城,一閧人家。至州[二]十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刊本,1985年,页215、21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93。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352、353。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1988年,页435上。

里地名龟[龙]门山,峭壁对峙,有神灵甚”,而移缀于“十七日”后。“龙门山”,即后引之“龙门站”所在。《明一统志》卷5:“云州堡,在宣府城东北二百一十里,古望云川地。辽开泰中,置望云县。金属奉圣州。元于县置云州,后废县。本朝初置云州驿,宣德五年,于河西大路筑城堡,分兵守备”。“龙门山,在云州堡东北五里。两山对峙,高数百尺,望之若门。塞外诸水出其下,故又名龙门峡”。[1]

《永乐大典》卷19421引《经世大典》:“天历元年十一月十日,右丞相燕帖木儿、平章政事钦察角得、通政院使寒食等奏:昌平、榆林、洪赞、雕窝、赤城、龙门、独石、失八儿秃、昔宝赤、李陵台、桓州、湾(滦)阳、雷家、宣德、西驿、白草涧、若(苦)盐泊、小寨儿乞儿撒秃、哈儿憨赤、忙吉儿秃、夏店、蓟州、遵化等二十三站,经值兵戈消乏,使臣频数,站户甚苦。乞赐矜悯,每站各与钞五百锭。奉旨准。”[2]检对前引“驿路”各站名,“昌平、榆林、洪赞、雕窝、赤城、龙门、独石、失八儿秃、昔宝赤、李陵台、桓州”,恰好就是两都间所有的站名;而此后的“滦阳”,又该是上都“本府”的站名。杨瑀《山居新语》卷3:“范玉壶作《上都》诗云: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妆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赛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3]《永乐大典》卷19421引《经世大典》:“延祐元年十月十九日,公议:自大都至李陵台汉地之站,各与钞一百锭”。“桓州、滦阳两站,各与钞七十五锭”。[4] 吴澄《吴文正集》卷40《大元中大夫、益都、般阳等处路陶金总管孙侯墓志铭》:“[孙继宁]女一,适上都滦阳驿提点宋显。”[5]

“驿路”、“中路”亦“怀来道”所立各站方位如下:“昌平”,今昌平区昌平镇西南旧县;“榆林”,今延庆县康庄镇西南榆林堡;“洪赞”,今怀来县王家楼乡东北旧站堡;“雕窝”,今赤城县雕鹗镇;“赤城”,今赤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7下、29上。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237上。

[3]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余大钧点校本,2006年,页226。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232上。

[5]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1985年,页645下。

城镇;“龙门”,今云州乡北旧站;“独石”,今独石口镇;“牛群头”亦“失八儿秃”,今沽源县小河子乡东南石头城;“明安”亦“昔宝赤”,今闪电河乡西北小宏城子;“李陵台”,今正蓝旗上都镇西南黑城子;“桓州”,今敦达浩特镇西北四郎城。“驿站”并非固定不变,会作地点上的调整。“昌平”先曾为三站:“新店”(今昌平区昌平镇)、“南口”(今南口镇)、“北口”(今南口镇西北北口),“榆林”先曾为“土墓”(今怀来县土木堡乡),“洪赞”先曾为“枪竿岭”(今王家楼乡东北长安岭)。《永乐大典》卷19416引《经世大典》:“今岁(至元三年)不令出备,候至新年正月内,照依各站已定数目,全要置买入站走递。帖里站,南口牛站一处二百五十户,牛五百只,为新店地近设置马站。北口牛站一处二百五十户,牛五百只。土墓牛站一处二百五十户,牛五百只,为榆林近下不设立马站。枪杆岭一站五百户内,马站二百五十户,每二户半养正马一匹、贴马一匹,共计二百匹。”[1]

20.4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滦河源,出独石口外东南山中,即古濡水(濡音乃官反),俗名上都河,亦曰商都河”。“西北流二百里,至御马厂地乌蓝城,西折而东北百里,经波罗城西,又东北九十里,经旧桓州城东南,俗曰库尔图巴尔噶逊城,明初开平西南第一驿,又东北四十里,经元故上都开平城南,始东流”。[2]《大清一统志》卷409:“明安废驿,在牧厂南少西,土人呼为五蓝城。城址周二里二百步有奇,门二。明初,为开平西南第三驿。城西有西凉亭故址,又西,即白海子也。”[3]“乌蓝”、“五蓝”,蒙古语意为“红”。据此,陈得芝先生《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一文,将“明安站”、“昔宝赤站”与“察罕脑儿行宫”联系起来:“昔宝赤,蒙语鹰者之意。周伯琦《扈从诗前序》载:察罕脑儿行宫之

[1]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194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

地，置云需总管府以掌之。又作土屋养鹰，名鹰房，云需府官多鹰人也，可见燕帖木儿奏文所列之昔宝赤站，实即察罕脑儿站”。“五兰城见于康熙时所绘《皇舆全览图》，即今河北张北县沽源公社东北、闪电河西岸小红城子，小红城子西南有湖名囫囵诺尔，清图作库勒鄂模，即元代之察罕脑儿（白海）。诺尔北岸有古城遗址，现已半为湖水所毁，当地人称大红城子，东去小红城子约五里，应即元代行宫遗址”。[1]

“小红城子”、“大红城子”今作“小宏城”、“大宏城”，前者濒临滦河，后者濒临库伦淖，中间有一道冈丘分隔。“昔宝赤”亦“察罕脑儿”、“白海”，曾经自有宫殿、自有驿站。胡助《纯白斋稿》卷13《白海》：“云淡青芜远，风高白海寒。君王围猎处，人道近长安。”[2]《近光集》卷1《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饲豹仍分署，鞴鹰亦有房。射熊名鄙汉，祝网德怀汤。干豆遵彝典，人瞻日月光。”[3]柳贯《柳待制集》卷6《滦水秋风词》：“西风初吹白海水，落日正见黑山云。旃庐小泊成部署，沙马野驼连数群。”[4]王沂《伊滨集》卷11《题白海驿》：“沙龙海白汉离宫，武帝曾来看射熊。霜露不寒仙仗暖，旌旗十万障秋风。”[5]“明安站”的风光，明显不同，更无“淖”、“海”涉及。《近光集》卷4《纪行诗，明安驿》：“地旷居人少，山低云影微。石墙虫避燥，土屋燕交飞。沙净泉宜酒，天凉秋合围。朔方戎马最，刍牧万群肥。”[6]陈孚《陈刚中集》卷3《明安驿道中》：“黄沙浩浩万云飞，云际草深黄鼠肥。貂帽老翁骑铁马，胸前抱得黄羊归”。“风吹滦水涌如淮，十万雕弓饮马来。长笑一声鞭影动，金鞍飞过李陵台。”[7]究其原因，终是那道冈丘的阻挡。

《近光集》卷2《立秋日书事》：“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狝声

---

[1]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刊本，2005年，页49、51。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6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容备,时巡典礼稽。鸨鸟随矢落,豭鹿应弦迷。干豆归时荐,康庄颂耄倪。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岁必猎较焉。"[1]同书卷4《纪行诗》:"凉亭临白海,行内壮黄图。贝阙明清旭,丹垣□碧榆。龙湫时雾雨,鹰署世衡虞。驻跸光先范,长杨只一隅。右察罕诺尔(脑儿),犹汉言白海。"[2]"西凉亭"显然不是"察罕脑儿行宫"所在的"凉亭",因为在记载中,有胪列二者与"东凉亭"并列的例子。《元史》卷34《文宗纪》:"至顺元年正月癸巳,察罕脑儿并东、西凉亭诸卫士九百五十人人赐钞五锭粮。"[3]前引:"十九日,晚宿明安站","二十日,宿凉亭站"。"明安站"与"察罕脑儿"仅隔一冈丘,其西北一日程的"凉亭",盖"西凉亭"。其实,如果以"白海"为"南凉亭",上都四个方向都有"凉亭"。除"东凉亭"、"西凉亭"外,还有"北凉亭"。同书卷180《赵世延传》:"先是,帝(英宗)猎北凉亭,顾谓侍臣曰:赵世延先帝(仁宗)所尊礼,而铁木迭儿妄入其罪,数请诛之。此殆报私怨耳,朕岂能从之?侍臣皆叩头称万岁。"[4]

《古今说海》卷1录金幼孜《北征录》、卷3录杨荣《北征记》:"初二日,次开平,营于鄂尔多(斡耳朵),华言宫殿也,元时宫殿故址犹存,荒台断础,零落荒烟野草间,可为一慨。初四日,次环州,上召赐珍果。初五日,次李陵台,今名威远驿,连渡数河,水深及马鞍,晚次宁安驿。初七日,发宁安驿,经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墙未废,殿基树木已成抱,殿前柏两行仍在,但萧条寂寞,观久怅然而出。晚次盘谷镇。八日,发盘谷镇,入山峡中,路甚险,两山相夹,如行夹城中。上曰:此山险厄若是,虽有敌骑千群,岂能至此?纵至此,断其归路,鲜有能出者。晚次独石";"丁卯,次独石。庚午,次隰宁";"辛未,次西凉亭。甲戌,次开(闵)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远镇。丁丑,次环州。戊寅,次双塔。己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763。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4165。

卯，次开平”；“八月癸卯朔，灵舉度开平，次双塔。甲辰，次威远城。乙巳，次西凉亭。丙午，次隰宁。丁未，次云州”。[1] 与元代驿站校勘：“盘谷”、“隰宁”，“牛群头”；“宁安”、“闵安”，“明安”；“威远”，“李陵台”。位于“宁安”、“闵安”以南的“西凉亭”，不可能是那个在“明安”以北的“西凉亭”，只能是实在“明安”西不远的“察罕脑儿”，亦前文所说的“南凉亭”。

20.5

与“察罕脑儿”一样，“东凉亭”也置有“总管府”。《元史》卷90《百官志》：“云需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察罕脑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尚供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至元十三年，置只哈赤八剌哈孙达鲁花赤。延祐二年，改总管府”。[2] 张翥《蛻庵集》卷1《上都从驾幸东凉亭》：“鹤禁烟华紫，龙冈草色青。羽林移晓仗，法驾幸凉亭。大业开天道，甘泉发地灵。微臣叨侍从，愿睹万邦宁。”[3] 虞集《道园遗稿》卷5《王朋梅东凉亭图，延祐中，奉敕所作草也》：“滦水东流紫雾开，千门万户起崔嵬。坡陀草色如波浪，长是銮舆六月来。”[4] 杨允孚《滦京杂咏》：“东京（凉）亭下水蒙蒙，敕赐游船两两红。回纥舞时杯在手，玉奴归去马嘶风。”[5] 由于四“凉亭”中唯有“东凉亭”在滦水滨，因此，能“御舟”和“捕鱼”的“凉亭”，非此莫属。《元史》卷117《秃剌传》：“至大元年秋，武宗幸凉亭，将御舟，秃剌前止之，帝曰：尔何如？朕欲登舟。秃剌曰：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盖国俗侪辈相靳之语，而秃剌言之。”[6] 许有壬《至正集》卷27《次贾伯坚左司寄来韵》：“酒来宛国注红香，鱼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下，23上，3上、下，10下，11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300、2299。

〔3〕《四部丛刊续编》景印明刊本，页16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至正刊本，1988年，页60上。

〔5〕北京，中华书局《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页498下。

〔6〕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907。

出凉亭荐雪肪。多病浪仙都负此,空哦清句嚼冰霜。"[1]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2《宣府》:"明初,常忠武(遇春)克元之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八驿。东则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接大宁、古北口。西则桓州,威肤,明安,隰宁四驿。"[2]"桓州,威肤,明安,隰宁"四驿,即"环州,威远,宁安,隰宁"四驿,亦元"桓州,李陵台,明安,牛群头"四站。"凉亭",即元"东凉亭",所经"古北口路",则"宜兴道"、"东路"。所立"驿",不止四处。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古北口有驿:自口北出五十六里曰青松,又五十里古城,又六十里灰岭,又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黄屋(崖),又五十里曰哈八,又五十里曰沈河,又四十里曰东凉亭,又五十里曰开平。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置驿北平至开平。"[3]《乾隆热河[府]志》卷84:"古北口外至开平卫各驿,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于开平卫置马驿,接大宁、古北口。自开平南五十里,曰东凉亭;又四十里,曰沈河;又五十里,曰扒八;又六十里,曰黄崖;又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灰岭;又六十里,曰古城;又五十里,曰青松;又南五十六里,至古北口。宣德时废。"[4]兹道元代也曾置"驿"。《元史》卷5《世祖纪》:"中统三年闰九月丁亥,立古北口驿。庚寅,敕京师顺州至开平置六驿。"[5]

由于"废"时很早,沿线很少留下"地名"的遗迹,因而无从进行确切的考索。但就其地理形势,可以推测的路程如下:自今滦河上游东行,至其支流小滦河,沿小滦河南下,在汇入滦河处附近越过滦河,继续南下至滦河支流兴州河,沿兴州河南下,在其东折处向西,越过燕山山脉而至潮白河分流之一的潮河岸。如以各驿方位,则:东凉亭,今多伦县多伦淖尔镇东北;曰沈河,围场县御道口乡西;扒八,老窝铺乡南;黄崖,南山嘴乡南;滦河,隆化县郭家屯镇北;灰岭,丰宁县凤山镇北;古城,波罗诺镇南;青松,滦平县滦平镇西;古北口,密云县古北口镇。其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1985年,页147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下、19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2002年,页582下、58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所经过州、县治，则“宜兴州”，亦所称“小兴州”。《乾隆热河[府]志》卷97：“宜兴故城，在滦平县西北七十五里。金初，为兴化县之白檀镇。泰和三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俗称此为小兴州。明初，改置宜兴守御千户所。永乐初废。今其地有合利塔拉川，俗亦称为兴州河，迤南三里为小城子，盖宜兴故城址也。”[1]于谦《于忠肃集》卷6《杂行类》：“有如古北口、潮河川并龙王峪、五寨，俱各宽漫平坦，路通大、小兴州，沙漠敌帐，可容千万人马往来，墙子岭、砖垛子、四马等关，俱系曾经外敌侵逼之处。”[2]

“小兴州”亦“宜兴州”的居民，大多于明初遭遇了迁徙。杨继盛《杨忠愍集》卷3《自着年谱》：“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国初，被寇患，徙入内地。远祖之在小兴州者，不可考。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县，入乐安里籍，居城东北河照邨，世业耕读。”[3]卢象升《卢忠肃集》卷1《鹿忠节公传》：“公讳[鹿]善继，字伯顺，人称之曰乾岳先生。永乐初，自小兴州徙于定兴。”[4]汤斌《汤子遗书》卷7《樊隐君传》：“樊隐君讳梦斗，字北一，号文成。其先世小兴州人，明成祖时，奉诏迁文安，遂为文安人。”[5]魏裔介《兼济堂集》卷11《斗山高先生传》：“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兴州徙畿内者，讳鹏举。”[6]陈廷敬《午亭文编》卷47《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斋崔公墓碑》：“公讳[崔]蔚林，学者称定斋先生。其上世小兴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7]尽管地方空无人烟，其仍时而被用作军事出击之地。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80《三卫志》：“正统九年，诏发兵二十万，分四军。成国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马谅出界岭口，兴安伯徐亨出刘家口，左都督陈怀出古北口，逾滦江，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破福余于全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7。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下、19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宁,复破泰宁诺延(纳颜)于虎头山,卤男妇以千计马牛羊以万计。"[1]

20.6

总结有元大都、上都两经的道路,除东面的一条"独立"外,西面的三条都有部分彼此重叠。即使是以岔道所在州、县命名,"宣德道"的称呼也不很恰当。实际上,整个直至"兴和"路城北"大、小伯颜山"的道路,也只是大都通向漠北干线的部分。所以,兹路往上都的段落,只有本路治"高原"县折往东北的段落才是"新"路。又由于"孛落站"迤北亦"铁里干"道系"蒙古站",所以《永乐大典》卷19422引《经世大典》"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中并无它们的名字。[2] 说来,"宣德"附近别有通往"察罕脑儿"的岔道。《秋涧先生集》卷80《中堂纪事》:"辛未午刻,入宣德州"。"距雷氏驿九十里。癸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十三日甲戌,至定边城憩焉,盖金所筑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十四日乙亥,抵确(榷)场峪,盖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双城北十里小河之东,南距黑崖西北一百有五里。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脑儿,时行宫在"。"留八日而发,距双城七十里"。[3] 这才该是"宣德道";前"宣德道"又当作"高原道"。皇帝"北巡"所行,亦"辇路",则"缙山道"加"怀来道"之"牛群头"以北段加"高原道"加"兴和路"至大都的"驿路"。

《永乐大典》卷19416引《经世大典》:"至元三年四月,圣旨谕开平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并榆林管站官节该:今后但有骑坐铺马使臣人等,仰照依已降圣旨,不得于望云取直道上经行,夺要铺马,止令经由抚州、宣德府正站。若有军情急速公事海青使臣,径直望云、雕窝路上经行。"[4]不过。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这条曾经持有"海青"牌才能通行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

[2]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242上。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1985年,页368上、下,369上。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原刊本,1969年,页7194上。

的道路，后来却是两京间经行最为繁忙的通道。而天然的对仗“白海”、“赤城”，成了这条道路的“名胜”标志。《伊滨集》卷7《和魏伯时韵》：“毡车一字卷朱帘，别馆离宫禁籞严。白海波声秋后小，赤城云气晓来添。农畴已溢如京望，萍实仍闻似蜜甜。身愧甘泉陪法从，独骑羸马走山崦。”[1]《元诗选》初集卷壬陈益稷《上都回，宿赤城站》：“涂山执玉会诸侯，宴罢回程宿岭头。白海雨来云漠漠，赤城秋叶夜飕飕。皇都万里乾坤阔，客路几年身世浮？驿吏惊呼诗梦破，一声鸡唱隔云州。”[2]其次是“辇路”之风景秀丽的黑谷段，也多有人因“扈从”而经行。《柳待制集》卷5《次伯长待制韵，送王继学修撰、马伯庸应奉扈从上京》：“山围黑谷翠漫漫，独许词臣息马看。碧道云开朝采正，蹛林风定雪华干。赋成特赐麒麟罽，宴出初擎玛瑙盘。岁岁八州人望幸，钩陈旗尾认朱竿。”[3]

“察罕脑儿”不是元人所说的“西凉亭”，还可从前引周伯琦叙述知悉：“上都西百五十里”：以方向而论，在西南而非西；以里数论，中隔“李陵台”、“桓州”二站，不止此数。而明人认“察罕脑儿”作“西凉亭”，很可能是一种误解。“李陵台站”在“滦河”东，马祖常《石田先生集》卷5《车簇簇行》：“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4]未曾经过兹站而经过“凉亭站”的南宋太后等，所行有可能是“滦河”西的道路。而今太仆寺旗骆驼山镇一带，依照里数以及那里曾是军队的营地来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西凉亭”的所在。《明史》卷126《李文忠传》：“明年（洪武二年），拜［李文忠］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以十万人出野狐岭，至兴和，降其守将，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贞，次骆驼山，走平章沙不丁，次开平，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下、2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94年，页2534。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3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后至元刊本，1988年，页203上。

降平章上都罕。"[1]"凉亭"有四,体现了四方拱卫的精神;其中,不乏元人的创制。程文海《雪楼先生集》卷5《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从幸上都,新凉亭成,大宴诸王、百官,竞起行酒。公(爱薛)进曰:此可饮乎?"[2]

对照阅读刘一清、周伯琦的相关文字,不难发现同一道路上"景观"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人烟"变化。往昔"无人家"的地方,"居者三千余家","居人可二百余家"。二者的时间的先后,不过数十年之久。《近光集》卷1《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又云:"驿程无里数,洼阜峻还低。落日明驼背,晴沙响马蹄。草枯人少聚,地冻路无泥。近市闻喧笑,邮亭又旅栖"。"牛羊群蚁聚,车帐乱星移。刍牧因浇沃,迁留顺岁时。宛驹驰不乏,芦酒醉难支。使客皆儒服,寒风莫向吹"。[3] 这当然是有元当局"经营"的结果;不仅"驿路",就是明代杳无"人烟"的"东路",也曾留下过高度文明的遗迹。唐之淳《唐愚士集》卷1《黄崖白塔》:"黄崖壁立千万尺,色黄乃是中央德。地当北塞压玄冥,要使朔云敛阴慝。谁筑浮图如蚁蜂?点缀霜雪县虚空。健儿到来不敢视,叫啸山鬼诃神工。我不知名问关吏,吏言昔有金仙寺。长廊斋磬杂钟鱼,焚香膜拜多豪贵。由来南北几兴衰?关山不殊人事非。区区一寺何足惜?万里之城今属谁?"[4]杨荣《杨文敏集》卷1《度万塔黄崖》:"怪石巉岩耸碧空,浮图高出势穹窿。边城百草经霜白,御帐千旗绚日红。天气喜逢晴不雨,曙光偏觉静无风。侍臣几度承恩厚?顾问时时到幄中。"[5]

---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3744。

[2]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1977年,页244。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2下。

21　瘿裂得婴

——高王祠与元高昌王世系

《康熙嘉兴府志》卷18，载有署名为虞集的《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记》一文。本文由所涉“高王”、“帖木补花”、“纽林的斤”、“戴旸谷”、“永昌”、“风泾”等名词考释着手，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指出：曾为“高昌王”的“帖木补花”，因得罪权臣而罹难。正是在肆虐淫威的笼罩下，为纪念这未被杀的“烈士”，必须巧加隐藏讳避。而在专奉“畏吾儿”祖先“高王”的祠内同时祭吊，必须将二者“故意”混淆以遮人耳目。至于以曾“考诸《高昌王世家》”的虞集为执笔，绝可能是“伪托”，因为当时这位作者并不在“都下”，已“致仕”在江西乡间。而从“高王祠”由“道士”主持来看，“仁济道院”或许就是摩尼教的秘密“道场”?!

21.1

《崇祯嘉兴县志》卷7：“仁济院，宋淳祐间建，国朝里人朱云峰重建。宣德五年，道士许洪明建三清殿，内有四香亭、高王祠。高王者，高昌山帖木儿不花也。永兴初，敕赐灵应高王。元学士虞伯生《高僧传》以为高王观世音，前志以为高使君浩，非口也。”[1]“元学士”之“《高僧传》”既不得见于今，亦不知所云；而署名为“虞伯生”亦“虞集”的相关“灵应高王”祠记，却仍能在清代的方志中，摭拾到几乎“完全”的“逸文”。《康熙嘉兴府志》卷18《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记》：“高王，本畏吾儿之地所自出，其先，实帖木补花。汉初，城于西凉之永昌，为君长，以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301下、302上。

分自存,不侮于中国。且为边鄙扞御,岁执贡,与中国通,锡赉甚厚。称都护,小国王号也。既薨,葬于其城之东北隅之高昌山,以神灵显乎中国,福佑列郡,而历历足征。诏许建庙,远迩人民罔不崇祀,阴功居多。永兴初,敕赐为灵应高王。自是人之灾患,有祷即应,刻期而验。至唐,邦人以封章具闻,爰奉王敕,追赠灵应高王,拟王者服用,殿宇复新,祀事加丰,时为武德九年也。惟王阴翊唐祚,福庀黎元,功施普天之下,莫能悉考其实,岂止一邦一邑而已哉?其后裔蕃衍,自唐而五代,皆能茂着勋业,奕振声光。"[1]

以上为碑文前部分,主要记载所祀"高王"封策的由来;以下为碑文中部分,主要叙述其祠的肇创、延替情况。《康熙嘉兴府志》卷18《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记》:"显德七年,陈桥兵变,宋太祖梦神人冕旒衮服而言曰:今天下为宋祚矣。问之:何为?答曰:吾高王也。寤而镂诸心。后嗣大历,建祠于汴、洛,以严祀之。建炎初,高宗南渡,扈驾从经东吴,适皇妹薨,痛戚无涯,择岸崿山以葬,采访吴会中僧、道宫之精严、玄风阐扬者修荐之。时有以仁济道院典教道士朱太初为举,特命奉行斋事,颁彩段六匹、钱二十缗。事毕,具实以闻,上因知有护教高王,即汴、洛之高王也。赐空闲腴田五十亩,供神祠祀事。考诸仁济所自,盖梁天监元年,有道者张半仙,不知何许人,由西蜀来寓风泾,道行高而善地理,言此境亦一福地,指一区建道院,民安而物阜也,人未之信。至夜分,钟鼓法乐齐鸣,居民异之,有檀越舍地捐财,不久而落成,四境有灾疫旱溢,祈祷必遂所恳。半山(仙)道者工竟,刻日而尸解。于是,道风大振,高行云集,而未有额。唐贞观十九年,具实以请,赐额仁济道院。历年浸久,殿宇廊庑,屡损屡葺。太初归真,乡之善士大有戴旸谷协赞众议,重其新而撤其旧,输(轮)焉奂焉。高王神祠建于殿之西,旁设像,冠冕服华衮,事之惟谨。"[2]

行文的后部分,专门说明作记原因及作者的感想。《康熙嘉兴府

[1]北京,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原刊本,页1049下、1050上。

[2]北京,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原刊本,页1050上、下。

志》卷18《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记》:“道士陈玉琳、朱道明,道德兼资之士也,怀香走都下,再拜请言为记,刻石于祠,用表神灵,以诏后世。予惟王之生也,钟孕山水之灵秀,文武忠义,辅世长民,薨而受封灵应高王,福民之功,施于天下,愈久而愈彰。其神洁、其仪肃,所以戒茹荤者,不享非礼之祭故也。予尝观《神僧传》,有聪法师者,受戒于风泾高王,此其谬也。王之代天理物之德,其盛矣乎!岂有是哉?在唐时,尝封卜古罕为高王;我朝仁宗皇帝以纽林的斤嗣亦都护,册封为高昌王,皆实王之裔。于戏!王之所自出,事甚神异,其传迄今数十代,再世而三王存殁,为天下后世景仰。王之仁德,如天之雨露,沛然泽物;王之灵应,如天之风云,不测变化。高王由仁济而安,仁济由高王而显,岂非元化之昭昭,而合符神灵之赫赫者乎?姑述其颠末,使后之嗣法于仁济道院,延奉于高王祠者,有所考知所自云。”[1]“聪法师”,同为元人的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3《风泾高王》:“释法聪,说法于浙西之苏、杭。嘉兴县有神,曰高王,降其祝曰:为我请聪法师来,受菩萨戒。居人依其言而请之,戒讫,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断,后若祈福,可请僧众在庙,设斋行道。”[2]

虞集,字伯生,籍贯抚州路崇仁县。一生仕宦,以在翰林时日长久,而为有元一代诗文巨擘。欧阳玄《圭斋集》卷9《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亦《虞集神道碑》:“大德六年,用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十一年,擢国子助教,丁内艰,至大二年,服阕,以旧官复用。四年,转将仕郎、国子博士。延祐元年,改从仕郎、太常博士”。“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考大都乡试。五年,被旨召集贤直学士吴公伯清于家,寻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丁外艰,服阕,以旧官召还。泰定元年,考试礼部,升承德郎、国子司业。三年,进奉训大夫、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俄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

[1]北京,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原刊本,页1050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下。

明年,又兼国子祭酒。天历三年,特授中顺大夫,未几,拜奎章阁侍书学士,升亚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国子祭酒”。“至顺元年,御试选读卷官,被旨修皇朝经世大典,为总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余如故”。“元统二年,遣使赐上尊酒、金帛,召还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归”。“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1]

21.2

“在唐”被“封”为“高王”的“卜古罕”,即元、明人所云的“卜古可罕”、“卜谷可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6《高昌世家》:“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勋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曰秃忽剌,一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名曰卜谷可汗。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2]虞集《道园类稿》卷39《高昌王世勋碑铭,应制》亦《纽林的斤世勋碑》:“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3]

关于这位“卜古可罕”,稍早的“伊朗”史家志费尼,也有十分类似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25上、下,26上。

[2]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80年,页327。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211上、下。

的叙述。《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Tughla），一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术（Qamlanchu）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吾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般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桩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荐一人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因为他们说：这五子是全能真主赏赐的。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们一致举他为汗；于是，他们会集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拥上汗位。此后，他打开公正的地毯，收起暴虐的卷席；而且他有很多扈从、家臣、部属和奴仆"。[1]

"肇自木瘿"之"卜古可罕"生活的年代，根据明人的说法，乃在"元魏"亦元氏北魏时，或由从"在唐"上溯"三十余君"而来。倪谦《倪文僖集》卷21《高昌家乘后序》："尝观自古有国之君，易世革命，泽微流远，子孙降而为庶者，不为少也。今高氏肇自木瘿，较之人迹鼠卵之事，尤为神异。所谓麒麟、蛟龙之生，异乎犬羊鱼鳖，盖天实启之，而非偶然之故也"。"高昌有国，居西北辉和尔（畏吾儿）之地。在元魏时，有名曰布克（卜古）汗者，生于木瘿，遂为其国君长，寔高氏之始祖也。传三十余君，在唐时，是为伊啰勒德济（玉伦古赤），其子格埒勒德济（葛励的斤），徙居交州"。[2] "徙居交州"，《道园类稿》卷39《纽林的斤世勋碑》："又有山，曰天哥里千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

[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中译本，1980年，页63、64。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下。

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盍坏其山以弱之?乃告诸的斤曰:既为婚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遂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辇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玉伦的斤薨。自是,国多灾异,民弗安居,传位者数亡,乃迁居交州,今高昌[火州]也。"[1]

不过,即使是当时,"畏吾儿"亦"伟吾而"祖先之"传说",也多有内容"歧异"的情况。郑真《荥阳外史集》卷37《记高昌国五婴儿事》:"故蜀郡邵庵虞公(集)著《高昌[王]世勋碑》,载其祖之所自出,有天光降于树,生瘿而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穉者卜古可汗,遂能有其土地人民,而为之君长,此即高昌之君也。而金华黄公(溍)论五婴儿事,以为两树中而生瘿,既与天光之说不同,且谓其先为国之君长,而又谓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则又以为高昌之臣矣。夫怪异之事,圣门不道,五婴儿之说,若天问所谓水滨之木得彼小子者,儒先固以为不足信矣,况一事各为一说,或以其为君,或以其为臣,吾不知今之修《元史》者,果孰从而取证乎?"[2]所称"论五婴儿事",原文亦存。黄溍《金华先生集》卷24《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铭》亦《亦辇真神道碑》:"公讳亦辇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国中有两树,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瘿(婴)儿。四儿死,而第五儿独存,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让以国,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3]

21.3

《倪文僖集》卷21《高昌家乘后序》:"《高昌家乘》者,乃宣府前卫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21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下、23上。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5下。

指挥同知高公伟所修者也。伟生于遗腹,谱佚不传,得元奎章阁学士虞文靖公所撰《高昌王世勋碑》为据,始有统绪,辑成是谱。今其孙宁,亦生于遗腹,嗣为本卫指挥同知,以战功升指挥使。于其家乘,自祖伟而下,既已续书,欲予一言以序考之”。“又传百七十余,载在元时,是为巴哩珠阿勒坦德济伊都呼。伊都呼者,其国王号也。举国归附太祖,仍为伊都呼,卒。子谔格勒济德济嗣,卒。子茂穆尔德济嗣,卒。子和尔齐哈喇德济嗣,卒。子纳琳德济嗣,封为高昌王,卒。子特穆尔布哈嗣,卒。弟齐吉嗣,卒。兄子布达实哩嗣,卒。子华善嗣,在我国初,举国归附,为立高昌卫,拜为高昌卫指挥同知,仍统所部,赐以世袭诰命,卒。子伟嗣,即修谱者也,累调宣府前卫,卒。子永,早殁,而宁嗣”。[1] 可惜诸人名已为四库阁臣篡改,难以辨认;所幸仍存当时原文,勘同实易。“巴哩珠阿勒坦德济伊都呼”亦“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谔格勒济德济”亦“玉古伦赤的斤”,“茂穆尔德济”亦“马木剌的斤”,“和尔齐哈喇德济”亦“火赤哈儿的斤”,“纳琳德济”亦“纽林的斤”,“特穆尔布哈”亦“帖睦尔补化”,“齐吉”亦“篾吉”。

《道园类稿》卷39《纽林的斤世勋碑》:“而[我]太祖皇帝龙飞于朔漠,当是时,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知天命之有归,举国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诸第五”。“薨。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为亦都护,玉古伦赤的斤薨,子马木剌的斤嗣为亦都护”。“还军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还镇高昌,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仁宗皇帝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设王府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则行诸畏吾儿之境”。“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帖睦尔补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儿只思蛮,阔端太子孙女也。至大中,从父入备宿卫,又事皇太后于东朝,拜中奉大夫、都护,升资善大夫。又以资善出为巩昌等处都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下,19上。

总帅[府]达鲁花赤。奔父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钦察台,不允,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天历元年十月,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以旧官勋封拜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遗意,让其弟篾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1]。

曾任"知枢密院事"、"中书左丞相"、"御史大夫"的"帖睦尔补化"亦"帖木儿不花",后缘遭"太师"伯颜的嫉恨被杀。苏天爵《滋溪文稿》卷4《新城县庙学记》:"圣朝以来,则有丞相、东平王(安童),御史大夫、高昌王赐田封户在焉,而故治书侍御史崔公思义、燕南廉访使赵公晟,皆家于斯。岁时冠盖不绝,学者亦足以仪刑观感矣。"[2]陈旅《陈仲众集》卷9《江浙省题名记》:"矧今圣天子新治象于四方,命前中书丞相、高昌王保厘东南,体隆数异,绚贲方岳,何可无纪?乃俾其属并考旧官名氏、岁月书之,虚其左,以容方来。"[3]刘基《诚意伯集》卷6《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亦《宋文瓒政绩记》:"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论其弟弃市,送刑部议,公不肯,曰:狱情未具。于是,复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路]总管。"[4]《南村辍耕录》卷8《岷江绿》:"太师伯颜擅权之日,剡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以无罪杀。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绿》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五门之上"。"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儿水"。[5]

宋濂《宋学士集》卷28《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和赏公坟记》亦《和赏坟记》:"公讳和赏,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纽怜[的斤],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父不答失

---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211下、212上、212下、213上。

[2]北京,中华书局,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1997年,页51。

[3]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至正刊本,页2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28下。

[5]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1980年,页103。

里，中书平章政事；皆袭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时达变。幼亦绍王，封镇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兰州，公赍印绶，自永昌率府属诣辕门内附，诏授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世袭其职。公乃开设官署，招集降卒数百人。会宋国公冯公胜奉敕征甘肃，命公移镇西凉，转输馈饷无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宁县聚宝门外五里吕氏花园。上遣使者祭墓，恩礼优渥，人皆以为荣。公妻曰都坚。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暨入国朝，荣膺显爵，方以事功自见，而赋年不永。惜哉！因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概纳于墓，以志其哀。"[1]"不答失里"、"和赏"、"太平"，显然就是前见"布达实哩"、"华善"和"伟"。叶盛《水东日记》卷27："华善嗣伊都呼（亦都护）、高昌王，镇甘肃，国朝洪武三年，宋国公西征，以全部士马、金印归附，除和阳卫指挥同知。七年，卒，赐葬聚宝门外。子伟，字怀英，袭职后调宣府前卫，卒。子永，传宁云。"[2]

21.4

"畏吾儿"之"城于西凉之永昌"，乃在"世臣帖睦尔补化"之父"纽林的斤"嗣"亦都护"之前。此后，该处成为侨居家族的墓葬所在。《道园类稿》卷39《纽林的斤世勋碑》："上壮其（纽林的斤）志，赐金币巨万，妻以公主，曰不鲁罕，太宗皇帝之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公主。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赤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贼用敛迹，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召还，嗣为亦都护，赐之金印，复署其部，押西护司之官"。"至帖睦尔补化，佐朕理天下，为丞相，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绩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15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伐石树碑,而命国史着文而刻焉”。[1] 对于其唐或以前的祖先来说,除了曾越“贺兰山”而南,似乎没有驻扎“西凉”的经历。《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颉利遣欲谷设领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齿,号活颉利发,树牙独乐水上。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遣使者献款,太宗为幸灵州,次泾阳,受其功。”[2]

令人十分疑惑:有元所作“嘉兴路”唯一地方志书,根本没有“仁济道院”的记录。所有者,也不过是前引以“灵应高王”为“高使君”的“高王菩萨庙”。《至元嘉禾志》卷12:“高王菩萨庙,在县北三十六里迁善乡。考证:高使君也。晋建武中,出为监屯校尉,领兵三千,屯给于此,久而镇静,使君教兵三千,耕稼官田,岁遇丰稔,公储有余,于官于私,有功有德。使君累迁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并侍中、征虏将军,授北海、信都二郡太守。禾之镇,终于此。梁大通年,立庙于县北二百步,梁步兵校尉刘绩之记。后移其庙于此,地名江泾村。”[3] 显然,兹“高王”[4],与“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风泾”,张之翰《西岩集》卷16《风泾驿记》:“环云间皆水,唯西南塘路可通郡,故郡以风泾为喉襟,盖出入无不由此。至元癸巳(三十年),南省许置驿,视公帑一钱莫敢动。有乡之好事者张某及近堡数巨室,来助木瓦之费。余与同僚度其地,令端官陈青创屋十二间,虽未尽轮奂之美,馆之所须,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212下、211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112。

[3]台北,成文出版公司《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钞本,页7458上。

[4]李昉《太平广记》卷111《孙敬德》,北京,中华书局句逗本,1981年,页765:“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出《冥祥记》。”

亦略备。”[1]贡师泰《玩斋集》卷4《风泾舟中》:“白发飘萧寄短篷,春深杯酒忆曾同。落花洲渚鸥迎雨,芳草池塘燕避风。烽火此时连海上,音书何日到山中?故人别后遥相望,夜夜空随斗柄东。”[2]

于“仁济道院”有“重其新而撤其旧”之举、“乡之善士大”之“戴旸谷”,应该就是有元一代人。《金华先生集》卷10《戴氏义塾记》:“嘉兴郡城东北六十里,曰白牛镇,居人数百家。为其乡之望者,曰旸谷处士戴氏,讳某,字某。患镇学之弗立,而后生小子无所受教,规创义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没。后二十年,其子曰光达,字君实,始因其经画之素,度地于镇东若干步,广袤可二十亩而赢。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势,召匠简材,揆日兴作。先圣先师之殿峙其中,论堂踞其后,斋庐翼其旁。邃庑穹门,下至庖湢、库庾、直舍之属,为屋总四十有五间,陶甓黝垩,缜壮而不华,图史之藏,什器之须,纤悉毕备。周以缭垣,环以幽篁佳木,花径果蹊,而潴其流泉,为芰荷菰蒲之区,又十亩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讫七年某月而告成。”[3]“镇”之得名,因“白牛泾”,正是后来讹作“枫泾”之“风泾”亦“清风泾”。《至元嘉禾志》卷3:“白牛镇,在县东北六十里。考证:宋贤良陈舜俞居焉,自号白牛居士,故以名。旧为市,圣朝至元十三年,立为镇。”[4]《明一统志》卷39:“清风泾,在嘉善县东北二十四里。旧名白牛泾,即宋陈舜俞跨白牛往来之所,后人名曰清风泾。”[5]

“戴旸谷”一名,又与有元“畏吾儿”别一支家族“里”氏之祖先称谓“丞相敦欲鲁”十分接近。《雪楼先生集》卷15《里氏庆源图引》:“里氏者,隆禧院使约着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高昌宅河西之境,在唐为伊州。其俗大抵与诸国类,又世蹂金革,虽豪王大族,能自系其所自出者无几。惟里氏,世仕其国为大官。自大父赛吉思仗义归朝,佐定中夏,为山东大都督。其后列朝着、寄方伯,垂绅曳绂、分符握节者,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6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3下、14上。
[4]台北,成文出版公司《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钞本,页7404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10上。

余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惧世代日益远,生齿日益众,无命氏以相别,终亦荒唐杳眇,不可知而已。何以奉先而传后哉?乃以身事本朝者,实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从世俗书,有从土从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溯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自丞相敦欲鲁以下至于今九世,系以为谱,号曰《里氏庆源图》,而隆禧为七世云。君好学广问,于忠君孝亲之道,尤所笃慎。"[1]不过,检索唐时同名人,却有突厥汗的谋臣"暾欲谷"。《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初,默啜死,阙特勒(勤)尽杀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婆匐为默棘连可敦,独免,废归其部。后突骑施苏禄自为可汗,突厥部种多贰,默棘连乃召暾欲谷与谋国,年七十余,众尊畏之。"[2]

21.5

毫无疑问,识读明、清仍存有元《风泾仁济道院高王祠记》碑刻全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就相关名词,诸如"高王"、"卜古罕"、"帖木补花"、"纽林的斤"、"张半仙"、"戴旸谷"、"永昌"、"风泾"等进行考究,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系列解释。"高王"、"卜古罕"所涉年代悠久,如何与乃为"纽林的斤"之子的"帖木补花"勾连起来?固然,乃为有元嘉兴路地方富豪的"戴旸谷",与"畏吾儿"高官"敦欲鲁"、"突厥"谋臣"暾欲谷",也许只是完全的"音近"巧合。"张半仙",也不知与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卷87《幼科心脏门夹疹》中"张半仙用黄连解毒汤以治夹痫之痘,则失之太寒"之同名者是否竟为一人?[3]然而,就"风泾"亦"清风泾"、"白牛泾"等名称的出现,最早也不会先于借"骑白牛来往"、"气高如清风"以命名的北宋陈舜俞的生活年代。《都官集》卷末《都官集跋》:"曾祖都官(陈舜俞),以庆历六年贾榜登进士第。嘉祐四年,与钱公藻同中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实为举首。

---

[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页602、603。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05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上。

熙宁中，知越之山阴县。会新法行，上书极论其害，遂贬监南康军酒税累年，竟不仕以没”。“庆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孙太中大夫、徽猷阁待制、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陈]杞谨书”。[1]

“帖木补花”亦“帖睦尔补化”、“帖木儿不花”，曾因得罪权臣，与“剡王彻彻都”一齐罹难。权衡《庚申外史》卷上：“丁丑，[后]至元三年。以伯颜为太师、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至是，伯颜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2]在肆虐淫威的笼罩下，亲戚友朋若要私下纪念被杀的“烈士”，必须巧加隐藏讳避，才能免遭更进一步的迫害。在专奉“畏吾儿”祖先“高王”的祠内，同时祭吊“帖木补花”，当然是将二者混而为一以遮人耳目为上策。如果“高王祠记”之作果系曾“考诸《高昌王世家》”的虞集，也就难怪其会故意淆乱“掌故”了。不过，更可能是“伪托”，因为当时这位作者并不在“都下”，已“致仕”在江西乡间。至于故“作俑”者，有可能是当地的“畏吾儿”族任官。《倪文僖集》卷24《跋濑东送别诗后》：“仓使浦君廷玉辱与予交，尝曰：珍曾祖讳仲渊，其先，高昌人，发身科第，仕元为嘉兴路同知，卜居建康之溧阳州，后升湖广廉访使。州守林公辈绘《濑江送别图》成，赋诗为赠，联成一帙。元季，兵戈抢攘中，遗失不知所在。国朝正统初，访求得之，然图与前后章皆已裂毁，所存者，仅此残墨而已。”[3]

唐时的“回鹘”，笃信摩尼教。黄震《黄氏日抄》卷86《崇寿宫记》：“《老子化胡经》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降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说戒律定惠等法。则道经之据如此”。“唐宪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置寺处之”。[4]《老子化胡经》乃全真教道人竭力崇奉的经典，而为有元初年佛、道双方辩论的焦

[1]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影印乾隆钞本，页192下、193上。

[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任崇岳笺证本，1991年，页17、18。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下。

点之一。《至元辩伪录》卷首张伯淳《至元辨伪录序》:"乙卯间,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成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谕,登殿辨对化胡真伪。"[1]从"高王祠"由"道士"主持来看,"仁济道院"或许就是该教的秘密"道场"?!事实上,有元也有属于"高昌"信仰的神祇传入内地。《道园类稿》卷19《诏使祷雨诗序》:"壬戌,与左丞亦怜真祷于太一元君庙,即大雨。其日,又诣高山太白峡灵湫庙"。"明日,又祷,大澍连日。于是,东自陕州,西至凤翔,南达兴元,北暨巩昌,皆来告足。甲戌,至凤翔,与宪使、郡守祀于雅腊满神之庙。雅腊满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关中者,移祀于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镇之吴岳,亦雨"。[2]

《水东日记》卷27:"盖特穆尔布哈(帖木儿不花)二子:长布达实哩(不答失里),嗣伊都呼(亦都护)、高昌王,尚阿哈尔额森呼图克(阿合儿也先忽都)公主,卒。传子华善(和赏)。次子巴延布哈德济(伯颜不花的斤),字苍岩,为太常典簿,鲜于枢之甥,官至江东廉访副使、浙东宣慰使,介立不群,草书逼真舅氏。"[3]"伯颜不花的斤"不是"帖木儿不花"之子,而属于"玉古伦赤的斤"或"马木剌的斤"的别支裔孙。

《元史》卷195《伯颜不花的斤传》:"伯颜不花的斤,字苍崖,畏吾儿氏。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孙,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倜傥好学,晓音律。初用父荫,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达鲁花赤"。"明年,升浙东都元帅,守御衢州。顷之,擢江东道廉访副使,阶中大夫"。[4] 同书卷14《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以雪雪的斤为缅中行省左丞相,阿台董阿参知政事,兀都迷失签行中书省事。"[5]暨,成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元刊本,页411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513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4]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4409。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286。

珪《居竹轩集》卷4《高昌王所画蒲萄,熊九皋藏》:“玉关西去火州城,五月蒲萄无数生。今日江南池馆里,万株联络水晶棚。”[1]不知这位擅长绘画的“高昌王”,又是阿谁?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22 昂夫超吾

——元曲家马昂夫史事考辨

关于元曲家“回鹘”人马昂夫,孙楷第先生曾因陈援先生之作而作过补考。本文,则更在两者的基础上进行辨正。其主要内容如下:其名字,由“薛超吾儿”简作“薛超吾”,又视“薛”为“姓”,合“字”作“薛昂夫”;又以“马”为“姓”,合“字”作“马昂夫”,合“号”作“马九皋”。除外,还有以“薛”、“马”之音重叠作“司马”姓的例子。其仕履,初为江西行中书省令史,又入京,由秘书监郎累官佥典瑞院事,此后,相继出莅太平、池州、衢州、广德等路的总管或达鲁花赤。为使读者有个“完整”的印象,本文的引援,却不能够做到“已论者不复论”的简省原则。不过,于旧资料,稍有“不同”的强调和诠识;而在论者“相似”或“相同”方面,也往往添入前人不曾提到的资料。

22.1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6《薛昂夫诗集序》:“昂夫乃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盖昂夫尝执弟子礼于须溪先生之门,其有得于须溪者,当不止于是。而余所见者,词章耳。”[1]《天下同文集》卷15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盖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绵亘,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明圣之代,蒙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2下。

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马牛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惟孝与忠、智，根本立矣，文藻柯叶，又何难为？”[1]昂夫，又作“卬夫”。刘将孙《养吾斋集》卷10《九皋诗集序》：“故［陶］渊明之冲寂，［韦］苏州（应物）之简素，［韩］昌黎（愈）之奇畅，欧［阳修］之清远，苏［轼］、黄［庭坚］之神变，彼其养于气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轩轩于鸡群，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非复喧啾之所可匹侪。凡学诗者，必不可以无此意也。而未之见也，乃见薛君卬夫焉。卬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2]

乃为“蒙古人”名的“薛超吾”，却有了“汉人”字的“卬夫”、“昂夫”，借谐音而成义。《养吾斋集》卷24《薛超吾字说》：“太行薛君，以昂夫为超吾之字。既称于四方，闻于大人君子，过庐陵（吉州路），犹欿然问于须溪刘氏之子曰：何如？则其质温而器广，其进进不已也如此。所谓超者，不必皆与人争也。彼以人超人，所超者，亦特斯人止耳，而吾安在也？超者以吾，而不借于人，乃得吾之所以为吾者焉。宇宙事物，为我用而不我累，即皋、夔、周、召之业，时出之，亦不以易我，故其声光倍常，使人瞻望钦耸，如异人绝世是夫也。其昂也，吾也。”[3]解释者，“须溪刘氏之子”。“须溪”，既“执弟子礼于须溪先生之门”之“须溪先生”刘辰翁。陈栎《定宇集》卷8《随录》：“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江古心之爱友，文字有好议论，惜无全篇纯雅者。其学不自朱子来，是其天资高，后来渐渐迁僻，如注杜诗，多说得迂晦，教人费力解说，可笑其人好怪。”[4]欧阳玄《圭斋集》卷8《罗舜美诗序》：“南渡后，杨廷秀（万里）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宗少于黄，然诗亦小变。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5]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唐古德立夫序》：“唐古德、立夫，故御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下、4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下、1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下、10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页4上。

史中丞、覃国公之子,今佥典瑞院事薛超吾、昂夫之弟也。从事江西行省,志有所不乐而去。余观昂夫,亦小试其才于此,去而为达官于朝,立夫之才,岂出兄下?接踵登朝,盖可期也。"[1]其父"御史大夫、覃国公",或许就是侨寓怀孟路的蒙古人大达立的女婿阿里。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6《敕赐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兼镇守建德万户,赠荣禄大夫、平章、柱国、温国公,谥恭惠珊竹公神道碑铭》:"公讳大达立,朔方人,族珊竹氏,益都行省、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国、温国公,谥忠襄纯直海第六子。生颖慧不群,仪观峻整,太尉公异而爱之。少长从太岁(尉)诸道征进,多谋画之助。中统初,兄太出以管军总管卒,母夫人喜礼伯伦携太出子黄头暨公入见,有旨令公袭职。公言侄黄头俊迈练兵,世官莫侄若。上喜其让,别任公管怀孟军奥鲁。三年,青寇平,第功,有白金之赐。十七年,赐金虎符,授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兼镇守万户。是岁十月十九日,以疾薨于建德,归葬于怀之某原,寿年若干"。"三女:长昔剌伦,婿千户抄赤;次祝温直,婿覃国公阿里,封覃国夫人;次脱脱伦,婿众家奴"。[2]

早在"薛超吾"亦"薛昂夫"、"马九皋"、"唐古德"亦"唐立夫"、"马九霄"的父祖辈,其家即迁徙到了江西行省的首府龙兴路;以后,二位"先人"亦奉葬于此。吴当《学言稿》卷2《琴鹤双清亭,并序》:"马君九霄,作亭豫章城居之东北隅,以贮琴书。其祖御史大夫、覃国公始居于斯,及今仕于斯者,三世矣。覃国贵而能贫,太常易名清献,与宋贤赵公(抃)同谥。清献凡仕所至,惟琴、鹤相随,九霄遂以琴鹤双清名亭云。"[3]虞集《道园类稿》卷25《马清献公墓亭记》:"今秘书监卿致仕薛超吾儿昂夫,昔葬其先[清]献公于龙兴北门之外,伐石太湖,刻吴兴赵公(孟頫)书、清河元公(明善)所著铭,而清苑郭公(昂)所篆额者而树之。其高丈有七尺,龟趺螭首,皆一品之制。又为亭覆其上,前为阙,中有表曰:《元故上柱国、御史大夫覃国清献公神道碑》。前后三十年,始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页298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320下、32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

如其志，以成壮丽奇绝，特出于江湖之间。都人士以为见未曾有，达官贵人与四方之游士宾客过而览者，咨嗟叹息，以为昂夫之显扬其亲，无所不用其极也”。“昂夫不以予（虞集）之不敏，使其客杨邈列其详”。[1] 可惜元明善所作之碑文今已亡佚，不然，可以得知更为详细确切的消息。“唐九霄”，后又调官“淮东廉访司”经历。[2]

22.2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1《望番禺，并序》：“庚寅。广东道肃政廉访使钦察，核军民达鲁花赤脱欢察儿在广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台遣监察御史镏振往按之。振受赇，以钦察言非实，钦察忿死，振亦恐惧得疾，还至龙兴驿舍，白日见钦察于前，因噤而死。未几，行台又遣监察御史杜□□访其事，得今衢州路总管薛超吾为江西行中书省令史时所赋诗，遂合诸御史上章核振。后卅有□年，临川危素闻而哀之，作望番禺。”[3] 杨载《翰林杨仲弘诗集》卷7《呈马昂夫佥院》“君为胄子入京都，才望高华世所无。秘殿为郎监玉篆，雄藩作守判铜符。科条自可苏民瘼，议论还宜赞圣谟。更倚覃怀功业盛，峨峨天柱立坤隅。”[4]《元曲家考论》丁稿《薛昂夫》：“按［危］素是赋题下自注云：庚寅。庚寅至正十年，由至正十年上推至皇庆元年，得三十九年。知镏振、钦察案发生在皇庆、延祐间。昂夫为江西行省令史，亦当在此时”。“按《元史》［卷］《百官志》，秘书监属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典瑞院院使下有同知、有佥院。杨［载］诗秘殿为郎，不知指何郎？覃怀功业谓其门世，坤隅谓西南，然亦不知为西南何地”。“昂夫初为江西行中书省令史，后入京，由秘书监郎累官佥典瑞院事、西南某路总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635上、下。

〔2〕许有壬《至正集》卷29《谢淮东廉司经历马九霄画鹤见寄》，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页155上：“骑上扬州不可招，一朝蜕影入冰绡。凡夫岂敢留仙骥？却遣衔书赴九霄。”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嘉业堂丛书》本，页400上、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页5下。

管”。[1]

“镏振、钦察案”之发生,当在“大德六年壬寅”。《元史》卷2《成宗纪》:“大德六年正月乙巳,中书省臣言:广东宣慰副使脱欢察而收捕盗贼,屡有劳绩。近廉访司劾其私置兵杖,擅杀土寇等事,遣官鞫问,实无私罪,乞加奖谕。命赐衣二袭。”[2]自兹后推36年,得后至元四年戊寅,这才是危素书写前引文的年代,即“薛超吾”亦马昂夫仍在“衢州路”任上之年。“庚寅”当作“戊寅”,所缺字,盖“六”非“九”,而“总管”,时当作“监郡”亦“达鲁花赤”。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15《送汪山长序》:“元统乙亥(三年,后至元元年)春,予(吴师道)道过三衢(衢州路),将往谒清献公(赵抃)故居,一偿宿昔之愿。继而识山长汪君处谦,其人循循雅饬,甚温而文,与言若有契者。予既数日留,处谦日周旋不置,遂相与出西郭门,抵孝弟里,遥望甍栋翘起田野,中容已肃,既至,拜遗像于堂,清风生气,凛然袭人。按行徘徊,问池台故基,漫不可考。四周迫民亩,竹树无隙可容,侵攘殆已久,独庭下二豫章,当时所手植者,夭矫盘拏,大数十围,其一且半枯。抚之,慨然太息。时工人方治碑,读之,知前此摧坏尤甚,监郡薛侯(超吾)为兴修,汪君寔宣其劳,恒产素微,君请于侯,畀田廪供租给,则又君之能有为,而前长席者之不逮也。”[3]

“典瑞院”前身为“符宝局”、“典瑞监”,而“监”之“卿”正由“局”之“郎”所升。姚燧《牧庵集》卷15《董文忠神道碑》:“公讳[董]文忠,字颜诚,真定藁城人”。“中统之元,置符宝局,以公为郎,后官奉训大夫,居益近密,上尝不名,惟第呼董八,亦异数也。而公不为容悦,随时献纳,中禁事秘,外多不闻”。“[至元]十八年,升局为典瑞监,郎为卿,官以正议大夫。俄授资德大夫、佥书枢密院事,卿如故”。[4]“符宝局”、“典瑞监”、“典瑞院”,所掌正是出入“禁宫”亦“秘殿”之“天子符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81年,页122。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8年,页439。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411下、412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19上、20上、23下。

玺”，所以，以“秘殿为郎监玉篆”来称呼职“典瑞院佥院”的马昂夫，都是恰如其分的。再说，《道园类稿》卷25《马清献公墓亭记》：“仁皇在御，昂夫得召见，以大宗伯之属士通禁从，主天子符玺，官典瑞，三加而弥尊，眷遇日亲显。”[1]而《元典章》卷7《吏部职品》“拾存备照品官杂职”，“从五品”中仍存“符宝郎”，而与“詹事院司狱”、“同知登闻”和“诸城所副统领”、“宫籍监”等前后并列。[2] 至于“秘书监”之“诸郎”，其员数名单存于《秘书监志》卷10《题名》，其中并无“薛超吾”或“马昂夫”之名。[3] 由此看来，谓其“由秘书监郎”迁官，缺乏依据。

至于“坤隅”，只是个“相对”的方位概念。《元名臣事略》卷首王理《元名臣事略序》：“皇元起朔方、绍帝运、接大统，资始于天，不因于人。遂大作明命，训戒宇内。一启而金人既南，辽海和辑；再启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启而靖河北，秦、晋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四启而庸、蜀是柔；五启而江、汉奄从，赵氏为臣。陆道西北，见角端，溟海无际，舶乃旋舻。”[4]《牧庵集》卷17《颍州万户邸公神道碑》：“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讳泽，字润之”。“会帝考贡，曰是南纪。于何萧茅，旷人包匦？乃畀丞相，百万烝徒。江汉滔滔，鼓枻以浮。分狥坤隅，置公前驱。登陴长沙，桂林入俘。大憯小悖，剪无稽逋。从战万里，清楚以吾。归抚其躯，矢石遗余”。[5] 前一指“西域”，后一指“江南”。换言之，马昂夫父祖所居住的龙兴路，也属“坤隅”的范围，而“峨峨天柱”，极可能指所竖“丰碑”。《道园类稿》卷25《马清献公墓亭记》：“工人定趺其上，而丰碑重大莫能起，昂夫之子吴伯都剌缚竹加衡，教以机发，起而植之，若举羽然，咸以为神。则又惧夫风日雨雪之见及也，乃加亭焉”。“植碑之日，行省平章贯只哥、唤住廉使两参政，宪使董鹏飞各率其僚佐吏士来会”。[6]

---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635下。

〔2〕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1976年，页28上。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高荣盛点校本，1992年，页191－205。

〔4〕北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3。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珍》本，页1上、6上。

〔6〕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636下。

22.3

萨都剌《雁门集》卷2《三衢守马昂夫索题烂柯山石桥》:“洞口龙眠紫气多,登临聊和采芝歌。烂柯仙子何年去?鞭石神人此地过。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遥知题柱凌云客,天近应闻织女梭。”[1]同卷《寄马昂夫总管》:“衢州太守文章伯,酒渴时敲玉井冰。径造竹床忘是客,横拖藜杖去寻僧。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生前是薛能。日暮江东怀李白,凤凰台上几回登?”[2]同卷《和马昂夫杂咏,赏心亭怀古》:“景阳宫井绿芜深,空有杨花暗御林。一自朝云归寺里,几回明月到楼心?陈台露冷蛩声苦,楚水波寒雁影沉。白发词臣多感慨,长歌对酒向谁斟?”[3]同卷《层楼感旧》:“倚遍阑杆忆往年,南朝文物已萧然。空遗故国山如画,依旧长江浪拍天。市井笙歌今渐少,御街灯火夜相连。青青楼外秦淮柳,几度飞花送客船?”[4]后二诗,亦见载于《元诗选》初集卷35,分别题作《和马昂夫赏心亭怀古》、《和马昂夫登楼有感》。[5] 清人萨龙光系上作于“至正六年丙戌”,注云:“《方舆胜览》[卷14]云:宋丁谓始典金陵(建康府),陛辞,真宗出八(大)幅《袁安卧雪图》付谓曰: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此图。谓遂张于赏心亭[柱上]”。“白发词臣云云,盖公(萨都剌)于后至元六年再官翰林也,兹为南行台侍御史,马昂夫以衢州府调为太平路总管,故得相遇于此”。[6]

不过,按照时人虞集的说法,马昂夫之任“太平路守”在先,之任“衢州路守”在后,中间尚莅“池州路守”,最后又莅“广德路守”。《道园类稿》卷25《马清献公墓亭记》:“始谋作亭,[马]昂夫守太平,再守池,公田之入,不足以集事;三守衢,则集其赢以兴役焉;四守广德,归而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6上、下。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6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7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页18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6]《雁门集》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殷孟伦、朱广祁标点本,1982年,页347、348。

后大成事，继万石君家矣。”[1]“守池”，职号为“总管”，乃在“后至元四年戊寅”之前，而儒学之“尊经阁”正系其建。《吴礼部文集》卷13《池州修学记》：“至元重纪之四年，总管通议公孛罗不花与经历吴君远翔，以职在主领，顾瞻弗宁，实图更张。监郡公迭列思八夙有兴学之志，议以克合，僚属交赞。先是，学前岁鱼池之利，或妄援弛禁例罢免，学正姚廷用发其奸，府严督，征得钱，为贯一万七千有奇，用以充费。于是，撤旧而新，易脆以坚，残缺复完，昧黝更焕。由门而殿，悉以序，及当殿两旁，限以扃鐍，启闭有时。肖像从祀，一百有五人，搏土设色，咸精其能，徙贤祠之次，治土神之栖，辟祠祭之室，论堂斋庐，密比以整。最后尊经阁，前[池州路]总管薛超吾（马昂夫）所建者，特为雄伟，复稍加修饰。神既妥灵，士亦乐居，洁净尊严，一洗前陋。又议以余资完治祭、乐器、服，悉如其数。”[2]

《道园类稿》卷21《送黄敬则赴太平文学序》、《送杨拱辰序》：“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黄]敬则来告曰：有人自太平来，趣治其学事，求一言之赠焉。集为席与坐，而告之曰”：“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肃公（虞允文）遗庙在，故人覃怀薛公超吾守郡时，为起断碑于草莽而植之，谊不可忘也。集过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则经行，幸为集省其庭柏阶草焉”。“庐陵杨拱辰，自金陵归，道过临川之上，而告予（虞集）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诸南门之外”。“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盖自国朝以[来]，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尝以诏书祠之。而庙旁之父老，犹能相传其遗事称道之，犹感愤有生气护戒其墓道，樵牧无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孙，特相慰抚”。“明年春，且东行，故为诗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余年翳草莱。故国丘墟遗庙在，荒城霜露远孙来。黄鹂碧草无时尽，白日青天后死哀。亦有先祠临采石，每曾挥泪棹船回。盖予先丞相忠肃公（允文），亦赐英烈庙于采石，庙久不存，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636下、637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379下。

而祠堂在广济寺。子孙往来江上,必省拜题壁以识。庙有两碑,一碑断,为邻观女道士所取,尝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当涂(太平路)守覃怀薛公超吾起而树之,其高义如此,故并及之"[1]。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4《院学》"翰林院学士,封姑孰郡公陶安":"陶安,字主敬,太平当涂人。幼颖敏,有大志,通判马昂夫令赋《喜[秋]雨》诗,立就,奇之,自是肆力问学,博极群书,得程氏《读书日程》及吕舍人《学规》,益究心濂、洛,沉潜道艺元。至正甲申(四年),举[江]浙{江}乡荐,为明道书院山长,再调高节书院,讲明朱(熹)、陆(九渊)之学。乙未夏六月朔,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习率父老迎谒,惊相谓曰: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为总裁官,上亲制春帖褒之。遂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秋九月癸卯,卒,年五十九,追封为姑孰郡公"。[2] 陶安《陶学士集》卷5《喜秋雨》:"十六岁时,见太平监郡马公昂夫,承命面赋《喜秋雨》诗,用七言律,秋字韵。甘雨知时不待求,使君心事与天游。一时润泽知无价,千里歌谣庆有秋。山色洗青当郡舍,稻花垂白亚田畴。作亭曾见东坡记,名笔如今出品流。"[3]据"洪武元年戊申"之"年五十九"推算[4],陶安"十六岁"那年,正是泰定四年丁卯。"通判"、"使君",或皆借来称"监郡"以"达鲁花赤"。

22.4

唐元《筠轩集》卷7《饥(饯)马昂夫郡侯赴池阳》:"紫马东来有耿光,九华秋色对苍苍。气涵西极山河秀,材压中州翰墨场。饱腹蓬蓬民

---

[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543上、下,544上,546下,547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3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

[4]又,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0《追封王公侯伯表》,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历史文集丛刊》魏连科点校本,2006年,页726:"姑熟郡公陶安,直隶太平人,系礼部尚书行省参政。洪武七年,卒,追封",当误。

有饭，中流渺渺济逢航。循良传里无多事，劝学劭农德意长”。“往岁从容侍次公，今年又识大苏翁。传家龟鹤留清节，惊世文章有古风。五马二毛新郡牧，九华千仞旧江东。遥知沙际迎笳鼓，旗影翻翻晓日中”。[1]《道园类稿》卷6《寄答马昂夫总管》：“白发先朝旧从官，几年南郡尚盘桓？九华山里诗题遍，采石江头酒量宽。雁到京城还日暮，马怀余栈又春残。何时得共鸣皋鹤？八月匡庐散羽翰。”[2]前二首，顾名思义，乃赴任池州路前的饯行诗；后一首，辨析行文，盖企盼自池州路来京述职相聚。而为共同话题的“九华山”，正是本路的名胜。《九华诗集》卷首方时发《九华诗集序》：“九华，池阳（池州路）胜境也。山有九峰，若兄弟班列，古以九子名之。唐李太白有‘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之句。及来是邦，与高霁辈联句云：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由是九华之名，彰彰于世。”[3]文天祥《文山集》卷19《池州》：“五老湖光远，九华山色昏。南冠前进士，北部故将军。芳草江头路，斜阳郭外村。匆匆十年梦，故国黯销魂。”[4]

实际上，就是马昂夫“衢州路”之迁，也要在“至正六年丙戌”之前年，“后至元三年丁丑”之前年的“元统二年甲戌”之前。胡翰《胡仲子集》卷9《王子智墓志铭》：“君讳临，子智其字也”。“龙游，衢属邑，衢守马昂夫召诸邑令议均赋役，而龙游之役，独署典史莅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党躬其劳于是，吏不得为轻重。守念其贫，以君年老讽之，君曰：死贫，可也。寻感疾且死，语家人曰：死者必见祖宗，不可无礼，乃沐浴，正衣冠而坐。家人扶持之，则又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汝等宜退。遂卧而卒。是岁元统甲戌（二年），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岁，得年六十有四”。“有子三人：长景行，次景仁、景仪。女二人。孙男应期、应朝二人”。[5]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14《危斋先生王希言甫墓志铭》：“危斋先生王君，讳景行，字希言。其先，由会稽徙括之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34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9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上，20上、下。

青田”。“龙游府君(临)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马昂夫不忍其无以为丧,率僚属归赙甚腆,先生义不污死父,终已谢不受。即日,扶护还括(处州路)”。“洪武辛酉(十四年)夏四月丁巳,终于正寝,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长应期;次应朝,后从伯父;次应明,早亡。孙男一:曰进。女二,皆幼”。[1] 自“洪武十四年辛酉”上溯47年,也正是“元统二年甲戌”。

马昂夫之在“衢州路”任上,既做过“达鲁花赤”,也做过“总管”。《道园类稿》卷8《谢马昂夫总管》:“岁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鹓鹭俱尘迹,晚托渔樵得共吟。天上凤毛还禁直,人间鹤发更登临。画图三友题名字,汉隶还须老华阴。”[2] 同卷《寄三衢守马九皋》:“闻道三衢守,年丰郡事稀。诗成花覆帽,酒列锦成围。鹤髮明春雪,貂裘对夕晖。扁舟应载客,闲听洞箫归。”[3] 卢琦《圭峰卢先生集》卷上《三衢守马昂夫索题烂柯石桥》:“洞口云眠紫气多,登临聊和采芝歌。烂柯仙子何年去?鞭石神人此地过。乌鹊横空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遥怜题柱凌云客,天近应闻织女梭。”[4] 又,释大昕《蒲室集》卷5《次韵马昂夫总管饮仙桥诗》:“铁锁高悬隔杳冥,仙桥有路上瑶京。夜凉暗觉潜蛟动,晓色微看素练平。坤极尚遗神禹力,山灵空赋祖龙名。烂柯旧事凭谁问?石柱题诗薜荔生。”[5] 而“烂柯旧事”正是“烂柯石桥”,乃衢州亦衢州路之典故。祝穆《方舆胜览》卷7:“烂柯山,一名石室,又名石桥山,在[衢州]西安[县],乃青霞第八洞天。晋樵者王质入此山,忽见桥下二童子对奕,以所持斧置坐而观,童子指示之曰:汝斧柯烂矣。质归,见乡闾已及百岁云。”[6] 据此,释大昕题目所见之“总管”,正是“衢州路总管”。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统刊本,页27下、29上。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368上。

[3]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页328上。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页138下、139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6]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施和金点校本,2003年,页125。

于书法有擅长的马昂夫,[1]由于心性的豁达,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不少使人珍视的“手泽”。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3《退庵记》:“退庵者,王君子朋所居之庵,而人因之以号于君者也。君所居四面皆山,苍翠踊跃,如大海之涛,其中隆然高出者,梅冈也。冈之南,两山横分,靡而相属,而飞云过鸟,望之无穷。元马九皋先生为书两山之间者,以此。盖梅冈占群山之盛丽,而两山又据其会。君之庵,独当其中,所以尤胜也。”[2]陈谟《海桑集》卷5《流芳集序》:“胡氏志概,以其《流芳集》示余曰:将入梓以垂后,而先生未蒙序识之,敢请”。“读尚书谢公谔为谘,记其儒林精舍;宝谟阁直学士杨公万里为笺,记其福荣堂;其德可知。此流芳之初也”。“能制尊礼堂,以严家训,观乡衮信国文公(天祥)、乡先生太传(博)刘公(辰翁)往还手笔,墨迹如新,其人可知。此流芳之盛也”。“草庐吴文正公(澄)、麟洲龙先生(仁夫)诸老皆为赋涧月堂,大守杨友直、马昂夫诸贤皆为赋小隐堂,而太史虞公(集)又为序之,此流芳之续也”。[3] 暨,《元风雅》后集卷1马昂夫《送僧》:“游遍匡庐紫翠峰,片云吹影浙江东。昙花贝叶春三月,布韈青鞋山万重。禅性若灰终有味,机锋掣电本来空。问师此别知何处?笑指天边月正中。”[4]

22.5

纵观马昂夫的名字称谓:一由“薛超吾儿”简作“薛超吾”,又视“薛”为“姓”,合“字”作“薛昂夫”;又以“马”为“姓”,合“字”作“马昂夫”,合“号”作“马九皋”。其弟的情况仿佛:视“唐古德”之“唐”为姓,合“字”作立夫;也以“马”为姓,合“号”作“马九霄”。而也有以“马”而不以“薛”为姓的例子。杨维桢《东维子集》卷26《姚处士墓志铭》:“邦

[1]《书史会要》卷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4上:“马九皋,以字行,回纥人,官至太平路总管,能篆书。弟九霄,亦能之。”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62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20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

大夫马公薛超吾道经桐庐,闻君(姚椿寿),枉道过门,以处士礼礼之。"[1]又,《吴文正公集》卷15《赠柳士有序》:"今之善书且识字者,在洪(龙兴路)有熊天慵氏,有司马九皋氏,试往问焉。"[2]王礼《麟原文集》卷前5《胡涧翁乐府序》:"既而谓余(王礼)曰:往者季父词稿,司马昂夫尝序之矣。锓梓未完,而兵变尽废,捃拾记忆,存十一于千百,俟力稍舒,仍托工人寿之。"[3]徐伯龄《蟫精隽》卷4《元贤诗余》:"司马九皋《重九最高楼》云:登高懒且平地过,重阳风雨又何妨?问牛山悲泪,又何苦龙山佳会,又何狂笑,渊明归去,有何忙也?休说玉堂金马乐也,休说竹篱茅舍恶,花与酒一般香,西风莫放秋容老。时时留待客徜徉,便百年,浑是醉几千场?"[4]以其擅长书法和散曲来看,这个"司马九皋"极有可能就是"马九皋",而"司马"或许就是"薛"、"马"二个姓的重叠?!

元末、明初人多称道马昂夫的"乐府"亦"曲",或被归于"酝藉"之代表,被推为"雄浑"派之典型。《东维子集》卷11《周月湖今乐府序》:"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酝借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5]唐文凤《梧冈集》卷7《跋张小山所书乐府》:"前元全盛之时,海内升平,几八十余祀,人才猬兴,比隆唐、宋,休明之运,淳庆之气,见于文章,散于篇什,率皆光华俊伟,一扫衰世委靡之习。当时所尚乐府新声,至于文士才子,讲治正学之余,往往嗜好,矢口而成,挥笔而就于琼筵绮席间,度以歌喉,协以声律,亦可谓快意矣。昔之所称者,北有关汉卿、马九皋辈,语意雄浑,殊乏纤巧态。"[6]实际上,其风格的多样性,仍可能缘多名误认作数人而被偏低评价。如《弇州四部稿》卷152《涵虚子记元词一百八十七人》即见"马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4上、下。

[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页28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下、1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5上。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1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下。

九皋如松阴鸣鹤”、“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马昂夫如秋兰独茂”，[1]以一人分而作三人。再以“司马九皋”并入，其作品的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除见前外，又，《词谱》：“司马九皋《喜春来》：岁云暮矣，虽无补，时复中之，尽有余。老来，吾亦爱吾庐。清债苦尊，有酒且消除。”[2]

相比较，生活在元中叶的人，更多地赞扬马昂夫的诗文。《天下同文集》卷15《薛昂夫诗集序》：“昂夫诚能篑进川增，独破天荒，异时列名于儒林文苑传中，出类拔萃，超越前古，顾不伟欤？”[3]《松雪斋文集》卷6《薛昂夫诗集序》：“吾读昂夫之诗，知问学之变化气质，为不诬矣。他日，昂夫为学日深、德日进，道义之味，渊乎见于词章之间，则余爱之敬之，又岂止于是哉？”[4]《养吾斋集》卷10《九皋诗集序》：“余阅之尽卷，飘飘乎如青田之君子，立乎吾前；泠泠乎如华表之仙人，戛然于吾侧。爽兮如饮金茎醉玉液，不知其骖蓬莱，而梦赤壁也。”[5]刘埙《水云村稿》卷7《九皋、苍山诗选后》：“九皋、苍山两诗翁，生同时、学同志、吟同调者也。皋之诗少于山，而工过之，其清峻不尘，大略相似，而风骨劲峭，兴味沈郁。则龙翁铁笛，似胜湘灵鼓瑟，知音试其评何如？”[6]可是，却不知为什么今得见文字寥寥无几？而犹如其当年的藏书，[7]迨到新朝伊始即已烟消云散。《吴礼部文集》卷12《书垒记》：“河内九皋公，平生薄嗜好，好读书，所蓄凡万卷，侨居豫章，辟楼鹤轩之左，悉置于其上，而以书垒名之。且特取先朝所赐《大学衍义》尊阁之，以为垒之镇。既自为记，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乐，由是书垒之名，闻于时。”[8]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18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13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7]《学言稿》卷2《琴鹤双清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结亭绝嚣尘，窈窕北堂东。新竹雨满林，老树云半空。开轩纳归鹤，据石理丝桐。昔贤尚高洁，以此随行踪。尔祖罄遐思，坚贞副深衷。锡谥既有尚，素心谅能同。水木托本源，芳润信无穷。大雅继宏响，遗书满庭中。工歌赞前勋，述德宁有终？何时戒仙驭？抚席聆仙风。”

[8]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368下、369上。

孙楷第先生于《元曲家考论》丁稿《薛昂夫》一文之首声明:“薛昂夫为元散曲大家,我国学者首注意其人者为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4《文学篇》《西域之中诗人》章所论凡十三人,第九人为薛昂夫”。“余留意薛昂夫事亦久,读书间有所获。叙其事于下,其为陈先生已论者则不复论”。[1] 然而,为使读者有个“完整”的印象,本文的引援,却不能够做到“已论者不复论”的简省原则。不过,于旧资料,稍有“不同”的强调和诠识;而在论者“相似”或“相同”方面,也往往添入前人不曾提到的资料。甚至尚有:贡奎《贡文靖公云林集》卷1《赠唐立夫》:“马昂夫之弟也。我交海内友,颇识男子奇。君家好兄弟,高林玉连枝。伟哉清献公!睹此积庆垂。难弟客西江,从我不暂离。危言动权贵,谈诗解人颐。同朝遇难兄,未面心先知。文章彻宸扆,鹓行昭羽仪。欢然顾寒士,慷慨众乃推。严冬雪翻絮,饮我堂上卮。别来倏几载?江上才一麾”。“多君远相访,舣舟烟水湄。恍惚若初觉,既见还惊疑。问旧渐零落,审安心稍怡。壶觞粗延欵,真率分所宜。酷暑汗雨浃,终朝竟忘疲。喜传二州政,戍辰将及期。东南美官况,斯文尚坚持。侧闻贾使君,协恭淑民彝。公余惬幽赏,黄钟和埙篪。凌高重怀思,轻飙起清漪”。[2]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1981年,页121。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12上、下。

23 兆验走石

——元末禅僧知及行迹考

要论元、明之际禅宗的高僧，拥有“明辩正宗广慧禅师”称衔，字以中、号愚庵、平江路吴县人的知及，便是其中闻名的一位。根据宋濂、释道衍的记载，可以知悉其“行迹”的大概：生于至大四年，卒于洪武十一年；自至正二年起，先后莅任庆元路隆教，杭州路净慈、径山等寺的主持。无论是参禅，还是说法，其语言充满着令人赞叹的机变和锋芒，这可能得益于其年轻时的文学、佛学修养。追究其声望成就，自然在于其师寂照端的“衣钵”授受，同时也得益于江浙行省长官达识帖穆尔的提携。就所曾挂搭的院刹而言，令其最为“牵挂”者，乃“出家”、“入寂”均由之的平江路海云院。至于交游密切者，见有张雨、张翥、王畦、宋濂、王行、高启、虞堪、谢应芳以及“同袍”梵琦、道衍、观通等。

23.1

要论元、明之际禅宗德高望重的僧人，拥有“明辩正宗广慧禅师”称衔的知及或智及，便是其中闻名的一位。宋濂《宋文宪集》卷28《明辩正宗广慧禅师、径山和上及公塔铭》亦《智及塔铭》：“姑苏之区，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学禅那者，以攻辞翰、辨器物为尚，虽据位称大师，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达摩正传、追配先哲者，唯明辩正宗广慧禅师一人而已。”[1]姚广孝《逃虚类稿》卷4《径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辩正宗广慧禅师愚庵及（知及）和尚行状》亦《知及行状》：“浙江之西，自宋季迄今，百有余年，所出人物，一尚末学清玩，虽

[1]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

尸高位、负盛名者有之,然于提唱宗乘、弄大旗鼓、追配古德者,惟师一人耳。维时海内,号推宗匠,如了庵欲、楚石琦,与师(愚庵及)并驾齐驱,求知孰先孰后?故师在处,参学者云委川凑,曾无虚日。于是,元帝师锡号明辩正宗广慧禅师。"[1]王行《半轩集》卷12《送浩师住报恩寺序》:"夫大方之宗师硕德,盖莫逾于全室(宗泐)、愚庵(知及)、用拙(祖偁)、存翁、融轩诸公者,而皆于师(浩),惓惓属望如是,非其才业之优,处己接物之善,能致是哉?顾师则声望日隆,谦下日甚,所谓德量之宏,善而不自觉者,非师之谓,其谁谓耶?"[2]

知及或智及,字以中,号愚庵,俗姓顾,平江路亦苏州府属吴县人。《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和尚讳知及、以中,号愚庵。俗姓顾,苏州吴县人。父茂卿,好善,有隐操。母周,事佛甚谨。"[3]《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师讳智及,字以中,苏之吴县顾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师之始生,灵梦发祥。及入海云院为童子,智光日显,释书与儒典并进,其师嘉之。同见闽国王清献公都中,公大赏异,留居外馆,抚之如己子,使其祝发,受具足戒。"[4]"闽国王清献公都中",即出使日本国遇害的王积翁之子,后移家于"赐宅、田"之所在。黄溍《金华集》卷8《王积翁祠堂碑》:"至元二十一年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谕其国中,并移事国王及用事者。日本遣来(使)郊迎甚设(谨),请遂以诏书入。辛卯望,舣舟对马岛。丙□夜,俄有举火噪欢岛上者,公(积翁)竟遇害而薨";"寻谥公敬愍侯,录其季子从仕郎、南剑路顺昌县尹都中为少中大夫、平江路总管府治中,即平江赐宅一区、田八千亩。厥后,都中累迁荆湖北道宣慰副使"。[5]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9《题王清献公遗墨》:"元清献王公(都中),以父积翁荫幼即受官,得赐田宅于吴。后更治郡,仕至行省参政,而归老吴中以没。"[6]

---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3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15上。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0上。

[4]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

[5]《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5下、6上。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统刊本,页8下。

关于知及亦智及生年及出家为僧的早期经历,《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夜梦一老僧借宿于家而娠,以元至大辛亥(四年)十一月十有五日而生师。师幼颖慧,略通人事,即求出家,父母以师为僧再来,故弗夺其志。至治甲子(泰定元年),年十四,出家于县之穹窿山海云院,礼惟良为师。泰定丁卯,年十七,剃发,且受戒为大僧。师博通内外书,精于诗律,虽之参老学,尤畏让时时。闽国王清献公都中居于苏,骑游穹窿间,师以诗见焉。公视师头骨硗然,貌堂堂,表如玉立,及诵其诗,清绝过人,无一点尘俗气。公叹赏不辍,故留师左右,眷睐抚劳,爱之犹己子。”[1]穹窿山、海云院亦海云庵,《绍熙吴郡志》卷15:“穹窿山,吴中山最高深处,赤松子取赤石脂于此。”[2]《半轩集》卷12《百丈泉记》:“吴城之西,有山耸拔深秀,群山回环,势若拱向者,曰穹窿。山之半,有泉泓净明洁,余流下注者,曰百丈泉。泉不知发于何时,其名则浮屠梵迪所制也。初,迪相地构居于山之北麓,今海云庵是已,构成门庑殿堂,庖湢悉具,洎土壤高亢,艰于井饮。迪曰:乌可使后人有劳汲之艰?于是,披榛扶棘,得是泉于丛翳间,即疏甓而引之,比属于庖,累百寻焉,此名之所由立也。盖六十年于兹矣。”[3]

除得到王都中的赏识外,业已成为“佛学僧”、“文学僧”的知及亦智及,曾与著名诗僧大欣等有过一季的盘桓。《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师闻贤首家讲法界观,往听之,未及终章,莞尔而笑曰:一真法界,圆同太虚。但涉言辞,即成剩法。纵获天雨宝华,于我奚益哉?遂走建业,见广智欣公于大龙翔集庆寺。广智以文章道德倾动一世,如张文穆公起岩、张潞公翥、危左丞素,皆与之游,以声诗倡酬为乐。师微露文彩,珠洁璧光,广智及群公见之大惊,交相延誉唯恐后。”[4]《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同邑行辈多游教庠、习经纶,师(知及)亦随往乡之光福,听讲法界观席。未终,师忽曰:一真法界,如太虚空。但有言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0上、下。

[2]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择是居丛书》景宋刊本,页80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下、3上。

[4]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

说,都无实义。纵讲得十成,于我何益?遂幡然弃之而去。至顺辛未(二年),年二十一,始出游方,笑隐欣公主金陵龙翔丛社,鼎盛居五山之上,师往依焉。时公以文章道德名重当世,所交者多缙绅先生,如张侍御梦日(起岩)、王侍御继学(士熙)、张翥仲举(翥)、危素太仆(素)、日公方丈,参问禅要,唱酬文字为乐。一日,王侍御赋《金陵杂咏》十首,征公座下能诗者咸和。师次韵呈公,公览之,极口称道。于是,名儒巨卿,乐与师为方外友也,由此声闻日震。夏后,师有归吴之兴,即辞公而还。"[1]

23.2

知及亦智及之所以成为禅宗名僧,得益于两度参禅于寂照端亦元叟端、"端书记"、"端禅师"。《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师之同袍聚上人诃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负荷正法,甘作诗骚奴仆乎?无尽灯偈所谓黄叶飘飘者,不知作何见解?师舌噤不能答,即归海云,胸中如碍巨石,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见秋叶吹坠于庭,豁然有省,机用彰明,触目无障。师虽自庆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执,于是,杖策游虎林,升双径山,谒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证甚悉。初,寂照尝以法器期师,闻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师随机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参会,不间一发。未几,命执侍左右,以便咨叩。俄迁主藏室,师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温绎之,宗通说贯,衮衮如悬江河,声光炜烨,顿超诸老上。"[2]同书卷13《重刊寂照和尚四会语题辞》:"凛然如雪后孤松,坐则挺峙,行不旋顾,英风逼人,凛如也。所过之处,众方讙哗,如雷闻履声,辄曰:端书记来矣;噤默如无人。宾友相从,未尝与谈人间细故,舍大法不发一言。秉性坚凝,确乎不可拔。"[3]"初",乃在遇会"笑隐"大欣之前。《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径山元叟端禅师,道重天下,尝行化吴中,过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0下、131上。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上。

[3]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184上。

海云，见师言动异等，知为法门令器，而记之曰侍者。”[1]

知及亦智及之“出世”亦独立主持院刹，始于坐落于庆元路昌国州界的隆教寺。《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至正壬午（二年），江南行宣政院举师出世昌国之隆教，海滨之民暨清净四众，手持香华，百里欢迎，如见诸佛。师为升座说法，不翅大将树建旗鼓，申令发号，闻者靡不畏服。乙酉（五年），转邻刹普慈，其激扬诱掖，如隆教时。戊戌（十八年），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穆尔兼领院事，延师主杭之净慈。兵燹之余，艰窘危厉，人所不能堪，师运量有方，轨范峻整，绰有承平遗风，较之普慈，君子恒谓过之。”[2]不过，必须指出，其出任杭州路城郊的净慈寺主持前，曾经有6年滞居于平江路的海云院。《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师出世庆元昌国隆教，开堂日，瓣香供元叟，不忘昔所记也。师住仅三载，百废具举。乙酉，继迁普慈，越七寒暑。时海寇纷扰，退归吴中，寺之耆宿感师抚绥之德，禀院复来礼请，至四三返，师坚拒不赴。戊戌，江浙丞相达失帖木儿慕师道行，举领净慈。”[3]自至正五年“越七寒暑”，正是方国珍复起之岁，符合“海寇纷扰”的说法。《明太祖实录》卷88：“至正十二年，[方]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讨之。泰不花率舟师与战，众溃。”[4]

知及亦智及主持净慈寺的3年后，又荣幸地成为“径山第五十三代住持”。《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丞相犹谓未尽尊师之道，辛丑之秋（至正二十一年），复请住持径山，补寂照故处。师亦不辞而往，风动四方，考德者愈众，亡赖男子瞿范日饕盘飧，主庖者厌之，瞿衔而去，赴部使者，诉院之僚属受赇，诬师为通衷私，使者摄师问状，师了无惧色。癸卯（二十三年），省、宪二府白其冤，强师复还径山，缁素骏奔，如戴父母，至有乐极而悲泣者。”[5]“受诬”事件发生在其任上的第二年，再翌年，始得平反更正。《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辛丑，径山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0下。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1下。
[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1561。
[5]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

虚席,遴师补处,湖海欢诵,如佛出世。壬寅,愉吏翟范以师住净慈日待之不礼,衔忿诣宪府,妄诉师为我袖白金与院之僚属,师知宿对不可逃避,即赴官供款得罪。杭城之民皆知师被诬,多吁天而泣者。师处之自若,遂来五云山伏虎达禅师道场,夜禅昼诵,若将终身。师之掺守,无少变易,真若大山长谷间巨杉古桧,历霜雪而益坚实也。癸卯,省、台知师受诬,交章改正,复请师归径山,四众欢悦,以为妙喜载世。是时龙象来集,百倍于前"。"张翥仲举时居燕都,为翰林承旨,北南兵阻,音书久旷。俄闻师领径山,开大炉鞴,煅凡镕圣,欢喜遥礼,为诗绝海寄贺"。[1]

知及亦智及生活的最后十余年,盖在入明以后。《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洪武癸丑(六年),诏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师大天界寺,而师实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对。乙卯(八年),赐还穹隆山,山即海云所在也。戊午(十一年)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笔书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焰化成五色,有气袭人,如沈水香,齿牙数珠不坏,遗骨绀泽,类青流离色,舍利罗交缀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龙等藏于所居山之阴,宝盈分爪发归径山,卜于无等才公塔右瘗焉。世寿六十八年,为僧五十一夏。"[2]其实,回到穹窿山的海云院,早在"赐还"前5年。《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大明洪武庚戌(三年),师称老,退归海云,杜口危坐,屏去槌拂,山云海月,代为发机。禅衲骏奔,户屦常满,师复自号曰西麓退叟。癸丑,圣天子知师有道,诏起赴京,馆于天界寺,师以病免于对扬。乙卯,赐还海云,设玄关,广绝交友,得足不越阃者三年。"[3]和尚涅槃前,犹曾参加过行春桥的落成典礼。释妙声《东皋录》卷中《行春桥记》:"洪武戊午岁春三月,重建行春桥成,设大会以落之,邦人士暨道俗,会者数千人。先是,宋淳祐间,径山淮海禅师实来行桥,有文在石。于是,仍请今径山以中禅师行桥,以修故事。"[4]

---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2上、下。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6下、337上。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2下、133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9下。

23.3

在“参禅”方面，知及亦智及与云心屿、寂照端二位高僧的问答颇为有趣。而其“觉悟”，也多赖兹二人的启迪。《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时云心屿首坐同舟；云心，明眼人也，谓师（知及）曰：子质性高爽，才气英迈。他日，必有大就，以昌佛祖之道，岂可一向事吟咏乎？师闻其言，不觉面热汗下。云心偶读真歇了禅师《无尽灯记》，至偈曰：黄叶飘飘满庭砌，一声砧杵落谁家？问师云：子作么生会？师回指云心，笑曰：子如不会，后时得座披衣，将何为人？既而师归海云，日夜疑着此事，遂壁立万仞，不下蒲团者逾月。一日，出庭下，见一叶随风飘堕于前，豁然契悟。自此机辩英发，一时无敢当者。未几，登径山，参元叟禅师。一见即问云：侍者来了也？将得甚么来？将得五蕴山子，则且置将底人在那里？师努目云：撑天住地。叟云：莫乱统，参堂去；师归堂后。一日，上方丈，问叟云：如何是径山旨？叟云：棋盘石烁破你脑门，□盂池浸烂你脚板。师云：将谓奇特，元来也只寻常。叟振威一喝，师礼拜而退。翌日，俾充侍者。师参叩益勤，欲尽大法渊奥，乃复典藏，克慎厥职，人咸羡之。”[1]真所谓：出难、辩疑，皆在一张口时决发；契机、锋芒，只于三寸舌上争执。

知及亦智及之“说法”，同样充满玄微、奥妙。《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一日，新到僧参，师问云：汝名甚么僧？云：智通。云：一切智通无障碍，汝为甚么头？头筑着处处系绊。僧云：某甲参方，遇夏过夏，逢冬过冬。今日将参礼，非和尚并无系绊？师云：汝因甚腾蛇缠足？僧看脚下，师云：又道无系绊；便打。又新到僧参禅，师问：近离甚处？僧云：湖州。师云：受业何处？僧云：端师子道场。师云：汝试作师子吼。看僧拟开口，师云：喋矢狗；便打。师一日上堂，僧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云：深山藏毒虎。进云：见后如何？师云：浅草露群蛇。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1上、下。

进云:见与未见如何?师云:日出东方夜落西。僧礼拜,师乃云:千波竞起文殊家,风一旦晴空,普贤床榻,春光淡荡,鸟语绵蛮,万壑争妍,千岩并秀,且道是甚么人境界?直下会得,须更知有人境,俱夺向上一路。拈拄杖:有时卓向千峰顶,画断飞云不放高。又上堂:迦叶粪扫衣,价直百千万。轮王髻中宝,不直半文钱。常州草虫一百文,买一幅苏州泥孩儿。三文钱买一对,有利无利,不离行市,猫儿偏解捉老鼠。又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风空觉识,拈来数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数不出。数得出,也大奇,乌龟钻败壁,鸡向五更啼。"[1]

知及亦智及的佛学著作,有《四会语录》。《宋文宪集》卷13《径山愚庵禅师四会语[录]序》:"径山住持以中禅师,名智及,学徒尊之,号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苏。得法于元叟端公,历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师锡以明辩正宗广慧禅师之号。已而升净慈,遂主今山。四据高座,敷扬佛法,以耸人天龙鬼之听,缁素相从,如云归岫。其弟子某会粹成书,介吾友用堂梗公,请文以题其首。濂悬灯而疾读之,其解人胶缠,如鹰脱绦旋摩云而奋飞也;其方便为人,如慈母爱子,一步而三顾也;其宏机密用,如大将临阵,旗鼓动而矢石集也。诚一代之宗师,而有德有言者欤!虽然,不二门中,一法不存,何况于言览者,当求禅师言外之意,使意见两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2]该书或题作《四会法语》,在其卒后2年出版。《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四会语录》,翰林宋公濂序其卷首,不待梓传,已行于世。师处事通变,至于接人应物,如春风时雨,无不披其拂泽,故人敬仰不暇,师亦未尝自假也。"[3]同卷《祭先师愚庵和尚文》:"维大明洪武十三年龙集庚申六月朔,越五日甲子,门人比丘道衍等以四会法语结集锓板,流通印行。兹展毕工,谨备菲食,拜祭于先师径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辩正宗广慧禅师、愚庵大和尚,告之以文。"[4]

---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2上、下。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182上。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3上。

[4]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4下。

与其师寂照端很神奇的故事相似，知及亦智及也颇有怪异的传闻。《宋文宪集》卷13《重刊寂照和尚四会语题辞》："自为大僧至化灭，无一夕脱衣而寝。其从南屏归化城受经，夏夕启窗而卧，忽一梵僧飞锡而来，与谈般若枢要，亹亹不绝；未几，腾空而去。虎岩师主双径，时尝言道家者流，有上谒帝者，其还甚达，因叩之，答云：为选径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阍久不开尔，公正符其数。公朝京师，梦径山潭龙君持金匙举食，食公数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实十八春秋也。"[1]《逃虚类稿》卷4《知及行状》："至正壬午夏五月，穹窿山石走，声若迅雷，至海云佛宇后而止；是岁，师与子若父并中宣政院公阉出世。按郡志：穹窿山石走，当出状元；人以师祖、子、孙三人出世，乃石走之验"。"师在普慈，开堂日，都监寺营斋冒支常住钱物。次日，伽蓝神附守祠者降于香几，呼都监寺而责之曰：昨日开堂设斋，汝破用钱物若干。新长老严明整洁，孰敢有犯？汝不归还，求乞忏悔，吾当令汝入鬼录也。于是，寺众惊惧，师威令下，风驰电震，靡敢逆命"。"龛奉五日，容颜若生，缁白瞻礼，如佛入灭。初九日，荼毗，天宇澄霁，送者千人，撼动林谷。既火焰成五色，异香袭人，如蓺沉脑。火余，牙齿数珠不坏，遗骼色如帝青，舍利纷粘，莹然耀目"。[2]

23.4

在"悟道"以前，知及亦智及即以能诗名。其部分作品，留存至今。《宋元诗会》卷100《答东皋伯远法师》："东皋尊者隐郊垆，小小屠稣睹史居。切柏代香朝演法，卷帘进月夜抽书。村园果熟秋霜后，花径苔生宿雨余。心境两忘诸幻灭，更从何处觅真如？"[3]同卷《题师祖善权元翁小影》："为爱团圞十亩园，红芳消后绿阴连。杖藜日涉真成趣，野菜时挑不费钱。临济栽松亲镢地，仰山种粟自烧田。祖翁活计谁能会？

[1]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184上。

[2]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131下、133下、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

独立南荣为惘然。"[1]《元诗选三集》卷7《悼楚石》:"潦倒奚翁的骨孙,高年说法屡承恩。麻鞵直上黄金殿,铁锡时敲白下门。烦恼海中垂雨露,虚空背上立乾坤。秋风唱彻无生曲,白牯狸奴亦断魂。"[2]楚石,乃其同门、同师的同学梵琦。《武林梵志》卷10《古德机缘》:"楚石禅师,讳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侍族祖晋翁洵公,因阅楞严,至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于此有省。元于向上一着,尚有滞碍。元叟端和尚主径山,往参谒,问:如何是言发?非声色前不物。叟遽云:言发非声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师拟进语,叟震威一喝,师乃错愕而退。已而应书写大藏之选,至京师崇天门,一夕,闻彩楼上鼓声,豁然大悟。东归,再参元叟。叟笑迎曰:且喜大事了毕。未几,出世海盐之福臻。"[3]

同在佛门的诗文唱酬者,见有妙声。而其徒道衍即后来由明成祖赐名的姚广孝,又曾为介以邀士人王行游穹窿山之百丈泉并作记。《东皋录》卷上《次韵寄径山以中和尚》:"山川楼观总丘墟,双径还成化佛居。四海重修舆地志,群龙仍护梵天书。野猿供笔诗成后,玉女焚香定起余。大觉昔承天子诏,解知山体本如如"。"东南地望绝尊荣,国一重来更有情。一院秋风蒼卜老,满山春雨苾刍生。它方弟子来传法,上国公卿尽慕名。随处花云围燕坐,予生自愧老于行"。[4]《半轩集》卷12《百丈泉记》:"至正二十五年春,迪之孙智及介予友道衍,要予观是泉,请为之记。予谓之泉之出久矣而弗记,今欲记之,何也?及曰:始吾祖之成是居,其营谋经度,已艰且劳矣,洎求是泉,劳又加焉。吾徒乃泰然享其休养之安,于此宁不思所自有以自修,而为之效乎?故集于泉也,见其非渟之能清,非汩之能浊,则思学不待劝,而勤亦必不沮而惰也。见其一脉之微,能及千仞之远,则思善必由积,而成恶必自隐而着也。见其源源之流,昼夜靡间,则思惕励修省,无一息之可懈也。见其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1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9下。

潦不为之滥，暵不为之涸，则思毋富骄以滋欲，毋患难而忘道也”。“迪字允元，尝主义兴之善寿寺。及字以申（中），今主径山。五月十六日记”。[1]

塔铭的作者，与知及亦智及也有往来。《宋文宪集》卷28《智及塔铭》：“师长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严肃，其下无敢方命，故所至百废具兴。然处事达变，接引后进，又如春风时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师以为贤，为锡今号云。师在天界时，[宋]濂颇获闻其绪论；于其殁也，上首弟子普庆、住持道衍，借是之故，自状其行来请铭。”[2]其他与之文字和答者，犹有数位。张翥《蛻庵集》卷5《寄智及上人》：“故人远在越江南，何日相寻过海帆？少借禅房一十笏，全翻经藏五千函。寒炉拨火宜煨芋，夜月裁诗定倚杉。拟结愿香归未得，碧莲花老补陀岩。”[3]虞堪《希淡园集》卷3《题赠笔生王纯，与径山愚庵及公同赋》：“王郎缚笔住湖州，翰墨场中得纵游。心力尽于初画妙，眼睛全在一毫头。青春好树流莺啭，白月空山老兔愁。直到玉堂挥翰手，新翻落墨为渠优。”[4]谢应芳《龟巢稿》卷4《寄径山及以中长老》：“重揽凌霄绝顶秋，归来笠泽系孤舟。青山何处无黄犊？沧海相知有白鸥。六合云开天荡荡，百川风静水悠悠。试听渔父沧浪曲，江上芦花亦点头。”[5]高启《大全集》卷15《过海云院，赠及长老》：“衲拥寒云老一丘，游方无梦转悠悠。茶香吹过前林晚，菜叶流来别涧秋。旧拂讲余悬壁上，残经定后落床头。紫藤坞里归逢雪，煨芋曾烦慰客愁。”[6]

知及亦智及，与王都中之子畦亦季耕亦“耕云”，保持着长久的关系。《元诗选三集》卷7王畦《次韵呈愚庵禅师》：“竹径初晴屐齿干，忽闻仙佩下层峦。多君有约同禅榻，老我无心整旧冠。几局文犀敦宿好？数杯浮蚁接清欢。别来湖水添新绿，应理丝纶坐钓滩。”“兰若深居昼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337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17上。
[5]《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清钞本，页10下。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刊本，页4下。

掩扉,任教湖海仰光辉。窗前蕉绿兼云润,庭下榴红映日晞。石鼎香凝翻贝叶,竹炉汤沸煮山薇。独怜咫尺频相过,时策青藜步月归。"[1]《大全集》卷18《和王耕云与愚庵倡和诗》:"灌花移石不辞勤,苔润流泉雨后新。一坞绿杨鸡犬静,老来欣作太平人。""欲望城西礼白云,数峰苍翠晚嶙嶙。谁知邂逅东归客?亦是香山社里人。"[2]张适《甘白集》卷诗2《王耕云有诗寄愚庵师,师析其句为绝,余亦奉和》:"久约樵翁共结邻,青山如待早归人。屋西有个茅亭子,饱听松风起涧滨。"[3]《次韵愚庵有怀耕云之什》:"扪萝蹑峤久盘旋,斜日钟声送远天。可笑家童无觅处,不来涧底只岩边。"《次韵愚庵有怀耕云之什》:"云敛三山境,独立苍茫处。遥忆社中人,夕阳在高树。"[4]《御选元诗》卷79观通《次愚庵怀王耕云韵》:"幽居潇洒绝萦牵,云白山青雨后天。春酒飘香多逸兴,微吟独立杏花边。""槐影风回散绿云,山光雨歇耸嶙嶙。荷衣笻杖尘氛外,清赏时闻林下人。"[5]

23.5

在佛教东传的各个门派中,由于"禅宗"所含内容适合士大夫和皇帝的口味,因而很得"众庶"青睐。对此,有元一代也不例外。程巨夫《雪楼集》卷20《道晖塔铭》:"达摩得法南海上,第六祖慧能居曹溪,禅宗常盛于东南。宋之季,若痴绝、无准、雪岩、霜林之属,轨物牖民,学者万数。天子遣问,公卿致聘,氓俗士女,虔礼拜跪,交络门路,此必其道有足尊者。"[6]不仅如此,还有人将诗词等文学创作与"棒喝"、"彻悟"联系起来。其中的关联,虽然不易阐述,却也不言自在。刘辰翁《须溪集》卷6《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其观,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2]《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刊本,页13上。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294下。

[4]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295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

[6]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页759。

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1]刘将孙《养吾斋集》卷10《如禅集序》：“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极之势；其简净短赋，有不可尽之情。推此而为禅宗，可也。抑诗但患不能禅耳，傥其彻悟，真所谓投之所向，无不如意。”[2]难怪原本深谙写作技巧并以“一向事吟咏”而矜夸的知及亦智及，会得到本宗前辈的充分肯定。而“棒喝”、“彻悟”，也是这位莅任数大寺主持的高僧弘扬佛法的惯用方式。

知及亦智及的声望成就，自然在于杭州路径山寺主持寂照端的“衣钵”授受。而径山，于当时禅宗各“丛林”中地位非比一般。丁复《桧亭集》卷8《送僧还径山》：“天下径山高在天，两到长怜弱冠年。半岭晴云堆茧色，上方朝雨杂龙涎。生来底用无清业？老去如今已白颠。八十四翁安稳在，阿师亲证石头禅。”[3]刘仁本《羽庭集》卷3《题复上人为径山悦禅师求欧阳学士碣铭行卷》：“径山天下称名刹，授记僧中识此郎。乞与阿师藏舍利，远干太史得文章。孤云回驻双峰寺，千里归来一锦囊。却爱遗芳传桂子，至今戒室有天香。”[4]除外，其也得益于江浙行省长官的赞赏和提携。《武林梵志》卷9《古德机缘》：“一日，达实特（识帖）穆尔丞相到方丈，问：净名丈室，容三万二千狮子座；净慈丈室，容多少？师云：一尘不立相。云：得与么觌体相违？师揭起帘云：请丞相鉴。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师，不劳再勘。师便供茶上堂，举东山演祖示众，云：祖师说不着，诸佛看不见。四面老婆心，为君通一线。师云：若教频下泪，沧海也须干。上堂：诸方今日开垆，未免与诸人说些火炉头话。乃以拂子作吹火势云：唤作火，烧杀你，不唤作火，冻杀你。”[5]实际上，其“补寂照故处”即嗣掌“径山”，正是这位丞相的玉成。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下、11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9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7上、下。

对于知及亦智及来说,其"出家"和"入寂"的平江路之海云院或海云庵、海云精舍,才是其最为"牵挂"的地方。《逃虚类稿》卷1《海云院东轩记》:"公(久元迪)之孙径山[知]及禅师,能踵公之志,发归欤之叹,诵考盘之章。于是,退隐兹轩,匿其声光,加其道行。"[1]同卷《瑞芝赋》:"洪武六年,径山及禅师退隐于受经海云精舍。是岁,佛殿后山产金芝一丛,二十余茎,众皆称瑞。禅师不四三月,果应高僧之诏。后禅师殁已八祀,当十四年夏,其芝复生。"[2]《半轩集》卷12《百丈泉记》:"今吾则省矣,吾子孙去吾祖日远,苟无以示诸后,则创始之艰,其弗能知,而益以怠矣。兹欲使知祖宗之念,其后者之不敢忘如此,庶或有所警也,故不可以不记,幸子无难焉。予(王行)闻而叹曰:[知]及亦贤也,浮屠以空寂为宗,于事少能计虑,而犹图及于是也。夫贵家大族,凭借世资,惟事荒佚,至不克负荷,则甘自零落委顿者,宁不少知愧哉?今以及之贤,使不溺其法,而齿于冠带,则其所为,必又有可观者矣。惜其老也,故不辞而为之记。"[3]在兹前后,其"高足"道衍也曾栖息于此。《吴都文粹续集》卷33张羽《访道衍上人,时寓海云》:"寻僧自补屐,古寺夏云中。听鸟明闻性,看花悟色空。风传烟磬远,竹引野泉通。便欲捐尘累,香灯事远公。"[4]

《珊瑚网》卷26张雨《题文湖州竹枝卷》:"曾游赤壁诵遗文,又向禅房见此君。一段湘娥庙前意,淋漓秋水与秋云。癸未秋七月日,过以中上人方丈,示坡仙竹枝,赋此。"[5]"以中上人",应该就是"知及"亦"智及",因为前二字即是其字。"癸未",至正三年,当作者卒前一年。"方丈",指在"径山寺"者。张雨《句曲外史集》卷上《径山寺僧山水》、附录刘基《张雨墓志铭》:"澄心茧纸墨花香,上有元晖古印章。怪底径山山寺里,老僧衣袖着潇湘"。"外史钱塘人,姓张氏,字伯雨"。"雨性狷介,常眇视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与人俯仰,遂挺身戴黄冠为道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96上、87下。
[2]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抄本,页96上、87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4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士，登茅山，受大洞经箓，豁有所悟，遂复出群道士表”。“至正乙酉，[刘]基以提举儒学备员江浙，始获与外史一见，即如平生欢。明年七月，而外史卒”[1]。两相对照，同样欣赏“图画”，“竹枝”亦“潇湘”。暨，金善《金文靖集》卷9《伯莹塔铭》：“苏之径山寺和尚，有曰伯莹，号南石者。示寂之三年，其徒孙妙门述其行为状，求铭塔石”。“永乐初元，朝廷纂修《永乐大典》，和尚亦被召，与其事。既归杭之径山，举掌僧录司事。径山虽杭之名刹，然岁久室宇多至摧圮，和尚咸修而葺之。乃慨然叹曰：吾病且老，其可以复任事乎？即日，谢事，退居于寂照祖塔之左”。[2] 兹“苏”，当作“杭”字。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下，1上，2上。

[2]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789、791。

24 牍争丘温

——明洪武末广西与安南的交涉

洪武三十年,由思明府土官提出控诉,明王朝派出使臣与安南国"追讨"沿边丘温等5县"属地"。本文通过对陈诚"外交"书信及相关记载的考校、分析,指出:却缘"铜柱"之树,为的是标明东汉南方疆界,其原立当在安南所领的南方;而唐马摠所立非一,部分正在安南境内。至于如㪷、丘温等,都能在载籍中找到李、陈二朝时即隶于安南的文字。由此来看,指责并与之交涉,有可能是明准备进攻安南"有意"引起的事件,只不过由于皇帝的年迈和其他原因,才改以继续"忍耐"罢了。有理而辩解缺少效果,一方面说明安南缺少熟知载籍、典故的文士,另一方面也反映以胡季犛为首的权臣因践踏"道义"引起的心虚心理。

24.1

洪武末年,明王朝曾因"追讨"沿边领土,而与邻国安南发生交涉。《明文海》卷349苏浚《安南志》:"洪武二十九年,思明府奏:安南夺丘温、如㪷、庆远、渊、脱五县。上令以地还思明,日焜不听。"[1]《明史》卷318《广西土司思明传》:"洪武二十九年,土官黄广成遣使入贡,因奏言:本府自故元改思明路军民府,管所辖左江一路州、县、峒、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兵征交址,去铜柱百里设永平寨军民万户府,置兵戍守,命交人供其军饷。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㪷、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以是五县岁赋,皆土官代输。前者本府失理于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及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

告礼部任尚书立站于洞登,洞登实思明地,而交址乃称属铜柱界。臣尝具奏,蒙朝廷遣刑部尚书杨靖核其事,《建武志》尚可考。乞敕安南俾还旧封,庶疆域复正,岁赋不虚。帝令户部录所奏,遣行人陈诚、吕让往谕安南。三十年,诚、让至安南,谕其王陈日焜,令还思明地。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安南终辩论不已,出黄金二锭、白金四锭及沈檀等香以贿,诚却之。安南复咨户部,无还地意。廷臣议其抗命当诛,帝曰:蛮人怙顽不悛,终必取祸,姑待之。"[1]

代表明王朝立场者,乃是行人陈诚的外交书信。《竹山集》卷内1《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迩来思明府土官黄广成,以安南侵疆之事入奏于朝廷。盖朝廷者,四方之所取正,万民之所视瞻者也。彼以狱来质,此以断往应,岂可因循而不理,坐视而不辩哉?假使朝廷因循而不理,置之度外,思明衔情且已,虽安南谓我朝廷何?何政令之为也?乃稽典册、究舆图,侵疆之事,实为显然。朝廷所以遣使赍咨,俾退还所侵土地、人民,以止争衅之端,此诚安南之利事也。诚到国之日,将咨文事意一一宣布,志书所载,亦岂虚言?是非既明,而王心故昧,庸可已乎!"[2]而思明府土官的申诉,乃是指责安南乘"元季扰乱"的侵夺。《明太祖实录》卷248:"先是,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奏言:本府自故元设置思明州,后改思明路军民总管府,所辖左江一路州、县、洞、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兵征交趾,去铜柱百里立永平寨军民万户府,置兵戍守,而命交人供具军饷。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㲉、渊、托(脱)等五县,逼民附之"。"及告礼部任尚书立站于洞登;洞登实思明府地,而交人乃称属铜柱界。乞令安南以前五县还臣旧封,仍止铜柱为界,庶使疆域复正,岁赋不虚"。[3]

对安南的指责,似乎有引经据典、溯史核今的文字。《竹山集》卷内1《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后汉交址女子征侧僭号称王,马援率

[1]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页8234、8235。

[2]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雍正刊本,页327上、下。

[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3600、3601。

兵讨平之,遂立铜柱,以为限焉。非所以限内外也,将以止后人侵陵之患也。在唐则为五管之一,有为都护之称,皆中国所置,此固无所议矣。下迨赵宋,有李乾德寇边,郭逵出师,而伪天子洪真成擒,寇虏俘获者无算。乾德震惧,献广源、门州、思浪、苏茂、机榔之地,诣军门请降。当时此五处尚归中原,况铜柱以北丘温等地,又何言耶?前元世祖之时,乃祖昞纳款称臣。日烜嗣立,臣子之节,中忽改图。于是,时有问罪之师。日烜蒙荆棘、伏草莽,奔走窜海之不暇,生灵殆尽,社稷几墟。日燇嗣立,祈哀请罪,世祖下温诏、遣信使,令嗣王躬亲入朝。当时信使往来,亦有还疆之语。而日燇复书有云:向者天使累造小国,迎送于盏州。小国惧其侵越之罪,往往辞之,但止丘温而止。观此,除丘温以南,乾德所归之地姑已,则当时自丘温左右以北之地,属思明而非安南亦明矣。此皆昭著简册,在人耳目,有不可掩。今乃越渊、脱,逾如嗒,过庆远而尽为所有,岂非当元末扰攘之秋,乘时侥幸侵窃得之,何以致耶?前日授咨之初,王之君臣皆曰旧属安南,而不知侵占之由。此皆昧理之言,甚不可信也。"[1]

从安南方面的复书来看,远不如明方面理直气壮。除了断然否定前代载籍不可信和再三强调既成的"现实"外,别无真正的申辩。《竹山集》卷内1陈日焜《复天使陈相公书》:"夫迎送者,文有官僚大夫把盏说话,武有领兵将校督军护卫,此旧例也。当时所说但止丘温者,盖言领军至境,恐思明诬之以有侵占之事,故但止丘温。此说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明矣"。"又所据志册以参订证,汉、唐以来,迁变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质今日耶?且诗、书,上古之经也,其人正大,其辞典雅,而犹有血流漂杵,而靡有孑遗之言,信而实之,其有是事者欤?况末世之记载,其人倾佞,其辞浮夸,隐讳而回互者有之,张皇而颠倒者有之,难明而臆度者有之,易采而妄谬者有之,如此之类,不可胜数"。[2]《明太祖实录》卷250:"安南王(陈日焜)曰:谨按:汉建武十九年,马援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27下、328上。

[2]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29下,330上、下。

讨交趾征氏女，立铜柱。时至今一千三百五十余岁，千载之下，陵谷迁变，谁能辨复？又谓拘问老人黄伯颜供说云云者，伯颜亦思明人，岂不同其愿欲？虽千伯颜，将可信耶？又谓因前土官失于申明，昨袭牧职，尽图具呈，及以《建武志》为说者，岂有广成之高、曾、祖、父不识古事，不能申明，而广成昨日始至，及能见识古事而申明耶？"[1]

24.2

马援所立"铜柱"，为的是标明东汉王朝的南方疆域；因此，乃在"日南郡"属"象林县"，亦隋"林邑国"的最南鄙。《梁书》卷54《海南诸国》："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其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国夷，亦称王。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2]郦道元《水经注》卷36《温水》："《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3]这个地方，位于今越南中部承天或广南省，与为广西、安南毗接区域的今越南北部谅山或广宁省相去不啻数千里，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1："后汉遣马援讨林邑蛮，援自交趾寻海隅、开侧道，以避海难，从荡昌县南至九真郡。自九真以南，随山刊木，开陆路至日南郡。又南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又南行二千余里，有西屠夷国。援至其国，铸二铜柱于象林、日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其时，以不能还者数十人留于铜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余家，南蛮呼为马留人。其水路自安南府南海行三千余里至林邑，计交州铜柱五千里。"[4]

思明土司所说的"铜柱"，盖唐安南都护马摠所筑，或"夷、獠"为马

[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1年，页3625、3626。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页784。

[3]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58年，页58。

[4]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8上、下。

捻所筑。祝穆《方舆胜览》卷39:“唐马捻为安南都护,獠、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镬着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1]卷42:“唐马捻为安南都护,夷、獠为建二铜柱于伏波之处,以马捻为伏波之嗣,是铜柱在安南矣。按钦境有古森洞,与安南抵界,有马援铜柱。有誓云:铜柱折,交人灭。安南人每过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又见邕州。”[2]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捻”与其祖“马援”的混淆。难怪稍晚的黎崱,竟将“马捻铜柱”写作“马援铜柱”。黎崱《安南志略》卷1:“昔传钦州古森洞有马援铜柱,誓云:铜柱折,交址灭。交人每过其下,以瓦石掷之,遂成丘。”[3]除了钦州、“左、右江”外,安南国内“干地铺”或“朝地驿”也有刻字相同者。陈孚《陈刚中集》卷2《安南即事》:“铁船波影见,铜柱土痕枯。马援征征侧,造铁船四只,沉于海,今水清,犹仿佛可见。铜柱,援所立也,在干地铺。其刻有云:铜柱折,交人灭。今陈日烜以土埋之,上建伏波祠。”同书卷《交趾朝地驿即事》:“帝德尧同大,山河共一天。玺书行万里,铜柱又千年。赤帜明云际,乌衣拜马前。舞阶干羽在,未必赖楼船。”[4]据兹来看,“铜柱”确实不能当做中国和安南疆界的标志。

“如㪷”县,曾是李氏安南国所辖行政机构。《越史略》卷中《圣宗》:“彰圣嘉庆二年夏六月,谅州牧申绍泰以兵入宋界西平州。庚子,如㪷县捕本州岛逃亡人虏,其指使杨侣才及男女牛马不可胜数。宋遣吏部侍郎余靖赴邕州议其事,王命裴嘉祐等赴邕会议,靖厚赂嘉祐及附书乞还侣才,王不省。”[5]丘温县,据元代人的说法,也是陈氏安南国的所管地方单位。李衎《竹谱》卷9:“水荻,生安南丘温县及婆律水边,丛生,茎细叶大,一如簝竹。”[6]《陈刚中集》卷2《交趾境丘温县》:“九月出蓟门,北风吹雪衣裘温。正月至交趾,赤日烧空汗如水。天涯海角

---

[1]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施和金点校本,2003年,页410。

[2]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施和金点校本,2003年,页658、659。

[3]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武尚清点校本,页30。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下、22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下、17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茫茫路，马蹄声里光阴度。万里长空一飞絮，飘飘知复堕何处？夜瞻天极思郁结，臣身南峤心北阙。愿颂圣皇如天福，早见涂山班万玉。”[1]同书同卷《二月三日，宿丘温驿，见新月正在天心，众各惊异，因诗以记之》：“至元癸巳春，二月三日夕。陈子使交州，弭节丘温驿。云开林影明，出门看月色。但见天中间，弯弯贴半璧。同行二三子，相顾各太息。中原月初生，去地才数尺。今胡翘首望，月乃在东北？神禹奠九州岛，维此实异域。玄象尚尔殊，礼义何由识？太息不能寐，风动松露滴。乱星不知名，累累拥南极。”[2]由此可见，确实不存在明初安南国侵占思明府“属县”的行为。

令人思索，当永乐中，明曾公布安南国权臣胡氏的二十罪状，其中却没有吞并“五县”的条款。丘浚《平定安南录》：“数季牦两杀其主以夺其国，罪一；凡陈氏子孙杀之殆尽，罪二；淫刑以逞，视国人如仇，重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诈称权署国事，以罔朝廷，罪五；表请陈氏孙还以国，及朝廷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杀国王孙，罪七；侵云南之宁远州七寨，罪八；杀土官猛慢，□其女、征其银，罪九；危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罪十；侵广西之禄州地界，罪十一；擅据西平州，杀土官，罪十二；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国新遭丧典，兵攻其旧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余，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辄伪造金印、带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责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国，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国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还其国，以兵劫之于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称国号，伪纪圣元、绍成、开大年号，罪十九；朝贡不遣陪臣，辄以罪人充使，罪二十。”[3]即使在安南全境“光复”之后，“丘温”、“庆(清)远”、“渊”、“脱”等县，也仍被置于新设“谅山”、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上、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说郛续四十六弓》本，页504下。

"谅江"等府的隶下。[1]

24.3

就在思明知府提起控诉的前一年,明还曾缘征讨左江龙州的叛乱,接受过安南的粮食接济。《粤西文载》卷75朱元璋《遣使祭岳镇海渎诸神文》:"兵偃民息,天下太平,今二十有八年矣。近者蛮夷酋长赵宗寿及奉议等州不循治化,负固殃民,故命将讨之。"[2]《明太祖实录》卷240:"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上谓任亨泰曰:龙州地连安南,大军压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赵宗寿之罪不可赦,安南当慎守边境,毋启纳叛之谋。若如朕命,彼此边徼之民皆幸矣"。"先是,兵征龙州,赵宗寿以安南与龙州接壤,遣前刑部尚书杨靖往谕输粮八万石,至龙州助军饷。至是(十月),靖奏言:至安南谕旨,其国相黎一元等咸言:本国地狭民稀,田赋仅可自给,愿输米一万石,余以金千两、银二万两代输"。[3] 同书卷244:"臣谕令以米二万石运至沱海江次;沱海江去龙州程才半日,因询及沱海村实龙州所属,江阔四十丈,舟棹可达。丘温西岸地势崎嶇,非可储粮,已令龙州造浮桥运输"。[4]《大越史记全书》卷8《胡纪》:"光泰八年六月,明遣任亨泰等来乞师五万人、象五十只、粮五十万石,搬运至界首以给军。时明人讨龙州、奉议州叛蛮,阴设此计,欲托以粮米不足掩捕国人。亨泰密告知之,以故不与兵、象,所给粮不多,差官送至同登而还。"[5]

任亨泰出使返国后不久,即被贬官,后又被罢官。《礼部志稿》卷

---

[1]《郑开阳杂著》卷6《安南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上,20上、下:"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治交州府,领府十七、州五:谅江府,属州二:谅江,上洪。县十:清远、那岸、平河、凤山、陆那、安宁、保禄、古陇、唐安、多锦。谅山府,属州七:上文、下文、上源、方涯、广源、上思、下思。县五:丘温、镇彝、渊县、丹巴、脱县。"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上、下。

[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1年,页3486。

[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1年,页3487。

[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セソタ丨丛刊》第42辑陈荆和校合本,昭和59年,页470。

51《尚书任亨泰》:“任亨泰,字古雍,湖广襄阳人”。“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出使安南。时将征龙州,以其地界安南,故先命亨泰同监察御史严震直奉制书谕之。亨泰等至丘温,先以书遗王,其略曰:亨泰等辞阙之日,面奉旨谕云南梁王元之子孙,本欲存宗祀,奈何自谋弗靖,匿逋逃诱边人,天讨不容,所以灭亡。今龙州不臣,允廷臣议奏,兴十万之师,问彼之罪。地界安南五县人民,若有容纳逋逃者,尽行剿除。然犹念前王之笃实,悯嗣王之弱冠,复恐国人惊骇,故遣亨泰等亲诣安南,款谕国王。日焜以中朝状元,又亨泰议论英发,敬之尽礼。至二十九年春二月,使还,上闻其在安南私市蛮人为仆,降为监察御史,后以事免”。[1]不过,与之一同去安南的严震直,却没有因此受到任何谴责。《大明一统志》卷40:“严震直,乌程人,器宇宏伟。洪武初,以税户授布政司参议,累官工部尚书,转右都御史,所至能声绰着。尝出使安南,不辱君命,朝廷特加宠眷,诏优其家丁役,以旌表之。”[2]也就是说,尽管思明府的诉状中表示了对任亨泰默认安南在同登立站的不满,但是,对于两人出使的“成果”,明朝廷仍然是认可的。而上引文中的“五县”,当即思明府土司要求“追讨”的5县。

对于安南方面拒不“归还”丘温等5县的行为,几乎明人的大部分记载都显示了太祖的“宽容”。这位天子将思明、安南同视作“蛮夷”,并非不准备以兵征伐,而只是等待衅端增多而已。事实上,当时皇帝个人的状况,也不允许其认真施行使安南“取祸”的政策。因为当听过使臣陈诚报告后的14个月,其就寿终正寝,一命呜呼了。《明太祖实录》卷250:“帝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3]同书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己酉,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渐剧,乃焚香祝天曰: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4]《竹山集》卷内2《历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19上、下。

[2]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701上。

[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1年,页3626。

[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1961年,页3627。

官事迹记》:“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为思明府奏安南国侵占地方事,差往安南公干,与安南王有往复书辩论地方及却所赠金银、币帛。洪武三十年四月,还京,奏进辩论地方书七道,钦蒙赏锡罗衣一套,夏布十匹。六月初三日,升除翰林院检讨,职事从七品,入翰林院管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亥时,不幸太祖高皇帝宾天,丧礼皆翰林典故行事,例赏纻丝、表里、钞锭。”[1]而从其间陈诚所授予的“赏锡”、“升除”的情况来看,其于安南的强硬态度,显然是得到了非比寻常的赞许。

或许是为了报复思明土府的“诬告”,已经转而成为胡氏所有的安南国,曾经发兵攻陷了沿边的西平、禄二州。《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思明府知府黄广成奏:本府与安南接壤,禄、西平州、永平寨皆先臣故地。迩岁安南屡兴兵侵夺,遂遽有之。”[2]杨士奇《东里集》卷文23《平安南诗,并序》:“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贼臣黎季牦暨其子苍沿袭悖凶,屡弑国主,淫刑暴敛,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闵焉,弗宁发诏使谕使迁悔,贼罔忌畏,数侵掠厥邻占城,又寇我思明禄州、宁远之地。”[3]与丘温等县不同,禄、西平二州于收复后,径被给还了思明府。前者,杨荣《杨文敏集》卷6《送沙同知赴禄州》:“大江南去路迢迢,王事驱驰岂惮遥?几处雕题通象郡?千年铜柱过龙标。山城雨歇蛮烟净,海市风清蜃气消。莫道荒郊丛竹外,思明经古戴皇朝。”[4]王偁《虚舟集》卷4《送沙子进赴禄州别驾》:“客舍酒初香,都门柳色黄。一官仍别驾,万里赴炎荒。江路猿声早,山城榕叶凉。远人劳抚字,且勿厌殊方。”[5]金善《金文靖集》卷4《赠沙同知之官禄州》:“行人临发意如何?独向津头发棹歌。远浦晴烟添草色,沧江宿雨动新波。舆图尽入河山壮,海宇均沾雨露多。况是远人蒙化久,敷宣好为布

[1]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55上、下。

[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538。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4]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268、269。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上、下。

阳和。”[1]

24.4

面对明使臣的强硬态度，安南国曾试图以重金贿赂来讨好和感化，这遭到了陈诚义正词严的拒绝。《竹山集》卷内1《交人自揆书意难复，惟遣人拜谢而已。翌日，乃馈黄金二锭、白银二锭，檀香、沉香、笺香各二裹至馆驿，以为赆行之礼。次日，致书复送还之》、《再送还安南馈赆书》：“兹辱专人，馈以厚赆，王之爱敬之心至矣，诚何以当之？且士君子之处己也，当洁如冰玉，不磷不淄，则庶几无愧乎古人矣”。“礼意已笃，与受赐同。封题如初，敬用反璧，区区鄙见，幸无怪焉”。“尝闻行者以赆礼或宜，然辞、受不同，人各有志。诚辞之再三者，本心也，岂有他意，而劳执事之多疑哉”？“若方之陆贾故事，则恐非诚所敢及也，顾亦在乎自信乎。倘不自信，而惑于古人之权变，其不流于仪、秦游说取利之辈者几希”。[2] 暨，同书同卷陈日煙《复天使陈相公书》：“昨闻回轺日近，敢奉菲礼，以伸敬心之万一。辱赐手札，却而不纳，惭愧良多。盖君子之至于是邦也，其为钦慕，可胜言哉！虽千金之装，不能写其情款也。然窃见清高节操，凛乎莹若冰霜金玉之不如，恐未尽情而行，则难逃点染之见怪。乃以鸿毛之至轻，而表此山岳之大敬。静言思之，见斥宜也，怀惭负罪，夫复何言？倘或不然，果以丝毫之薄礼，而为金玉之磷淄，则日焜窃有不取。”[3]

类似的“拒绝贿赂”情况，也发生在先前的使臣林唐臣亦林弼的身上。《林登州遗集》附录张燮《林弼传》：“庚戌，安南使者杜舜卿以其王日煙卒来告，上遣编修王廉祭之，乃遣唐臣持诏，封日煙为国王。既陛辞，上以马援昔讨交趾，镇服蛮夷，厥绩良伟，命二使臣就彼祀之。公既诣伏波祠下，如诏致祭，徘徊铜柱，追忆鸢飞坠水，马革裹尸之言，结托

[1]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276。
[2]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32上。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32下。

为异代交。祠久颓,命工修葺而去。比抵安南,奉扬明天子威德,王拜稽首,愿世世子孙,为帝外臣,望海波而朋三泽也。封事既竣,王命中使夜携五百金密投公榻,诘朝,使从官复饷五百金,他物称是,公悉却不受,曰:唐臣手龙节走万里外,帝慎择而遣之,岂自意陆大夫装哉?且境外义无私交,王勿复言。安南王度公不可强,乃俾人贺使者武汉磾装其金,请于朝,上曰:王礼中国使,宜赆中国,使不贪为宝。使遥屿知汉官威仪,宜却赆,可谓两全,函令还国,盖自是上心重公矣。"[1]宋濂《宋文宪集》卷1《使南稿序》:"上召至奉天殿,亲加劳问而遣焉。元凯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国,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悦服。乃北面拜跪听诏,如藩臣礼。将还,日煜遣陪臣夜半持黄金为寿,元凯峻却之,陪臣举手加额,称为贤使者而后去。"[2]

"陆贾",亦"陆大夫",其"故事"见于司马迁的著作。《史记》卷97《陆贾列传》:"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3]徐贲《北郭集》卷5《登广州城楼》:"五岭南来瘴海深,秋风榕叶尚阴阴。安期一去家遗舄,陆贾重来橐有金。门限虎头潮上下,城开雁翅客登临。"[4]令使者接受馈赠,意味着明允许安南如当年的南越国一样,继续保持独立。因出使而病卒于安南的张以宁,临终前即在绝笔诗中以此作对比。《杨文敏集》卷19《张以宁神道碑》:"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赍诏印使安南,封其国王,未至而王卒,国人请授其世子。公不听,遣人请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丧,并令其国人效中国,行顿首稽首礼。朝廷嘉之,赐以敕书,比之陆贾、马援,并御制诗八篇以奖谕之。未几,得疾卒,实庚戌五月四日也"。"临终,自为挽诗,意豁然也"。[5]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刊本,页646上、下。

[2]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61上。

[3]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2698。

[4]《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成化刊本,页12上、下。

[5]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898、899。

张以宁《翠屏集》卷2《自挽》:“一世穷愁老翰林,南归旅榇越山岑。覆身粗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稚子啼饥忧未艾,慈亲藁葬痛尤深。经过相识如相问,莫忘徐君挂剑心。”[1]

安南予以重金贿赂的林弼,盖“交趾”本系中国“郡县”的主张者。林弼《林登州遗集》卷2《发安南》:“奉使岂无状?远国方被兵。贡物已上道,陪臣反留行。为言林邑人,急攻安南城。举国出被难,勍敌难争衡。此辈旧卵翼,前朝荷生成。方物奉职贡,附庸通姓名”。“圣皇先有旨,柔远务息争。峨峨汉铜柱,千载表南征。天威倘一临,海山铲可平”。[2] 同书卷5《至安南,次王编修韵》:“安南远至极南荒,炎海无垠野望长。马援台前秋草碧,高骈城下暮烟黄。百年图籍归中国,三郡山河保故疆。万里天威如咫尺,西风回首白云乡”。[3] 无独有偶,陈诚亦十分乐意提到这段历史。《竹山集》卷内1《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后汉交址女子征侧僭号称王,马援率兵讨平之,遂立铜柱,以为限焉。非所以限内外也,将以止后人侵陵之患也。在唐则为五管之一,有为都护之称,皆中国所置,此固无所议矣。下迨赵宋,有李乾德寇边,郭逵出师,而伪天子洪真成擒,寇虏俘获者无算。乾德震惧,献广源、门州、思浪、苏茂、机榔之地,诣军门请降。当时此五处尚归中原,况铜柱以北丘温等地,又何言耶?前元世祖之时,乃祖昞纳款称臣。日烜嗣立,臣子之节,中忽改图。于是,时有问罪之师。日烜蒙荆棘、伏草莽,奔走窜海之不暇,生灵殆尽,社稷几墟。”[4]

24.5

早在大明王朝建立的最初,南方近邻的安南,即已成了天子拟以遣使通好的“外国”。严从简《异域周咨录》卷5《南蛮安南》:“本朝洪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3下。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刊本,页411下,412上。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刊本,页447上、下。

[4]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27下。

武元年,遣尚宾馆副使刘迪赍诏往谕,没于南宁。"[1]罗日絅《咸宾录·南夷志》卷6《安南》:"我朝洪武元年,遣汉阳知府易济颁诏安南。其王陈日煃遣陪臣同时敏、段悌、黎世安等朝贡、请封。上即遣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封日煃为安南王"。"明年,杜舜卿以日煃讣音来告,且为请封,上乃自制祭文,以翰林院编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弼)赍诏往封日煙嗣王,并取以宁所护印诏、赐物畀之"。[2] 当兹时,安南留给中国使臣的感觉,仍然可说是非常"完美"。吴伯宗《荣进集》卷3《上问安南事》:"出使安南后,奉旨召还京师,因上问而答也。上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日月,礼乐舜乾坤。瓦瓮呈醇酒,金刀破细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3]同卷《奉使安南国,闻角》:"海水盈盈漏转筹,霜风吹角到谯楼。梦残明月三更晓,心逐闲云万里秋。玉帛几回宾上国?诗书半世客南州。平生事业深如昨,无奈青灯照白头。"[4]可是,不久以后,权臣陈叔明、胡季犛相继弑杀在位的国王,并隐瞒事实,设辞蒙骗;这给明朝的皇帝对其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

思明府洪武末状告安南侵占"丘温"等5县事,应属子虚乌有;这与其永乐初状告安南侵占"禄"等2州之事不同。就是以北宋元丰年间的建制为准,整个"左江"地区,唯有后2者名录,而不见有前5者名录。[5] 其实,就是陈诚本人,也未必不以"丘温县"为安南国之管领。《竹山集》卷内2《宿安南丘温县》:"使车连夕驻丘温,东道殷懃礼意敦。炬蓺榄油香满座,酒封蕉叶绿盈樽。啼蛩聒耳春声切,毒雾凌空夜色昏。父老拳拳重译问,只今圣德溢乾坤。"[6]再就"铜柱"而言,自唐以后,出现颇多,其一就在今越南清化省的安南"爱州"境内。《太平寰

---

[1]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余思黎点校本,1993年,页370。

[2]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余思黎点校本,2000年,页126。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

[5]《元丰九域志》卷10,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王文楚、魏嵩山点校本,1984年,页502、503、504:"广南路笼州、忠州、冻州、江州、万承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七源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员州、广原州、勒州、南源州、西农州、万崖州、覆利州、温弄州、武黎州、罗阳州、陁陵州、永康州,已上左江。"

[6]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46下、347上。

宇记》卷171："《岭表录旧》：有韦公幹，为爱州刺史。郡有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铜，欲椎镕货之于贾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幹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约移书辱之，公幹乃止。"[1]再从使臣张以宁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事实。《翠屏集》卷2《安南即景》："洪武二年，在安南作。龙水南边去，行穿万竹林。羊肠山险尽，蜗角地蟠深。铜柱千年恨，星槎万里心。"[2]同卷《广州，赠同时敏》："明诏金门天上开，使人铜柱日南回。九江烟浪看庐阜，五岭云山过越台。嘉惠远氓烦圣虑，宣风绝域仗奇材。"[3]

有理而辩解缺少效果，一方面说明安南缺少熟知载籍、典故的文士，另一方面也反映以胡季牦为首的权臣由践踏"道义"引起的心虚心理。在明来说，尽管安南被列于15个"不征之国"之列，但是形式一旦有变，也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更何况其在五代以前就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宋文宪集》卷1《奉制谕安南国诏》："安南国王陈日煃薨，我国家赐以玺书，而立日熞为王。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日熞为盗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毙。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更弦改辙，择日熞亲贤，命而立之，庶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4]很有可能，思明府土官控诉事件就是明准备进攻安南有意引起的"冲突"。只不过由于皇帝的年迈和其他原因，才改以继续"忍耐"罢了。或许，使臣陈诚正是因制造"衅端"需要才写下含有以上言词书信的。而其对于安南方面的接待，也有十分"满意"的证据。《竹山集》卷内2《宴安南朝天阁》："天书看彻昼沉沉，绮席弘开酒满斟。馔列金盘饶海味，乐陈丝竹总蛮音。威仪恐失番王礼，事体疑由辅相心。宗社幸安疆场净，要知均拜帝恩深。"[5]

---

〔1〕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4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5上。

〔4〕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严荣校刊本，页55上。

〔5〕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正德刊本，页347上。

最后,关于"丘温卫"。解缙《解文毅集》卷14《黄忽都神道碑》:"广成,字静学,有子九人:长曰玹,今为丘温卫指挥;次璘、瑢、瑗、璇、琮、珮、琉、瓛。"[1]这是明成祖在位时,为了镇防新建交趾布政司所设立的军事单位,其将士由左、右江思明、太平、田州抽调人员构成。《粤西文载》卷2朱棣《永乐六年正月初四日敕》:"敕近得交址布政司奏:坡垒、丘温、隘留三处,乃交址咽喉。其地有瘴,官军难于服习,欲于附近思明、太平、田州等处量其土军,设立卫所,照依陕西潼关、四川瞿唐,军隶广西,民属交址,庶几人习水土,又得互相制驭。敕至,尔等会集计议,斟酌行之,务在两便,故敕。"[2]《明文衡》卷27黄福《奉总兵官英国公书》:"一丘温、坡垒、隘留三卫所原垛广西土兵,近年以来,官不得人,逃亡之数,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贫弱代身,有名无实。是致盗常窃发,路每不通,如于广西调一都指挥,仍领原调官军于丘温镇守,就行总督前项卫所土兵,更选土官之能事者管之,严禁不许雇倩代役,务要正身将带当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3]"丘温"等5县,恰好就是"坡垒"等3隘所在的地域。"交址咽喉",难怪安南不会将此拱手相让,而宁愿冒引起战争的风险了。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25　西兽夏号

——明代麒麟的海外进献

有明永乐、宣德、正统中，先后有“榜葛剌”、“麻林”、“阿丹”等国自海外输入“麒麟”。根据现存当时对兹种生灵外形描述的文字，所称非偶蹄目长颈鹿科长颈鹿属的动物莫属。正是由于“长颈鹿”与中国唐代宋代所传的“麒麟”有着几分的相像，急于表明“天命”所在的皇帝，才故意使两者混同。得到鼓励暗示的臣子，进而通过此起彼伏、难以覆加的“撰述”，径将相关的事件渲染作“圣神”的“征兆”。“免贺”，按现代人的语言，只是一时的“作秀”罢了。实际上，所谓的“进献”、“来贡”，其实也只是朱氏朝廷派遣使臣在海外进行“采购”的结果。除此之外，根据记载的线索，这种今唯栖息于撒哈拉沙漠迤南的非洲稀疏草原上的兽类，当中世纪，于西亚的广袤土地或许也曾生存。

25.1

有明永乐中，“祥瑞”之兽“麒麟”的海外进献，计有三度。《明太宗实录》卷155：“永乐十二年九月丁丑，榜葛剌国王赛弗丁遣使奉表献麒麟，并贡名马、方物”。“戊寅，礼部请上表贺麒麟。上曰：海宇清宁，远人向化，贡献方物，斯皆天与祖宗之佑。卿等但当夙夜竭心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1] 同书卷170：“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庚子，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贺。上曰：盖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异于此，有益世教，可以进表。麒麟有无，何所损益？遂已”。“壬子，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

[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1787、1788。

麟、天马、神鹿等物。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称贺曰: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上曰: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1] 此前3年,这种象征"帝王之德"的奇异生灵,据说也曾在中国内地出现。杨士奇《东里集》卷续44《驺虞颂,并序》:"既肇建北京,乃永乐七年,车驾巡幸,遣使者行郡县,存问高年,咨求贤德,及察民所疾苦,明黜陟之政。明年,遂率六师平残寇、除边患。是年,车驾还京师。又明年,麒麟出定州,人皆以为皇上肇建北京、仁恩广被之所致也。"[2]

尽管,皇帝似乎于"贺礼"并不十分感兴趣;可是,臣子的"撰述"却是此起彼伏,难以覆加。就以那次"榜葛剌"所献,即有"诗"二、"赞"一。曾棨《西墅集》卷3《麒麟歌,并序》:"永乐十二年九月丁丑,榜葛剌国王表献麒麟。群臣交庆,以为希世之大瑞,莫不播之声颂,以昭示方来。臣棨谨为歌诗一章,以进其词。"[3] 陈琏《琴轩集》卷1《麒麟诗,并序》:"永乐十二年秋九月,榜葛剌国遣陪臣把一济等进麒麟,至于阙下"。"洪惟皇上应天顺人,嗣承大统,以圣继圣,德叶重华,文教大敷,万邦从乂,雨旸时若,时和岁丰,恩覃寰宇,物无疵疠。所以荣光休气,洋溢中国;仁声义闻,充洽八表;遐荒殊裔,珍有奇产,未常有心求之,莫不毕至"。"臣恭睹祯祥,不敢默而无述,谨撰四言古诗一篇,以永亿万年无疆之闻"。[4] 梁潜《泊庵集》卷1《瑞应麒麟赞,并序》:"大海之西万里外,其国曰榜葛剌,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东北,再拜而言曰:兹惟海岛蛮夷之邦,视在天地之内,如九牛一毳,其何以致此者?斯其为中国圣人宏化盛德之征乎?谨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绝岛、逾大洋,献之阙下"。"而臣独得遭逢其时,以快睹乎旷世希有之瑞,其为欣幸,可胜道哉!谨顿首百拜,而述赞"。[5]

---

[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1896、1898、1899。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3]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刊本,页125上。

[4]东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莞乡丛书》影印康熙刊本,2000年,页80、81、82。

[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25上、326上。

再以那次“麻林”所献，具“诗”二、“赋”三。王洪《毅斋集》卷1《瑞应麒麟赋》：“永乐十三年八月，麻林国贡麒麟。翰林修撰臣王洪为赋，以献其辞。”[1]夏原吉《夏忠靖集》卷1《麒麟赋，并序》：“永乐十二年秋，榜葛剌国来朝，献麒麟。今年秋，麻林国复以麒麟来献”。“今两岁之间，而兹瑞载至，则圣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所未有也。宜播之声诗，以传示无极。臣忝职地官，屡睹盛美，不揆芜陋，谨拜手稽首而献赋”。[2] 金善《金文靖集》卷6《瑞应麒麟赋，并序》：“乃永乐十有三年秋九月壬寅，西南夷有曰麻林国者，以麒麟来献”。“臣备员禁林，职在纪述，叨沐鸿恩，荐睹上瑞，用着其实美盛德之形容，而为赋以献”。[3]《泊庵集》卷1《瑞应麒麟篇，并序》：“永乐十二年秋九月，榜葛剌国遣使献麒麟于朝。明年秋九月，麻林国复以麟来献”。“至今二国皆西海万里之外，距一岁而麟两至焉”。“臣潜观兹上瑞，不敢以默，辄形之咏歌，为麒麟篇一首，百拜上献”。[4] 王直《抑庵集》卷12《瑞应麒麟颂，并序》：“乃永乐十三年九月八日，麻林国王复以麒麟来献，数万里至于阙下”。“而麒麟则两见于期岁之间。天之所以彰应于皇上者，岂偶然哉”？“臣忝职文字，睹兹盛美，欢戴之情，倍万常品，谨撰颂诗一首上进。”[5]

此后的几年里，又有“阿丹”进献“麒麟”。类似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至少有诗一、赞一。杨荣《杨文敏集》卷1《瑞应麒麟诗，并序》：“由是民安物阜，和气充溢，毓为祯祥，先后十余年间，骈臻沓至。虽古昔传闻所未见者，今皆毕集。兹非神化周浃，圣德感通，曷克臻是？乃永乐十二年秋，榜葛剌国以麒麟来献。逾年，麻林国复来献。今年秋，阿丹国又来献。吁！何其盛哉”！“今数岁之中，凡三至焉，岂无所自而然哉”？“臣荣忝职文翰，屡睹嘉祯，每遇祥瑞之来，必有咏歌，以播扬盛美，况此上瑞，所应非常，奚可无述作以传之于后世乎？故不揣芜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660下。

[3]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367、368。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29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下，17上。

陋,谨为诗一篇以献”。[1]《金文靖集》卷6《麒麟赞,并序》:“于是,天监圣德,景贶屡臻,而十有七年之间,诸福之物,纷员充牣,史不绝书。乃永乐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剌国,以麒麟贡。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国,以麒麟贡。今年秋,复有曰阿丹国以麒麟贡。五六年间,麒麟凡三至,京师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诚千万世之嘉遇,而太平之上瑞也”。“盖上天以是彰显圣德,为王化之大成,诚宗社生民,万万年无疆之庆也。臣忝列禁林,日睹嘉祯,不胜荣幸,用述为赞,以传之久远。谨拜手稽首,以献赞”。[2]

25.2

宣德、正统间,续有“祥瑞”之兽“麒麟”的海外来贡。只不过对二者,皇帝的态度稍有不同,一“却”贺,一“命”贺。《明宣宗实录》卷105:“宣德八年闰八月辛亥朔,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遣弟哈利之汉等,古里国王比里麻遣使葛不满都鲁牙等,柯枝国王可亦里遣使加不比里麻等,锡兰山国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门你得奈等,佐法儿国王阿里遣使哈只忽先等,阿丹国王抹立克那思儿遣使普巴等,甘巴里国王兜哇剌札遣使段思力鉴等,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遣番人马剌足等,加异勒国王遣使阿都儒哈蛮等,天方国王遣头目沙献等,来朝贡麒麟、象、马诸物。上御奉天门受之,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群臣称贺。上曰: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3]《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冬十月壬子,榜葛剌国遣使臣下儿耶眉等来朝贡麒麟、白鹦鹉、红鹦哥、白鸠等物,赐宴并赐织金袭衣、彩币有差”。“丁巳,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比者榜葛剌国遣使以麒麟、白鹦鹉等物诣京朝贡,斯皆皇上德被万方,仁及庶类,是以远人慕义航海来献诚,国家亿万年太平之征也。请率在廷文武群臣进表行庆

[1]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9、10。

[2]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391、392。

[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2341。

贺礼，仍命天下文武五品以上衙门，悉以表称贺。从之。”[1]

“命”贺者，自然是“颂”、“赋”不断。《东里集》卷续44《麒麟颂，并序》：“皇上嗣登大宝君天下，一体天心，以仁下民，施赈恤、已负逋，罢不急之劳，溥休息之令，煦枯濡槁，万物畅茂，沴气潜弭，时和民康。乃四年十月，榜葛剌国遣使者贡麒麟”。“皇上今举召公言，非惟自励，且以励群臣，尤有以见盛德之至，谨拜手稽首而陈颂”。[2] 刘球《两溪集》卷3《瑞应麒麟赋，并序》：“迄今四载，内安外服，西殪阿台之众，北来瓦剌之使，东南番夷，职贡骈臻。榜葛剌国，复航万里海道，来献麒麟诸方物”？“臣忝职词垣，何幸身亲睹之，爰竭愚能，为麒麟赋以进”。[3] 至于更多的篇幅，尚在专人的别集中。《毅斋集》卷5《胡祭酒诗集序》：“国子祭酒豫章胡公，以所著《颐庵诗集》若干卷示洪，俾为之序”。“圣明混一四海，肇复先王之制，兴礼立学，以风厉学者，至于今，五十余年之间，政教之隆，并乎三代。年谷丰稔，民物滋殖，四夷宾服，瑞应荐至，麒麟、驺虞、嘉禾、芝草之祥，日献月进”。“当是时，公以儒学德行，由翰林侍读、春坊谕德为大司成，师表四方之士，而文章卓然，名于一时。盖其所作，必欲追踪古人，事核而喻切，辞醇而旨远，沨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无愧于古，而公则欿然自视，若不足也”。[4]

“却”贺者，情况也差不多。《东里集》卷续44《瑞应麒麟颂，并序》：“宣德八年闰八月，西南海外诸番国，或其王亲行，或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数十万里而来朝贡麒麟、狮、象、珠玉、珍贝奇异之品，用达诚意。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其言曰：蛮夷之人，邈处海外，瞻仰中国，如天之上。比十数年来，海波无虞，山岛所聚，种作蕃阜，民咸安适。闻之老长，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圣人奉天命、主中夏，施仁布义，肆诞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焉。老长又言：是上天所生，以为中国圣人瑞者，其往献焉。敢只以献。遂俯伏呼万岁”。“臣士奇叨在侍近，日睹

[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1年，页905、909、910。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上、下，18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24上、下。

嘉祥,倍万忻怿,谨撰瑞应麒麟颂一篇上进,伏惟电览焉”。[1]《抑庵集》卷后35《瑞应麒麟颂,并序》:“惟我太宗皇帝德同天地,而天两生麒麟以应之。今皇帝陛下,以大圣之德,居至尊之位,仁恩义泽,渐被万邦,民物恬熙,远迩无间,盖与前圣比隆并美。宣德八年八月,海外诸蕃国以麒麟来献。”[2]卷后37《麒麟赞》:“我太宗皇帝治天下,一以仁为本,而宣宗皇帝复以仁继之,四方万国,熙然安于惠化之中,故麒麟再出于海外,而以献于阙庭。夫其自远而至者,以见圣仁无远不达也。猗欤盛哉!睹兹休征,宜有赞咏,谨作赞。”[3]

除此之外,犹有未知写作年代者。《毅斋集》卷1《麒麟赋》:“粤有瑞兽,其名曰麟,禀乾元之正色,被神龙之奇文,柔角丰隆而上植,灵德温淳而内驯,郁郁穆穆,彬彬振振,兹岂非帝王之上瑞,而特应于我圣君者乎?”[4]《抑庵集》卷后35《瑞应麒麟赋》:“惟圣主实隆道德,巍然南面以治之。于是,恢四溟、包八纮,廓蔽翳、开太平,仁声洋溢而天运,武谊燀赫而雷轰,扇淳风之沕穆兮,熙皇道之大成,故天以之清,而地以之宁”。“由是叶休征畅,洪钧嘉应,集灵物、臻彼草木鸟兽之为瑞兮,盖不可以殚陈。然至德之感,日进而不已兮,故又产夫麒麟者也。尔乃格柔只、降圆灵,絪缊翕合,胚凝乎五行,元枵宣其精,蓐收贲其英,繄灵氛之暗霭兮,倏天开而日晶。至其略西极、游海隅,协帝文、应瑞图,首四灵以表异兮,百兽从而云趋”。[5] 李懋《古廉集》卷1《麒麟赋》:“惟圣德之广运兮,屡感召夫祯祥。粤瑞世之仁兽兮,乃复见夫遐方。荣光淡其辉耀兮,佳气蓊其汪洋。曜灵晃以下烛兮,海波静而不扬。邦人聚而来观兮,俪徙倚而仿徨。”[6]王纺《友石先生集》卷4《麒麟诗》:“华夏同春海宇清,麒麟先后进瑶京。信知和气多祥瑞,喜见遐方仰圣明。声协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13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9上。

箫韶金殿奏，步循规矩玉阶行。四灵称首昭仁瑞，万岁千秋享太平。”[1]

25.3

明人之于“麒麟”的外形，最为详细、贴切的描述，非马欢的相关文字莫属。《瀛涯胜览》《阿丹国》：“麒麟前二足高九尺，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生两短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跆，匾口，食粟、豆、面饼。”[2]兹种动物，与宋人称之为“驼牛”的兽类十分相像。李石《续博物志》卷10：“拨拔力国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二丈余。”[3]暨，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卷97：“驼牛豹，南蛮室利佛逝，有橐驼，豹文而犀角，以耒且耕，名曰驼牛豹。”[4]无独有偶，“前二足高九尺，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头生两短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跆，匾口”等描述，于哺乳纲偶蹄目（Artiodactyla）长颈鹿科（Giraffidae）长颈鹿属（Giraffa cameleopardalis）动物十分吻合。而其学名的后半部，似乎正是骆驼科（Camelidae）的驼与猫科（Felidea）的豹的结合?!《英汉动物学辞典》：“camel，骆驼”，“leopard，豹”。[5] 之所以与豹产生“联想”，显然由于长颈鹿身上的斑块。克鲁顿—布罗克（Clutton Brock J.）在《哺乳动物》（Mammals）特别提到：“长颈鹿的九个亚种的皮肤样式不同。长颈鹿网络状皮肤具有尖缘的栗色斑块，斑块的外围是纯白色的。”[6]

关于长颈鹿的生态，当今的人们可以说有相当的认识。*Fascinating Word of Animals* 第一卷 *Ten Wildlife Regions of the Word* ：“Male giraffes, the tallest of living land animals, can tower 18 feet high, and fe-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287下。

[2]《丛书集成初编》本，页74。

[3]成都，巴蜀书社李之亮点校本，1991年，页144。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5]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2008年，页80、280。

[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王德华等中译本，2007年，页347。

males 15 feet. This height, allied with keen eyesight, gives them the longest range of vision of ground - living animals." "About 10 million years ago, the giraffe family was represented in Eurasia as well as Africa, but today it has only two species, both in Africa, the giraffe found in dry savanna, and the okapi which lives in dense forest." "Giraffes are inoffensive and timid toward other animals. They live in rather loose social groups and, though they may gather in herds of 20 or more, lone bulls and groups of two or three giraffes of mixed sexes are more common." "Mating can occur at any time of the year. Calves are born after a gestation period of about 16 months." "It can gallop at 35 miles per hour, its neck oscillating in rhythm with its stride. Partly because rising from a lying position is a problem for such a huge animal, a giraffe usually sleeps standing up." "There are eight races of giraffes in Africa with distinct ranges that are now greatly reduced."[1]

大部分明士子对"麒麟"的描述,并没有突出"长颈鹿"脖子长的特点。除鹿身、牛尾、马蹄、头有角、遍体有斑纹等介绍外[2],于其无声带、很少发出声音的事实,叙说相反。《泊庵集》卷1《瑞应麒麟赞,并序》:"龙颅而凤颈,麕身而龟文。容与闲暇,不惊不悚。声出其脰,若合乎钟律,其步趋又中乎规矩。"[3]同卷《瑞应麒麟篇,并序》:"龙其首,麕其身,负以龟文灿彬彬。行中规矩,声合韶钧,生草不折何振振。"[4]《毅斋集》卷1《瑞应麒麟赋》、《麒麟赋》:"足若神骥,体肖灵麕,珑珑殷殷,煌煌彬彬,目若景星,熠耀精荧,上烛苍旻,脊若灵龟,昭布人文,经纬乾坤"。"若乃禀至仁、含太和,于嗟趾定,容与婆娑,乐生

[1]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Pleasantville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Canada) Ltd. Montreal, 1971, p. 102,103。

[2]《琴轩集》卷1《麒麟诗,并序》,东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莞乡丛书》影印康熙刊本,2000年,页81、83:"首昂后低,牛尾麕身,马蹄肉角。步履中乎规矩,仪彩合于瑞图","麕身牛尾,马蹄龙晴。身备五采,绚烂晶莹"。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25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29上。

物之繁茂，惜嘉卉之婀娜，妥柔角、纡灵步，回首若顾，摩趾若抚，昂若仰、靡若俯，圆中规、方中矩，时然一鸣，应钟协吕，和音翕以四达，协气盎以弘布”。“其为形也，天驷赋足，灵麕肖身，抱顺独立，含和自珍，屹然而跱，粲乎若丹凤之映日，跃然而举，矫乎若神虬之凌云，望其目若景星之耀华采，视其脊若灵龟之负人文。至若其行，则高下中程，进退合度，避生物而不践，择高明以自处，惟步武之圆方，乃自然之规矩。其鸣则或宫而温，或商而清，五音和、八风平，伶伦拟之而按律，师旷写之而象声”[1]。

此外的文字，大同小异。《夏忠靖集》卷1《麒麟赋，并序》：“霞明龙首，云拥凤臆。星眸眩兮焜耀，龟文灿兮煜晔。牛尾拂兮生风，麕身动兮散雪。蹴马蹄兮香尘接腕，耸肉角兮玉山贯额。步无踯躅，必中规而蹈矩；声无哮阚，自协商而应律。”[2]《金文靖集》卷6《麒麟赞，并序》：“龙颅耸拔，肉角挺生。紫毛白理，龟纹纵横。其质濯濯，其仪彬彬。有趾弗踶，惟仁是遵。有角弗触，惟义之循。步中规矩，音协韶钧。”[3]《西墅集》卷3《麒麟歌，并序》：“天生瑞，自有异，龙颅凤颈麕其身。背为龟文粲锦臆，云霞五采光璘粼。目如飞电耳双耸，马足飒沓腾风云。步趋周旋中规矩，音韵仿佛谐韶钧。角端有肉不以触，生草弗践能安驯。”[4]《两溪集》卷3《瑞应麒麟赋，并序》：“等膺臆于凤鸾兮，象体貌于麕鹿。耸昂昂之狼额兮，立亭亭之骥足。蔚文彩之缤纷兮，俨容止之雍肃。其为音也中律兮，虽有角也不触。”[5]《古廉集》卷1《麒麟赋》：“性振振以自驯兮，乃不扰而不惊。龟文灿而濯濯兮，龙首挺其昂昂。方引脰而一鸣兮，叶律吕而谐宫商。”[6]《抑庵集》卷后35《瑞应麒麟颂，并序》：“其尾维牛，其身维麕。专居特游，不旅不群。有圆其蹄，维马是似。有觝其角，亦不以抵。择地而行，蹈矩中规。鸣声以时，律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4上、12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661上。

[3]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392、393。

[4]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刊本，页125下。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上。

吕实谐。"[1]

25.4

实际上,无论形式是否不同,有明臣子的相关作品所有突出的中心,不外是颂扬在位皇帝的"神圣"。就是假意的"推让",也是"谦敬"品德的反映。《泊庵集》卷1《瑞应麒麟赞,并序》:"洪惟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畅,始于家邦,充溢乎八表。故薄海内外,九夷八蛮之远,无不向风顺化。盖自三代以降,中国之盛,未有过于今日者也。夫惟陛下盛德充积之极,故融而为醴泉,涣而为甘露,诸福之祥,无不毕至。其积盛不已,则又为麟之祥,产于数万里外,而后致之阙下,岂非上天以是昭彰陛下渐磨万国、柔远能迩之化哉?"[2]《金文靖集》卷6《瑞应麒麟赋,并序》:"惟我皇上,自莅阼以来,仁洽庶类,德洞幽明,凡极天所覆,极地所载,极日月之所照临,莫不煦煦然,甄陶于化育之内。曾未逾年,而麒麟之瑞凡两至。阙下群臣,上表称贺,皇上情存损抑,推而不居,以为国家之瑞,不在于物,惟刑政修明,奸宄不作,时和岁丰,民物康阜,同跻于熙明仁寿之域,乃足为瑞。且复举前代溺好祥瑞,夸诩张大,极满盈骄奢,而底于乱亡者,历指以为戒,于以见皇上之励精图治,忧深思远,不自满足,而其心之诚,真足以参天地、赞化育,度越百王,垂法万世,岂惟天下臣民之福?实国家亿万载无穷之庆也。"[3]

阿谀奉承之风,在"麒麟"进献的过程中,几乎"发展"到了极限。翰林争先恐后,官吏能闻则作。《杨文敏集》卷1《瑞应麒麟诗,并序》:"祥麟,昭圣德也。麟为四灵之首,希世之祥,必有圣人在位,则应时而见。仰惟皇上以聪明睿智之资,具圣神文武之德,深仁厚泽,覆育天下,是以和气薰蒸,而灵物斯至,兹实国家万万年太平之征也。臣荣生际盛时,躬睹上瑞,宜有咏歌,以扬圣化"。"猗欤祥麟!其祥曷征?维皇继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6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页325下、326上。

[3]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成化刊本,页367、368。

统，万邦咸宁。诞敷德泽，丕昭文明。至和旁达，海岳效灵。曰惟盛时，兆此嘉祯”。“维麟昭昭，四灵之首。精孕玄枵，世不恒有。羲轩以降，成康其后。爰暨我皇，斯乃云觀。何以致之？圣德之厚”。“麟之为麟，具此众体。有麤其身，有牛其尾。既龙其颅，亦马其趾。彼兽之凡，莫之与比。春秋所书，周诗攸美”。“维麟之德，厥具匪常。怀仁之慈，抱义之刚。步中规圆，亦协矩方。生物不食，生草弗伤。有畅厥音，协宫谐商”。“维麟之生，于彼海岛。和气所钟，逢世熙皞。莫高匪天，弗爱其道。莫厚匪地，弗爱其宝。式昭皇仁，如天覆帱”。“维麟之来，献于丹陛。百辟交欢，同睹上瑞。咸曰兹麟，圣德所致。天毓祯祥，以隆至治。圣寿齐天，宝祚万世”。[1]

在可见的诸作中，颇有强调“蛮夷向化”、“蕃邦瞻仰”的情节。《东里集》卷续44《瑞应麒麟颂，并序》：“其言曰：蛮夷之人，邈处海外，瞻仰中国，如天之上。比十数年来，海波无虞，山岛所聚，种作蕃阜，民咸安适。闻之老长，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圣人奉天命、主中夏，施仁布义，肆诞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焉。老长又言：是上天所生，以为中国圣人瑞者，其往献焉，敢只以献。遂俯伏呼万岁。”[2]同卷《麒麟颂，并序》：“耆老睹之曰：此麟也。中国圣人有至仁之德及天下则出，此非下邦所宜有，请以献焉。国王臣某，敬使下臣上献。”[3]《西墅集》卷3《麒麟歌，并序》：“乃知圣人在中国，产此瑞物何其神！遐方绝域不敢畜，侑以百宝俱前陈。传言昨者涉沧海，飓母不动波鳞鳞。川只岳后敛氛翳，雨师风伯驱埃尘。神灵撝诃百怪伏，洗涤万象增鲜新。”[4]《杨文敏集》卷1《瑞应麒麟诗，并序》：“于维圣皇，受命自天。仁及庶类，恩周八埏。礼义兴行，无有远迩。日照月临，化成俗美。九夷八蛮，悉妾悉臣。罔敢逾越，聿来献珍。鲸波洋洋，望之无际。岛夷所居，动数万里。玉音所至，莫不尊亲。沦肌浃髓，被于皇仁。佥曰陋邦，服此声教。海

[1]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16、17、18。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

[4]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刊本，页126上。

波晏然,圣德之效。乃梯乃航,惟恐或后。乃奉麒麟,归于灵囿。"[1]

然而,所称的"进献"、"来贡",其实是有明朝廷派遣使臣在海外进行"采购"的结果。《瀛涯胜览》中《阿丹国》、《天方国》:"永乐十九年,钦命正使太监李□等赍敕衣冠赐其王酋,到苏门答剌国分舶艘,内官周□领驾宝船数只到彼(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艘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天方)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2]《两溪集》卷8《送礼部员外沈君还南京序》:"圣天子德加海外,间遣中贵人总甲士帆大舶穹舻,道海洋抵暹罗、阿丹、爪哇、满剌加、古里、苏门、天方、真腊、锡兰山诸国,收其所谓麒麟、福鹿、狮、虎、象、犀诸异兽,驼鸡、□鹅、墩铎、莺哥诸珍禽,金砂、珠香、翠贝、齿角,与凡彼产所有,此蓄所无之奇货,以入中国,以为苑囿之寔,府库之藏,器玩服饰之用,使远方之人,亦得因是以修其敬于朝廷"。"宣德癸丑,寔当其期"。[3]

25.5

古代中国关于"麒麟"的传说,由来已久。三国吴人陆玑《陆氏诗疏》卷下之下《释兽》:"麟,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王者至仁,则出。今并州界有麟,

[1]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10、11。

[2]《丛书集成初编》本,页70、90、91。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上、下、17上。

大小如鹿，非瑞应麟也。故司马相如赋曰：射麋脚麟；谓此麟也。”[1]对于这样的动物是否当真存在，宋人业已提出疑问。戴侗《六书故》卷18《动物》：“[戴]侗谓陆氏之云，大抵因麟为祥兽，遂从而傅会之，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果何食乎？不群居、不侣行，是怀孤德也。不入臼井，不离罗网，王者至仁而后出，何为而获于子鉏商？至言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愈夸诞矣。别作麐，《说文》曰：麒，仁兽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2]罗愿《尔雅翼》卷18《释兽》：“世之儒者，欲神夫麟之形状、性情，使千岁必不复得，以是为麟之灵。而吾则欲直从古说简易而言之，虽并世而得，不足为异”。“蜀之礼殿门，有汉世所图麟、凤，亦只一角兽尔，乌得五角、有翼之说乎？诗称麟之角之趾之定，盖麟，麕类，麕之迹解则麟，趾不妄集矣，角端有肉，则角不妄触矣，其斗有时，则定不妄斗矣”。“麒麟善走，故良马因之亦名为骐驎也”。[3]

凭借“靖难”起兵，由“藩王”夺据帝位的明太宗朱棣，对于承嗣的统绪来说，只能算是“篡逆”。正因为这样，其在严厉镇压效忠于建文的诸臣后不久，努力寻找自己系“天命”所在的“证据”，用来回应世人的疑惑和责难。在“瑞兽”方面，先是豢养的“驺虞”亦“猎豹”，接着才是囚禁的“麒麟”亦“长颈鹿”。《杨文敏集》卷1《应制瑞应驺虞诗，并序》：“永乐二年秋，驺虞见于河南之钧州，白质、黑章，虎躯、猊首，尾长于身。性则仁厚，不食生物，不践生刍，旼旼穆穆，姿态异常。臣下得之，以进于朝。群臣万姓，欢呼踊跃，上表称颂，以为希世之瑞。今兹永乐十一年，大驾巡狩北京，而驺虞复见于青、兖之间。司兽者以献，皇上命置阙门之外，臣庶聚观，莫不欢欣抃跃，咸谓皇上至诚之德，洞达无间，乃克臻兹。”[4]迨其孙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继嗣，“吉庆祥和”氛围的“粉饰”仍属必须，而“麒麟”盖“地瑞”。《东里集》卷续44《瑞应景星颂，并序》：“然瑞之丽乎天者，莫先于景星；动乎地者，莫先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下，3上。

[4]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正德刊本，页1、2。

于麒麟。宣德癸丑闰八月甲寅,西南海岛数十万里外,其人献麒麟者四,此其盛,盖前古所未有也。"[1]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同样有"瑞兽"出世的后者,当土木堡事变后,成了北方政权瓦剌的俘虏。

比较唐、宋人所说的"麒麟",与今日犹可见的"长颈鹿",确有许多的"相像"。"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皆十分符合;"一角,角端有肉",如果不指与耳朵平行的小角,而指两眼间的突起,此说也成立。其姿态雍容,步履轻盈,云其"行中规矩",倒也差强人意。至于"音中钟吕"、"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或许正是以上这些"相像",急于表明"天命"所在的皇帝,才故意使两者混同,从而获得相关的赞誉。"免贺",按现代人的语言,只是一时的"作秀"罢了。《抑庵集》卷12《贺麒麟表》:"伏以圣人在位,开一统太平之基;大德奉天,致诸福祯祥之献。焕荣光于海岳,溢喜气于臣工。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圣神。光被八纮,如日月之临照;仁加庶类,同天地之生成。礼备乐和,家给人足。治道超越于隆古,天心悦鉴于当今。故于北京宫殿之兴,已有上瑞频繁之应。式表万年之景运,爰昭百世之宏图。然至和尤积于两间,故灵物又呈于九译。麒麟仁厚,超百兽而首四灵;天骥健行,能一日而致千里。昭然麕身马蹄之异,美哉龙文虎脊之良。黑质白章,挺嘉生之福禄;雄姿劲气,伟问出之狻猊。"[2]

"长颈鹿",而今只栖息于撒哈拉沙漠迤南的非洲稀疏草原上。不过,根据记载的线索,当中世纪,其于西亚的广袤土地或许也有生存。《瀛涯胜览》中《天方国》、《忽鲁谟斯国》:"本国(天方)马头,番名秸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秸达往西行一日,到王所居之城,名默伽"。"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驼鸡、羚羊、草上飞,并各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忽鲁谟斯国王将狮子、麒麟、马匹、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跟同回洋宝船,进贡中国"。[3]《夏忠靖集》卷2《圣德瑞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下、23上。

[3]《丛书集成初编》本,页89、90、86。

应诗》:“永乐己亥秋,海外忽鲁谟斯等国遣使来进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驼鸡、福鹿、灵羊、长角马哈兽、五色鹦鹉等鸟。”[1]“秸达”、“默伽”,今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吉达(Jiddah)、麦加(Makkab)市;“忽鲁谟斯”,今伊朗(Iran)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市南霍尔木兹(Hormz)古城。又,“阿丹”,今也门(Yemen)亚丁(Aden)市;“麻林”,今肯尼亚(Kenya)马林迪(Malindi)市;“拨拔力”,今索马里柏培拉(Berbera)市。“榜葛剌”,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与印度(India)的西孟加拉国(West Begal)邦。当然,这后者与今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南苏门答腊(Sumatera Selatan)的“室利佛逝”,都不是可能的产地。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页667下、668上。

26 枸橼馥烈

——枸橼及类似果实的记载和勘同

明初刘基于一则寓言中提到产于吴之“枸橼”作为徒有外表的代表。其实,兹种又名“香橼”、“香圆”的“芸香”科“柑桔”属植物,在朱氏一朝栽培颇多,用途亦广。其在中国的“移种”,大致初由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交州”进入今广东中部的“广州”,接着沿海岸进入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再由此,向北进入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向西进入今江西中部、南部,湖南南部;再向南进入广东西部和海南;再向西进入广西中部、西部。在名称的含义上,自元以后含“佛手柑”,而清初人将之分列。相似的果实,尚有南宋和元人引入的“黎檬”和“柠檬”。鉴于中国人无物不是药,关于其“药性”的讨论,从南北朝到唐、宋,都曾展开。

26.1

明初人刘基于一则寓言中提到产于吴之水果“枸橼”,作为徒有外表而无其实的代表。《诚意伯集》卷18《郁离子枸橼》:“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诸吴。吴人予之桔,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则意其犹有美者未予也,惎使者聘于吴,而密访焉。御儿之鄙,人有植枸橼于庭者,其实大如瓜。使者见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归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吴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币请之朝而进之。荐而后尝之,未毕一瓣,王舌缩而不能咽,齿柔而不能咀,鼻希鼻颠頞,以让使者。使者以诮吴人,吴人曰:吾国果之美者,桔与柑也。既皆以应王求,无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询,而观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称所求也。夫木产于土,有土斯有木,于是

乎果实生焉。果之所产，不惟吴王不遍索，而独求之吴，吾恐枸橼之日至，而终无适王口者也。”[1]几乎生活在同时的凌云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说。《柘轩集》卷2《香橼，即枸橼也。康雪庭上人用赠紫芝老人，因而有作。予偶见之，遂次其韵，仍简紫芝》：“圆实如瓜尚得霜，老禅相赠杂青黄。韵欺蒼卜重狮座，巧学流苏映象床。蜡烛照来微弄影，金盆浴罢暗生香。南州士女争雕镂，浸蜜涂脂取次妆。”[2]

朱氏王朝的臣民，颇热心于“枸橼”的种植。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9：“香橼，实有名枳，皮甚香，其囊酸。三月，以核种之，甲折渐为木。”[3]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0：“枸橼产闽、广间，木似朱栾，而叶尖长，枝间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实状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有长一尺四五寸者。皮如橙、柚而厚皱，而光泽，其色如瓜。生绿熟黄，其核细，其味不甚佳，而清香袭人。”[4]黄淳耀《陶庵全集》卷13《超宗见示忆家山橼树诗，次韵》：“维南有珍木，想象一林霜。日映金膏重，风吹荈叶香。丹青图不到，栏槛护多方。携取双柑比，应输气味良”。“枝枝存绿缛，颗颗结峥嵘。月地看无隙，风窗撼有声。采山通远梦，誉树感嘉名。忽忆江梅发，乡心亦暗惊”。[5]《历代赋汇补遗》卷5《蜀都赋》：“木则罗纹、罗汉、荣漆、买子、黄阁、香橼、樟思、櫹杞、马尾、羊尾，交让连理，茂梠吟风，赤杉比雉。”[6]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60《淡圃记》：“果园尤旷，所种皆柑、桔、柰、橼、桃、李、来禽、樱胡、枇杷名品，又以其隙分畦栽艺紫茄、白芥、甘瓜、樱粟之属。”[7]卢象升《卢忠肃集》卷2《湄隐园记》：“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属，并以幽冷胜。桔、柚、葡萄、香橼、佛手、银杏之属，枝柯已极，可玩果实。”[8]

明人在“枸橼”的知识和利用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药理和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页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上、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上。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下、12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1下。
〔7〕台北，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崇祯刊本，页3031。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服食。《本草纲目》卷30:“皮、瓤气味辛酸,无毒,主治下气,除心头痰,水煮酒饮,治痰气、欬嗽,煎汤,治心下气痛。根、叶主治同皮”。“南人雕镂花鸟作蜜煎果食,置之几案,可供玩赏。若安芋片于蒂,而以湿纸围护,经久不瘪。或捣蒜罨其蒂上,则香更充溢。《异物志》云:浸汁浣葛纻,胜似酸浆也”。[1] 江瓘《名医类案》卷3《欬嗽》:“一人嗽,但用香橼,去核,薄切片,以酒煮熟,用蜜拌匀,睡起服。”[2]《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宜入糖物,香橼皮,去白,方切煮渍,去苦,暴燥。”[3]高濂《遵生八笺》卷12:“[吴氏《中馈录》]:酱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酱缸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穰酱皮,佛手全酱,新桔皮,石花、面筋皆可酱食,其味更佳。”[4]文震亨《长物志》卷11《香橼》:“大如杯盂,香气馥烈。吴人最尚,以磁盆盛供,取其瓤,拌以白糖,亦可作汤,除酒渴。又有一种,皮稍粗厚者,香更胜。”[5]《元明事类抄》卷35《香橼》:“盈室俱香,王世懋《果疏》:香橼花香实大,置实盘中,盈室俱香”。“经旬犹香,《群芳谱》:枸橼香芬大胜,置衣笥中,经旬犹香”。[6]

“香橼汤”的制作,《遵生八笺》卷11:“香橼汤:用大香橼不拘多少,以二十个为规,切开,将内瓤以竹刀刮出,去囊袋并筋收起,将皮刮去白细,细切碎,笊篱热滚汤中焯一二次,榨干收起,入前瓤内,加炒盐四两、甘草末一两、檀香末三钱、沉香末一钱,不用亦可。白豆仁末二钱,和匀,用瓶密封,可久藏用。每以筯挑一二匙冲白滚汤服,胸膈胀满、膨气、醒酒、化食、导痰、开郁,妙不可言。不可多服,恐伤元气。”[7]《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香橼汤:香橼去皮、去囊白,取肉一斤,炒盐二两,甘草末一两,迭实于罐收之,用时作沸汤调,有不入甘草,用以蜜餳,有取肉研滤浆,同蜜熬成煎。”[8]卷13《尊生部》:“香橼汤: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2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5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下、3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上、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0下、31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下。

香橼去心，用皮瓤薄切细片一斤半，以炒盐三两、甘草末一两半、花椒、桔皮随意。右件拌匀淹，数日沸汤点服。”[1]除外，则盛以瓷器，专恭“清玩”。《长物志》卷7《香橼盘》：“有古铜青、绿盘，有官哥定窑冬青磁、龙泉大盘，有宣德暗花白盘、苏麻尼青盘、朱砂红盘，以置香橼，皆可。此种出时，山斋最不可少，然一盆四头，既板且套，或以大盆置二三十尤俗，不如觅旧朱雕茶橐架一头，以供清玩，或得旧磁盆长样者，置二头于几案间，亦可。”[2]

26.2

中国人之知道“枸橼”，虽不如刘基所云之早在春秋、战国，最迟也在魏、晋之际。其初，乃自海外传入。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枸橼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极芬香，肉甚厚，白如芦菔。女工竞雕镂花鸟，渍以蜂蜜，点燕檀，巧丽妙绝，无与为比。泰（太）康五年，大秦贡十缶，帝以三缶赐王恺，助其珍味，夸示于石崇。”[3]迨至南北朝，其名更著。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0《枸橼》：“裴渊《广州记》曰：枸橼，树似桔，实如柚大，而倍长，味奇，酢皮以蜜，煮为糁。《异物志》曰：枸橼似桔，大如饭筥，皮不香，味不美，可以浣治葛苎，若酸浆。”[4]李昉《太平御览》卷972：“裴渊《广州记》曰：枸椽树似桔，如柚大，而倍长。味奇酸，皮以蜜煮为糁。”[5]入唐以后，内容有了补充。刘恂《岭表录异》卷中：“枸橼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爱其香气。京辇豪贵家饤盘筵，怜其远方异果。肉甚厚，白如萝卜。南中女工竞取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擅其妙巧，亦不让湘中人镂木瓜也。”[6]《本草纲目》卷30：“［陈］藏器曰：枸橼生岭南，柑、桔之属也。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下、14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页17下。
〔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4310下。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上、下。

其叶大,其实大如盏,味辛酸。"[1]段公路《北户录》卷3《山桔子》:"今有枸橼皮煎,椰子煎,皆奇味也。"[2]

历五代而至宋,关于"枸橼"亦"香橼"的文字时而得见。《本草纲目》卷30:"[苏]颂曰:今闽、广、江南皆有之,彼人呼为香橼子,形长,如小瓜状,其皮若橙,而光泽可爱,肉甚厚白,如萝卜而松虚。虽味短而香芬大胜,置衣笥中,则数日香不歇。寄至北方,人甚贵重,古作五和糁用之。"[3]郑樵《通志》卷76:"又有枸橼,生于南方,土人谓之香橼,如瓜,以瓤厚者为美。"[4]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3《桔》:"又有一种拘橼,如小瓜状,皮若橙而光泽可爱,肉厚味短,而香氛大胜甘桔。置衣笥中,则数日香不歇。闽、广、江西有之,谓之香橼。"[5]杨万里《诚斋集》卷57《答周监丞送锦鸠十四只、兔羓酒、香橼书》:"挟驩伯以俱来,并木奴而毕集。恭惟某官邦家曲蘖,儒学凤麟。游梁王之兔园,夙推能赋;赐汉廷之鸠杖,晚冠耆英。桔颂续骚,酒箴饱德"。"忽拜辱于珍饷,敢复抒于谢诚"。[6] 暨,《桔录》卷中《香圆》:"香圆,木似朱栾,叶尖长,枝间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长如瓜,有及一尺四五寸者,清香袭人。横阳多有之,土人置之明窗净几间,颇可赏玩。酒阑并刀破之,盖不减新橙也。叶可以药(疗)病。"[7]

韩彦直所称"香圆",显然就是"香橼"的"异书",兹也是惯常所见的写法。《说郛》卷22下苏轼《物类相感志》:"梨蒂插萝卜上,亦不得烂。藏香圆,同此法"。"香圆去蒂,以大蒜捣烂,醢蒂上,则满室香,更以湿纸围盖上"。[8] 时人每在接待皇帝驾临、礼僧演习佛法之际,用以食用或使空气清香。周密《武林旧事》卷9《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进御筵,节次如后。安民靖难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上。
[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878上、中。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上。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钞本,页2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下。
[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页1080下。

功臣、太傅、静江军、武靖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绣花高饤一行八果罍：香圆，真柑，石榴，橙子，鹅梨，乳梨，榠查花，木瓜。”[1]程大昌《演繁露》卷7《行香》：“每大忌，宰执率百寮至宫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庑之下，僧左道右，执事者执香盘，中香圆子，随宰执往僧、道立处，人授一圆斋。已收之，不蓺也。此之散授，犹存撒香之说耶？”[2]也有人用来做斟酒的器皿。《说郛》卷74林洪《山家清供香圆杯》：“谢益斋奕礼不嗜酒，尝自不饮，但能看客之醉。一日，画余琴罢，命左右剖香圆二杯，刻以花，温上所赐酒以劝客，清芬霭然，使人觉金樽玉斝，皆埃滓矣。香圆似瓜而黄，闽南一叶而得备金华鼎贵之，清供有谓矣。”[3]

“枸橼”一名的核心，为“橼”。顾野王《玉篇》卷12：“橼，尹全切。果木，似桔者。”[4]司马光《类篇》卷16：“橼，余专切。果名，似桔，出交趾。”[5]戴侗《六书故》卷21：“橼，余專切，柚类。生南方，形似木瓜。皮泽而厚，味虽短，而香胜，置衣箱中，芬香累月。”[6]熟果色黄，故也别称“黄橼”。苏轼《东坡集》卷32《和刘柴桑》：“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畲。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7]孙应时《烛湖集》卷19《和胡仲方抚干白瑞香及黄橼韵》：“仲方名榘，忠简公邦衡之孙，佳公子也。翠锦熏笼白玉花，几年庐阜饱烟霞？定知姑射同肌骨，何必离骚借齿牙？胡有补离骚之句心事早陪三友约，国香今压五侯家。主人封植无多费，剩乞卢仝七椀茶。”[8]“香橼”一名的组合，也基于此。《说郛》卷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上。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页3438上。
[4]《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页6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5上。
[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上、下。

47 上赵溍《养疴漫笔》:“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简。但用香橼去核,薄切作细片,以时酒同入砂瓶内,煮令熟烂。自昏至五更为度,用蜜拌匀,当睡中唤起,用匙挑服甚效。”[1]

26.3

追究“枸橼”各个历史时期的分布区域,饶有旨趣。当其初,见于记载,如前引:“胡人重之”,“大秦来贡”。稍晚,则由“裴渊《广州记》”、“刘欣期《交州记》”两书提到。“广州”、“交州”皆由西汉的“交趾刺史部”分置,位置五岭迤南。《晋书》卷 15《地理志》:“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址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址、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值乱不得入,吕岱击平之,复还并交部。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复以前三郡立广州。及孙晧,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2]陆云《陆士龙集》卷 10《答车茂安书》:“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3]迄于李氏君临,其前所冠地名,也往往是“岭表”亦“岭外”。迨及赵氏南迁,其产地“确凿”者,最北唯“福州”、“温州”。前者,《淳熙三山志》卷 41:“香橼子,大者长尺余,香胜柑种。”[4]而《桔录》所述,正是后者的情况。该书卷首《桔录序》:“桔出温郡最多,种柑乃其别种。柑自别为八种,桔又自别为十四种,橙子之属类桔者,又自别为五种,合二十有七种。”[5]

刘基所云有“枸橼”种植的“御儿”,在治今嘉兴市的明“嘉兴府”南。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95:“在嘉兴县南,有地名御儿也。”[6]云其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页 2179 上。

[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页 464、465。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翻宋刊本,页 10 上、下。

[4]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崇祯刊本,1990 年,页 8254 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1 上。

[6]光绪金陵书局刊本,页 7 上。

为先秦情况，可谓杳然难考；云其为明后情况，却也确然易证。《崇祯嘉兴县志》卷10："果有柑、桔、橙、香橼、牛奶桔。"[1]而其迤东治今上海市松江区的"松江府"、迤北治今苏州市的"苏州府"、迤西治今湖州市的"湖州府"以及"常州府"属治今江阴市的"江阴县"等，都能见到相关的信息。《崇祯松江府志》卷6："香橼，青、黄相间，荐为秋林之胜。"[2]《正德姑苏志》卷14："香橼，树高实大，类橙，色黄，形圆，而香芬袭人，可捣为汤。"[3]《成化湖州府图志》卷8："又有一种香橼，似橙而大，不宜食，但可供玩。"[4]《嘉靖江阴县志》卷6："香橼，橙类，形圆色黄，大如杯。香气馥烈，取其瓤作汤。"[5]这些生长于南直隶和浙江布政司境内的果实，其大小和色味，与生长于四川、云南布政司境内似乎颇有差异。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下："夔[州府]之香橼，大而香，为闽、浙所无。"[6]谢肇淛《滇略》卷3《产略》："[大理府]香橼尤大，如瓜，味胜闽中远甚。"[7]《大明一统志》卷87："[孟定府]土产香橼，比之南安府者为尤大。"[8]"夔州府"、"大理府"、"孟定府"分别治今奉节县、大理市北中和、耿马县西南孟定。

治今福州市的"福州府"亦宋"福州"，治今南平市的"延平府"亦宋"南剑州"，以及所属有治今惠安县的"惠安县"、治今泉州市的"泉州府"，仍然"保持"或"拓展"了培育"枸橼"的"传统"。《大明一统志》卷74："香橼，[福州府]各县出。"[9]同书卷75："香圆，[泉州府]各县出。"[10]《万历福州府志》卷8："香橼，实黄色，皮厚而香。一种如手指，名佛手柑。"[11]《嘉靖延平府志》卷5："果之属，[有]香橼、柚、桔、桃、樱

---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416下。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154上。
[3]上海，上海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原刊本，页925。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85下。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4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下。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下。
[8]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1344下。
[9]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1148下。
[10]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1159下。
[1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63下。

桃等。"[1]《嘉靖惠安县志》卷5:"香橼,气极芬郁,能缘袭人衣,故名。又有五瓣者,名佛手香橼。"[2]而其所"扩散"的区域,包含了不远治今霞浦县的"福宁州"及所属治今福安市的"福安县"、"建宁府"所属治今建阳市的"建阳县"以及"延平府"所属析"沙"、"尤溪"二县新置、治今永安市的"永安县"。《万历福宁州志》卷7:"香橼,有五指者。"[3]《万历福安县志》卷1:"香橼,有佛指屈伸。"[4]《嘉靖建宁府志》卷13:"香橼、橡子、银株、米株等,俱建阳[县]产。"[5]《嘉靖建阳县志》卷4:"其实大小不一,黄皮厚瓤,微酸不苦,味甚香。谓之香橼者,言香气袭人衣。"[6]《万历永安县志》卷4:"果之属,[有]石榴、香橼、甘蔗、葡萄等。"[7]以上诸府、州、县,皆隶福建布政司。

治今广州市的"广州府"、治今高州市的"高州府"、治今雷州市的"雷州府"、治今海口市琼山区的"琼州府"、治今钦州市的"钦州"、治今儋州市(那大)北新州的"儋州"和"潮州府"所属治今汕头市潮阳区的"潮阳县",并隶广东布政司,也皆有"枸橼"的出产。《大明一统志》卷79:"香橼,[广州府各县]。"[8]《万历高州府志》卷3:"果有菱角、佛手橼、李、柿等。"[9]《万历雷州府志》卷4:"果曰菩提,曰莲房,曰香圆,曰柚,曰桔等。"[10]《正德琼台志》卷8:"香橼,如柚大而尖削;一种如佛手。"[11]《嘉靖钦州志》卷2:"香橼,尖削而圆,亦作柑。如佛手,故曰佛手柑,亦曰九瓜。"[12]《万历儋州志》卷1:"香橼,如柚而大,味甘。"[13]

---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28下。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8下。
[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119下。
[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126下。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3下。
[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42下。
[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41下。
[8]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1211下。
[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53下。
[1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197下。
[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21下。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14上。
[1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20上。

《隆庆潮阳县志》卷7:“果类有金桔、香圆、菩提、枇杷等。”[1]而与之接界的江西、湖南二布政司,也有治今宜春市的袁州府、治今赣州市的赣州府、治今大余县的“南安府”和“郴州”属治今宜章县的“宜章县”,同样有“香圆”的出产。《正德袁州府志》卷2:“香橼,类橙,色黄,形圆而香。”[2]《嘉靖赣州府志》卷4:“果有石榴、菱角、香圆、荸荠等。”[3]《万历郴州志》卷11:“香圆橙,宜章[县]多。”[4]而以上位居第三者,已见前引。

26.4

《太平御览》卷971:“[晋]咸和中,避苏峻乱于临安山。吴国遣使饷馈,乃答书曰:此果有胡桃、飞穰。飞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刚内柔,质似古贤,欲以奉贡。”[5]清初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20云:“按《岭表录[异]》:枸橼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释名》:枸橼,即香橼。陈藏器曰:枸橼生岭南,柑、桔之属也,俗谓之香圆,似桔而大,若柚而香,与佛手柑全不类。晋刘滔母孙琼《与定夫人书》:此中果有胡桃、飞穰。《艺海洞酌》云:飞穰,一名佛手柑,形长而有指者,佛手也。形圆而如瓜者,香橼也。时珍乃混而一之,非是。又案定夫人,晋虞潭母孙氏也,拜武昌侯太夫人,卒,谥定。”[6]不过,从上引方志记载以及明中后期人的诗文来看,“枸橼”、“香橼”是包括“佛手柑”的。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48《挽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韵》:“水芡房房坼,山樱颗颗圆。儿拳呈紫蕨,佛手荐香橼。馔敌郇厨美,羹嘲党帐膻。嵯峨薪代蜡,嗟咄豆成饘。桂树时停楫,沙棠日扣舷。”[7]李调元《南越笔记》:“陈藏器云:枸橼生岭南,实如盏。苏颂曰:彼人呼为香橼子,形长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16下。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5下。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10下。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页14上。
[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刊本,1960年,页4306上。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18上。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下。

如小瓜。李时珍曰:木似朱栾,植之近水则生,实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清芬袭人。按今粤人呼为五指香橼,内典以佛手为兜罗绵手。"[1]

明人所云状"如人手有指"的"佛手柑",与宋人所云椭圆"如小瓜状"的"香橼"、"香圆"在外形上很不相同。元人所云"香橼",则既含"枸橼",也含"佛手柑"。除此之外,还有"宜母子"亦"黎檬子"、"里木子"、"宜蒙子"、"黎朦子"。《大德南海志》卷7:"香橼,一云拘橼。皮厚而香,又有状如手者,名佛指橼";"宜母子,一名黎檬子,状如口桔,味酸。大德三年,泉州路煎糖官呈:用里木榨水煎造舍里别。舍里别,蒙古语曰解渴水也。凡果木之汁,皆可为之。独里木子香酸,经久不变。里木,即宜母子。今本路于番禺县城东厢地名莲塘、南海县地名荔枝湾,创置御果园共二处,栽植里木树大小共八百株。大德七年,罢贡"。[2] 吴莱《渊颖集》卷2《岭南宜蒙子解渴水歌》:"广州园官进渴水,天风夏热宜蒙子。百花酝作甘露浆,南国烹成赤龙髓。棕榈亭高内撤餐,梧桐井压沧江干。栢观金茎擎未湿,蓝桥玉臼捣空寒。小罂封出香覆锦,古鼎贡余声撼寝。酒客心情辟酒兵,茶僧手段侵茶品。阿瞒口酸那得梅?茂陵肺消谁赐栝?液夺胡酥有气味,波凝海椹无尘埃。向来暑殿评汤物,沉木紫苏闻第一。"[3]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果》:"黎蒙子,如大梅,复似小桔,味极酸。"[4]

"枸橼",系由"外国"传入,当然也能见到"外国"出产兹种水果的记载。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木兰皮国》:"国之所产极异:麦粒长三寸;瓜围六尺,可食二三十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圆重二十余斤;莴苣菜每茎可重十余斤,其叶长三四尺。"[5]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木兰皮国,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盖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

---

[1]杭州,杭州古籍书店影印光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页274下。

[2]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史志丛书》标点辑佚本,1991年,页36。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页13下。

[4]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孔凡礼点校本,2002年,页118。

[5]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博文校释本,1996年,页117、118。

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言舟之大者，莫木兰皮若也。”[1]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木兰皮国》：“其国乃阳盛之方，生物甚旺。在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可至者惟木兰皮国耳。自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其国之所产麦一粒长三寸，瓜围四五尺，榴一颗重五斤，桃重二斤，[莴苣]菜长三四尺。”陆峻岭先生作注云：“木兰皮，为 Murabit 对音，此应即十一世纪末叶至十二世纪中叶统治非洲北部 al - Maghreb 与西班牙南部之 al - Murabitun 王朝，诸史作 Almoravide 者而言”。“陀盘地为 Dimiath 对音，即今埃及之 Dammietta（杜姆亚特）港”。[2] 要之，“木兰皮”盖在北非、南欧的西部。兹正是昔日西方“大秦”亦罗马帝国疆域的部分。

清初，常将“佛手柑”、“枸橼”分别开列。《续通志》卷 177：“臣谨按：香橼与佛手柑异种，本草指枸橼为佛手柑，非是。郑志：枸橼已见果类，因辨正，故再著之。”[3]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三集》卷 14《香橼》：“具珠之体具檀味，总是只园席上珍。设使不妨以色见，囫囵金粟即前身。”同卷《佛手柑》：“曰香曰嗅作么会？非色非空那可拈？便与朱樱紫菱伍，如行异类正何嫌？”[4]田雯《古欢堂集》卷 14《摘香橼》：“庭前树子比檐长，大者如拳九月黄。书案堆栏三十颗，茶烟花气助清香。”卷 12《佛手柑树、子》：“香甲霜包颗颗悬，江城秋树弄寒烟。一奁夺去伸新爪，三寸黄来饱老拳。晴昼鹂鸣倾斗酒，提罗花放礼金仙。喷人流齿清斋里，参得毗耶一指禅。”[5]厉鹗《樊榭山房集》卷续 1《以香橼送西林，系以长句》：“桔官浅俗难同调，桂子芳辛许共参。络斗帐中醒夕梦，供横幅畔对朝岚。西风入手微黄处，写寄新诗海岳庵。”[6]卷续 7《莲坡以佛手柑见饷，赋谢》：“秋香新载海门船，分得兜罗别样绵。恰称客窗清梦后，偏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4 下。

[2]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峻岭校注本，1981 年，页 4、5。

[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 年，页 4342 中。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23 上、20 下、21 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10 下、4 下。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刊本，页 20 上。

宜书幌晚风前。悠扬突过千花气,受用惟凭一指禅。"[1]也有人提及"宜母子",吴绮《岭南风物记》:"宜母子,出广州,状如柑。"[2]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译篇》:"柠檬,利盲。"[3]

26.5

检阅《中国植物图鉴》,芸香科(Rutaceae)植物中同时胪列"枸橼"(Citrus medica L)、"香圆"(Citrus nybrida L)、"佛手柑"(Citrus medical L Var)、"木黎檬(宜母子)"(Citrus limonia Osbeck)、"柠檬"(Citrus limon Burm f),并云:"香圆,分布浙、鄂等地"。"枸橼,产于浙、粤、闽等地"。"木黎檬,原产印度,宋代传入我国,广东省栽培"。"柠檬,原产印度,元代传入我国,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均有大量栽培。"[4]其果实,除"佛手柑"一端出现分叉成指状外,其余四者都椭圆型,呈金黄色,因此,很容易混淆。综合中古时期中国的记载:"枸橼"、"香圆"为一组,西晋进入中国;"木黎檬"、"柠檬"为一组,北宋进入中国。苏轼《东坡志林》卷1《黎檬子》:"吾故人黎金享,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入鬼录。"[5]"柠檬",乃是很晚才有的译词。《类篇》卷16:"柠,尼更切。吴俗谓木榫曰柠头。又,挐梗切,木名,皮可为药"。"檬,谟蓬切。木名,黄槐也"。[6]

"枸橼"在中国的"移种",大致初由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交

---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刊本,页6上。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下。

[3]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刊本,页279。

[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民国刊本,1955年,页536、534。又,《云南植物志》第六卷《芸香科》,北京,科学出版社刊本,1995年,页787、788、791以"黎檬"、"柠檬"、"香橼"并列,而以"云南香橼"、"佛手"为后者"变种"。

[5]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王松龄点校本,1981年,页5、6。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下、1下。

州”进入今广东中部的“广州”，接着沿海岸进入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再由此，向北进入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向西进入今江西中部、南部、湖南南部。再向南进入广东西部和海南，再向西进入广西中部、西部。而见于治今南宁市的“南宁府”者，也是循着此线“徙植”。“佛手柑”的“移种”，几乎与之同步；于是，其与“香圆”异物同名的混淆，也就由此产生。《嘉靖南宁府志》卷3：“枸橼，树似桔而柚大，如倍长，味奇，酢皮以蜜，煮为糁”。“近有佛指橼，自闽中徙植者”。[1] 所谓的“近有”之“近”，最迟也在“唐臣”亦林弼出使“安南国”途经的洪武初年。《林登州集》卷7《龙州》：“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圆人面桃。更有波罗甜似蜜，冰盘初荐尺余高。”[2]宋濂《宋学士集》卷6《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即日，翰林编修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诏世子王其国，取前使者所护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3]“龙州”，“思明府”所领，治今龙州县。至于今云南西部、南部，四川东部所见同名植物，其果实更大、更香，恐怕是由南亚或东南亚方向直接进入?！而“柠檬”，长期“滞留”在今广东中部。《大明一统志》卷79：“宜母子，[广州出，]状如柑、桔，味酸。”[4]

即使成了独立的“外国”，“安南国”亦昔日的交趾也仍有“香圆”的出产。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0：“今安南国，地接汉九真、日南诸郡及唐驩、爱等州，东南薄海，接占城”。“国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代擅其地”。“土产生金及银、铜、朱砂、珠、贝、犀、象、翠羽、车渠、诸香及盐、漆、吉贝之属，果惟有甘桔、香圆、槟榔、扶留藤”。[5] 就是岁过境迁的“罗马帝国”故地，据明中后期来到东方的传教士在介绍地理时提及，也仍有被称为“枸橼”的植物。艾儒略《职方外纪》卷2《厄勒祭亚》：“厄勒祭亚（希腊，Greece 或 Ellinikia），在欧逻巴极南地，分四道，经度三十四至四十三，纬度四十四至五十五。其声名，天下传闻。凡礼

[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页371上。
[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刊本，页465下。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2上。
[4]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刊本，1985年，页1211下。
[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2000年，页2593下、2594上。

乐、法度、文字、典籍,皆为西土之宗。至今古经,尚循其文字所出,圣贤及博物穷理者,后先接踵。今为回回扰乱,渐不如前”。“有二岛:一为厄欧白亚,海潮一日七次,昔名士亚利斯,多遍穷物理,惟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谚云:亚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亚利斯多。一为哥而府(克里特,Kriti 或 Crute),围六百里,出酒与油蜜极美,遍岛皆桔、柚、香橼之属,更无别树。天气清和,野鸟不至其地”。[1] 该岛盛产“柠檬”,真不知是否是作者以中国“常见”果子名称来“借译”这种中国“罕见”但很类似的果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物不是药。关于“枸橼”的“药性”讨论,从南北朝到唐、宋,都曾展开。《本草纲目》卷 30:“[陶]弘景曰:性温。[苏]恭曰:性冷。陶说误矣。[陈]藏器曰:性温不冷。”[2] 当然,勘同工作有时会有错误,也会有人纠正。《北户录》卷 3《山桔子》:“段龟图注:枸橼子,即交州黄淡子,桔、柚类也。”[3]《离骚草木疏》卷 3《桔》:“《吕氏春秋》:果之美者,有云梦之柚。郭璞云:柚似橙而大于桔,桔、柚皆为甘也。陈藏器云:桔、柚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沙柑、朱桔、乳桔、榻桔、山桔、黄淡子,以乳柑为上。”[4]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 5:“三山(福州)果中,又有黄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处所无。黄淡大如小桔,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载于桔、柚条,岂桔中别有名黄淡者?《长乐志》曰:王坛子,旧记又云:相传生于王霸坛侧。”[5] 当然,“神奇”故事也会“无端”出现,有时甚至十分荒诞,是真是假,令人迷惑不解。楼钥《攻媿集》卷 70《跋任氏香圆记》:“齐晋安王以莲华供佛,愿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史称其孝感然,犹借于水也。香圆垂之空中,而敷华结实,可谓异事。此理殆未易致诘,轻下注脚,却成蹉过。”[6]

---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25 下、26 上、下。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40 下。

[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3 下。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1 下。

[5]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张茂鹏点校本,1981 年,页 45。

[6]《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页 4 上。

参考文献

艾儒略. 职方外纪.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爱新觉罗弘历.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爱新觉罗弘历. 御制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安部健夫. 西回鹘国史的研究. 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日本翻宋刊本.

白居易,孔传. 白孔六帖.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班固. 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3.

鲍照. 鲍明远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贝琼. 清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初刊本.

伯希和. 交广印度两道考.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3.

蔡絛. 铁围山丛谈. 冯惠民,沈鹏麟,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3.

曹寅,等. 全唐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0.

曹植. 曹子建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曹志遇,等. 万历高州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常璩. 华阳国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晁补之. 鸡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晁补之. 鸡肋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仿宋刊本.

晁说之. 景迂生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诚. 竹山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雍正刊本. 济南:齐鲁书社,1997.

陈大震. 大德南海志. 广州史志丛书标点辑佚本. 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1991.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陈孚.陈刚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

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陈基.夷白斋稿.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钞本.

陈桱.通鉴续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桱.通鉴续编.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

陈敬.陈氏香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栎.定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琏.琴轩集.莞乡丛书影印康熙刊本.东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

陈旅.安雅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旅.陈仲众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至正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陈谟.海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能,郑庆云.嘉靖延平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陈颀,汪翁仪.成化湖州府图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陈樵.鹿皮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深.宁极斋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士元.孟子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士元.名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思,陈思隆.两宋名贤小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陈思.海棠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陈叔方. 颍川语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舜俞. 都官集. 宋集珍本影印乾隆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陈廷敬. 午亭文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献章. 陈白沙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言.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岩. 九华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旸. 乐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旸. 乐书.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陈耀文. 天中记. 影印光绪刊本. 扬州:广陵书社,2007.
陈元龙. 格致镜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元龙,等. 历代赋汇.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镒. 午溪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悦道. 书义断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造. 江湖长翁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陈著. 本堂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焯. 宋元诗会.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子昂. 陈伯玉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成廷珪. 居竹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珌. 洺水集. 宋集珍本影印嘉靖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程大昌. 演繁露.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公说. 春秋分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公许. 沧州尘缶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巨夫. 雪楼先生集. 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洪武刊本. 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9.
程敏政. 篁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敏政. 明文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储大文. 存研楼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储光羲. 储光羲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崔鸿. 十六国春秋.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戴侗. 六书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出使蒙古记(The Mongol Mission). 吕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丁复. 桧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杜本. 谷音.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

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宋史资料(第二辑). 影印清钞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杜佑. 通典. 十通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4.

杜佑. 通典. 十通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段成式. 酉阳杂俎. 方南生,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3.

段公路. 北户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4.

范成大. 绍熙吴郡志.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择是居丛书景宋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

范晔. 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7.

范祖禹. 范太史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方回. 桐江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孝岳,罗伟豪. 广韵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方以智. 通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以智. 物理小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瑜,等. 嘉靖南宁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方岳贡,陈继儒. 崇祯松江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房玄龄,等. 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冯继科,等.嘉靖建阳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福康安,刘墉,等.皇舆西域图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傅习,孙存吾.元风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干宝.搜神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德基.平江记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承.事物纪原.金圆,许沛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高濂.遵生八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启.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刊本.

高启.高太史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刊本.

高适.高常侍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高似孙.嘉定剡录.宋元方志丛刊影印道光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葛洪.肘后备急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葛胜仲.丹阳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贡奎.云林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贡师泰.玩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璘.息园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起元.说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嗣立.元诗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嗣立.元诗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4.

顾宪成.泾皋藏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顾野王.玉篇.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顾瑛.草堂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归有光.震川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郭茂倩. 乐府诗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郭祥正. 青山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韩儒林. 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韩彦直. 桔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韩婴. 韩诗外传.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韩元吉. 南涧甲乙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郝经. 陵川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郝经. 续后汉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何宇度. 益部谈资.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和珅,等. 大清一统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和珅,梁国治,等. 乾隆热河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贺士元. 北京植物志. 修订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洪刍. 香谱.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洪皓. 鄱阳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洪迈. 万首唐人绝句. 影印嘉靖刊本.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洪迈. 容斋随笔. 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洪适. 盘洲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洪适. 盘洲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光绪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洪希文. 续轩渠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忽思慧. 饮膳正要.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胡布. 元音遗响.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翰. 胡仲子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汉,等. 万历郴州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胡奎. 斗南老人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三省. 通鉴释文辩误.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文学. 甬上耆旧诗. 北京:中华书局,1985.

胡我琨. 钱通.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应麟. 少室山房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祇遹. 紫山先生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直. 衡庐精舍藏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助. 纯白斋类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淳耀. 陶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玠. 弁山小隐吟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溍. 金华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黄廷桂,等. 雍正四川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庭坚. 山谷全书.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黄文弼. 西北史地论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黄一龙,林大春. 隆庆潮阳县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黄震. 黄氏日抄.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宗羲. 明文海.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佐. 泰泉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皇甫汸. 皇甫司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嵇含. 南方草木状.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嵇康. 嵇中散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季维智. 中国云南野生鸟类.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纪昀,陆锡熊. 河源纪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贾思勰. 齐民要术.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

贾祖璋,贾祖珊. 中国植物图鉴. 北京:中华书局,1955.

江瓘. 名医类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杰克—海尔曼(Jack P. Hailman),道格拉斯—莫兹(Douglass H. Morse). 迷人的动物世界(Fascinating Word of Animals).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Pleasantville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

sociation (Canada) Ltd. Montreal, 1971.

金富轼. 三国史记. 首尔大学校藏朝鲜奎章阁刊本.

金善. 金文靖集//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 影印成化刊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焦延寿. 易林注.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觉罗石麟,等. 雍正山西通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科里-哈里森(Harrison C.),艾伦-格林史密斯(Greensmith A.)鸟(Birds of the World). 自然珍藏图鉴丛书. 丁长青,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

克鲁顿-布罗克(Clutton Brock J.). 哺乳动物(Mammals). 王德华,等,译//自然珍藏图鉴丛书.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分册). 余大钧,周建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拉施特. 史集(第二卷). 余大钧,周建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莱斯利-布雷姆尼斯(Bremness L). 药用植物(Eyewitness Handbooks-Herbs)//自然珍藏图鉴丛书(中译本).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

黎靖德. 朱子语类. 王星贤,点校//理学丛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6.

黎崱. 安南志略. 武尚清,点校//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95.

李翱. 李文公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

李白. 李太白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白. 李太白集. 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李百药. 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1972—1983.

李存. 俟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昉,等. 太平御览. 北京:中华书局,1960.

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李杲.兰室秘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

李浚.松窗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李华.李遐叔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衎.竹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匡乂.资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李刘.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刊本.

李懋.古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弥逊.筠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绅.追昔游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时渐.三台文献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李时珍.本草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石.续博物志.李之亮,点校.成都:巴蜀书社,199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李调元.南越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李锡文.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卷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李贤,等.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影印天顺刊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85.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影印光绪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李新. 跨鳌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延寿. 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李延寿. 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

李幼武. 宋名臣言行录//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 影印同治刊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李昱. 草阁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之仪. 姑溪居士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5.

李治安. 元史论丛(第11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郦道元. 水经注.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

郦道元. 水经注. 国学基本丛书句逗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厉鹗. 樊榭山房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刊本.

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 影印崇祯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

梁潜. 泊庵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初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廖道南. 殿阁词林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林弼. 林登州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林逋. 和靖先生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林景熙. 霁山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林駉. 古今源流至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林希元,等. 嘉靖钦州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林尧俞,等. 礼部志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凌义渠. 凌忠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凌云翰. 柘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令狐德棻. 周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1.
刘攽. 彭城集. 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
刘长卿. 刘随州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
刘敞. 公是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刘辰翁. 须溪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基. 诚意伯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刘将孙. 养吾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璟. 易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敬叔. 异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敬叔. 异苑. 传世藏书本.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刘克庄. 后村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钞本.
刘敏中. 平宋录. 守山阁丛书本//中国野史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1993.
刘敏中. 中庵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刘球. 两溪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仁本. 羽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昫,等. 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刘恕. 资治通鉴外纪.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嵩. 槎翁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熙. 释名//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刘歆. 西京杂记.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刘埙. 水云村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恂. 岭表录异.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一清. 钱塘遗事. 影印嘉庆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刘因. 静修先生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刘禹锡. 刘梦得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宋刊本.

刘於义,等.雍正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珍.东观汉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柳贯.柳待制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柳宗元.柳河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柳宗元.柳先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柳宗元.柳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楼钥.攻媿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

卢琦.圭峰先生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卢象升.卢忠肃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玑.陆氏诗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楫.古今说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深.俨山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時雍.古诗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文圭.墙东类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以载,等.万历福安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陆游.剑南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7.

陆云.陆士龙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翻宋刊本.

陆龟蒙.甫里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

吕本中.东莱先生集.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刊本.

吕午.竹坡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罗火介,黄承昊.崇祯嘉兴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罗日褧. 咸宾录. 余思黎,点校//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罗愿. 尔雅翼.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骆宾王. 骆丞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麻赫默德 - 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辞典. 权仲彝,等,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十通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马欢. 瀛涯胜览//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马永易. 实宾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马祖常. 石田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后至元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梅鼎祚. 释文纪.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梅尧臣. 宛陵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万历刊本.

梅尧臣. 宛陵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正统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孟凡人. 新疆考古论集.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孟浩然. 孟浩然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莫尚简,张岳. 嘉靖惠安县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乃贤. 河朔访古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乃贤. 金台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倪谦. 倪文僖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聂崇义. 三礼图集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欧阳保,等. 万历雷州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6.

欧阳修. 新五代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欧阳玄. 圭斋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

欧阳询. 艺文类聚.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欧阳询. 艺文类聚. 汪绍楹,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欧阳询. 艺文类聚. 影印绍兴刊本.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欧阳忞. 舆地广记. 李勇先,王小红,校注//宋元地理志丛刊.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偶桓. 乾坤清气.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潘硕龙,等. 万历福州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潘永因. 宋稗类钞.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潘自牧. 记纂渊海.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庞元英. 文昌杂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彭大雅. 黑鞑事略. 北京:中华书局,1985.

皮日休,陆龟蒙. 松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齐召南. 水道提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乞剌可思 - 刚札克赛(Kirakos Ganjakeci). 海屯行纪(The Journey of Hetum 1rst, King of Little Armenia). 何高济,译//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北京:中华书局,1981.

钱谷. 吴都文粹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钱燕文. 中国鸟类图鉴.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秦观. 淮海集//宋集珍本丛刊. 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丘琼荪,隗芾. 燕乐探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邱浚. 重编琼台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权衡. 庚申外史. 任崇岳,笺证.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萨都剌. 雁门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

萨都剌. 雁门集. 殷孟伦,朱广祁,点校//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萨理弥实. 瑞竹堂经验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3.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 宋人小说影印明刊本. 上海:上海书店,1990.

沈辰垣,等. 御选历代诗余.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沈季友. 檇李诗系.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沈括. 梦溪笔谈. 胡道静,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3.

沈辽. 云巢编.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沈约. 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盛如梓. 庶斋老学丛谈. 知不足斋丛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9.

盛熙明. 法书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师旷. 禽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史鉴. 西村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史起钦,林子燮. 万历福宁州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释大昕. 蒲室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道潜. 参寥子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释道世. 法苑珠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皎然. 杼山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觉岸. 释氏稽古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妙声. 东皋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普济. 五灯会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普济. 五灯会元. 苏渊雷,点校//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 北京:中华书局,1984.

释祥迈. 至元辩伪录.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元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释玄奘. 大唐西域记. 章巽,点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释赞宁. 宋高僧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正勉,性涌. 古今禅藻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2.

司马光. 类篇.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1956.

宋大祥,吴岷. 英汉动物学辞典.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宋讷. 西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濂. 宋学士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

宋濂. 宋文宪集. 四部备要校刊民国校刊本.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宋濂,等. 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8.

宋祁. 宋景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诩. 竹屿山房杂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伯衡. 苏平仲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统刊本.

苏民望,萧时中. 万历永安县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苏轼. 仇池笔记. 宋人小说影印涵芬楼刊本. 上海:上海书店,1990.

苏轼. 东坡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轼. 东坡志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轼. 东坡志林. 王松龄,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句逗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

苏颂. 苏魏公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天爵. 元文类.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苏天爵. 元名臣事略. 姚景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6.

苏天爵. 滋溪文稿. 陈高华,孟繁清,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7.

苏辙. 栾城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苏籀. 双溪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觌. 鸿庆居士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蕡. 西庵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孙继皋. 宗伯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继宗,陈文,等. 明英宗实录.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1961.

孙楷第.元曲家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奕.示儿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应时.烛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原理.元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汤斌.汤子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慎魏.证类本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慎魏.政和证类本草.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泰和刊本.

唐文凤.梧冈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元.筠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之淳.唐愚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胄,等.正德琼台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陶安.陶学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1980.

陶宗仪.书史会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陶宗仪.说郛.说郛三种一百二十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田雯.古欢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屠寄.蒙兀儿史记.影印民国刊本.台北:世界书局,1983.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王鏊.正德姑苏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原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90.

王勃.王子安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王偁.虚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充. 论衡. 百子全书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王存. 元丰九域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存. 元丰九域志. 王文楚,魏嵩山,点校//中国历代地理总志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4.

王谠. 唐语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王逢. 梧溪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逢. 梧溪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景泰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王夫之. 诗经稗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绂. 友石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王恭. 白云樵唱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衮. 博济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观国. 学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好古. 医垒元戎.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洪. 毅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肯堂. 证治准绳.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礼. 麟原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立道. 具茨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迈. 臞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明清. 挥麈录//历代笔记丛刊.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王溥. 唐会要.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5.

王钦若,杨亿,等. 册府元龟. 北京:中华书局,1960.

王士点. 秘书监志. 高荣盛,点校//元代史料丛刊.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王士祯. 居易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世贞. 弇州山人续稿//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 影印崇祯刊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 魏连科,点校.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5.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 魏连科,点校. //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6.

王焘. 外台秘要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焘. 外台秘要. 影印崇祯刊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王霆震. 古文集成.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颋. 完颜金行政地理.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

王维. 王右丞集. 刘辰翁,校.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

王维. 王摩诘集. 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王行. 半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旭. 兰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洋. 东牟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沂. 伊滨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逸. 楚辞章句.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翻宋刊本.

王应麟. 困学记闻.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应麟. 玉海. 影印光绪刊本. 扬州:广陵书社,2003.

王禹偁. 小畜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

王禹偁. 小畜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绍兴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王恽. 秋涧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翻元刊本.

王恽. 秋涧先生集.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修补至治刊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王之道. 相山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王之望. 汉滨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直. 抑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质. 绍陶录//十万卷楼丛书. 北京:中华书局,1991.

汪砢玉. 珊瑚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汪森. 粤西丛载. 黄振中,吴中任,校注.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汪森. 粤西文载.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危素. 危太朴集.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嘉业堂丛书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韦应物. 韦江州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韦骧. 钱塘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了翁. 鹤山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

魏收. 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

魏裔介. 兼济堂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征,等. 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3.

文天祥. 文山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引明刊本.

文震亨. 长物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伯宗. 荣进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曾. 能改斋漫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曾. 能改斋漫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吴澄. 吴文正集.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吴当. 学言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芾. 湖山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芾. 湖山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吴兢. 贞观政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吴儆. 吴文肃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吴宽. 匏翁家藏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统刊本.

吴莱. 渊颖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吴绮. 岭南风物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仁杰. 离骚草木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融. 唐英歌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师道. 吴礼部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吴士连. 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洋学文献セソタ丨丛刊(第42辑). 陈荆和,校合. 昭和59年.

吴永芳,钱以塏. 康熙嘉兴府志.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原刊本. 北京:中国书店,1992.

吴泳. 鹤林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吴征镒,等. 云南植物志.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吴征镒,等.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六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吴之鲸. 武林梵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夏玉麟,郝维岳. 嘉靖建宁府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夏原吉. 夏忠靖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萧常. 续后汉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萧奭斗. 勤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萧子显. 南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2.

谢翱. 晞髮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万历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谢朓. 谢宣城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谢维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谢应芳. 龟巢稿. 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清钞本.

谢肇淛. 滇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解缙. 解文毅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解缙,姚广孝,等. 永乐大典. 影印明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9.

辛弃疾. 稼轩长短句.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大德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熊克. 中兴小纪//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 影印光绪刊本. 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8.

熊梦祥.至正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熊朋来.瑟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贲.北郭集.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成化刊本.

徐伯龄.蟫精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光启.农政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

徐坚.初学记.司义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

徐陵.玉台新咏.影印明刊本.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硕.至元嘉禾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钞本.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

徐熥.幔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文靖.管城硕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扬州:扬州古籍书店,1983.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笔记小说大观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徐用诚,刘纯.玉机微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纶.涉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谦.白云集//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许谦.诗集传名物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嵩.建康实录.孟昭庚,孙述圻,伍贻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许有壬,许有孚,许桢.圭塘欸乃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薛涛.薛涛集.丛书集成续编影印翠琅轩馆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

晏婴.晏子春秋.百子全书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严从简. 异域周咨录. 余思黎,点校//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93.

严嵩,等. 正德袁州府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杨继盛. 杨忠愍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炯. 杨盈川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杨荣. 杨文敏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荣. 杨文敏集//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 影印正德刊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杨慎. 升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士奇. 东里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万里. 诚斋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钞本.

杨维桢. 东维子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

杨亿. 武夷新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嘉庆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杨瑀. 山居新语. 余大钧,点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6.

杨允孚. 滦京杂咏. 知不足斋丛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9.

杨载. 杨仲弘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姚广孝,胡广,等. 明太祖实录.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姚广孝. 逃虚类稿.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济南:齐鲁书社,1997.

姚思廉. 梁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3.

姚燧. 牧庵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

姚铉. 唐文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姚之駰. 元明事类钞.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耶律楚材. 西游录. 向达,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1.

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集. 谢方,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耶律铸. 双溪醉隐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隆礼. 契丹国志. 贾敬颜,林荣贵,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叶盛. 水东日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 大金吊伐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 大元马政记. 东京:仓圣明智大学刊本.

佚名. 词谱.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 锦绣万花谷.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佚名. 历代赋汇. 影印光绪刊本.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佚名. 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佚名. 清文献通考. 十通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佚名. 宋本广韵. 影印清重印宋刊本. 北京:中国书店,1982.

佚名. 宋季三朝政要//宋史资料萃编(第三辑). 影印清钞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佚名. 通制条格. 黄时鉴,点校//元代史料丛刊.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佚名. 续文献通考. 十通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佚名. 宣和画谱.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 元朝秘史. 四部丛刊三编景印明钞本.

佚名. 元典章. 景印元刊本. 台北:国立博物院,1976.

佚名. 越史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 竹书纪年.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天一阁刊本.

印光任,张汝霖. 澳门记略. 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刊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应劭. 风俗通义.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大德刊本.

应劭. 风俗通义//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庾信. 庾子山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于谦. 于忠肃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余靖. 武溪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成化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余靖. 武溪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虞集. 道园类稿.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

虞集. 道园学古录.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景泰翻印元刊本.

虞集. 道园遗稿.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至正刊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虞堪. 希澹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俞琰. 席上腐谈//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 崔文印,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喻良能. 香山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袁华. 玉山纪游.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袁宏. 后汉纪.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袁宏. 后汉纪.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袁桷. 清容居士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袁桷. 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 影印咸丰宋元四明六志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

袁康. 越绝书.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袁文. 瓮牖闲评.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好问. 遗山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弘治刊本.

元好问. 中州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清景元刊本.

元结. 元次山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

元明善. 清河集.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清藕香零拾本. 台北:新文

丰出版社,1985.

元稹.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金陵书局刊本.

乐史.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

曾邦泰,等.万历儋州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原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曾丰.缘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曾棨.西墅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刊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曾慥.类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章潢.图书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章如愚.群书考索.影印正德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张邦基.墨庄漫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参.五经文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辅,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张辅,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张纲.华阳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中华学术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张淏.云谷杂纪.张宗祥,校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张籍.张司业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刊本.

张金吾.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

张九龄.曲江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成化刊本.

张君房.云笈七籤.李永晟,点校//道教典籍选刊.北京:中华书局,2003.

张扩. 东窗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明远,等. 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张嵲. 紫微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沛之. 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本.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钦. 正德大同府志.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增修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张世南. 游宦纪闻. 张茂鹏,点校.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1.

张适. 甘白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济南:齐鲁书社,1997.

张守. 毗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守节. 史记正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廷玉,等.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孝祥. 于湖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张燮. 东西洋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萱. 疑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以宁. 翠屏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英,王士禛,等. 渊鉴类函.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雨. 句曲外史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昱. 张光弼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

張豫章,等. 御选元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豫章,等. 御选明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元素. 病机气宜保命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照,梁世禛,等. 石渠宝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之翰. 西岩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翥. 蛻庵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翥. 蜕庵集. 四部丛刊续编景印明刊本.

张鷟. 朝野佥载. 赵守俨,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79.

赵抃. 赵清献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嘉靖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赵秉文. 滏水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钞本.

赵德麟. 侯鲭录. 知不足斋丛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9.

赵汸. 东山存稿.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锦,张衮. 嘉靖江阴县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赵孟頫. 松雪斋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

赵汝适. 诸蕃志. 杨博文,校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96.

赵天麟. 天下同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维平.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赵与时. 宾退录//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赵与时. 宾退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真德秀. 西山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

郑方坤. 全闽诗话.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光美. 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郑光美,王岐山.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郑若曾. 郑开阳杂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樵. 通志. 十通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7.

郑樵. 通志. 十通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郑真. 荥阳外史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作新. 中国鸟类分布目录.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1980.

周必大.周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必大.周益公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周伯琦.近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德清.中原音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复俊.全蜀艺文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辉.清波杂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嘉胄.香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密.齐东野语.张茂鹏,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

周密.武林旧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南.山房集.宋集珍本影印清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周是修.乌茺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瑛.翠渠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致中.异域志.陆峻岭,校注.//中西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钞刊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

周去非.岭外代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去非.岭外代答.知不足斋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9.

祝穆.方舆胜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祝穆.方舆胜览.施和金,点校//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3.

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弁. 风月堂诗话. 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影印明钞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朱胜非. 绀珠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橚. 救荒本草. 倪根金,校注.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朱橚. 普济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熹. 晦庵集.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嘉靖刊本.

朱熹. 晦庵集.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刊本. 北京:线装书局,2004.

朱彝尊. 明诗综. 北京:中华书局,2007.

朱彝尊. 曝书亭集. 四部丛书初编景印清刊本.

朱翌. 猗觉寮杂记. 知不足斋丛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9.

朱彧. 萍洲可谈. 李伟国,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07.

祖无择. 龙学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　记

二〇一一年五月，得到尚未觌面的施援平、罗晓莉二位女士的大力玉成，拙著《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由兰州大学出版社付梓而与学术界同仁见面。那以后，基于高度的信任，属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的责任者，又与我签订了再行出版我的新作《内陆亚洲史地探寻》的合同。实际上，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前书交稿之日起，我即已开始了新一轮相同专业系列论文的创作，通过差不多有二年的积攒，以及近八个月来分不清日夜的加班加点，迨至今，二〇一二年三月中旬，乃为前作“续集”的“新”二十六篇论文已经就绪。说来，今年的九月十日，乃是国家法定可以退休的日子，亦我自出生以来整整一个“甲子”的周期。屈指数来，本作的出版日期应该早于这个日子；因此，于“历史”学科次序为第九、于“中西交通史”方向为第五的系列论文集，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去年六月一日陈学霖先生的突然辞世，今年三月九日朱维铮先生的传来噩耗，我更愿意将此作为缅怀他们的永久纪念。生命总有凋谢的劫运，学术或可永恒。我不知道我的研究是否具相当的价值，可是，同样固执地盼望着能与陈学霖、朱维铮二位先生的研究相同，缘蕴有非凡的内涵而得到不朽的结果。

二十六篇系列论文之中：弁禁金刹、领镇逆臣、行台福人、雁足系帛、昂夫超吾、牍争丘温等篇属于人事，香出炎州、慧来林邑、婆利膏柔、枣历千年、南鸟秦音、椒经六月、西兽夏号、枸橼馥烈等篇属于生物，而禹诞石纽、国沿丘兹、一陉川近、襟带二河、绵延五城、卅泉路遥、牛头通牌等篇多半牵连地理。除外的蒙恬分弦、傅玄序器，木杯渡河、瘿裂得婴、兆验走石等篇，则分别与乐器和宗教有着瓜葛。纵观入集诸篇：从时段上看，上至夏，下至明，中涉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几乎涵盖

了整个上世和中世;不过,牵连最多的还是元,而凡于朝代上成“专篇”者也以元的数量最大。在空间上,部分篇章纠缠中国的华北、中南以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濒海区域;不过,从其“主体”或“本体”来看,皆与辽阔的内陆亚洲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余太山先生在为《欧亚历史文化文库》所写的序中,曾将“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也划入本丛书的研究范围,由此,即使本书的地理波及略嫌宽阔,或者仍可差强地符合规定?! 实际上,如果允许添入相关“海洋”的作品,本集的竟稿自可提前数个月。

与前已问世的其他“文集”一样,本集的各篇,除极个别(也许只木杯渡河)外,大多不曾在杂志或“集体”论文集上发表,充其量不过曾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而已。因此,可望给读者“新鲜”的感觉。所称“新鲜”,还包括在思维方式、写作结构等方面。融合学科内容,冲破专业藩篱,亦文学亦史学,亦人文亦自然,没有模式,随机切入,以及用“考据”的方法写学术的“随笔”等,成为也许值得夸耀的“特色”?! 以往的学者经常以为撰制“通史”作为研究和创作的“终极”目标,因此,其成果往往是纲目有余而缺乏细节。说来,我对“传统”史观的构架甚至许多用词的“合理性”持怀疑的态度,而本书的炮制是以追求细节为宗旨,因此,有意无意地避免使用业已成为“滥觞”的语言,诸如“奴隶社会”、“封建制度”、“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等。在解读资料上,我主张用当时人的感观去体会和阐述,而不是用去时甚远的现代人的意识去评判。我反对为弘扬文明而有意拔高、有意夸大历史,也不隐讳似乎稍有“猥琐”的人事。素材决定结论,素材决定方法,乃是我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而利用电脑检索,依然是我从事研究的最主要途径;不然,何以近年来每年皆有数十篇的论文进账?

在吸收前人成果方面,我仍然不得不对相关的作者表示歉意。却因长年工作、居住在广州,毕竟不如北京、上海那样的文化中心,暨南大学的图书馆,也不知什么原因,白话翻译的《资治通鉴》之类充斥书架,而学术性强的专业书则常常阙如。又因前二十余年的长期贫困,我已

经养成不买书的习惯；而学人间的著作“交流”，也只是近几年才有，且多是有去无回或出多入少。对于杂志发表的文章，国外的很少征订，国内的大部分篇幅短小，见题或有兴趣，入眼却已扫兴，进行批评还不如不提到。而在使用原典的本子方面，我也不喜欢近年来的“校勘本”，理由有三：一、从事“古籍整理”的多为中文出身者，他们从文字语言的角度，往往以一种本子为主，不顾其他本子中对史学研究有用、类似于“补注”的“冗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量”。二、原本中有很多异体字，在定稿刊印时，因“错认”改作他字。至于断错句，处理起来也颇为尴尬。三、不少古籍，我已有自己输入和校对的原书电子版，其存在和完成甚至早于现有近年的版本。当然，我还是尽可能地利用“句逗本”或“标点本”，特别是文集以外的史、子部书籍。至于简体字版本的“古籍”，也缘害怕不知原字体而一概摈弃不用。

也许我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兰州等地的高校同行中颇有“名声”，然而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却鲜为人知。同样情况的反差，似乎也出现在“陆交史”和“海交史”的学人圈中。陈得芝先生曾在长途电话中告诉我：他只是南京大学的“二级教授”；可是我告诉他：我更只是暨南大学的“四级教授”。这或许就是我在广州和“海交史”学界混然莫名的原因。尽管，我很早就在校园里被“边缘化”，但是，由于利害的存在，不得不高度感谢单位的领导，一部分出于本心，一部分出于无奈。当然，对于自己的“不遇”，没有怨恨，谁让你不能与时俱进？谁让你不能发自内心尊敬上级？话说回来，如果我一直陷在名利是非中，如果我一直陷在带博士（只“帮”别人的学生完成过学位论文）、做项目中，我能有如今的学术境界、学术水准吗？我能有如今超过三百万字的学术论文吗？略为可惜的是，我那出自名门传授，中经自我磨炼而形成、颇具个性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更无“嫡系”的传人。就是“私淑”，也只是广州大学的林友标、暨南大学的周正庆等寥寥数人。不过，“精神”或许会在隔代重拾，“评价”或许会在隔代公正?！历史学的“考据”，我有没有进入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层次呢？

说来，几年前，我曾一度动了回上海的念头；于是，我与复旦大学联

系再次调动。我满以为:由于2001年以来学术上的飞速进步,我的母校自然会很乐意“回收”,以弥补当年“不识货”的遗憾。我的要求,不过是进“国学院”和每月的薪水不低于暨南大学的水平,仅此而已。不料,事情拖延许久,又传出因为我开价高而校方难以接受的消息。我很快放弃了“被引进”的希望,也陡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比较起来,这次还比1992年我“博士后”期满归国时要好,因为没人“骗”我。当年,文学院书记汪瑞祥先生曾代表大学答应我回来即是副教授,二年后升教授;可我回来后又当了二年讲师,再二年后,什么都免谈。那是因为校座换了,连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了。堂堂的名牌大学,何至于出尔反尔?堂堂的泱泱共和国,又何至于你爱她而她却负你?也许,经受磨难、成就学术乃是我的命。是呵,十余年在广州的相对封闭,十余年在暨大的相对安逸。租住学校的房子,既无经济压力,又方便上图书馆;无须指导博士,没有责任,却腾出大量时间思考。再则,我的儿子王翊也很争气,去加拿大留学,一年后就不再需要我的“资助”。我虽不容易争取经费,可是却有出版社无须补贴的付梓。

王　颋

2012年3月29日于New Freeland寓所

索 引

A

阿丹
373,375,376,379,384,387
安南
132, 271, 279, 358 - 372, 401,410
安期生 121,122

B

白鹦鹉 91 - 105,113,114,376
白智通 59
榜葛剌 373 - 377,387
杯渡 61 - 75,433,434
北庭
40,41,171,186,198,199,201, 203,204,206,208 - 212,268
别失八里
198 - 201, 203, 207, 208, 210 - 212
波黎吐蕃 38
波斯枣
121, 123, 124, 127 - 130, 132,133
孛老 301
伯牙吾 186,191 - 193,195
卜古罕 315,316,324

C

察罕脑儿
152, 163, 164, 296, 304 - 307, 310,311
昌八剌 205
昌化 150
陈诚
358, 359, 365 - 367, 369 - 371,403
陈日煜 367
陈旸 19,53,59,405
赤城
154, 155, 161, 166, 296, 297, 299,302,303,311

D

大名
186,187,231 - 233,235 - 244, 246,247
大唐西域记 59,109,110,417

戴旸谷　313,314,323,324
道衍　343,350,352,353,356
道州　25,76－78,88,90
地椒
162,281－287,289－295,298
典瑞院　328,330－333
丁暐仁　168－170
东平
32,217,231－245,247,271,320
独山　208,211
多揭罗　85

F

梵琦　343,352
丰州　258－260
风泾　313－315,322－324
风月堂诗话　175,432
佛手柑　388,389,395－401
伽倻　26

G

高昌
27,40,56,58,199－203,210,211,313－321,323,325－327
高王祠
313－315,322,324－326
枸橼　388－402,433
官山
249－251,256,257,259－263
广陵
2,12,61,62,69,73,85,104,146,405,421,424
龟兹
16,26,27,29,31－37,39,40,42－46,50,51,56－60
郭贯　265,277

H

海云院
343－345,347,348,353,356
海枣　121－124,127,130－135
海棕
121,123－127,130,132－135
瀚海　206,210,211,283
郝经　161,254,264－280,408
忽炭　38,40
浑不似　54,55,59

J

吉了　136－150
计式水　42
贾涉　213,218,220,228,237
贾似道
264－266,268,269,273,278,280
江源　5,9,12,14,76
椒酒　295

羯布罗
85,106,109,110,118,119
金果 121,125－127,130－132
金莲川 152,157－167
金满 198－204,209－211
径山 343,346－353,355－357
九十九泉
249,250,252－254,257－260,262
居庸关
154,253,254,262,281,283,297,298,300

K

刳儿坪 7,8,15
宽田吉海 183,195

L

狼牙修 106,112,113
冷陉 152－155,157,164
黎檬子 398,400
李全
213－229,231,233,234,237－239,246,271
李斯 18
李瑾 264,267－271,280
李庭芝 268－271
痢儿畔 1
凉淀 156,157,159,164
凉亭
152,159,163－165,296,302,304－308,311,312
凉陉 152,155－161,164－166
梁武帝 73,75
梁仲 154,231,240,241,247
了哥 149
林弼 367,369,401,412
林邑
57,58,91－95,103,111－114,118,122,127,136,137,149,361,369,433
零陵香 76－90,289
刘辰翁 329,354,413,421
刘基
320,356,388,391,394,413
龙门
160,282,297－299,302－304
龙兴
44,204,266,330,331,333,340
泸南 140
滦河
152,155,157,161－164,166,167,296,304,305,308,311
轮台
37,198,200,201,203－209,211

M

麻林 373,375,376,387

马昂夫　328,331－342
马九皋　328,330,338－341
马九霄　330,331,339
马纳思河　39,212
蒙恬　16－20,27,30,433
绵州　15,124,125
明太宗　301,366,373,385,428
明太祖
308,347,359,360,364,365,425
明宣宗　376,428
木兰皮　398,399

N

南越志　79,82,83,87,88
南中
57,92,136,139,140,150,177,361,391
辇道　298,299
牛群头
162,282,297,298,304,307,308,310

P

彭城　62,63,73,124,157,413
彭义斌
216,221,228,230,231,237－240,242,244,246,247
琵琶
25－28,33,46－60,142,283,285,430
偏岭　161－163,282,301
婆皇　91,94,95,103
婆利
91,94,95,106,107,110－112,114,117,118,433
婆律膏
94,106－108,110－115,117,119
普恩寺
168－171,173,176,181

Q

齐谐　64,65
麒麟　135,311,317,373－387
钦察
183－190,192－197,303,320,331,332
秦中　140,141,150
青崖　233－239,246－248
穹窿山　345,348,351,352
丘慈　31,32,34－36,43
丘温
358－360,362－366,369,370,372,433
曲年　183,184,190,194
曲先
31,32,36－38,40,41,43－45

衢州
326,328,331,332,334,337,338
全州 78,88

R

冉駹 2
仁济道院
313－315,322－324,326
任亨泰 364,365
濡水 154,155,167,304
阮咸 19,46,52－54,58,59

S

撒八 183,191,194
三不剌
249,255－257,259－262
剡县 66
上都
98,161－165,189,254,255,259,260,281,282,296,297,299,301－304,306－308,310－312,317
舍里别 398
盛熙明 31,32,44,417
师旷 16,17,27,381,417
十三弦 19－21,25,29,30
石珪 216,220,237,242
石纽 1－15,433
时青
216,221,223,224,228,237
思明府
358,359,363,365,366,370,371,401
四会语录 350
宋濂
264,266,277,320,343,368,401,418

T

塔里木 31,41－43,45
唐慎初 83
唐玄宗 91,93,99,137
藤州 138,139
帖木补花 313,324,325
铜柱
147,358－362,366,367,369－371
陀洹 106,113
驼牛 379

W

王都中 345,353
王竞 168,177,182
王伦 176,179,181
威州 5,7
汶川
1,2,5－8,10－12,14,15

汶山　1,2,4,5,7－9,11,14
乌孙公主　46－48,50,51,55
无漏子　130,131,135
吴郡　63,65,66,345,406
五马山　231,246
武平
183,184,189－191,194,394

X

西海
38,95,102,106,108,117,118,198,201,203,204,209,375
弦鼗　46,48,49,58
香橼汤　390
小椒　281,287－290,292－294
兴州　308,309
许国　214,219－221,265
续后汉书　273,274,408,423
薛超吾　328－333,335,339
雪衣女　91,93,94,99,100,102

Y

严实　230－247
扬州
2,12,21,24,58,62,85,104,108,146,172,176,224－226,228,239,268,269,331,405,421,424
一息泥　294
宜州　79,88,190
驿路
282,296－299,301－303,310,312
益都
189,213,217,218,222,233,234,240,269,271,303,330
益州　4,12,121,125,139,278
阴山
204,205,249,255,258－260,284,298
饮膳正要　287,288,408
隐静山　70－72
瀛涯胜览　379,384,386,415
邕州　149,150,362
永昌
77,114,313,320,321,324
永州　76－79,88,90,214
酉阳杂俎
106－108,110,117,123,133,406
宇文虚中　168,177－179,181
玉理伯里
183,186,187,189,191,192,194－196
元成宗　249,255
元世祖
212,256,265,267,320,360,369
元太宗　176,190,240,249

元英宗　256
袁广汉　103
月琴　53
云中
25,68,133,156,169,172－175,177,182,249,250,261,263,291,356

Z

张林　213,217,218,223,234
赵天锡　231,235,241,247
折连川
183,184,189,190,193－195
真州
62,226,265,266,268,270,273－280
筝
16－30,33,46,47,49－51,54,55,58,126
知及　343－351,353,355,356
周韶　100
朱弁　168－182,432
竹屿山房杂部
286,294,389,390,418
注辇
91,95,99,103,121,129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已经出版

林悟殊著:《中古夷教华化丛考》 定价:66.00 元
赵俪生著:《弇兹集》 定价:69.00 元
华喆著:《阴山鸣镝——匈奴在北方草原上的兴衰》 定价:48.00 元
杨军编著:《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 定价:38.00 元
贺菊莲著:《天山家宴——西域饮食文化纵横谈》 定价:64.00 元
陈鹏著:《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 定价:62.00 元
王颋著:《内陆亚洲史地求索》 定价:83.00 元
〔日〕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编译:《隋唐帝国与东亚》 定价:38.00 元
〔印度〕艾哈默得·辛哈著,周翔翼译,徐百永校:《入藏四年》 定价:35.00 元
〔意〕伯戴克著,张云译:《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增订本) 定价:38.00 元
陈高华著:《元朝史事新证》 定价:74.00 元
王永兴著:《唐代经营西北研究》 定价:94.00 元
王炳华著:《西域考古文存》 定价:108.00 元
李健才著:《东北亚史地论集》 定价:73.00 元
孟凡人著:《新疆考古论集》 定价:98.00 元
周伟洲著:《藏史论考》 定价:55.00 元
刘文锁著:《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 定价:88.00 元
张博泉著:《甫白文存》 定价:62.00 元
孙玉良著:《史林遗痕》 定价:85.00 元
马健著:《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 定价:76.00 元
〔俄〕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完整版) 定价:82.00 元
乌云高娃著:《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 定价:67.00 元
杨军著:《夫余史研究》 定价:40.00 元

梁俊艳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 定价:88.00 元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
《16—18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修订版) 定价:85.00 元
成一农著:《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定价:76.00 元
杨铭著:《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 定价:86.00 元
殷小平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 定价:50.00 元
耿世民著:《西域文史论稿》 定价:100.00 元
殷晴著:《丝绸之路经济史研究》 定价:135.00 元(上、下册)
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定价:160.00 元(上、下册)
韩儒林著:《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 定价:58.00 元
〔美〕查尔斯·林霍尔姆著,张士东、杨军译:
《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 定价:88.00 元
〔美〕J. G. 马勒著,王欣译:《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 定价:58.00 元
顾世宝著:《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 定价:42.00 元
杨铭编:《国外敦煌学、藏学研究——翻译与评述》 定价:78.00 元
牛汝极等著:《新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向》 定价:76.00 元
周伟洲著:《西域史地论集》 定价:82.00 元
周晶著:《纷扰的雪山——20 世纪前半叶西藏社会生活研究》
定价:75.00 元
蓝琪著:《16—19 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 定价:58.00 元
许序雅著:《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 定价:65.00 元
汪受宽著:《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 定价:96.00 元
刘雪飞著:《上古欧洲斯基泰文化巡礼》 定价:32.00 元
〔俄〕T. Б. 巴尔采娃著,张良仁、李明华译:
《斯基泰时期的有色金属加工业——第聂伯河左岸森林草原带》
定价:44.00 元
叶德荣著:《汉晋胡汉佛教论稿》 定价:60.00 元
王颋著:《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 定价:86.00 元

敬请期待

李鸣飞著:《玄风庆会——蒙古国早期的宗教变迁》
马小鹤著:《光明的使者》

许全胜著:《黑鞑事略汇校集注》
张文德著:《朝贡与入附——明代西域人来华研究》
尚永琪著:《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
篠原典生著:《西天伽蓝记》
桂宝丽著:《可萨突厥》
张小贵著:《祆教史考论与述评》
贾丛江著:《汉代西域汉人和汉文化》
王冀青著:《斯坦因的中亚考察》
王冀青著:《斯坦因研究论集》
王永兴著:《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
薛宗正著:《汉唐西域史汇考》
李映洲著:《敦煌艺术论》
〔俄〕波塔宁著,〔俄〕奥布鲁切夫编,吴吉康译:《蒙古纪行》
〔德〕施林洛甫著,刘震译校:《叙事和图画
——欧洲和印度艺术中的情节展现》
王冀青著:《斯坦因档案研究指南》
〔前苏联〕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
徐文堪编:《梅维恒内陆欧亚研究文选》
〔前苏联〕K. A. 阿奇舍夫、Г. A. 库沙耶夫著,孙危译:
《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
徐文堪著:《古代内陆欧亚的语言和有关研究》
刘迎胜著:《小儿锦文字释读与研究》
李锦绣编:《20 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选粹》
李锦绣、余太山编:《古代内陆欧亚史纲》
郑炳林著:《敦煌占卜文献叙录》
陈明著:《出土文献与早期佛经词汇研究》
李锦绣著:《裴矩〈西域图记〉辑考》
王冀青著:《犍陀罗佛教艺术》
王冀青著:《敦煌西域研究论集》
李艳玲著:《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前期西域绿洲农业研究》
许全胜、刘震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
张小贵编:《三夷教论集——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

李鸣飞著:《横跨欧亚——马可波罗的足迹》
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路上的使者与商旅》
杜斗诚著:《杜撰集》
林悟殊著:《华化摩尼教补说》
王媛媛著:《摩尼教艺术及其华化考述》
〔日〕渡边哲信著,尹红丹、王冀青译:《西域旅行日记》
李花子著:《长白山踏查记》
王冀青著:《佛光西照——欧美佛教研究史》
王冀青著:《霍恩勒与鲍威尔写本》
王冀青著:《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二次中国考古》
芮传明著:《摩尼教东方文书校注与译释》
马小鹤著:《摩尼教东方文书研究》
段海蓉著:《萨都剌传》
〔德〕梅塔著,刘震译:《从弃绝到解脱》
郭物著:《欧亚游牧社会的重器——鍑》
王邦维著:《玄奘》
冯天亮著:《词从外来——唐代外来语研究》
芮传明著:《内陆欧亚中古风云录》
王冀青著:《伯希和敦煌考古档案研究》
王冀青著:《伯希和中亚考察研究》
李锦绣著:《北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文献》
〔日〕荒川正晴著,冯培红译:《欧亚的交通贸易与唐帝国》
孙昊著:《辽代女真社会研究》
赵现海著:《明长城的兴起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明中期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华喆著:《帝国的背影——公元14世纪以后的蒙古》
〔前苏联〕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葛尔汗国史》(修订版)
杨建新著:《民族边疆论集》
〔美〕白奕克著,马娟译:《大蒙古国的畏吾儿人》
余太山著:《内陆欧亚史研究自选论集》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p.taobao.com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内陆亚洲地求索（续）
作者=王颋著
丛书名=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页数=447
SS号=13275843
出版日期=2012.12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尺寸=23cm
原书定价=86.00
主题词=古代史　研究　亚洲
参考文献格式=王颋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内陆亚洲史地求索　　续.兰州市：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12.
内容提要=本书共26章，用考据和文献等方法，分别对夏禹的出生地，筝的起源及早年传播情况，龟兹、曲鲜名称，琵琶起源与中世前的传播，杯渡的行迹与唐、宋士人，中国本土所产零陵香，隋迄明所贡白鹦鹉，婆律膏、婆利国考证，海枣与中国典籍所见波斯枣，中世纪南方珍禽秦吉了考，辽、金的凉陉和金莲川，普恩寺记与朱弁西京羁留，玉理伯里钦察新考，别失八里及相关五城，红袄军将帅益都李全本末考述，蒙古国东平行台严实史事，元代的官山和三不剌，元国信使郝经被羁事件考论，地椒、小椒及相关植物勘对，元两京道路及凉亭述证，高王祠与元高昌王世系，元曲家马昂夫史事考辨，元末禅僧知及行迹考，明洪武末广西与安南的交涉，明代麒麟的海外进献，枸橼及类似菓实的记载和勘同等26个问题进行考辨，翔实扎实，堪为力作。